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二七冊目次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三十二卷

〔明〕尹商撰
明崇禎刻本

.....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三十二卷

〔明〕尹商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計註廣百將智略全傳

漢陽尹于皇纂修

關外春秋

石渠閣訂

自序

兵家尊湯武則卑桓文
右桓文則左孫吳其言
曰湯武順天應人仁義

關外春秋

序

一

之兵也桓文假之以稱
霸節制之兵也若孫吳
則操殺機以毒天下乘
人而鬪其捷詭詐之兵

耳嗟夫兵詭道也顧厭

詐乎哉惟孫吳用兵法
顯而後世之用兵者遂
祖之以禦侮却敵其奇

關外春秋

序

二

謀秘策多從兵法中出
蓋草澤英雄雌伏而習
之精斯雄飛而用之神
所繇來非一朝一夕也

自帖括之制與天下狙
于承平材武無所效乃
始繞指而就舉業之樊
籠卽有卓犖瑰異之才
弗得別尋一路以發抒
其飛鳴之志而此道夷
爲麤事矣萬曆丁酉余
遇異人講求玄女黃石

金筭玉鈴之略嘗覽諸
將本傳輒繙繹數過若
身當矢石之衝而出奇
制勝者蓋常代而懷然
懼又代而躍然喜也及
通籍山右小試之而効
竊亦自信其非虛譚矣
解組山居不耐俗客復

取二十一史晝日披讀

而選其殊尤者爲闡外

春秋蓋將軍得專制闡

外云每一將旣錄其行

闡外春秋

序

五

事而按之又評之亦有

褒貶之義焉故曰春秋

也上下數十代不同一

鼓輦初守百十君不同

一樽俎大小萬千戰不

同一批擣智勇千百人

不同一折衝而欲握不

律月旦之實難措手余

闡外春秋

序

六

惜惜當之非狂卽僭我

知罪矣然而鷄有尸魚

有王也茲編皆將術而

人主當有將將之術是

故譽乎微之爲著者彊
持乎負之爲勝者霸忍
乎敗之爲成者王轉乎
危之爲安者帝悉於兵
法取衷焉如殷蓋之後
期蘇建之喪師李廣之
殺降管敢之導虜鄧艾
之專擅王濬之忿狷馬

謾之違令僧辯之反復
道宗之黷貨巨容之養
寇漢超之漁色曲端之
傲物則將之過也若蘇
代間白起郭開龔樂毅
石顯沮延壽梁松構馬
援義康排道濟祖珽忌
斛律朝恩竒子儀元振

詆光弼段凝譖劉鄩趙

巖訾彥章德超誣曹彬

秦檜陷岳飛則將將者

之過也茲編出而將能

聞外春秋

序

九

熟讀之必且勒鼎銘鐘

報君恩而酌知己將將

者而能乙覽之必且築

壇推轂三錫命而懷萬

邦豈曰小補之哉今

天子威靈神聖其臣不及

卓然

盛世之令主乃者以兵之

聞外春秋

序

一

內異賊之蔓延

焦心肝食

臨朝而歎思得頗牧澡渭

水之耻掃潢池之塵

特霈綸音與天下更始諸

凡帖括之士必籍韜鈴

騎射自獻其身非是者

不得進著爲令茲編則

關外春秋

序

上

章縫之乘韋甲乙之羔

雁也余髮如此種種惟

誦老驥伏櫪之詩以消

遣壯心而已其藥言兵

留二書海內久已耳而

目之口而心之不具論

已 丙子立冬日

白毫子尹商題

關外春秋

序

上



立堂新編關外春秋總目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

一卷

大將門

二卷

大將門

三卷

大將門

四卷

關外春秋

總目

一

大將門

五卷

大將門

六卷

大將門

七卷

大將門

八卷

大將門

九卷

文帥門

十卷

文帥門

十一卷

文帥門

十二卷

文帥門

十三卷

關外春秋

總目

二

文帥門

十四卷

文帥門

十五卷

忠將門

十六卷

忠將門

十七卷

忠將門

十八卷

忠將門

十九卷

智將門

二十卷

智將門

二十一卷

謀將門

二十二卷

關外春秋

總目

謀將門

二十三卷

謀將門

二十四卷

謀將門

二十五卷

謀將門

二十六卷

儒將門

二十七卷

儒將門

二十八卷

藝將門

二十九卷

藝將門

三十卷

關將門

三十一卷

關外春秋

總目

關將門

三十二卷

關將門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目錄

卷之一

大將門

呂尚

孫武

田穰苴

白起

王翦

樂毅

關外春秋

目錄 大將

一

李牧

趙奢

卷之二

大將門

韓信

衛青

霍去病

陳湯

馮奉世

卷之三

大將門

岑彭

吳漢

耿弇

皇甫嵩

司馬懿

周瑜

卷之四

關外春秋

目錄 大將

二

大將門

陸遜

羊祜

王濬

王僧辯

賀若弼

李孝恭

李靖

李勣

卷之五

大將門

蘇定方

裴行儉

李光弼

郭子儀

李晟

李愬

馬燧

附外春秋

目錄

大將

卷之六

大將門

渾瑊

曹彬

耶律休哥

种師道

吳玠

吳玠

伯顏

張弘範

卷之七

大將門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閻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寧河武順王衛國邱公

東陝襄武王信國湯公

卷之八

附外春秋

目錄

大將

大將門

宋國馮公

穎國傅公

涼國監公

定興忠烈王英國張公

太傅襄敏威寧伯王公

四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目錄

卷之九

文帥門

周亞夫

諸葛亮

謝安

陶侃

卷之十

文帥門

關外春秋

目錄

文帥

五

唐休璟

張仁愿

郭元振

裴度

冠準

關入

范仲淹

卷十一

文帥門

張浚

虞允文

史天澤

卷十二

文帥門

太保文襄楊公一清

太傅忠肅于公謙

靖遠侯忠毅王公驥

柱國武功伯徐公有貞

卷十三

關外春秋

目錄

文帥

六

文帥門

太子太保襄毅項公忠

都御史襄毅韓公雍

少保襄毅程公信

太師端肅馬公文升

關入

少保吏部尚書王公瓊

都御史馬公吳

卷十四

文帥門

太保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太保襄毅楊公博

太保兵部尚書張公佳胤

太師襄毅李公化龍

三立堂親編關外春秋目錄

卷十五

忠將門

耿恭

馬援

關公雲長

麥鐵杖

契苾何力

卷十六

關外春秋

目錄

忠將

八

忠將門

張巡

段秀實

王賁

李抱真

王彥章

楊業

宗澤

卷十七

忠將門

岳飛

李顯忠

卷十八

忠將門

魏勝

李實

東丘郡侯花公雲

定襄侯忠武郭公登

關外春秋

目錄 忠將

九

少保都督忠壯杜公松

少保左都督忠烈劉公縱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目錄

卷十九

智將門

范蠡

張良

鄧禹

沈慶之

于謹

韓擒

關外春秋

目錄 智將

十

卷二十

智將門

王全斌

韓世忠

文成誠意伯劉公基

文成新建伯王公守仁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目錄

卷二十一

謀將門

管仲

孫臏

吳起

田單

趙充國

王霸

關外春秋

目錄

十一

馮異

班超

卷二十二

謀將門

虞詡

朱儁

張飛

呂蒙

馬降

周訪

謝玄

王猛

檀道濟

卷二十三

謀將門

王鎮惡

陸法和

高仁厚

關外春秋

目錄

十二

崔浩

宇文憲

卷二十四

謀將門

韋孝寬

劉鄩

周德威

郭崇韜

曹瑋

卷二十五

謀將門

尹繼倫

狄青

种世衡

劉子羽

劉錡

榮國恭靖

姚公廣孝

開什春秋



錄

十三

三立堂新編開外春秋目錄

卷二十六

儒將門

祭遵

皇甫規

張奐

杜預

王忠嗣

韋叔

開外春秋



目錄

十四

余玠

卷二十七

儒將門

孟珙

陵陽

少保左都督

都督俞公大猷

端王曹李公

細光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目錄

卷二十八

藝將門

李廣

趙雲

斛律光

史萬歲

長孫晟

卷二十九

月小未承

目錄

五

藝將門

權式

沈光

尉遲敬德

薛仁貴

哥舒翰

楊大眼

畢再遇

梁國武莊公德勝

忠國公石亨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目錄

卷三十

關將門

段頻

張遼

徐晃

周泰

甘寧

鄧艾

關外春秋

目錄

七

卷二十一

關將門

楊素

達奚長儒

王羅

王君廓

秦瓊

薛萬均

高開送

李道宗

卷三十二

關將門

薛孤延

牛存節

陳昭象

耶律斜軫

王德

楊存中

關外春秋

目錄

六

東平武烈王朱公能

寧遠伯卞公成英

凡例

一各將皆以正史爲主而別采稗官小說補綴參伍成章其或編內不便插入者即附載于各傳之後

一是編原從大將立論故以大將爲首而中有以宰相督帥者是文帥也另列一目所以別于武帥也

一同是大將而中有謀略過人者目之爲謀將有文雅可稱者目之爲儒將有勇猛雄

開外春秋

凡例

一

壯者目之爲剛將武藝絕人者目之爲藝將雖有先後而實無軒輊也

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各將中有伏節死義其心與日月爭光其名與天壤俱敝如雲長子明諸公卓然當另爲一目

諺曰太平原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故免死狗烹千古永歎然知幾者必急流勇退如龍飛鳳舉不可得而羈絆也知幾

其神乎目之曰智將

一陳壽作三國志共六十五卷魏得六之半二國共得三之半又以關張趙馬黃共一傳是以寥寥數語而開張趙三公驚天動地手段今未表章余惟三公忠義英雄古今少獲安得湮沒其行事爰采野史稍綴飾而參補之庶幾稱全傳矣

一坊刻百將傳係某公所編而似非出于博洽之筆其書詞語多不典雅且脈亦不聯

開外春秋

凡例

二

貫又或割裂刪改前後自相矛盾乃點金成鐵手也余悉取正史改訂俚者文之漏者補之離者合之複者芟之要令讀者一開卷而恍如見其人焉

一坊刻武經武志將鑑登壇等書各有立言本旨間亦采其一二然非出自一人之手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驚獨坐也內有抄傳失真及勦襲陳言者置不錄是編以春秋立名是以各有美刺如陳檉

書燭影搖紅事雖雷劈其筆必不改作也要之聖人而下取喻不妨並見功過亦可相準輒於斷語中稍示大略云

一文帥原以謀略御衆不在振甲跨馬如諸葛孔明韋懷文裴中立寇平仲張德遠其選也而陸法和特以奇術著聞余從北齊書中搜出見世間原有一種異人也

一武人必以勇猛爲威如楊大眼薛孤延達奚長儒麥鐵杖沈光羅武薛萬均皆忠何

閩外春秋

凡例

三

力陳昭褒諸公皆他書所未錄余於全史中拔出不隨人耳食者也

一各將傳首先列其官職有一牙牌書不盡者欲使功名之士見其高官美秩惓然生愛慕之心亦必勃然動步趨之想

一編內曰按者就其行事而立一供案僅僅彙括大凡而已曰評者則必取其生平推勘詳盡從小點定其佳惡而褒之誠之余諒清矣

一本朝中山王而下惟楊諒其功伐之美未敢吹求非阿其好也蓋言其所長則所短自見耳

一昔人著書每以寫孤憤而抒牢騷故有碧雲駭獄祿紀書藏書等名全無關于世故此編惟欲安一國而攘一賊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一春秋本魯史自經○○孔子筆削而後世尊之曰經其名遂重然自晏子春秋名氏

閩外春秋

凡例

四

春秋漢晉春秋九州春秋則取以名書無妨也

一李筌曾作閩外春秋余止耳其名未見其書茲編不知相符合否亦不知其中亦有斷案否海內博雅君子倘有藏得舊本者願出以相證更見其有同心也孔子曰述而不作豈欺我哉

一國朝王侯將相後先戡定之功難以殫述余博采吾學編憲章錄張文忠集俞州

史料獻徵錄皇明通紀太泌集諸書纂輯
成傳其不關切軍政者略之或稍附一二
則於本傳之末非掛漏也

一萬曆年間文武名將甚多如邢玠萬世德
葉夢熊麻貴蕭如薰如蕭一馬孔英
陳濟杜桐王威諸公無征伐之實錄可攷
姑俟訪求詳確續爲增入

一昔司馬子長作史記必采左傳國語國策
國語諸書開闢而成從未有無本而作

閩外春秋

凡例

五

空杜撰者也 國朝諸公行軍用兵告

廟欽至諸事實數見於剪勝新開草木子

一統志近峰間略水東日記波圖雜記震

澤紀開功臣錄客座新開炎微紀開開中

今古錄雙溪雜記傳信錄枝山野記鎖綴

錄雙槐歲抄羊野纂間海涯萬象錄復齊

日記皇明紀略西湖塵談餘冬敘錄西樵

野記天順日錄立齋間錄西南夷傳孤樹

哀談花洛雜識秘錄交事紀間余惟取

近於理而不舛於事者討論撮合若大怪
異太詭奇者不錄

一諸將行事議論有關於成敗者必連加圈
點以示提挈之意

一相將謀臣策士凡有關於軍事之大者必
加一于本名上以便識知

一凡州郡地方之名凡係戰場所經每于其
處加一以便考鏡

閩外春秋

凡例

六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一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論曰三代而上未有大將之名至西伯得太公于渭水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則以與子真是耶號曰太公望云載歸而立爲師夫太之聖之師之名莫尊焉而尚父仗鉞秉旄以誓權莫重焉非大將而何是以牧野一戰創戈攻北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化國爲天下矣儒生之第武者往往首太公而後世尊之爲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一

武成王幾欲與吾至聖對峙而兩嗚呼盛哉厥後孫武斬吳之寵姬穰苴斬齊之寵臣未登壇而行大將之事若韓信之滅秦慶項艾雄羣雄功業爛焉而當時高帝擇日齋戒築壇場具殊禮則大將軍之威權赫然與人主侔尊矣重矣蔑以加矣

又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者國之爪牙君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聚萬兵而擇一將聚百將而擇一大將將以將衆兵大將以

將衆將所賴以推倒一世之智勇開闢萬里之山河蓋其重哉古人隱身犀鈞之中精心韜鈴之略識足以洞遠而奮微智足以當機而立斷力足以肩危而荷鉅德足以厭衆而銷萌一旦登壇仗鉞銅符在手金印在肘鳴張虎視援山扛鼎之雄莫敢嬰其鋒封豕長蛇鳴鏑控弦之衆莫敢挫其銳重關沃野懸崖飛棧之國莫敢負其險叢林密箐憑山峭岫之羣莫敢通其辜蓋天生斯人以爲世稷卨禹湯之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二

堂之列正正之旗戰必勝而攻必取夫惟真正英雄方能勝其任而愉快也蓋聰明秀出爲英膽氣過人爲雄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何等胸襟何等氣魄何等才諳何等節操而豎儒乃撮堅忍致人之說欲舉仁義節制之規模歸于鬼蜮豺狼之奸賊豈知將乎而況大將乎余故選周太公望等十某某人爲大將標于篇首而列其行事如左

周齊侯太師尚父太公望呂尚

呂尚者東海上人先祖嘗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窮困年老釣于渭陽周西伯將出獵史編布卜曰所獲非龍非彭彭如非虎非黑兆得公侯天遠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西伯曰兆至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噲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西伯乃齋三日出獵果遇太公下渭之陽坐茅以漁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常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與是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聞天素知其賢而招之三人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出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者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立以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一婦人當道夜哭

問之曰吾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邑外過武王於是欲修文王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主名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四

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而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登鹿臺遂追斬之師尚父謀居多武王已平商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於安丘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卽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而止所著有六韜三略行于世按太公用兵罔以仁義爲本亦以權謀爲用故其行事多陰謀與奇計若不信卜兆而彊

行以平商是其不惑于鬼神也。語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治齊而主于舉賢尚功，故立國最強。桓公用之而霸天下焉。

評曰：儒者謂太公爲兵家之祖，今世所傳陰符三略六韜，介冑之夫尸而祝之矣。然陰符最爲玄奧，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爲主，近於苦縣之說；六韜立猶豫狐疑之戒，近於西河之說。其言山兵澤兵，近於谷戰水戰之說。曰十四變，與吳子之十三擊同。曰十一卒，與吳

閻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五

子之五練同，曰銳放戰，與士先教戒之說同。曰分險與過敵豁谷之說同，而不張蓋等語，與尉繚子同。火戰等說，與孫子同。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而又不切于兵者強也，即切于兵者亦非活法也。文伐十節，皆懸刻陷人之語，非文伐之義。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輕重失倫，非股肱羽翼之義。其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樵薪後爨，師不宿飽而先之以軍，誠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而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斷乎非太公之自著矣。若曰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諫火，臨不測而濟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不進者，重傷人物也。真足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焉。又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

閻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六

之心。千載爲名言矣。太公未見文王，先入夢兆，非熊非黑，伯王之器，爲灌壇令，龍神不敢以風雨過八十而應，揚不歇運籌帷幄，又且馳驅甲馬，分茅裂土，百餘年而後卒，吾不能觀其神謀秘略，即精神筋力，何其迥異乎人也。

吳將軍孫武

武子齊人，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寵姬二人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既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

闕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七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

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按自古良將用兵，必先明節制。余觀孫子勒兵，始而立隊長，令之視前後左右，所以束其伍也。繼而歸罪于將，而殺須臾者，所以服其心也。後歸罪于吏士，而宵旰鐐者，所以正其法也。雖復粉黛妖嬈，不寒而栗，況士卒乎？斯之謂節制之師。

闕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八

評曰：孫子十三篇，談兵者奉之爲師。乃闔廬之入郢，武爲將軍，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沼，其國吳王奔走自殺之，不暇。武絕未嘗出一計以弭禍，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矣。何以自解也？今其書具在，九地曰：威加于敵，則交不得合。方吳之入楚，秦因包胥之哭而出兵救之，目中無吳王也。斯不威之甚矣。作戰日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攷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其

暴露不可謂不久矣。宜越人之乘間而入其國矣。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所謂復一人之私忿，以激怒敵人，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而嚙吳也。武之功亦罕矣，以武自著之書而不能自用之以取敗。蘇老泉所以疑其有應敵之才，而怪不能踐其言也。豈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歟？抑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歟？吾故斷其爲言兵之雄，而未敢信其用兵之神也。

閩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門

九

唐杜牧之論孫武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故梅聖俞評其書爲戰國相傾之說。而鄭厚則以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而宋初四庫書目所撰孫子注二十餘家，人輒雖黃，未有以折也。夫聖俞自背于杜鄭，殆故翬爲異，求湔前說而空之耳。卒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雖吳用兵時，僇荊三尸，而倒行逆施之，非武志也。蓋梅聖俞涉孫氏之謫者也。而遺於

仁則詆以爲傾險，鄭厚亟取其仁者也，而略於譎。進擬以論語易大傳之流，夫妄詆且擬而固中其窾等過耳。然則數世而下，評武子者，牧之其知言哉！王弼州云：世傳孫子十三篇，其言或不盡傳，大要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然也，然也。

余閱從游宣和殿記，政和五月四日，燕輔臣於宣和殿，上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官人列於殿下，鳴

閩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十

鼓擊折，躍馬馳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九擲，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女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不知金兵來時，此輩匿在何處耳。

齊大司馬大將軍田穰苴

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闕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因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

閏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士

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

閏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三

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馬，殺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灶飲食，問疾醫藥，身招徠之，悉取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分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于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也。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發病而死。其後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追論古者司

法。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按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業有殺賈之意矣。日中而賈不至。輒仆表。決漏中明約。束縛引之心。真勃勃乎。不可遏。惟斬賈而軍令嚴。惟斬君使之僕而軍法振。又善撫士卒。人皆樂戰。則心志齊一矣。故不戰而屈晉燕之兵。許曰。司馬兵法。閭廓深遠。太史公稱其文。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美。今觀其行師而指。外春秋。卷之一。大雅。三。

關外春秋

卷之一

大雅

三

士卒是文能附衆也。出戰而燕晉罷兵。是武能威敵也。洵不負平仲之薦矣。

秦上將軍武安君白起

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其後無歲不興師。攻韓。取魏。伐趙。取楚。人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秦又使左庶長王龔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龔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攻其軍。李西

關外春秋

卷之一

大雅

古

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且疑。遂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龔爲裨將。令軍中有敎洩。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悉更約束。易置軍吏。武安君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

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割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而定邯鄲，中北榆趙括之軍。雖周召古望之，

聞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立

十九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今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傾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

聞本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六

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經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同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觀其利又猶秦能行應侯惡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龔伐趙聞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侵其後秦鼓不利武安君曰不聽上計今果如

閩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七

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謂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除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遺白起不得雷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十六

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按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王余州謂七雄之末善戰者勇莫如起夫起用秦師攻諸侯無不糜碎者蓋亦有權謀焉是寧獨徒勇而已哉評曰臨敵易將自古所難況以括易起是何異弄蘇合之丸而取蠅螟之轉乎夫蔣相如曾言括能讀其父書而不知合變其父云必破趙軍其母亦上書言其不可使試攷彼拜

將之日所賜金帛盡買田宅至軍而悉更約東易置軍吏皆取敗之道也乃白起與應侯有隙而性復殘忍好殺宜其有杜郵之禍矣嗚呼

白起非獨坑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虢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偃卒二萬于河攻陘城斬五萬計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甚耳以一人而前後所坑斬將百萬古今之慘莫以如

關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九

矣宜秦人之痛心疾首刺刃於腹而反憐之又祀之何哉余獨怪四十萬人之獄也鄉使其中有一二人知降之必死而瞋目語難衆人響應則張空拳猶不可當況數十萬人被堅執銳者乎

秦大將軍王翦

翦頻陽東鄉人少而好兵事秦王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於是王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慶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蒙恬攻平與攻寢大破荆軍信又破鄢郢於是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王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強起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唯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滎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

趙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
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
願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荆
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
望壁而守之不肯戰別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
翦曰休士洗沐而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
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
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別軍數挑戰而
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荊軍至新
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
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
按翦智將也必索六十萬人足翦闢力不屬
智也吁此翦之智也信輩不知也秦兵之強
帶甲百萬翦使王空其國以委我而後行是
翦以重而馭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而必
疑焉故又陽請美田宅爲子孫後計有以釋
其疑此翦之所以爲智而非信輩之所知也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豈必六十萬衆而後可耶不然前日滅趙亦
翦也何未聞如是之衆乎
評曰名將御軍必養成持重如不欲戰及決
機應變氣勢益溢毅然而不可退蓋有卓識
而又有定力也夫堅壁休士必待軍中投石
超距而後用之所謂謹養勿勞并氣精力非
老成鎮密而能之乎若多請田宅爲子孫業
以自堅熟知秦王怛中而不信人故也庶幾
明哲保身之道焉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史遷曰鄒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王翦爲
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
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倫令取容以致功
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
所短也

燕上將軍亞卿昌國君樂毅

毅之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賢好兵齊人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爲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燕昭王以爲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服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虜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

間外奉秋

卷二 大略

重

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于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齊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

湣王敗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收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幽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城不下者打城耳然所以不降反

間外奉秋

卷二 大略

言

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

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察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羣臣家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計事將軍歸聽以與寡人有隙遂相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趙燕惠正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直進死言今足下使人使之以卑臣於

問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三

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大敗齊人齊王道而

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于是燕王復以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地以爲客卿

問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三

按昌國君連趙楚韓魏四國之師以破齊遂乘勝長驅獨至臨淄下七十餘城可謂勇矣而不能下莒與卽墨者何哉蓋士卒暴露既久是爲暮氣所謂强弩之末力也評曰應侯行反間以去廉頗而趙果以趙括代之田單行反間以去樂毅而燕果以騎劫代之然一則曰趙王已怒廉頗一則曰燕王已疑樂毅此見君臣之間原不相信而讒間得入之也其後頗卒死于壽春毅卒于趙非

二。精巧于前而拙于後也。則諛諂之蔽明焉。
爾。
杜于美詩悠悠委薄俗。鬱鬱迴剛腸。此語甚
悲。昔廟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人亦富有味
此而泣者也。

趙大將軍武安君李牧

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屬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
麥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
匈奴卽入盜。急入牧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
歲。匈奴入。輒牧保。不敢與戰。亦不亡失。然匈奴
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
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
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日畜。復

關外春秋

卷之一 大將

三

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王乃復强起。使將兵。
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
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
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
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敵將者。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
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
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
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禿廬。破東胡。降

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初，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救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

按漢文帝時，馮唐爲郎中，因帝問廉頗、李牧，爲將良，對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良久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間外奉秋。

卷之一 大將

完

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能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今臣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錄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故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非御將之道也。

評曰：李牧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所以畜力養銳，以逸自處，蓋用而示之不用者。及單于擁衆來入，而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是能使敵人自至。我致人也，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武安君病鈞。鈞，即身大臂短，不能及地，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狀如振槌。也。門遷之以布，韓含遷之，以爲王賜將軍好軍，爲

間外奉秋。

卷之一 大將

三

壽，而捍匕首，當死。趙王信之，賜死。武安君北面再拜，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趙大將軍馬服君趙奢

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怒。將殺奢。因說曰。君于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于天下耶。平原君以爲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國試太平。民富而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險狹。難救。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

間外采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

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錢寶之誅。趙奢曰。晉後。今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金駟馬。服。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此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

間外采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被趙軍者。必括也。其後括軍果爲白起所敗。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按。開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也。秦攻韓而移兵開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趙議發兵救之。廉頗不肯輕用其名。關成敗於鼠穴。趙奢起於微細。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若奢與。不知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不疑。頗將則敵畏而信之。故不之事。頗雖勇。

問外天禾

卷之一 大將

三

不能行。頗之言奢雖勝。不能奪也。

評曰。兵法始如處女。後如脫兔。趙奢明于谷戰。故云道遠險狹。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又明于爭地。故納許歷之諫。卽發萬人趣北山上。蘇今思之。尚凜凜有風發河決之威。允稱良將矣。觀其說平原君。而能以法治用事者。輒殺九人。蓋其才長于治國者。寧獨優於治兵而已乎。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一終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子皇甫 著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釣於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餽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帶刀劔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作勝於是信熟視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劔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信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

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多追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也追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領王策安所決耳王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爲得人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嫵媚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都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侵滅天下多怨百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人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漢王表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令齊趙共擊楚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其八月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盡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四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緹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追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擒夏說關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詰滎陽以距楚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關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關

與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颺。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軍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闢。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計。否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乃救。引兵追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發。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作東。鼓旗走水上。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五

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三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擒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石縛廣武君而致戲下。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六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不肯言。信再推讓之。於是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抵上。今足下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足下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瀆也。燕齊相持。則列國之權。關外表秋。卷之三 大將 七

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酈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上。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龍且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背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于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灤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遁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塞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虜廣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於諸爲假王以鎮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漢王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其苦秦久矣相與

閩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九

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投則漢王勝右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

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子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此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刺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

閩外春秋

卷之十

大將

十

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非天下之賢聖因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

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
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
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
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
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
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通曰始常山王成安
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繁陳澤
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
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

閩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十一

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
驪也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漢王必不能
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繁陳澤故
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
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
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
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
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且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
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
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
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
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
遂謝蒯通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
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
母賜千金及下邳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
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侮下者以爲

閩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十二

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楚
王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帝至信
來謁上上令縛信信曰果若人言天下已定我
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赦以爲
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
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遂能將十萬
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上笑曰多多
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
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漢十年陳豨反，自上將而往信病，不從，舍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許令人從上所來，言信已得死。劉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欲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按鄒侯要言信于上而未之用，何無所用其力，故信之亡也。何教之也。信亡而身追之方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十三

可假之以得動高帝耳。帝自知不可，無何故如夫左右手及何謂帝而乘間推殺。則帝不覺墮其雲霧中而遂得大將矣。何真信之知己也。而信自始至終矜己之能，誤認高帝爲知己，而無一語歸本鄒侯。信全不知何之爲知己矣。卽受鄒侯之給，被鐘室之禍，猶弗之悟也。悲夫。

評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計畫，論項王及漢王得失，如指諸掌。卽孔明初出隆中與

鄒烈論三國形勢，亦不能過世言太史公文仙、李白詩仙、劉伶酒仙，而韓信兵仙也。豈不然哉。但其自謀全不減何也。假王之請，垓下之吏約，皆所以致蹶，安得不死耶。高帝雖極厚信，亦極忌信。史稱將則以張耳監之，及信下魏破代，輒使人收其精兵。帝蓋未嘗一日忘信也。而多多益善，蓋帝之猜，安得不死耶。當是時也，信能如魯連之辭魯，而飄然海上，則善矣。而猶快快不朝，耻與絳灌酈等伍。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十四

雖欲不夷滅得乎。

甚矣韓信之猷而不忍背漢也。方龍且敗而項王恐，使武涉說之而不動。歸報項王，項王按劍長歎，不勝其怒，而恨涉說之不工也。涉引朽木插屋爲喻，曰：「彼其有所以結之者，則非徒解推之恩已也。」高帝拔之行陣之中，授之上將之印，言聽計從，親信之深，信之感思極矣。故謝涉曰：「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嗟乎信固無負於帝也。亦足以贖其自王之罪矣。

王弼州讀陳稀傳而斷信之必不反也。夫信再爲大將，又再爲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稀謀，稀其將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胸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別定代破賊荼，侯於信，非素所相，循士大夫也。信速而托之以腹心，稀速而受托以反，此不可解一也。稀之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斬得俠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稀初固未嘗反也，乃遽與信謀其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稀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繇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稀，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之勅，靜稀之勝負，俱知之，不應爲一女子所給，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詞族之而不能辯，帝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馭諸桀將矣。信不反，卒以反誅，嗚呼，可慨也夫。

從古未有天下而三分者，而蒯通之說韓信

曰：「誠能聽臣之計，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突初此奇論。此等起世卓識，豈庸常人哉？失鼎足之事，通立言於赤帝方興之日，而直成於炎祚將燼之時，正止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已也。惜乎其失言耳。」

漢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

衛青字仲卿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少時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錯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妙子夫得入宮幸上青爲建章侍中歷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

匈奴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二

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使犯邊元朔元年春衛子夫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復將二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於脫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等四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等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

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與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卽軍中拜青爲人將軍諸將兵皆屬焉大將軍立號而歸蓋封青八千戶而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疆

匈奴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二

祿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臣等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放等六將軍咸屬焉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匈奴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降單于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
軍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
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
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專誅於境外而
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
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青
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元封五年
間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元

青本平陽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勅令擇國中
貴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
參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尚
平陽主云
按蘇建失律軍法當斬仲卿不卽誅之而因
詣行在所蓋以刑辟不專于已威斷獨歸于
君不窮守人臣之分亦且以尊朝廷也
評曰匈奴以青兵不能至飲醉故青等遂得
夜圍而勝之卽近日各邊搗巢之說耳倘亦

兵法之出其不意者歟余嘗怪大將軍軍功
極多而史漢兩傳中全不敘其善治軍旅何
若雖復奇謀秘計亦未嘗點綴一二焉豈仲
卿憑椒房之援而斬捕首虜求必至五萬之
多耶觀其傳末云大將軍以和柔自媚於上
然天下未有稱也蓋貶詞也

太史公作衛青傳惟言大將軍出塞千餘里
見單于兵陳而待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
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及追至真顏山趙

間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于

信城云此等戰功最奇絕太史公儘力描
寫亦不臆列其籌策云何殆不可曉
目且入至二百餘里太史公描寫如畫是
千載未有之戰亦千載未有之文而騷人墨
士遂得祖之以歌出塞賦從軍真令人神馳
而目眩也唐詩胡沙獵獵吹人而漢虜相逢
不相見入月黑鴈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
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
嗚呼世事翻覆不常匪獨平陽主一事而已

楊果宗爲丁晉公築第丁貶海州朝廷以第賜果宗劉美善銀金後貴顯賜上方器視刻工名多美所造也吁可畏已

關公家火

卷之三

三

關公家火

卷之三

大將

三

漢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景桓侯霍去病去病大將軍青埒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再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冠軍侯元狩二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塵皁蘭下殺折蘭王新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等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去病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又四人皆封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繇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欲召誅渾邪王休屠王等謀欲降漢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

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城王渾邪王及厥衆萌成善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徭役適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雷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後青軍

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新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約輕齎絕大幕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勝多而青不得益封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上嘗欲教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繇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士爲造大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乘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去病元狩六年薨天下悼之發屬國玄甲軍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諡曰景桓侯按兵法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張騫導軍而

無飢渴一合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去病所將常選二合也兵法重地吾將去其食去病輕齋絕幕取食於敵三合也渠自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然未嘗不暗合其與衛仲卿威行塞外立功沙漠豈偶然哉

評曰傳稱去病所將常選是其功在人又曰亦有天幸未嘗困絕則所以成功又在天也但出塞之馬凡十四萬而入塞者不滿三萬其所喪士卒當亦稱是其哉人主之不可窮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兵驍武也若重車餘棄榮肉而士有飢者塞外士卒乏糧而去病尚穿城蹋鞠自如蓋其少而幸為天子侍中未免有執矜習氣耳萬里征伐不錄其過曷足怪也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漢西域副校尉關內侯追諡破胡壯侯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旬貨無節不為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後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城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平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辭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其驕娼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略多策謀喜奇功每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郅支

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也。田吏士○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益置楊盛、白虎合騎之使，漢兵胡兵合四萬。

傳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遇烏孫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謂密也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願歸計，願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閉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責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明日前至郅支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口，闕來，延壽

傳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湯令軍開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日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城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卻，漢兵四面推鹵桶，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

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南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大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御史大夫

簡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完

議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丞相御史惡湯矯制言湯所南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擒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

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上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聖靈出自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夷懼伏莫不懼震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

簡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幸

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相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南侯三卿二千石百

有餘人。今康居國輒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其於雷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齊斗。魁比於武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龍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成帝卽位。丞相復奏前事。湯坐免。又以他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事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辭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鄧支之無道。聞王誅之不加。居三重城。斬鄧支之首。報十年之過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海內。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非

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李廣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以爲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關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適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諱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于湯。湯後坐事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鄧支。單于咸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鈞

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韙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先帝嘉之。會其寢疾。猶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匡衡排而不子。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久望也。孝成皇帝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規然被寬。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至今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擒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寶。死無處所。遠覽之士。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

骨暴露形骸。復制于唇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後追諡破胡壯侯。

按子公與君況同出西域。而擊郅支時。君況猶豫不聽。子公獨矯制發諸國兵。其膽畧度越君況遠矣。未至單于城。凡三止營。及四而圍城。各有所守。蓋大兵深入。難以驟進。此正公子沈勇有大慮多策謀處。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漢廷公卿將相不少。而獨富平侯物色子公。豈彼皆瞶眼而勃獨具眼耶。乃勃以舉湯削戶得惡諡。子公旣封侯。貴重矣。獨不上一疏報知己之恩。雪誤薦之罪哉。九京何以相見也。

評曰。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匡衡石顯罪其矯制。不知所惡夫矯制者。謂其功可相方。非若出百死入絕域。揚旌萬里之外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耳。誠使裂地封湯。

而著爲今日有能矯詔斬單于如陳彭越張敖者無罪而封侯卽欲再賞一人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是則既足以表章其功而亦不開後來生事要功之端計之善者也閔剗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徇私忘國妬賢嫉能千古一轍此英雄智士所以甘心稿項巖穴而不肯輕出也班樣謂湯儻蕩不自收歛卒用困窮亦矮人觀場之見耳子公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便有鳴劍伊吾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五

之志其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又諛指計烏孫之圖曰不出五日籌度屢中雖智囊茂以尚之矣

漢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典屬國右將軍執金吾

關內侯馮奉世

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方學春秋涉大義明習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從軍擊匈奴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武食污爲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女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六

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秋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

殺傳

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

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

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新莎車王禮之

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此馬名而還上世說

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

宜加爵土之賞少之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

指本馬還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効

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以奉

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

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

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後爲執金吾常

惠薨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永光二年秋隴

西羌多姐音參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

大夫鄭洪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

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

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

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

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

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

三發射解維也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

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

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

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歛時奉可多發發

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

馬競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

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

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

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

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

或曰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衆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

萬二千騎以將屯爲各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

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

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

蘭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蘭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三

七首陽西極山名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顯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聞將兵不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

圖外承

卷之三 大將

元

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開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忠策不豫定料敵不密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

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賜奉世爵關内侯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克國

按善用兵者必識權變之宜酌多寡之用馮子明使外國則因莎車之叛以節告諭諸國而發兵威之典屬國則憤西羌之反而執意

圖外承

卷之三 大將

四

請兵四萬而並進以破之可謂知兵矣乃天子大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但願得衆不須復煩大將者何恐其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也而天子下璽書勞奉世其褒崇之者甚至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明以主將推轂奉世矣遂能斬虜數千威加遠蠻雖易稱折首詩美來威何以加焉

評曰奉世本以皇華送大宛諸國客而見莎

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并殺漢使者又與匈奴歃盟畔漢鄯善之道不通遂假便宜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誅莎車王雖踰義干法立功萬里之外威震殊俗名揚四海帝且召見韓增賀所來得其人而蕭望之獨以矯制違命爲罪媚嫉孰甚焉功成難居自古記之矣

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論奉世前功以爲奉世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未使有指漢法矯制不得侯今延壽發城郭兵也田史士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封爲列侯臣愚謂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功同賞異非聖主所以勸忠厲節之意也

開外春秋

卷三 大將

聖

漢執金吾潁川太守前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雍奴威侯寇恂

恂字子翼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宜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

開外春秋

卷三 大將

聖

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發況兵恂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況曰邯鄲方盛力難獨拒如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

其軍遂與況子弁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問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禦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使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排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

閩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人度華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止。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多投河歟者。生獲萬餘。恂與馮異渡河而還。自是

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固知寇千其可任也。諸將畢賀。因上尊號。於是卽帝位。時軍食乏。恂以登車騾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廩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鑑戒。恂然

閩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四

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來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姉子谷崇將突騎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恂。潁川太守。封雍奴侯。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葛相如不畏

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答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擊颶，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薄。」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能平之。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威。恂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而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初颶，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及豈威、峻據高平堅守，建成大將軍耿弇等聞之一歲不拔。帝自征之，進軍及沂、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

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意。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庭，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卒謚威侯。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按寇子翼堅守河內，轉輸不絕，可與鄼侯蕭何比肩論功，而又講兵肄射，造矢養馬，以待軍興，及檄至卽勒兵破賊。子翼真文武備足，有牧人禦衆之才也，不負仲華之推轂矣。評曰：董崇引鮑生誣蕭何之事，以規寇恂。恂卽遣兄子姊子爲軍鋒，善哉董崇之謀也。募蒯相如屈廉頗之高義，而善處賈復、揣皇甫文爲高峻之腹心，而卽時誅戮，識畧有過人者。

者故潁川賊平百姓願復借一年一部廿一
史能有兩子翼哉史稱子翼經明行脩名重
朝廷非溢美也

三十年前余常出塞見偏裨諸將稱監司諸
公曰恩臺及余通籍晉中綰兩邑符參游諸
公有稱余爲恩府者若故都聞而下公然南
面庭謂之心竊不安曰將軍乘施乘障當一
爾何挹損如是而曰舊規也偶蒐考子翼功
蹟得句云吾因士夫以改此一語可見此并
開外春秋卷之三大將
之必須文吏汲引自漢而已然矣乃近日矯
枉過直有建議欲勒郡邑長吏執屬禮者果
可帖然行否吾意積重積輕之執匪朝伊夕
矣恐終難更張也無益徒費唇舌耳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十四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子皇甫著

漢征南大將軍守益州牧大司馬歸德壯侯岑

彭

彭字君然，棘陽人。漢兵起，攻拔棘陽，彭歸宛，與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伯升乃封彭爲歸德。

關外春秋卷之二十四

彭三

一

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會光武徇河內，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

從平河北，光武卽位，拜彭廷尉行大將軍，事與

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

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

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

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

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

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士遁其去矣。公雖嬰

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

謀，又諫更始無遣肅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

關外春秋卷之二十四

彭三

二

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本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卽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卽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遷彭征南大將軍，令率傅俊、臧宮、劉宏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

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川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八年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

關外春秋 卷三 大將

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顱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蓋延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兵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蜀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后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

橫立撐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呂突露橈數千艘十一年春彭與吳漢等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進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彭

關外春秋 卷三 大將

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諸將鈞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衰微巴蜀久見虜役故典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名

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距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楊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五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諡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按岑君然西擊山都而潛渡沔水與韓信夏湯渡軍相似荆門之戰乘風縱火燒斷浮橋與黃蓋赤壁糜兵相似張疑兵以牽制延岑

而自率兵沂東江而上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此出其不意所以公孫述杖地而破膽也

評曰范曄作後漢書云中興將帥惟岑彭馮異兩人之功爲大若岑公之義信乃足以威三軍而懷敵人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亟去以避禍征南惡彭亡之地欲徙而未決豈幾慮之不明將期數使之然乎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六

漢大司馬大將軍廣平忠侯吳漢

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亡命至漁陽以販馬爲業往來燕薊間交結豪傑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耶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主部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誦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儒生即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

開外春秋

卷三 大將軍

七

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以詣寵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擊斬王邯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素知之光武將發幽州兵鄧禹謂吳漢勇鸞有智謀可使也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應謂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造次

出迎漢即擄兵收曹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

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于涿陽初更始遣尚書命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虜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左來在山陽者孰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

開外春秋

卷三 大將軍

八

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命辯士說陳康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關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率驍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蓀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

別招聚十餘萬人來救。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請將詣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什伐隊俊等守廣樂，目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南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南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入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將史興將兵來救。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

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諫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餘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詔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數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入自爲戰，大功可立。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旂旗，使煙

火不絕夜，郾拔引兵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新謝豐、張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前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昔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平、唐郡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平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在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儉，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

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十二

十年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封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賜諡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按吳子顏斬苗曾以發其兵，裴謝躬而奪其城，獲索二千平原，破蘇茂于廣樂，拒公孫述于廣都，其功大矣。第貪并力以攻蜀而不知汰冗節食，乘勝以攻述，而分營受困，此其失也。

評曰：子顏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帝終始

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十三

倚賴之，諒由質厚而勇勢也。斷賊非仗節死義，軍亂而堅卧不動，非智謀就能之乎？漢有陳平周勃，高帝信任，不替子顏，足以相方矣。

後漢建威大將軍陶應侯耿弇

弇字伯昭扶風人弇少好學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兄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

闕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十三

遂南弇走昌平就况因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兵合軍而南所遇擊斬王郎大將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等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見弇等光武大悅皆以爲偏將軍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興義侯弇等遂攻拔邯鄲光武入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名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時光武晝卧溫明殿弇入造牀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

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

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誓衆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悉發上谷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三年弇從幸春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于漁陽

闕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十四

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建武五年復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步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欽大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闢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入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先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降者
令得亡歸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
萬來救弁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
至邑耳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版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取首級以示巨里
城中兒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弁復收其積
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
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
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遣軍

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五

中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
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攻
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弁敕諸將皆
蓐食天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
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
備臨淄不意吾至必驚擾吾攻之必拔臨淄拔
即西安孤張藍與衆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
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

得矣掠劇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乃
與三弟藍洪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
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弁先出淄水上與
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
小城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列歆等合戰弁升王
宮城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
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
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
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

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一六

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
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賦
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
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
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
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
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
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

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步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步傳步詣行在所。而勅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糧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附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七

鄉里。步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步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三年增步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薨。謚曰愍侯。

按耿伯昭用兵甚合古法。拔祝阿而令人得奔鐘城者。欲威服鐘城人也。脅巨里而使人得奔告費邑者。欲誘致邑也。聲言攻西安而

而示之弱。者欲驕張步之氣。而餌之來攻也。總之以奇譎。取勝。非斤斤襲故套者。評曰。伯昭之初從光武。才年二十一。小兒曹耳。卽能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宜發光武之笑也。未幾拜大將軍。封好時侯。所向陷敵。不以賊虜遺君父。較之韓信功。堪伯仲。豈非有志者事竟成哉。帝之褒讚。非虛譽也。

附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七

後漢征西將軍太尉前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一

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

習弓馬靈帝公車召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

鹿張角起告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所

在熲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

天下響應京師震動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

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

發五校三河騎兵及募諸勇合四萬餘人嵩雋

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

敗嵩因進保長杜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

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

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

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

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苴苴東草也乘城使

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

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

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

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

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召嵩進兵討

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能尅

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

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

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復與鉅鹿太

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

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卽拜嵩爲左車騎將

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二

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爲

墟母不保子今失其妻賴得皇甫今復安居嵩

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

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

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旣

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

都令漢陽閭忠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

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機

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速蹈易駭之機而踐遲

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冬末，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域，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侮辱之狀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爲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

關外春秋

卷三

三

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微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響應，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羣兇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塞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鼎於將興，摧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易也哉？且

今監官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護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違，不過於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也。」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梁州賊王國、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

關外春秋

卷三

三

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疆，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面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聞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

關外承秋

卷之三 大將

三三

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師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迫窮寇也。因獸猶聞蜂蟄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專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謫卓。卓又增怨。及後秉政，乃徵嵩爲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國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東邑，廢

關外承秋

卷之三 大將

三四

立從意。今召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微，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拜太尉，病卒。增標騎將軍印綬，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十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按國忠之說義真，與嗣通之說韓信。先後一揆，義真之不聽國忠，與韓信之不聽嗣通，亦先後一揆。及從子鄴說之討董卓，而不肯專誅，梁衍說之迎至尊，而不肯討逆，可謂之不失臣節，亦大跋矣。非其子堅壽之泣救，必爲卓所刀俎矣。

評曰功名者世之所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伯弱主蒙塵廣賊放命斯誠業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祖魏太尉欲言特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賤歸功

於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飲策而已不與焉是以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其致不亦貴乎

董卓以燒關爲性刺前爲情譬如猛火不可嚮通皇甫嵩據兵法以拒其口決意進擊王國國敗而卓遂忌嵩其免于刺亦幸矣迺卓敢而帝使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救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嗚呼天網固不漏哉

公司馬懿

魏丞相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安平郡文宣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性猜忌多權變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及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

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耶不從又言荆州刺史胡修龐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是時曹操爲水戶設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戶設非賊守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河之人太不安矣孫權劉備內親外疎羽之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論權令羽

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薨子丕嗣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及丕代漢以懿爲尚書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又遷侍中尚書右僕射黃初七年丕病篤懿與曹真等並受顧命輔政叔嗣位詔懿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用蜀相諸葛亮孫

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五

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今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國交構宜觀望而動懿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君足游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帝訪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園凡攻敵必扼其漲而奪其心夏口東

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八

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然之又遷大將軍加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懿自西城礪山開道水陸並進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兩班師諸葛亮攻天水關祁山詔懿而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將軍張郃刺史郭淮等拒亮郃勸懿分軍駐雍郃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

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關。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却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處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追至祁山。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時軍師杜襲等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後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渭之渭水南原。帝憂之。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也。亮果上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

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遣懿中裨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仗節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毗仗節而立軍門。懿乃止。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去。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之。懿不敢逼。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擊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木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其寢食及政事之煩簡。使對云云。懿曰。諸葛公共能久乎。竟如其言。三年遷

太尉累增封邑。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召懿詣京師。問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若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帝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以及也。」日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懿。懿兵多，遂旗幟出其南，賊遂銳。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主

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龜渾圍之，初淵聞。

龜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遣為之聲援。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難救，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不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皆。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主

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橋梯鉤衝，發石矢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半，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

一懼淵攻南園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於梁水上
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
五以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偽公卿以下皆伏誅
修其將軍畢盛等二十餘人送班師帝遣使勞
軍于薊增封食二縣明帝崩與曹爽並受遺詔
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乘輿入殿俄爲大傳入殿不趨
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吳將全琮寇
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族騰掠祖中懿

問外奉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請自討之議者以爲賊遠來攻樊不可卒拔挫
於堅城之下自有破之之勢宜長策以御之懿
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場騷動衆心疑惑
是社稷之大憂也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
陽門懿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
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
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帝
遣使勞軍于宛增封邑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
吳將諸葛恪屯皖懿欲擊之議者多以賊據堅

城今懸軍遠攻進退不易懿曰賊之○所長者
水也今攻其城而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
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涸船不得行
就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於是特諸
軍擊恪車駕送至津陽門軍攻于郤恪焚積聚
棄城而遁懿以滅賊在于積殺乃太興屯守閭
渠修陂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
官屯兵連屬焉八年懿與爽有郤稱疾不與政
事嘉平元年春正月帝薨高平陵與兄弟皆從

問外奉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
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典營命大僕王
詡行中領軍攝叢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
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爽有無君之心
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后皇后勅如奏施行
臣輒勅主者及黃門罷典叢兵各以本官侯就
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
洛水浮橋伺察非常既而有司乃收爽兄弟等
誅之二月帝以懿爲丞相增封邑并前爲八縣

奏事不名十二月加九錫朝會不拜二年懿以
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帝親幸第以諮訪焉
三年帝使太僕使疑持節策命懿爲相國封安
平郡公六月寢疾卒于京師時手七十三帝素
服臨弔喪葬威儀依霍光故事謚文宣
按司馬懿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孫仲
謀且憚之孟達公孫淵非其敵也自投斧鑕
耳懿嘗云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得用
兵肯繁矣

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評曰恭逢敵手藝壓當行仲達自負天下少
雙而畏孔明如虎甘受巾幘之遺辟之日本
國王子善圍碁見待詔顧師言凝思落指作
鎮神頭王子瞻目縮臂已伏不勝此其所以
爲仲達也孔明已死而猶走仲達孔明於是
高仲達多矣
司馬懿忍人也心最毒而手最辣遼東之役
斬男子及將軍等九千餘人又挾轡而殺曹
與何晏鄧粲桓範畢軌李勝張當等坐以大

逆俱夷三族嗚呼其忍也所以一再傳而兄
弟相屠僅存三人矣其孫遂爲劉曜所逼而
街壁出降劉聰出獵令戎服前導後因大會
使行酒洗盞更衣執蓋遂見殺天道好還洵
不誣也

初孟德營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食一槽
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竟
遷魏鼎云嗚呼司馬懿於曹不至善也曹叔
之禮懿亦主余嘗攷叔大漸時引入嘉福殿

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卧內升御床而執其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
托死乃復可忍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
矣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父
子之於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已
有豈其主庸若劉禪虐若孫皓者乎夫庸若
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若孫皓而吳之
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懿父子則國家崇班
重任盡爲空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
引而納之廟牆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

有國者將矣託哉

懿破公孫淵時軍士寒凍乞襦弗與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至輿鼎大物躬自盜之而絕不顧惜何哉及明帝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等爲陳懿叛逆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而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述其猜忍蓋有符于狼顧也甚哉懿之狡而樊之愚也目擊曹爽專擅朝政遂解疾不與爭李勝來候遂詐稱爲疾指口言

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五

渴流涕沾胸故作聲氣纔屬死在旦夕之狀樊遂信其爲尸居餘氣不復慮矣及太白襲月驚馬懸穀豆不用恒範之謀空負智囊之往曹子丹乃生此狍獷求貧賤不可得尚望其以侯就第作富家翁耶甚哉懿之狡而樊之愚也

吳偏將軍領南郡太守行都督事周瑜

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隆堂拜母有無通共及策薨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事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恃以拒操者長江

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五

也今操得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伏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與我校勝負於船楫乎今北上既

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事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掄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下兩立君言當擊其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拔刀斫前奏

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及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西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種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甚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

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糧資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遲遲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時玄德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駐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玄德并力逆曹公過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

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四

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聚蒙衝闊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還其寧前

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往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尅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流矢中右脇創甚便還後仁問瑜臥未起勸兵就陣瑜乃就興按行軍營激揚吏士仁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開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討宜從備置吳盛爲

關外春秋

卷三 大將

四

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請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

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陵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瑜性度恢廓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不與校普自後敬服而親重之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以布衣爲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人爲

關外春秋

卷三 大將

四

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偏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曰大夫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鄭曳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笑而撫所言及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聞玄德之自吳還也權追送之玄德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曹軍也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

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名遠著，故劉曹咸疑潛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僭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公瑾不帝矣。

按阿瞞橫槊賦詩，又說許多志得意滿之語，自當取敗。公瑾遂乘其驕而碎之，又得孔明好幫手，密勝疏，二勝一，自然之理也。黃公覆之苦肉，龐士元之連環，皆所以佐東風之發，而斷送八十萬人馬性命耳。看來孔明公瑾

阿外承秋

卷三 大將

三

確是兩奕秋對奕，孔明差先一着，是以過之。評曰：公瑾美姿貌，工籌策，是以大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故能推孟德于烏林，走曹仁于郢都，揚國威德，三方皆震。先主嘗稱其爲萬人之英，仲謀亦譽其爲王佐之資，蓋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不幸蚤世，惜夫。

公瑾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誣曰：曲有誤，周郎

顧然，則周郎不獨稱鈴之雄，又風雅之士矣。孟德言爲大將者，先明天時，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何嘗有東風南風，此乃言其常耳。世間却有一種異人，別具偷天換日手段，移星轉斗方術，借風猶其小者也。孔明既祭風，又遠害，神機妙算，他人不惟做不得，亦解不得。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四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字皇甫著

吳丞相上大將軍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江陵侯陸遜

遜字伯言吳郡人本名議世江東大族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古今英雄某時豺狼關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立部伍取其精銳植紂

關外春秋

卷之四

一

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樸受曹公印發扇動山越謀作內應權遣遜討樸樸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强者爲兵虛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開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轅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遠但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擒制

關外春秋

卷之四

二

也蒙曰羽勇猛難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有大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顧隱內察形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具陳羽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既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蜀所署太守委郡走諸賊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又遣將破蜀詹晏降陳鳳大破鄧輔郭睦誘降文布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郡俊畢至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乞普加覆載捕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公安南郡

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賈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不許，曰：「備舉兵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平原，職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知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西門，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猘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遜率諸軍同時相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四

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困，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困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

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敵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曰家所以屈諸君使容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輿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

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五

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備既任白帝徐盛等競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遂以爲曹丕大令士衆外許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未幾魏軍果出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運和貽事所宜權輿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鄒陽太守鮪謁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瞻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休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

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六

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權欲取夷州朱崖遜疏止之不聽遂征夷州得不償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征征遜又疏止之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福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還得福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福具知吾聞張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使人種蒔豆與諸將奕恭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

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勦，且當自定以安之。施放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遂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及太子有異議，遜屢上疏，極諫不聽，累遣中使責讓遜。憤恚，卒。年六十三。次子抗，襲爵。

開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七

按呂蒙推較陸遜，弟云意思深長，遜之自許，弟云能忍辱負重，彼淺露輕佻者，必非大將之選矣。遜蓋慕蔣寇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所以卻大敵而立大功焉。若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愁擾人民，而遜獨稱式佳吏，此長者之事也。

評曰：玄德天下稱雄，舉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雖而克之，罔不如志。余旣奇遜之謀略，又嘆權之知人，所以濟大事也。遜忠

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獨惟玄德親見周瑜，以火攻敗曹兵，而身爲陸遜火攻所敗，豈老而憤憤也。遜亦言玄德更嘗事多，何頓忘赤壁之役耶？總之天心去漢，孔明留之而不足，伯言敗之而有餘，悲夫。

伯言與關公書，旣云操得虜也，恐潛增衆以逞其心。又云戰勝之後，常苦輕敵，明以規公，亦以探公也。而公處之晏然，卒爲所虜，吾於是而知伯言之精于兵法，實而示之以實也。

開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八

惜乎關公之剛而自矜，不顧其後耳。

晉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加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贈侍中太傅鉅平成侯

羊祜

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也。年十二，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九

黃門郎，陳留王立，賜爵關內侯，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後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代魏，以佐命勛，進號中軍將軍，帝將伐吳，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出鎮南夏，開設庠序，接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卒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還減半。

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鈴者，皆以益祜。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夏開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嗣執學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嗣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一

讓曰：「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夙夜戰悚，以榮爲憂。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雖側席求賢，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鉤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憲、魯芝、李胤，執節高亮，潔身寡欲，而猶未蒙斯選，臣更越之。

何以塞天下之望。今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聽。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祐卽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

聞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十一

與俱。祐軍入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亦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死人羊叔子哉？」時議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孫皓聞而諱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街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召爲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

聞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十二

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祐在襄陽，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顧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後祐寢疾，求入朝，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待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張華問其籌策。祐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若

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經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吾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意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祐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哀。是日大寒。帝須髮皆凝。結成水。南州人征市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蜀外春秋

卷四 大將

三

襄陽百姓於岷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至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碑。荆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卒一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傳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

按羊叔子帥荊州。專務以德服人。不立赫赫之名。刈穀而償之絹。獵獸而還所傷。吳人安得不悅服乎。饋藥而陸抗不疑。其德量有過

人者。是以祐亦不防鉏麋之來。而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極簡焉。噫。此蓋以睦鄰爲制敵之術者也。

評曰。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井之威。桑枝不競。仄澗空慙。羊公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入總機密。出統方岳。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若讓開府。辭公侯。歷年而志

蜀外春秋

卷四 大將

四

不可奪。身歿而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

祐歷職二朝。任當樞要。凡所進退。人皆不知。或謂慎密太過。祐曰。是何言與。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蓋人臣手握魁柄。一毫不得專擅。惟以威福還主上。以是非還公論。

助保全功名。貽厥子孫之善策耳。叔子與幼節對境。專以德信懷吳。儒者趨之。余謂晉與吳舊敵也。羊公身繫國家之安危。

當橫審以圖成可也。夫何命使相通希古之無詐無虞哉。萬一乘其不備而受來歛。彭彭之禍。噬臍何及乎。胡致堂謂非良將保守封疆之長策。信夫。

祐前身乃鄰人李氏子也。年五歲時。令乳母詣李氏東垣桑樹中取所弄金環。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又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而

閩外春秋

卷一百一十五

王

位至公焉。

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卒如其言。

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襄陽縣侯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其太過。濬曰。吾欲後容長戟幢旗。衆或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微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祐兄子暨白祐。濬爲大智人。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祐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

閩外春秋

卷一百一十五

王

謂祐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徑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以功封關內侯。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

船於蜀其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吾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請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

關外春秋

卷一百大將

五

勉之無愛死也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要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送拒船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詔進濬爲平東將軍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

軍望旗而降濬入石頭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收國籍封府庫以待朝命草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制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通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

關外春秋

卷一百大將

六

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覓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雖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耻面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詔書責濬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卽便東下又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草大將帥及渾濬彬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云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前三山見渾軍在北

岸遣書與臣可覽來過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域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唯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人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

外蕃秋

卷之四 大將

丁元

兒逆。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答臣愚癡。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頌誅舉措失宜。陛下私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渚軍得吳寶物。渚復表曰。林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

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譏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滿篋。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虞忌救之。成帝不同。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聞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纔有二子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

外蕃秋

卷之四 大將

辛

子爲主簿。而遺剛至洛。欲令剛增斬殺之數。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反受咎累。令清朝有讒邪之人。皇代虧穆穆之美。拜表流汗。言不盡。次。渚至京都。有司奏渚違詔不受渾節度。付廷尉科罪。又奏渚救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付廷尉禁推。詔皆勿問。拜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惟五。置此營自渚始也。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

十人置司馬，封襄陽縣侯，邑萬戶。又封子葵陽鄉亭侯，賜絹萬匹，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向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簡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

國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違諸胄中，是吾福也。」博士秦秀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餘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按王濬少時，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徐邈之女，具一雙識英雄的俊俏眼，遂擇以爲夫。而弘農之人，笑其起宅之太過，何婦人之不若也。及守廣漢，夜夢懸三刀於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遂覺。王薄李毅再拜

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已而果然。蜀人患無志耳，苟有大志，天必從之。卒以平吳，封侯開府，則長戟驍旗，皆符所言。彼燕雀成羣，安知鴻鵠之志耶？評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氣，奄有水鄉，抗衡上國。王濬受律過征，尅清建業，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襲遂之雅對，上稟廟堂，下憑博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迺矜功負氣，喧騰宸扆，

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既爲戒子功臣，亦致訕于清論，豈不惜哉？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猜防甚矣。何其福也。若郭子儀之於魚朝恩，坦然不疑，則其德望有過乎人者，非王渾之所能及也。濬小字阿童，時吳中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聞之，表濬監益州加龍驤將軍，竟平吳諸言。

應矣

梁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前使持節太尉車騎大將軍侍中司徒尚書令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揚二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王僧辯

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學該博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左常侍累官至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時有安城望族劉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曹子野討之使僧辯襲安城子野旣破其軍躬走安城僧辯擒之由是以勇略稱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督舟師一萬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郢兄弟等先屈膝于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撫綏俄遣僧辯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元帝又命僧辯等討之分給軍糧姓曰就道而僧辯以

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強新破軍帥養銳待敵竟陵甲士猶未盡來意欲待集而元帝性嚴急以爲遷延不肯去拔劍厲聲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因所其左臂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延尉繫之會岳陽王襲江陵未知其備帝命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卽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帝命僧辯代之僧辯奉旨鑠泉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王

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旣已陷郢城兵衆甚銳將進寇荊州水步繼進於是沿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悉上江渚米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執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旣去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王

王相見也不答頃之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瓊屋輝軍城東隴上茂除草仍開八道向城遣五十鬼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舟楫又於城上取茅置火以燒木柵風執不利自焚而退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乃燒營夜遁帝策勛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卽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攻拔魯山降其騎將支化仁仍攻郢卽入羅城生擒其黨靈護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破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輝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宋子仙等因盛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信之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鼓譟奄至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郢州旣平僧辯進師尋陽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

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陸鵲頭等戍並赴之乃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悅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便風息若鼎命中論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泥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采稻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剽掠逼居人自石頭至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響震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渚口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詔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崩等衆軍發于邊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陳霸先爲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霸先

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不敢輕進時晴明無雲軍發忽然風雨時人謂之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百姓咸仰而目之父老或聚衆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二一日青龍二曰白虎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解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試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徑走僧辯時杜崩杜龔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退以王琳爲辭云若殺琳則自歸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帝乃遣琳和

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車駕出天居寺饒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時齊主高洋遣將率衆謀襲建業帝即詔僧辯留鎮姑熟先命侯瑛率軍築壘東關拒之徵張彪等會瑛于關因與北軍戰大破之僧辯振旅還建業加太尉車騎大將軍及西魏宇文黑泰遣兵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救星言就路以赴倒懸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卽梁主位僧

陳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規令迎立貞陽將屆壽陽前後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旨陽高湛至東關裴之橫戰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貞陽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楊州牧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反復舉兵襲于建康所之初僧辯平建業遣

霸先守京口都無防備長于顯婁以爲言不聽竟及于禍

按王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討劉躬于安城拒侯景于郢州敗陸納于湘州厥功偉矣元帝詔稱其學貫九流武該七略宜其變此中自唐茲上將奇之經野匡我朝猷無愧也惜其馭軍無法民茹其苦而曰民無怨讟失其實矣石頭之禍不亦宜乎

陳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再拜告天言訖風止賊望見官軍有雙龍夾艦而行江神可謂效順也李洪雅降于陸納器甲戰艦觀者貽愕時有泣軍龍升之異父老悲其將亡則陸納之敗天敗之也僧辯倖而成功云爾

評曰自侯景寇逆元帝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帥之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榮助當上臺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沒理膺寶祚僧

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齊師傍立支
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
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隋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前右領軍大將軍賜

雉尾扇曲蓋吳州總管壽州刺史宋國公賀

若弼

若弼字輔伯河南確陽人少慷慨有大志驍勇
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世高祖受
禪欲平江南高祖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弼
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已任
然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遣雄詩曰交河
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
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醉酒而呪曰弼
親承廟略遠鎮國威伐罪弔民除兇剪暴上天
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濟如事
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
江防人每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
陳人以爲大軍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代其衆
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渡江
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

民間酷酒者，弼立新之，進屯蔣山之白山岡。陳將魯達任瑩、奴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弼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將驕卒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恨不獲叔寶，功

闕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三

在韓擒之後，與擒相詢，挺刃而出，語在擒傳。晉王以弼遠軍令，先期決戰，以弼屬吏上聞而大悅。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座，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加寶劍、寶帶、金璫、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綵物共萬段。女樂二部，又賜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下弼獄。

上曰：「我以高顯，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之，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酬賞。今還格外望活。」上像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

闕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四

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上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闕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卽位，猶

被疎忌後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樂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瓚私議被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

族賀若敦恃功負氣每出怨言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其子弼曰吾必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胡不遵阿翁真冷之言而又以怨望取罪乎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弼鄉者詭對天子之

周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事又何明且哲耶

評曰觀賀伯論將其衡鑒極精當矣而遂欲以大將自許吾恐揚韓史三公未可俛而爲之下也且不慮煬帝之猜忌乎是以聖人貴讓昔韓信對漢高祖將兵之問而自負多多益善竟取鐘室之禍語曰禍從口出言不可不慎也其不殺蕭摩訶大有張翼德義釋嚴顏之風矣

凡武將不仗威容爲神觀而狠戾者無福焉

陳人望見楊素詔爲江神叔實一見賀若弼而股慄再拜突厥一見韓擒而惶恐不敢仰視三人皆魁傑瓌偉具英雄之表而又通經史善屬文卽以當文武全材何愧焉

唐左僕射行軍元帥揚州大都督前荆湘道信

荆二州總管贈司空河間元王李孝恭

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孳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渠復有降者乎悉縱之縣是騰嶽所至輒下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假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

開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統三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觸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兵規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

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詔開破銑狀以進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趙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周盧祖尚皆舉節度將發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祐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柸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祐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

開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六

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驚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祐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江南平聖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日寶玩不貲進授左僕射更爲揚州大都督貞觀初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妓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由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年五十中飲暴薨帝哭之賜贈司空及謚陪葬

獻陵

按隋亡時、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助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孝恭沉敏知兵、其最著如俘孽賊而不阮、放戰艦以疑敵、收子弟而爲質、飲杯血以安衆、即使藥師應變、懋功出奇、鮮能過之矣、
評曰、善爲將者不在貪功而在致敵、夫惟致敵斯能圖功也、余嘗惟近日諸將每出師輒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擁強兵以自衛、而出羸兵以抗敵、及至敗衄則相率奔潰、并強兵而折之矣、語曰、攻堅則瑕者亦堅、攻瑕則堅者亦瑕、孝恭以羸卒餌敵、而敵尚運精騎搏戰、深于用兵者乎、

唐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西海道行軍大

總管前左光祿大夫兵刑二部尚書檢校中書令荊州刺史贈司徒并州都督景武衛國公李靖

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論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四

林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祭有非常志、自四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逋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也、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

子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銳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涼清瀨漲惡銳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謂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銳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四二

曰不可士洪徒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撤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

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敵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宣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於是震威武示禮義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悅服輔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四三

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櫓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一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四

非怯野圖。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討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擒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歎曰。靖乃銑公祐之胄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也。太谷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

關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四

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齊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壘羅施殺義成公主。誦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術。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擒而不問。及靖凱還。進見謝罪。帝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誅。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諧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

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殲其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怒楚自經死靖更立大軍王慕容順而還觀生軍歸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賊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觀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閉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填制如衛霍故事榮蘭東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

按李藥師微時韓擒虎牛弘楊素皆極口稱之彼之姿貌必有異于人者三公非妄許也

高祖肉眼不識英雄欲斬之者再焉免死爲幸秦王非有相知之素而爲之請命許紹非有生平之雅而爲之乞恩則平吳破突厥定吐谷渾實秦王許紹之力也

許曰唐與各將曰英衛皆擢罪亡之餘遂能倭乘風雲動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國有以威之獨推期運非也若請關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霞孤虛之術是不盡然特以

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

神廟丙申先中丞公以叅知分陝飭兵朔方余跨馬往省之道經華陰遂謁白帝宮入門見一碑鐫衛公獻白帝書拂其塵而讀之內云社稷陵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氣履以闢山河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濟世之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壯哉言乎大有英

雄之氣也。楊東里曰：衛公益願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爲而咨之神明之辭也。世傳衛公假寐，神几前，神示之夢，及衛公下山，忽有風靈相送，隱隱作叱咤聲，曰：李僕射好去。噫，白帝信有靈矣。

藥師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

開外春秋

卷之四 大

里七

皆太宗手筆，文宗愛之，不去手。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間王帶十三勝，七方六列，勝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

唐太子大師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前光祿大夫并州都督通漢道黎州二總管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貞武英國公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割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

開外春秋

卷之四 大

里八

貨，讓然之，劫船取財，由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萬數，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開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

郡勛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家土
字。皆觀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功。
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審。請自上之。使
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
受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詔勛
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審以謀反誅。帝
遣使示審反狀。勛請收葬。詔從之。勛爲客服。終
經葬訖。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
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

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侯。治并州十六
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
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勛守并。突厥不敢南。賢
於長城遠矣。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勛爲遠東道
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驢
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
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
領梯真達二。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
定。勛旣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
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
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
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勛
感涕。因囑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
謂太子曰。爾於勛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壘州都督。高宗
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
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又詔得乘小馬
出入東西臺。卑官且人迎送。遂爲尚書左僕射。

又冊建司空。始太宗時勛已畫像凌煙。因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因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勛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客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勛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常無贏貲。有司其厚賜卹之。因泣下。舉哀。光化門。報朝七日。賜太

傳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陪葬昭陵。起家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其功。葬日。帝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北。初勛拔黎陽舍。就食者衆。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勛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村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之。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來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

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嘗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自灼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徵召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勛疾。召爲司衛卿。使省侍。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

傳外春秋

卷之四 大將

三

奏樂宴飲。列于孫干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飲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倘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弼等遵焉。勛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勛。後配享高宗廟廷。

按太宗之於李勣分雖堂陞情同手足剪髮
和藥解衣覆體謂其可任託孤之大事也豈
知勣雖不負李密而乃負太宗乎余每羨其
爲佐命之功臣而未許其爲輔相之忠臣也
許口人之大倫有五君臣而下朋友爲重李
勣功請納官以贖單雄信之死可謂厚矣帝
不許而號慟割股肉啗之一死一生乃見交
情何其勝也至以老臣輔幼主會房帷易奪
委誠取決胡爲乎營私畏禍違心而從史之

也其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是何言與
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乘人之
忿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豈非一
言而喪邦乎言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
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

太宗出勣爲都督而命太子任以僕射欲其
感太子之恩而致死力也豈知誤太子之天
下者卽勣乎夫勣用兵多籌筭應變若神而
當國何憤憤也無乃精于用兵而拙于謀國

耶肅死而真冷介弟惟恐不肖子敗其門戶
再傳而覆宗絕祀武太宗之靈陰殛之與詩
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勣九京有知悔何及
乎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五

唐涼州安集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神丘道大總

管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那國莊公蘇

定方

定方本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邑當隋季

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

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邑卒代領其衆破

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

突厥頡利於磧口率發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

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

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

遷左衛中郎將與各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

將軍臨清縣公從蕙嶺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

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

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

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

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

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

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轡重陳間被甲而趨賊來

卽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羸

卒勞無鬪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

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關外之事不

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胡不因文度待天子命

不從至恒駕城有胡人降文度復曰師還而降

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二

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

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道

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

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纒獨祿

擁衆萬餘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

進至曳陁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

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嶺稍外

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

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

明日振兵復進五弩矢畢舉衆降賀魯與處
木昆屈律噉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
回紇安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
誰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
曰勞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
其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
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叛
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
石國彌射子元與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

關外春秋

卷三 大將

三

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賫唐之州
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
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一子慶節
爲武邑縣公會恩結關侯斤都曼切所部及疏
勒等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精卒
萬騎三千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大敗之都曼
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
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
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慈嶺以西遂定還左

衛大將軍出爲神兵道大總管辛師討百濟鐵
虜萬人乘勝入其郭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進
圍其城于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其孫父思率
左右縋城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
幟於是泰開門請命義慈降百濟平俘義慈等
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主賞賚珍寶
不可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爲遼東
行軍大總管又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于湞江
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四

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
七十六帝悼之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謚
曰莊

按定方少年驍悍所向無前乘霧而襲突厥
冒雪而擊賀魯合于兵法之攻其無備出其
不意也滅三國生縛其王武功之競於斯而
極

評曰大將立功于外廷臣輒以文法束縛之
其爲所沮抑而不得展布者皆是也生不蒙

封賞死不被褒贈至末世而尤甚矣如定方
功在社稷就本之後有司何噤而不言耶帝
之譙訶侍臣聖人之心也

唐金牙定襄二道行軍大總管前禮部尚書檢
校右衛大將軍安撫使吏部侍郎贈幽州都
督開喜縣獻公裴行儉

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調左
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
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衛遷長安
令累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累遷
吏部侍郎典選有能名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
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
闐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六
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
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漠方熾敬
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
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
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因召
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
磧風磧杳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
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雪微風恬行數百
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

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覓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咬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遂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計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都部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二

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遁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言都支已擒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

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恭步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鼎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積糧數萬勞鈔軍餒死行儉日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量軍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車齎陌刀勁弩以掩兵掩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虜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收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幕已立營壘豪傑周行儉更命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八

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立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嗟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據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僞可汗泥熟匄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擒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旣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陞口縱反問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謀伏念懼密送款且請轉溫傳

自効行儉秘不布審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穆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逐又磧北已乾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封開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

開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九

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崔智管王方翼黨金明郭大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饈令史私馳馬馬蹶鞍破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避旬從瓌寶不貴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偏出

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采繁然軍士見之盤碎一卽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祖金三千餘鎰並駝馬牛請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按裴守約學兵法於蘇定方盡得其術故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收夷悉平益以智謀取勝非執定死戰定本而馳逐于鋒鏑之下者也

開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十

評曰文武二途分道而馳唐與鮮有能兼之者守約假立波斯王而禽都支遮旬之子弟縱反問而致伏念執溫傳來降揚言大熱而駐軍爲敗詐爲糧車而伏兵突殺營壘已周而命徙高岡耻渾濬之事而稱疾不出工草隸名家而奉詔寫文選可謂文武兼備矣帝命兼授二職洵不忝也守約嘗云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肯輒書惟已與虞世南不擇筆墨而妍捷並美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爲營陣部伍科勝

司馬能等四十六武后就第取去不從使
皆亡之殺遠先釋後文藝斷王勃等非辜
晉祿者蓋知人知言哉

唐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等五道節
度行營事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
晉絳等州節度使天下兵馬副元帥幽州大
都督府長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檢校司徒司空鄭國公贈太保武穆臨淮王
李光弼

光弼晉州柳城人嚴毅沉果有大略切不嬉弄
善騎射累遷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
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

朔方節度使安思順愛其材欲以女妻之光弼
引疾去隴西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
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尋加魏郡太守河北
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
次真定常山圍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
杲卿死郭爲戰區露背敵野時而哭之出爲賊
幽閉者厚卹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
德攻饒陽光弼得恩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
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

虜兵彘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擇城待。明日。思明軍二萬傳檄。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由城南夾薄之。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歛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會郭子儀救雲中。詔悉衆出升陘。與光弼合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棗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

開外春秋

卷三

大將

大都督府長史史思明由鼓城入博陵。殺官史。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升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押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附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不卽付兵。

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宜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玢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壞四十里。賊至沿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礮石。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礮。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類之。思

開外春秋

卷三

大將

十四

明安城下。倡優居臺上。靳指天子。光弼遣人墜地。擒取之。思明大孩。徙牙幔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堽。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圓解問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草等軍。敗賊別將于

大橫關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乾元
初入朝詔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
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料思
明懲嘉山之敗不敢出議欲勒兵逼之則慶緒
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則來
授光弼拒戰尤力而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
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
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
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二五

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
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
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
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
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
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
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誅之
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
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

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門賊得地勢益張
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
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臂勢也夫辨朝廷之體我
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陝不能答遂撤
河南尹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趣戰守備
思弼至餞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
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
乎光弼曰當石橋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
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辛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二六

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
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澤西斬
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
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
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
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
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華引却與安太
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
軍雖銳然方陣而置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

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汝輩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鄒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士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正辭曰蔣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馮瑩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

國外春秋

卷五

大將

七

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瑣王季泰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驛所俘示之思明日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

清懷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大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屯兵河清聲渡河絕備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等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驚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

國外春秋

卷五

大將

八

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武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今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口越之右降者見遇肅者得不思議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

北人諱李思歸。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召
論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侯嗣恒
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
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
使傅山陲。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
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
藏矣。且賊致死於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
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
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

關外春秋

卷之五

下將

九

渡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
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更拜開府
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
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等五
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帝爲賦詩以餞。朝義乘
邙山之捷。進略中光等十三州。光弼與疾就道。
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
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
入徐州。時朝義圍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

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錢券名狀太廟。圖形。淺
煙。闕北邙之賊。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
骨而稅。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
者。及來瑱爲元振護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
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遽延不敢行。及帝幸陝。
納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
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頒詔書不
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
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

關外春秋

卷之五

上八將

十

中。不得就養。爲不孝了。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
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卽以其布遂爲光
弼行喪。號哭相聞。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諡
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
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明整。天下服其威名。
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
稱李郭。而戰功推爲第一。其代子儀期方
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
色乃益精明云。

按臨淮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過過，其布陣也，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每拔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難死，突心破膽裂，與史思明抗敵，守僊陽，守太原，守東京，皆立大功，而竟爲朝恩懷恩所射，畏禍歸，徐君臣嫌疑，惜哉。

語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鷺有守，遶藤山之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實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

開外春秋

卷之五

三

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安全，而身益危，所謂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己耶？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耶？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見始之易，終之難也。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幸歟。唐時大將之權，專而且重，誅殺得以自便，法

是以行威，是以立功，是以成此，乃所謂制閫也。光弼固崔衆不卽付兵，卽收繁斬之，張用諱，迺過，出入謁，又斬之，所以威震三軍，而力難撼也。迺懷恩以違令覆軍，而不正軍法，何也？豈其與朝恩比，而具錦遂挈其肘，而含刃也歟？

臨淮王之守太原，亦既竭盡心力矣，止息于城隅，閭三昔，乃歸府，納刀于鞘中，拚一死以報國，此其忠誠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而魚

開外宋末

卷之三

三

程兩奄日謀有以中傷之，是何肺腸也。凡郡邑守令，遇賊至而失陷城池者，罪不赦，然郡邑苦無兵，卽有之，不過象人塗馬耳。若賊純重大，則難與交鋒也。雖驍首就死，亦何益哉？光弼久在行間，老於兵事，至河東，卽檄河南，縱官吏避賊，不惟曉暢時勢，亦且體恤人情，可與權者也。

唐尚父太尉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前留守

東都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司徒代國公尚書左僕射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贈太師忠武汾陽郡王郭子儀

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軍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爲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業

萬頃敗高秀巖於河曲遂收雲中馬邑開東徑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拔常山子儀引軍下井陘與李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還時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狗士殊死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燄壘

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方北國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子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前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于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業

唐

陣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赴長安次潯水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千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於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渭水臨大川彌旦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器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騎兵緣賊背夾攻之斬首

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偏夜亡走陝郡置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聞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千萬屯陝助通偏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信以往告不及賊營譁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副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空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

國外春秋

卷五

大將

三

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其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初破賊河上姚安守忠以獻迎朝京師詔一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卽令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回衛州慶緒分其衆

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誠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姚安慶和收衛州復連營進聞相州引漳水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等前軍遇之戰鄆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令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觸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其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

國外春秋

卷五

大將

三

都俄收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之故帝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惜及光弼敗邠山失河陽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我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兄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

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
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鳴咽流涕賜御馬銀器
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數十人
太原李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
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
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封七百爲肅宗山陵
使子儀懼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
因自明也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
今公母有疑廣德二年僕因懷恩謗吐蕃同紇

關外春秋

卷五

大將

三

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也奉天帝
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懷
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恩歸之人初與
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
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
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
之當自携策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拒之賊
果遁子儀至涇陽進拜尚書令詔起詣省視事
百官往慶勅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

帝不得已許之具以所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
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帳咸具永泰初詔都統河
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同紇
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囑鳳翔人體
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
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請將嚴設
守備而不戰是時同紇與吐蕃聞懷恩已死相
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同紇在城西子儀因使李
光瓚等往說同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同紇曰郭

關外春秋

卷五

大將

天

公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
身往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
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
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
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難難
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回紇捨兵下馬羅拜
曰果吾父也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
云云因取酒與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
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陷陣前
家族滅絕杯至藥葛羅亦辭地曰如今公誓於
是諸酋長皆大喜曰師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
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
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去藥葛羅請
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率衆追之子儀使白元光
帥精騎繼發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
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馬等不可勝計遂
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大曆初華州節度
使周智光謀叛帝問道以嶺書賜子儀令率軍
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回紇
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
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
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德宗嗣位詔還
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
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橐子五百人芻馬三
百疋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
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

閩外春秋

卷之五 大曆

元

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
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
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謚曰忠武配享僖宗
廟廷老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
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
振魚朝恩短殺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
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譏問不行方破陸贄
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
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卽號泣曰臣父主兵不
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也朝
恩又嘗約子儀修其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
利公其下願衷甲以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
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
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卽承嗣傲狠不軌子
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稽其膝諫使者
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猶將數
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順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
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禮類如

閩外春秋

卷之五 大曆

三

此與李光弼齊名而竟後得人過之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同安但領之而已

按孔子刪書而以秦晉終之其曰若有一個臣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若大臣以人事君不可媚嫉而妨賢也攷安思順帥朔方時子儀與光弼俱爲牙將素不相能及子儀代思順奉詔東討光弼請死乞

關外春秋

卷之五

三

免其妻子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非懷私忿時執其手相對而拜因率本軍與光弼合破賊子儀真心爲國從封疆起見也足當一個臣矣

評曰大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遂北諠不反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纔暴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上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

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畏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偏唐史臣裴垍稍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王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勛德而請一吏致阻是

外春秋

卷之五

三

宰相不知體也王聞之曰自銀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見疑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賀矣問者服其公忠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拒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呼嘆者數四衆莫喻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才也遂告以故曰伊不實父之

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姪兒非奴才而何

唐司徒兼中書令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

營副元帥贈太師西平郡忠武王李晟

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

嗣從擊吐蕃悍酋棄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

善射者晟挾一矢登之三軍誰奮忠嗣撫其背

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表晟右將軍吐蕃

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

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緣方谷階趨臨洮屠定

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馬璘與

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封合川

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建

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

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水渡

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

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

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

北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

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遂引去燧悟釋然卽遣訖

眞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曜等諒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由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事介二盜開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自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焉。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

關外春秋

卷五 大將

三

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調敗歸。亦次渭南。軍器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減。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白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擲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

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創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諄諄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傾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願刻削廩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

關外春秋

卷五 大將

三

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賴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悉二盜合以軋之。則甲辭厚幣。僞致誠於懷光焉。時赦倉卒。乃使張戔假京兆少尹。調糞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

危死節是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諫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懷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陟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振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

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拔其心腹。將圍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郿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勸吳誼等縱兵磨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墮尸相籍，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潰苑垣，爲道二百步，北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勸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泌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鼓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關。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臣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

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
賊略盡此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
悉降晨引軍也舍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
日五日内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
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
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二即斬以
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
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泰寺
晨屯安國寺釋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有

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手

汚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
壽且言晨蕩夷兇愍而市不易座宗廟不震長
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如之帝曰
天生晨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晨司徒兼中
書令帝至梁晨以戎服見至橋帝馳馬勞之晨
再拜頓首賀克珍大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臣
備爪牙不能指日被賊致害寸金吾乃空不任
職之咎敢效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赴之使就
位有詔賜第永從里涇陽上里延平門之林園

女樂一列晨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
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勅太子書立于
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始晨屯渭橋也榮感守歲
又乃退府中皆賀曰榮感退國家之利速用兵
者昌晨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勸難安知天
道邪至是乃日前士大夫勸晨出兵非敢拒也
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
常晨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解矣皆曰非所
及也涇州倚邊數賊其帥晨請治不恭命者因

開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早

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晨鳳翔
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
時宦者尹元正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
懷光晨勅元正矯使欲洗有元惡請治罪又言
懷光有五不可今河中米斗五百芻粟且罄
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
窮日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
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
故不許晨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

臣資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
弱且士無糧糈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
悉家貲懷輜降附得大酋浪息囊表以王號
虜虜使至必召息囊於坐衣大錦袍金帶誇異
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
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潭城爾
不去之必爲吾患卽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
盟因盟謀執賊以責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
岐無所掠伴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
去以是間晟晨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
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催沙
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
信不可許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
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貞元三年拜太尉中書
令罷其兵是歲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賊挺
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
丁瑔者嘗爲延賞掎抑內怨瑔乃見晟曰以公
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盡審圖之晟曰

吾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爲晟立五廟
遣貴高祖以下祔其主給牲器牀帳禮官相事
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
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北大欽帝
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樞前贈太師謚忠武
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于樞東百官拜哭
于道元和中以晟配享德宗廟廷僖宗狩蜀倉
部員外袁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徧賜諸
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
勞某長於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既薨城鹽
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
其春遇始終無與比者有十五子愿憲想最著
按西平一矢而殲悍酋與二箭定天山者相
同錦裘繡帽指揮陣前與著白衣自標顯者
相同而乘水渡洛以破田悅趨定州以圖范
陽而武俊解圍抑懷光捷軍之謀釋令言謀
者之縛智深而勇沉加薛公數等矣
西平篤分義隆于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

有德於晨後澄死。晨既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官。晨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帥鳳翔。日嘗謂魏徵以直言。言于堯舜。而羨慕之曰。忠臣也行軍可馬。晨曰。彼拾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啻是哉。晨曰。君失辭。晨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者耶。故其家皆質。賊中左右以爲言。晨曰。陛下安在。此使吏欵壁門曰。公家無恙。叱斬之。此其忠義可以貫金石。泣鬼神矣。魏公尚須讓一頭地。

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四三

晨與馬燧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爲朝廷所眷注如此。評曰。西平王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之叛相王。李納。劉河南。李希烈。訑鄭。汲王。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

三王之佐。無以加之。可謂仁義之師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于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惟退可以免禍。四子世似其勢。是宜有後哉。

晨爲金吾大將軍。將衛人。道茂齋一繖。見晨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晨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晨判。晨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准狀。赦之。晨勉從已。又以繖易晨衫。請題衿。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污朱泚僞官。晨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晨衫及書以示晨。晨爲奏原其死。蓋其人善太乙遁甲術云。

外春秋

卷之三

大將

四四

唐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前金紫光祿大夫、校左散騎常侍、唐鄧節度使京國武公李愬。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累官至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唐鄧節度使。愬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四

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禁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驚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賴爲慰。」故山川險

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鄆坊二千騎，於是結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啞呀山，以取鹽池城。人白狗汶港柵，破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擒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四

旣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低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輿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喪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弱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

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忠義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難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林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鳴咽。諸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四

將乃不敢言。由是乃定裝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刑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敗。勝元濟悉銳卒屯洞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元濟見裴度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裴張柴礮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發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幟旗裂。

唐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洞曲道。又以兵絕艮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其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侍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牆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門。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四

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足洞曲子弟來。索褚衣。及聞號令。召常侍傳語。應者近萬。入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廐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陶塲。以俟裴度至。愬以素黻見。度將避。

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慶以宰相禮受。愬謝，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五百戶，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從愬節度。鳳翔李斯道反，詔愬代，恩帥武卒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十，俘賊萬計。瀘、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同、章、事、徒、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

開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四元

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職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常以誦大盜，吾又以平秦森。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勸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諡

曰武。始，晟克京師，市不敢肆，愬平秦亦如之。名之奇，近世所未有。

按愬行已約，其昆弟賴家勛貴，飾與馬、祿、堂、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益。奉其精神，惟以驚功名而用志不分也。當官未嘗廢樂，不遇倡優，旬日而踐父兄兩鎮，不愧家聲云。

評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榮人死，以愬能用其謀。

開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三

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秦功，愬爲多。然必得李祐，顏牽掣其銳卒，愬方得乘其隙耳。此自兵法，誰得其解？愬以貴子求自試，而宰相李逢吉，卽以愬爲可用，遂帥唐鄧，逢吉可謂具眼。庶幾鄧侯之物色淮陰矣。我朝江陵張文忠公爲相時，能拔邊帥戚繼光、李成梁，所以吮沐而卵翼者，靡所不至。嘗讀集，見其移書本兵制府，極力保護，惟恐摧抑。

其英雄之氣真宰相也

神宗而後寂寂可嘆兵安得不弱將安得不懦四夷安得不訂寇賊安得不棘哉

史解九山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擒丁士良、吳秀琳、李祐、李忠義皆不殺而心腹之計其死力不可謂不知人也晚乃與鄭注言豈明有所不見歟不然或爲以傳僞耳陸伯言之帥江陵也自許能忍辱李元直之帥唐帥也自任能忍耻豈自道耶抑設言耶

周外春秋

卷五

大將

聖

要之從來真正豪傑未有不自檢押而虛憊恃氣者也貪而能張弱而能強天之道也此義微矣安得陸李二帥而與之談兵哉

唐司徒兼侍中綏銀麟勝招討使光祿大夫前

晉絳慈昭節度使河東保寧奉城軍行營副元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右僕射魏博檢校兵部尚書幽州公隴州刺史贈太傅莊武北平郡王馬燧

字海美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吳個儻善兵法科仕至刺史燧安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燧策洗勇多算安

周外春秋

卷之五

大將

聖

蘇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蘇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客牛廷玢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來會某卿招循舉兵蘇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繼殺之燧走西山間道而歸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掠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略其首與約得獲其章爲信犯令

青得殺之疑又取死因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抱玉守鳳翔表遷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藩藉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後在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吾家吾不忍既而水不爲害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

國分春秋

卷之五

大將

聖

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後泥象列戟於後行以蔽兵止則爲陣過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陽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惡下未附卽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兵救之燧出嶠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

次邢鄭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徇明山取棄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樹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營士以戰必勝術也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

國分春秋

卷之五

大將

書

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近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獲輜三十萬斛邢州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善觀傳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滑青軍其右恒冀軍其左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

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燒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遇水而後度。悅知燒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置其旁。須悅衆度，卽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

閩外春秋

卷五

大將

童

廣百步爲塲。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以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噉虜三千人，尸相枕籍三十里。潯青兵幾戰，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茂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載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潯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

破之。皆曰：善。悅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卽出兵皆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滔、武俊聯兵五萬薄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於鬪，未休士，卽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亦屈退。保魏縣，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亦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州圍，獲軍糧。

閩外春秋

卷五

大將

童

遂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軍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茂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由是逗留，帝數遣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那。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

請兼謀於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保寧軍城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將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散守隰鄭康守慈燧發檄鎬諭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于時天下蝗兵艱食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速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

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諸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度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羅堡望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滅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臺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寵之貞元二年時尙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牧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頗熱甘辭請於燧欲乞盟燧與論頗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弁曰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問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尙結贊之謀也後與李晟圖像凌烟閣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尙記與太尉晟俱來

耶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疑亦疾而什帝親振之。送至陞。疑頓首泣謝。因乞骸。讓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贈太傅。謚莊武。

按馬洵美謀殺祿山。威制回紇。計遏吐蕃。擊回紇于魏博。平懷光于河中。功績顯著。所恨交惡於李抱真。失計於尚結贊。爲可惜耳。

澤路帥李抱玉將饋勞回紇。疑自請典辦具。賂酋首得旗章爲信。殺其犯令者。遂不敢爲暴。可爲制點虜之法。造鑑必短長三制。稱士

關外春秋

卷五 大將

五元

所衣爲戰車。以役貌象。可爲結陣之法。以鐵鑲雜車絕河。載土囊過水。可爲度水之法。許口馬。疑沉雄忠力。先計後戰。每戰親令於衆。無不感。歷用命。決死不北。名益一時。夷虜畏之。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尚結贊不可信。而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疑之罪也。雖然。疑賢者也。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也。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五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六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唐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鄆寧振武道永平郡奉天等處三行營副元帥單于大都護左金吾衛大將軍贈太師忠武咸陽郡王渾瑊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阜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

關外春秋卷之六

大將

一

司至寧朔郡王後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獻曰與乳媼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破賀魯部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後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改大常卿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燧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遇賊

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賊既還虜蹕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同紀使太原破飽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自石嶺蘭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子儀爲太尉德宗折所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未幾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

關外春秋

卷之六

二

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弩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壘壘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援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据乾陵下厭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妓詞戲斥天子又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

輪滿袍及華月之周布水囊爲郭，指城東北構
不虛蒙章周置之，還薪土其下，將塞陞，帝召城
使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
券突將死士常賊賜，使量功署詔，不足，則
署示以授，因曰：朕與公決矣，令馬承倩往，有急
可奏，賊俯伏，鳴咽，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
侯仲莊搗雲梁所道，掘大隄，積馬矢及薪然之，
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
餓，甲弊兵餒，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受不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支舉臣號天以時，城中矢自振去，被血而戰，愈
厲，雲梁及隨而陷，風迅，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譁，
乃第賞將吏，汎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
去，乘輿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
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
度朔方鄜寧振武道永平郡奉天行營副元帥，
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
授爾節鉞，以截多難，往欽哉，城頓首曰：敢不畢

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玄
拒武功，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
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
城與韓游壞，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
門，汎平論功，以城兼侍中，天子還宮，授河中，
韓鳳節度使，河中同陝，發行營副元帥封成陽
郡王，賜大章里甲第，女樂一部，將相送歸第，與
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還屯河中，吐
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城與李晟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四

馬燧欲以計勝之，乃罷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
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州，以城爲會盟使，爲結贊
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自奉天
入朝，羸服侍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
奉天，虜罷還河中，虜入涇，郊授鄜寧慶副元帥，
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
延英，贈太師，謚忠武，喪車至，帝復廢朝，城好書，
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
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

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
榮驚則姑息之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
喜曰上不疑我故治滿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
能入君子賢之

按渾咸陽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敘著
行記一篇其辭一不矜大雍然儒者氣象四
爲元帥兩封郡王鎮奉天時天子用漢王拜
韓信故事臨軒授鉞顯赫莫加焉及賜第錦
歸將相以次躬送與李西平等方之桀侯忠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五

謀略同而功伐過之

許曰城十一從戎又夷種也夷情宜靡不曉
暢者親與結贊盟何不能料虜詐而但以奉
詔爲恭也始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
必渝盟則城出展下遠甚矣

宋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樞密使前侍中武寧平
虜軍二節度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贈
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曹彬

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始生周歲父渾以百玩
之具羅列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持子戈右手
取印人皆異之在周諫世彬下宋太祖典禁
旅時衆皆屬目獨彬特立不倚太祖器重之鎮
澶淵請供奉官擢河中都監建隆二年遷客省
使及節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六

部署彬爲都監兩川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
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
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
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
圖書衣食而已及還上以彬清介廉謹授宜徽
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六年遣李繼勳進征
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溝河斬俘甚衆開寶
二年謀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次團栢谷
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奪馬子餘七年將伐

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濟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督擢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遂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又破其軍於新林港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又使人

閩外春秋

卷六

大將

七

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其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面縛就彬請命彬慰安之曰國主可歸宮治裝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懼其或自引決爭言不可彬曰無畏彼若能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皆如其言彬以數騎待宮門煜之君臣賴以保全凱旋入

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其競畏不代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濟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吳視彬微笑上遂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三十萬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

閩外春秋

卷六

大將

八

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頃兵甘草地會歲暮雨軍士多疾由是中止今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弼德超所誣罷爲太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讒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命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濟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

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回重進趨飛狐美由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似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救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冀朔雲應等亦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九

等難治之具次違詔失律之罪使淳化五年從平盧軍節度直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俄召拜樞密使出二年被疾上起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野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舉不如羣年六十九薨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庭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十

評曰曹公爲將歷事漢周以迄宋仁心爲賢不喜苛刻吳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惟願諸將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閉之一室窺以度食戒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沮事平訪其親還之無親嫁之蓋得大將之仁者也

太祖初命曹公討江南將行賜燕于講武殿酒三行公起跪於榻前乞而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寶封文字付公曰處分在其間自清美

開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十一

而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手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二臣跪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而授文字不致藏於家卽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若此

余叨令山右時遇都閫趙君于邇渠引避右方苦挽不肯前必俟吾車過而後行至今在念閭寇恟及曹彬傳見其行與諸將相逢及遇士大夫于塗必引車避之乃知武人之席

高位享大名者率以謙退爲諸未有偃蹇而妄自尊大者也乃近世南昌劉都督與西陵詹太守爭禮遂至開壤搏拳奪之章奏周旋曹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公勛望日隆名寵益峻愈謙下謹懼以保祿位每出鎮藩閫卑躬待士遇討臺巡視封部雖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迂于道左使者見之無不愧慙賓僚或有以過禮爲言公曰上使此人來覲我爾其畏惕如此

開外春秋

卷之六

十二

公居第卑陋未嘗修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也臨終戒諸子曰慎不得修第皆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宮升儲門戶翁赫里巷之間車馬輿切亦止加丹堊而已

公帥師征討凡降四國王江南四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璋琮琰繼繼能敏問焉觀公畫像有詩曰鬼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止將臺

其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追無以過。嗚呼盛哉。

遼于越封宋國王耶律休哥

休哥字遜寧。祖釋魯。隋國王父。館思。南院夷離革。休哥少有公輔器。初烏古室韋二部叛。休哥從北府宰相蕭幹討之。應曆末。爲惕隱。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多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粱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日。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國外春秋 卷之六 七

入城宋陣。帝以休哥馬介獨黃。處
爲敵所識。乃賜玄甲白馬。易之。休哥率精騎渡
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楊屍滿道。報矢俱罄。生獲
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盃。勞之。曰。爾勇退于
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于越。聖宗卽
位。太后稱制。令休哥總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
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
治。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范甯楊繼業出雲
州。曹彬朱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陷。固安置屯。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十五

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能出戰。夜
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
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
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
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露食。擊其離
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
陣。壅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澆淖而飲。凡四日。
始達于涿。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
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乘糧車自衛。休哥圍之。

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衆悉潰。追至易州東。
聞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營。促兵往擊之。宋
師望塵奔竄。壘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
流。太后旋旆。休哥收宋屍爲京觀。封宋國王。又
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爲界。書奏不納。及太
后南征。休哥爲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
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
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
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十六

等乘暑潦來攻易州。諸將憚之。獨休哥率銳卒
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不可計。獻于
朝。太后嘉其功。詔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
時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休哥以燕民
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
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
薨。夕雨木冰。聖宗詔立祠南京。休哥智略宏遠。
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官至節度。

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

按遼志夷離董統軍馬大官其部大王也。惕隱其部司徒也。皆大部族也。于越貴官無職。寧班百餘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乃遼之尊官。若南朝之三公也。休哥長于料敵。妻控宋師。宋人借之以止兒啼。其由惕隱而封宋國王。無忝于越矣。

評曰。遼席富彊之勢。一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掃。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之衆。收其

國外春秋

卷六

大第

七

疑以爲京觀。厥功偉矣。宜其撫劍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其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耶。抑天之所授。衆莫與爭。而能然耶。

宋檢校少師太尉節鎮洮軍河北河東宣撫使

前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都統制保靜軍節度使

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少保忠憲公种師道

師道字彥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

法場文階爲熙州推官通判原州提舉崇鳳常

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

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

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

國外春秋

卷六

大第

八

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

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

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

揖而已召諸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

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

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

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提先及矣帝善其言賜

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

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

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幸師往夷之。始至。將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知滑州。督諸道兵。城席韋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許。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領。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衝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殺獲豪驍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十九

又詔師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賊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賊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於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謀而登城。賊卽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示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逾人謀。

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願以不大敗。遣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國之貴。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患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遷保靜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撥兵食。師道方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三

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起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飲其游騎。但守牢驍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忤扶高。天下稱爲老神。欽宗聞其志喜甚。開安

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癸時已議和，入見。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當已。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及。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亦拜許府，與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頗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蔬菜。師道請啟城南壁，

開冬春秋

卷之六

上

三

平仲砍管以及于敵。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神李召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手要地，使彼獨道不通，坐以待斃，可破也。翰歎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檢校少師，進未尉，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却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道王訥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辛酉，年六十七，帝哭之。勸增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日不用。

開冬春秋

卷之六

大

三

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中請議勸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諡曰忠憲

按种少保忠誠老練西禦夏北禦金皆胸中先有成算故功成而名立也乃勤王抵汴平仲懷媚功之心李綱王先入之言竟不能緩八日而以所管取敗惜夫

評曰种氏自世衡至師道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

開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南北之禍金人懸軍深入師道請待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駟上黨師中出其背以揜之可謂至計矣李綱頗以爲選懷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隨以敗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欽宗嫌師道之老而難用不知老臣之當用也善乎中丞許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充國而能成金縢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而帝不納奈何

种公靖康初以保靖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旌節有聲甚異且而中使至遂起方公起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羣犬窺籬落驚起南朝老大蟲

開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五

宋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節制陝西
階成等州前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
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鎮西
軍節度使兼宣撫處置使都統制節制真文
龍三州明州觀察使兼陝西諸路都統制秦
州涇原路馬步軍二副總管忠州刺史贈少
師追封涪王謚武安吳玠

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千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
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五

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方臘破
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
首百四十級擢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
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
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
人憚焉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三年
冬刷賊史斌寇漢中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
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
參議軍事劄子羽稱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

悅卽授玠統制以弟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玠爲
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九月浚合五路兵欲
與金人夾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
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
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
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
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與柴囊土籍淖平行
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
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尙原積粟繕兵列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五

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
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
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初金將
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白階成出散關約
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
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
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方攻
箭苦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
自起海角扭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怯甚謀必

取玠妻宿死兀术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白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渭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驅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全以待金兵復大敗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急詢其鬚以退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玠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术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徽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鳳翔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三

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人窺蜀以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來取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泰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徽離喝自商於直趨上津三年春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人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徽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

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八千銀得士五千將以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圖使風諸軍不支遂潰而敗遂入洋州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金人北歸玠遣兵邀擊于武休關掩其後軍潰溺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三

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翔制置使明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玠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

齊率銳卒分其間左紫右繞隨機而發戰又審
軍少德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
鉤相連魚貫而上齊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
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鳴駐馬四視曰吾得
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
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
之齊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
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敗齊統領王喜王武率
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壬元

中左目金人始宵遁齊先遣官兵伏河池扼其
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
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
可圖既不得逞度齊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投
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提問授齊川陝
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
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齊自防禦
使陸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
靜難節齊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晏

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
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漕漑可恃
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齊功高
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
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齊
病已甚扶掖聽命齊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
置左右積久增膺皆格言也遂卒於仙人關年
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齊卒胡世將問齊
所以制勝者齊曰齊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辛

過一進御之原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
忍耐堅久令階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
不速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
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
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
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
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
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于兩陣之
間則齊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

人一意晚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矜身當其衝無
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濟王

按吳公前介于沒立魯折合之間而使之不
得合後介于兀術韓常之間而使之遁去真
得應機應變之妙至謂乘弊而戰據高阜而
使不可勝深中兵機而都督不聽富平之敗
罪在張德遠矣

評曰吳公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
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

卷之六 大將 圭

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卒樂爲
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
故權貴撓之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
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不可謂之智
也然金人忍耐堅久吳公選擇形勢更迭靡
之與之爲無窮史稱吳公兄弟智勇忠實戮
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詎不
盛哉余嘗考晉卿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仙
人關潭毒山皆期爲控制之地古人所未嘗

如可謂名將矣

吳公葬德順軍隴州縣雖隔在虜境松楸甚
盛歲時祠享不輟虜不敢問也公謚武安而
梁益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
之吳忠烈云

卷之六 大將 圭

宋太傅新安郡王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判興元府前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節制陝西諸路軍馬贈太師追封信王吳玠

玠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開門宜贊舍人紹興箭筈關之戰玠功居多起遷統制玠駐師河池玠專守和尚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玠隨機而應至許空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沒承制以玠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陞康州團練使三年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是時玠敗於祖溪嶺玠猶在和尚原玠命玠素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撤離蜀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潤遠前陣散沒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玠目圖轉戰會於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玠奮曰兵方支而退

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尋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敗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玠卒授玠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府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招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欲盡移川口諸軍于陝西玠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空其要害遲其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玠從之命玠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宜撫司事至河池玠足之日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玠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特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和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仙人關未宜遽廢

魚關舍亦宜積糧於是齊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詔齊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鳴渡河入長安趙鼎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齊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目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辟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齊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齊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鵬眼

備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郎君以三千騎衝齊軍齊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又與金統軍胡蓋戰刻家砦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齊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齊曰有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

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藏於此乎齊曰此古來伍令也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齊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齊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齊夜半遣仲及王彥嘏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

備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胡蓋善戰齊先以兵挑之用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塵之土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入胡蓋走保臘家城齊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齊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皮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五十頃時和議方堅而齊治軍常如敵至久之金主亮叛盟拜四州宣撫使亮渡淮遣令喜爲西元帥

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卽肩輿上衮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尋移徽、歙、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兼陝西、河東招討使。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舍鞏攻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毛

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諸將陞

力戰敵攻益急，增兵至十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敗績。始璘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貽仲書謂原圍未卽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璘亦無功，還尋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絳、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舊戶密謀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吳

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乾道初，蒲闕遣中使勞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德壽官泣下。高宗亦爲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具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敵千頃，民甚便之。三年辛，贈太師，追封信王。

上震悼輟朝二日。賻贈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璘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輕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陣，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懸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稱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傑。天下雷同與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錡果無功，以憂憤卒。子挺少起劬閑，弗居其貴，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焉。璘嘗對孝宗言：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被遇尤深厚。

按吳璘用兵大率皆兄之家法，與機紹論金

備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備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四

人反覆難信，宜加防守，不可移川口之兵于陝西，與胡世將論金兵近川口，當修守禦，不可廢仙人關之屯守，皆有先見之明。評曰：軍法有束伍令，古之名將如韓信、衛青、鄧禹、馬隆、李靖、李光弼，悉皆精求子中而變化用之。但觀追庸、奔鹵、莽滅裂以應行師，素不諳習，故不能用，亦不能識也。唐卿自云有新立疊陣法，其實卽古束伍令耳。卽使是唐卿新法，而更休迭戰，其實卽兄晉卿家法耳。

余嘗討論其訣，一言以蔽之曰：以佚待勞。此胡蓋所以大敗，而世將所以大勝也。獨恨大功垂成，而班師，詔至，是則秦檜之誤國，可勝誅乎。

高宗嘗問唐卿勝敵之術，而知弱出強繼，爲孫子三駟之法，則高宗亦非噴噴者。何岳飛勝而詔班師，吳璘勝而又詔班師，若惟恐二帥之成功者，其帝若木偶人，而惟賊檜之捉掇耶。豈孝宗已受禪，而帝稱太上皇，太阿遂

不能自就耶撫卷歎歎令人短氣。
史稱吳璘選將幸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
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
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近世乃有偏聽其
粉飾披閱其偽刻而遂授之以偏裨使之當
一面安得不敗乃公事哉

元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領荊州河南行中書
省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曠古合從宗王旭烈兀
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人奏
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度曰非諸侯王臣也
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
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
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相也
十一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
行省荊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
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
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
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
軍爲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水由中道循漢
江趨鄂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漂霖雨水溢
無舟不能渡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面憚此漢
涼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
濟次監山距鄂州二十里鄂在漢水北以石爲

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船，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總管李定劉，圍傑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擒范興，殺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朋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

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奮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潮而去。軍次秦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邊堡，荆湖宣撫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達，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燕，入江。伯顏使覲沙燕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四

陽邊堡。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燕，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燕兩岸被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邊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時也。安有叛國歸降之理？」備弄平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

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橋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復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夾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敗

開卷春秋

卷六 大將

四三

走得船千餘艘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闢散而復合者數回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舻相衛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遣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

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遲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鄂特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與國皆以城降堡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千鄂宛取荆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沿江制置副使知黃州陳奕昇至斬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阿朮以舟師先趨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錢真孫遣人

開卷春秋

卷六 大將

四六

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使公僕還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與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二月壬戌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二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復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震動皆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

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舵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伯顏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械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

開外春秋

卷六 大將

三

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愛先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于臨安。阿剌罕等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右丞相阿塔海繇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恩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

開外春秋

卷六 大將

哭

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炮張弓，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訔及通判等皆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入，又殺害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王出降乎？爾宋肯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于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遣裴加反同鄉岳還臨安。十三年正月，進軍臨平鎮，次阜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保康軍承宣使尹卣和州防禦使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裴加反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隘，二縣七百二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二十四年春二月，成告乃顏及，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

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伯顏討之相值于阿散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

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聖元

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碼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四虜爲牲伯顏不可采皆歡服軍中獲謀者斬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齋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請伯顏入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後命王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王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

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偵曰果懼戰何不投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各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

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子

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陣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按伯顏之用兵深合古法舍郢順流而下是城有所不攻也錄而河趁沙燕以入大江是舒不虞之道也不攻陽邏而奔上流以擣其虛是出其不意也縱夏貴奔告諸州是兵貴先聲也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而宋軍潰是氣奪則走也不殺謀者而使齋書諭明

理是因敵間而用之也。而張世傑邊居誦趙文義范典王虎臣王六用夏貴王達朱杞孫程鵬飛張晏然王善與國陳奕管景炎呂師夔與孫王安節劉思勇皆非其敵也。是以出軍西伐。僅年半而宋亡矣。獨恨呂文煥劉黶既叛降于元。而又爲之鄉導。以戕父母之邦。真狐兔之不若。犬豕之不食也。豈非張世傑諸君之罪人與。

評曰。作元史者。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屠郢州。屠常州。所殺不已多乎。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卽屠之。伯顏前此屠沙洋矣。至攻常州。久不下。及城陷。忿而盡屠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戕性殘忍。一至此耶。秉史筆者。乃擬之曹彬。豈其倫乎。惟不用因虜薦旗。微合于不嗜殺之旨耳。

伯顏屯兵於阜亭山。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伯顏曰。此岳公護本。

國顯靈也。而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且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欲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不能舍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宋無一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元蒙古漢軍都元帥前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撫使益淄萊等路行軍萬戶順天路管民總管張弘範

弘範字仲英萬戶張榮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璫於濟南桑戒之曰汝聞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相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獵出軍突諸將管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璫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桑聞之曰真吾子也至元元年帝念弘範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璫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

閩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鹿門堡以斷來餉道且絕郢之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汪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御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卽振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廷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裴瑒見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故江道斷其拔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

閩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襄陽既下，借宋將呂文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路，郢西南攻武磯堡，取之。北兵渡江，弘範爲前鋒，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殿師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以二萬人出揚子橋，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弘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至

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夾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賊千數，上其功。改蒙州萬戶。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撫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

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師旣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深悔恨，良繇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弘範薦李恒爲已貳，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

關外春秋

卷六

大將

至

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之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庵軍連拔數寨，回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渡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拔之。繇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繇潮陽泛發船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劉清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餘艘碇于海中，建樓檣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繇

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日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幟幟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日聞金聲起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王母赴水死獲其特璽印張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劔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勿忘也語竟而卒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七

按兵家千變萬化不出多方以誤之一語善用兵者第知祖而述之足矣如宋軍突弘範陣而不動待其氣衰乃擊之非以退爲進乎宋兵夾水而陣弘範衝之不勦乃引却而反刺其將非詭而致之乎伴與一寨相持面潛攻他寨非出其不意乎及兩舟相接而後鳴金撤障以破宋師非善戰者其節短乎總是設謀以誤家人也豈宋人所能測哉評曰將門有將謂其久歷行陣深得用兵之解也試看弘範營陣於險地設伏以待李恒斷絕東西援兵以坐困襄陽攻漳州之西南二門而乘虛以破北門作樂立號以給宋兵而宋人遂懈雖是古法亦是家傳若元主命爲都元帥而辭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蒙古信臣爲首帥是以讓爲任之法元主卽專任爲帥曰勿使汝有察罕之悔是用而不疑之法弘範亦義氣之丈夫也當元兵執文天祥於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五

五坡以見弘範釋其縛而以客禮待之天
祥請死不許處之舟中以自從令其爲書招
張世傑天祥遂書一詩與之末句云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七

荦胥外史漢陽尹商子皇甫著

明開國勳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征虜大將軍魏國公中山武寧王徐公達

中山王達字國顯鳳陽人長身高貌赤色沈毅剛決併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師用事達仗劔往從之畧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

閩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一

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畧進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使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于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擊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開帝馳單騎往撫之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日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拒

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濟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冠軍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瑄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戡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帥完者修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知專爲將矣置淮與

閩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二

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分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召諭敵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酋以萬計進圍常州

不下。帝乃欲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比五月而常州下。時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畧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攸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艦

閩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艦數百，遂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達還鎮池州，帝諒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策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敗主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遂入，可以狀聞。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

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斃其十之九，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池口，過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大帥鄧愈走，達以池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

閩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四

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候，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

諸將相謀討士諶右相國善長以士諶兵尚強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且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威德以大兵威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諶焉於龍江進達等論以毋撈掠毋殺僇毋發丘墳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諶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閩閩之外墟

開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五

毋掠而歸牧也達營詩門分兵營妻晉閭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日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止武用能過絕亂略消弭羣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諶守無劍更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徙水中爲偵達獲

茂善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閭因盡得其虛實士諶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與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過秋桃猶未及嘗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諶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詩門遇春亦破閭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諶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喪民居者死離

開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六

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搗元都執屏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樊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塵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

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圖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陽。書曰。將軍今何嚮。喬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而取濟寧。二郡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圖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利濰縣。

關外恭秋

卷二 大將

二

高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在丞杜天祐等。通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遺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瑄。應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帝畱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子諱所以。推揚勳畧。甚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

大兵渡陳橋。取汴梁。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思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旣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都一寨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

關外恭秋

卷二 大將

八

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日漸盡。何須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陞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濟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當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持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爾。以

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重寶賂踰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未職無狀且不失納款侈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

關外未承

卷之六 大將

九

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熟睡使二童子扶書以待卒聞警舍皇不知所爲跣一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遂走甘肅山西悉平進奉元其約束如平故將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襲幽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

關外未承

卷之七 大將

十

略其西部督領時略其北參政友德畧其東都

督陳德畧其南慶陽接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

章曉輝等開門納師陝西悉平詔達還京

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

南無異泰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

綏軍士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

馬三大論封合擴廓帖木兒覲達還悉兵襲我

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

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

開外春秋卷之二 大將

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

潼關出西道指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

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達

至定西擴廓退追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

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繇間道從東

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

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

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

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達大破之擴廓脫身

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歸

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釋之而以書諭

達謂將軍自效術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獲直之

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

諸豎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

軍母事姑息達既已破乎擴廓盡得元嗣主之

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

間詔振旅還京既至帝爲幸龍江勞之所

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開外春秋卷之二 大將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

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三

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資文綺帛百匹明年

復誡大將軍印鎮北平十二月受詔還京師

十餘日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

勝宴射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四論之曰

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前忌有得

無又有大興乎旬日帝御武樓謂達曰擴廓

游魂尚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暨于耳庶

兵幾何曰十萬足矣。上曰吾與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輸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監王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上刺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統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被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驢。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

關外表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連歲出鎮北平。歲行盡。卽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權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卧。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燕王。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

守達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微功。啓蒙。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大平色。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冰隍之神。願

關外表秋

卷之七 大將

四

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怡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邇者大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著其勳烈。宜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莫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

女母所受財寶母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維
大將軍一人而已

按中山王之賢三代而下吾見亦罕矣其用
兵也整而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
也共其藏身也哲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
合而爲一者也於乎休哉說者曰諸葛武侯
之後得大將二人焉唐汾陽王明中山王是
也中山之易在乘初也汾陽之難在振衰也
然而亦各有難易焉汾陽之難在庸王也其
易亦在庸王也中山之易在英王也其難亦
在英王也

評曰

高帝以神武取天下計初下建康與友諒角實
在行間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拜
籌于受賑之頃連百萬之衆摧陷廓清掃百
葉之遺腥運九有于再造兩儀混而乍開七
曜昏而復明即古名世之佐易過焉勞而不
伐夙夜匪懈以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

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五

徵矣元女侑配英王整其成師於十五年
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龍冠羣辟
夫豈幸哉

漢太醫淳于意善診病決人生死文帝問曰
子治病能全無失乎對曰病順者可治逆者
不可治不能全無失也故以大將軍之沉痾
笑勝端重且武然鎮江之役殆于叛卒與士
誠合土刺河之戰挫于賀宗哲驍海之戰敗
于哈刺章蠻子帝嘗以達方祁禹鄧禹亦
曾育赤眉之敗也故曰良將用兵猶良醫用
藥良醫不能全無失良將不能全不敗也余
聞淳于意之言知用兵焉

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六

明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太子少保平章軍國
重事征虜左副將軍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
相開平忠武王常公遇春

開平王遇春濠之定遠人其先世世爲農家遇
春長身白晳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郡盜起
江淮間而盜魁劉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
大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克獲而歸以
是爲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而掠母遠志屬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二

高帝駐兵和州乃偕其私卒數十來歸居兩月
未有所見自請爲先鋒既渡江抵采石磯元兵
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蜩集莫敢
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
皆披靡帥師乘之大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
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上旣已渡江
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而
元中丞暨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
中間音問絕上率大衆攻之使遇春多張疑

兵以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搗之既合而遇春剽
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爲三左右縱
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
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
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李瑄與張士
誠合而圍達令遇春以師援表裏擊士誠大
破之擒其梟將張將軍復爲總管遂進統軍大
元帥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徐達下寧國
分兵取馬駙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

關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六

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上取婺州復有功
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
其兵攻衢州衢州下陳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
之龍灣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
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欽進行
省參知政事復從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
州還督龍濟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
我長興援兵遇之敗長興圍急上乃遣遇春
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信斬其後軍五

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蔣
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
崔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既
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
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
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率
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流涕而
慘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圍
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

關外春秋

卷七

大將

元

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
嚴時注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令左右
軍敗注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壘則殊死鬪卒不
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脇凡三合三勝大
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圍安豐元將
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
遂移薄廬州且下而陳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
萬來爭南昌圍之數百重凡三月餘而上趣
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

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
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瑄定邊
前犯上舟適膠淺事且迫遇春從傍射定邊
中之始稍稍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
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
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
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畧
恒當旣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
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

關外春秋

卷七

大將

三

絕餉道凡旬五日而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
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而上駭之
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卒五萬人斬及
溺者三倍之乃班師飲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
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遇春復從上
討友諒之子璽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瑄
先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
友諒驍將也陳瑄魄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
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畧定臨江之

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
寧、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復從徐達克秦
州。已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大發兵
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
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趣湖州之毘山，與士
誠兵水陸勁鬪，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
皆與驛，脫墻，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
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繇大全港入，營
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

聞外春秋

卷之二

大將

五

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亦龍船於烏鎮。士信
眺舊館之卒降，得六萬人。湖州亦下，遂進圍平
江路，數破其城中兵。凡八月，始克之。縛士誠以
歸，籍其兵得二十五萬。時上猶稱吳王，召
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
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
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
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
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語其徐達、世

家遇春之前議討張士誠策亦如是大較欲輕
兵直搗其心腹。肢節當自瓦解。上持重不之
用也。而心伏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
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
臨旗於龍江。論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
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
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軍也。而好與一小
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既行
吳王卽皇帝位。冊立皇太子。以遇春領

聞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五

其少保。遇春師與大將軍合。畧定山東諸郡。遂
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
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攔
禦。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
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
下諸郡邑悉平。上爲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
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
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
首。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畧定

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夜劫之，擴廓潰而走。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出塞取大同。西逼鳳翔，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八伏，徵其歸，捨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陶住等斬之。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爲震悼，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爲文哭之。敎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訃，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塋地，鍾山之陰。明器爲露，凡九十一，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塋，特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

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推恩王其三子，代皆賜謚。時猶襲元故，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子諱參，配饗高帝廟庭，與祠紹龍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爲人沈毅，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昔樂爲之用，出則摧鋒，入則殿後。木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教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人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小開，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師，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

按烏則擇木，臣亦擇君。開平王之舍劉聚而歸命。

真主，卒得盟山河，而拜禪王，匪獨其勇功也。蓋亦有神識焉。一戰而破采石，再戰而破海牙，三戰而破士誠，四戰而破友諒，其能已見於

天下矣。俄又破汪元帥，破左君弼，射張定邊，跳盪無前。及出湖口，諸將欲縱友諒去，而公獨不言。卒以箠之，飲至策動，安得不卓然當居諸將之首哉！至於擒張必先降陳理，擒尹義縛張士誠，開平之功，蓋大大將軍矣。復議討中原，而欲直搗其心腹，壯哉策也。遂與大將軍克元都，而天下定矣。年僅四十，將星遂質宜。

帝之出莫舉哀贈謚加等也夫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評曰

高帝英武神靈，其臣莫及。惟於中山開平二王，則心儀焉。世談開平之勇，皆怪而陋。夫暗鳥跳盪，百夫勇耳。彼豈知所謂大將者，夫封鄂而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大將之材，岳氏則吾開平伯仲哉。王與中山王攻張士誠於蘇州，久不下。王駕飛樓以覘城中動靜，士誠以物盡覆街市，了無所覩。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首。

門是尾，其尾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昭靖王沐公英

黔寧王英鳳陽定遠人父蚤亡育於母母復亡

上起兵收而子之既長溫爽有姿傑機穎過人

初與李歧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

從子文正數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

矚目無遑視上心器之十八用爲帳前都尉

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政

修飭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

閩外春秋

章陳友定有功歸其姓沐而單名之曰英出鎮

撫建寧三郡亡何擢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

明年進蒙驍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

爲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托佐李岐陽爲政

益精明中官尤愛重英恒語上曰此兒吾

子孫屏翰也久之命乘傳歸陝西巡行諸路

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

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蕃西

渡黃河畧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

俘虜士卒以萬計馬駝牛羊十倍之師還而寧

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

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

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

番降元萬戶乞夫加三樞密副使舒朶兒只都

烏都兒卒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朵甘納兒

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畧亦集乃

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

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

閩外春秋

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受足覆其全部明年以

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寨掩四部

卒渡臚朐河獲知院李宣亡何以征南右副將

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監玉下雲南縣展

沅出羅鬼遂躡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

兒家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穎川侯

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

游遂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

至晡蹙血震蕩英與穎川永昌二侯多縱鉄騎

備貴而感之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僞屍百里相屬。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徇諸部。皆下。獨大理猶爲元宇。英與永昌侯攻之。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爲固。英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質明。英麾騎亂流至關。壯士被羽先登。關破。伏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緡。不決月。雲南郡邑悉平。分省刻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復與賴川侯分道平卓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等告急。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元

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詔英。蘭鎮雲南。而召賴川。永昌二侯還。賴川侯進封公。英自如英鎮之。三歲。而破平摩沙。酋首千餘級。亡何。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英選卒三萬拒之。甫對壘。使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壓而挑之。賊以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英喜曰。賊不足平也。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聞象皆被甲負戰樓。四周若欄。循挾。

大竹爲筒於兩傍。筒置短鎗十餘。以標我。英分卒爲三隊。命都督誠爲前鋒。都督甯正將左。都指揮湯昭將右。各以火炮神機槍弩奮前擊賊。矢石齊發。呼聲震天地。象皆却走。英督大軍乘之。賊遂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餘象。餘皆被矢如刺。蜩以死。賊帥刁斯耶等皆伏瑱象背。郡蠻震聳。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叛首阿資入朝。賜宴於奉天殿。賽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手

五千鎗。陛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使使以兵威折。勸八百圍。并諸番有重譯貢者。時懿文皇子薨。英故嘗侍。東宮有恩誼。聞之。哭嘔血。一日。方坐堂皇理事。忽中風卒。訃聞。上慟哭。輟朝。命以喪歸。賜葬都門外。追封監寧王。蓋昭靖。蓋異數也。有五子。

按滇人莊事黔寧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啓之。曰。此令。

言也。歲時奉獻不絕，彼必有所以籠罩懾服之者。故世謂南人知有黔國公，不知有朝廷也。其威信使之然也。

評曰

高帝起兵滁陽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稚之材，勇者子之沐西平其一也。長而特受上心，簪托中宮，尤愛重。恒曰：「此兒吾子孫屏翰也。」西平慎靜儆兵畧爲天子算路監縷以開滇土，世保赤社爲國藩垣。夫立一朝一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三 大將

三

夕之所致也哉。

英長子恭繼鎮滇，年二十六而卒，無子弟。晟嗣以勳，廣稱代爲滇帥。安南之逆臣黎胡奎弑其君而戕我使者。天子討之，晟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胡奎等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論功封黔國公。還鎮滇，晟父子前後置田墾墾田業三百六十，曰：「吾日食其一，可以周歲。」珍玩金珠充牣庫藏，幾敵天府。後庭曳羅綺者恒數百人，役使閭

奴亦可數十百而善事中貴，多通遺執政不絕，亦能檢制其下。數傳而至朝弼，當嗣虛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美，佩印綬，其淫惡益甚。且妻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代鎮而朝弼復欲殺昌祚，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吁，朝弼錮死，昌祚嗣興法與恩不相蔽，明德衷且遠矣。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三 大將

三

世傳黔寧王英爲太祖外婦之子，而王余州非之。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帝方貧窶，安得有外遇？獨不記漢高帝亦有微時，外婦之子肥乎？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年四十八，是時聖壽已六十五，則帝實長於英十七年，外遇而生，理或然也。鄭端簡曰：「孝陵初起，多蓄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子出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夫昭靖以絕世雄才，又雍容好學如文士，自非高帝之龍種，能然乎？」

來爭愈與大海勦將卒分道逆戰大破之虜其
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裨師汪同
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張虎等因之進逼其城破
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婺源下得
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徇高河壘下之遂
討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獲
馬百匹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卒
三千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食行樞密院事
破元將苗陽之兵於烏龍嶺進合書行樞密院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事饒州下愈入守之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遂中
書省參政會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
上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拔歸以兵
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
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
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旣已歸上因其兵
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
乃遣人詐獻地愈將以援我愈謂得之即率勁
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出不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衛國公寧河武順王鄧公愈

寧河王愈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
隆仲即愈愈生而有大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
人元末郡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自保
遂據臨濠與元兵拒戰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
代之是時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旣出戰則先登
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
以首予敵而會高帝駐師滁陽愈自肝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貽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而南克
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令蠻子海牙之兵凡
數萬來見侵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
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
從下建康畧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
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
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馘甲首千移
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
徽州下之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

意單騎走之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請愈降愈進定撫州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胡瑄會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攻江西行省泰政鎮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關名奉松

卷之三

大將

三

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而愈上表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開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卒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湯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領臺事高帝卽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侯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鑑參子孫世襲又四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蠻悉平之又四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

卷之二

大將

三

知沐英等往討之。愈分兵爲三道深入。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幽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中道得疾卒。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塋地。以故塋監。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塋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愈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順。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前後托寄親舊。莫敢望焉。有五子。而鎮長。改國申。亦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數將兵從大將軍。辛年二十三。無子。弟錦爲錦衣衛指揮。食事。有子源。官後鎮而天。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

按武人多虛憍而恃氣。禁爲而傲物。年富位高者更甚焉。故稍有微勞。輒向人云。長鎗大劒。安門毛錐。是以文史每陰用其長。以訖之。而武人絀矣。寧河王年二十八。卽爲平章。位次丞相。何蚤貴也。守洪都。晝夜不解甲者二月餘。何危且苦也。征吐蕃。窮追至崑崙山。何

勤且遠也。而未嘗以此震而矜之。敬禮賢士大夫。士亦以此稱之。

評曰。寧河王初以敢戰深入名。未幾而建方面。勛最多。汗馬者無寧歲矣。脩爵上公。帶劒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享其奉。或謂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死爲幸。是不然。以寧河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

關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同叅軍國事信國公東甌襄武王湯公和

東甌王和字鼎臣，濠人。與上同里閭，少孤，卓越有奇志。嘗從群兒嬉，輒勸習，部伍見者異之。及長，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殿後。自百夫長從取九灣，再從攻定遠，覆其師，進千戶。而是時高皇帝

閩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三

以王督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遂從取洪山寨，得其兵八百，再進長萬夫，復從下滁州，爲管軍總管。復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高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帝三歲，願請執部曲禮。上甚悅之。元將陳也先來寇，和敗却其衆。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獲馬三百，卒千人。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失中左臂，不爲撓。尋與中山寧和二王自東門出軍，轉戰至城北，大破之，遂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深水，從

閩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早

平建業，後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兵大元帥，守之。畧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舍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時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坐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有言於上者，上隱之，不發。和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凡再破其軍，獲戰艦及馬以百十計，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陽山，俘其裒將，獲甲首五百，又逐其將莫元帥，走之。虜其妻，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園，大破士誠之僞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遂薄姑蘇園之，凡九閱月而下。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上卽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官，爲太子左諭德。時陳友定猶爲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之。虜友定以歸，扈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尋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

山泰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
檄鄆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
兒。虜其猛將虎陳凱殺之。九月大封賞功臣。與
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
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
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久之。進
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
其地建官闕。分置督署。以久勞於外。數賜

閩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望

覆書慰勞。尋覺通州之外郭。徙鎮彰德。覺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
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勢且
念其爲里閭長者。竟封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諸券
明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
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壩漆。
訓練其士馬。久之。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
其酋斬四萬餘。時中山王岐陽二王皆已物故。

閩外春秋

卷之七 大將

望

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
識其意。從容爲上言。臣老矣。不敢稱畫。緘願
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
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旣而謂和日本最
禍夷。而數爲侵盜。我不欲與之爭。固我封戍而
已。卿雖老。強爲朕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
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
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城。和率妻子
陞辭。資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
綵幣四十。有副。又資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
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
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
皆知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
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
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計伐。獨和以老不
行。而上愈愛之。且安之。其後入朝。忽病中風。
不能言。上聞。卽日幸其第。撫視。歎歎良久。遣
還里疾小間。上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

至都伴以安車入。內殿與群宴而出。養

全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

起。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

車。開香及張難勞動。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

尋之。雪涕出。藏。鑕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

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有五子。長卽鼎前

卒。追封信世子。有孫十一人。而弗及嗣。嘉靖中

季紀世。封靈璧侯。

按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

外奉秋。卷之七 大將 望

不刊。毗陵酒話。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

公。贈真王。駢蕃之錫。諸勳舊不敢望焉。豈亦

以絳角布衣之契。故重耶。顯融令終。美哉。乞

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

勲。而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國。彼其君臣俱失

之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公謂矣。

評曰。余聞登萊海上。及漫游吳越間。其父老

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削滅哉。微信公

吾其鯨鯢食矣。嗟乎。

帝之善器使也。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八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明開國輔運推誠宜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匡國同參軍國事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
宋公勝初召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先世
縣潤徙光州再徙濠之定遠遂爲定遠人父文
賢有二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畧國
用貌雅動止軒舉而勝長軀偉而磊落慷慨
居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
間外奉表

卷之八 九將

一

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
自固屬 高帝以兵畧地至妙山國用舍衆
來謁上頓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爲我
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
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
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倣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
群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此吾心
也遂召至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
而有所攻戰輒環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
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
先登又敗鷄籠山寇上謀渡江國用與李善
長請待舟楫而後濟令得巢湖水寨兵遂督獲
之敵也先與盟揮師而進國用曰其人必叛叛
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
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以
相救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
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

閩外奉表

卷之八 大將

二

人爲宿衛國用與勝授甲侍帳中上寢息
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屬國用勝將而
以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
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
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
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愴賜葬江寧
贈鄂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
平進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
勝率宿衛士直搗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

萬得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軍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張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劉福通請救上帥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殺安豐且下勝從解其圍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語見達世家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

開外春秋

卷之八

三

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踰八月始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交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官案勝領詹事俄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取汴梁河二郡西趣潼關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從武漢取懷慶踰太行克碓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

戰平陽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卜渡河發陝西取鳳翔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遂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鎮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

開外春秋

卷之八

四

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南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攜廓帖木兒也又遣別將鳳翔人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薄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詔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

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修城塹備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繇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素驍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

關外春秋

卷之六

五

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刺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嫡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璽書慰藉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卽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與議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官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眾歸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

虜大將軍額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散騎將軍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已隄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日榆林一日養鵝莊一日龍安一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六

日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規知明兵盛乃指天呼嘖曰不復與我有此果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王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哈出別酌所携酌醕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醕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

婿也時在生舅而疎勝故欲兒子青之茂不愛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遂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所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約而前潰勝遣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勝以禮安得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幾遺車四萬五千輛馬數千疋傷痍及老弱二萬四千餘上

關外春秋

卷之六

上

開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旁賜納哈出王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帛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其殿都督漢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制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勝大兵有所任使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鉅萬錠上

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為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諱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按類者事之賊也哈納出來降其所獲耐麟玉玉持弗飲有疑心矣哈納出所以欲遁也而茂前搏之有疑形矣松花河之衆所以驚潰也當時宋公身為大帥不按軍法誅茂未免有憐惜阿祖之心耳茂乃反唇而訐宋公何無香火情乎是故宋公行師必以義斷恩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至哉言乎評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夫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亦久而不能無欲濫而娶虜妃何不簡押甚也且又時時見策駭烏能免乎金山之役軍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為噲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總慶河也雖死不

關外春秋

卷之六

上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太

子太師征虜前將軍穎國公傅友德

諡公友德宿衛人。號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

一時。元季逆亂潁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喜所

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關隴轉鬪入蜀

常爲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之不

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爲別將。忽忽無所展。聞

高帝舟師伐江南而歎曰此吾主也。以所部

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

開外奉表 卷之八 大將 九

從授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陽湖

友德操輕舟。盡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

百人。復與諸將敵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

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

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

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血中。頰鏃出。腦後

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

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畧衡州。襄陽。安陸。俱

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

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

驢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帥竹貞於安豐。所過

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

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

不敵。謂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

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

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

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捨。以待。聞鼓卽起

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竄。友德鼓之士

開外奉表 卷之八 大將 十

勝。躍。擄。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

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

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携音

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米等裸而醉。上怒

皆黜之。而喻友德曰。若撰甲冑。出百死一懼之

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

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請參政友德

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

復召諭友德曰。漢高帝角項羽。而彭越別從

山東始汝其努力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汧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德臨清洽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獲馬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頭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從徇定中山真定皆下畧平定

關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土

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上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屏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宣府收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精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頂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

從大將軍皆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畧陽關虜其平章恭琳遂入沔分兵緜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

關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土

將軍廖永忠緜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以征虜副將軍薛泰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襲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在巧遲勉之友德疾馳之陝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潛使人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兵出陳倉攀援巖谷晝夜兼行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趣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

友德督兵修橋以渡，拔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代山造百艘，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繼成，遂渡關漢州。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撤羅塘之守，兵以援漢州。至則友德已大破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士曰：「援師至，不憂也。」破大亨奪其膽矣。親督勁兵，迎擊大破戴壽，壽走，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出戰，以巨象戴甲士前列，友德勸

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承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繇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元將失刺門突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與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帛三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應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季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平北。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微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其衆縛以降。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匹。上別還內廐。

良馬十五匹賜之。虜見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獲士馬以千計。洪武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徽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饗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示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

關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五

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并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繇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繇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乞佬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河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

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鐵騎搗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秋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徽侯曹震等分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陣，蠻

關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五

麋集。友德鼓士騰奮，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茫部俱請降。威楚、曲靖、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共強首萬翠亦降。雲南悉平。時上謂後下重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窾，友德等

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士俗定租賦，興學校，盡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詔友德王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詔及鐵券，子孫世襲，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詔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占北口，襲元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七

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千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慙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

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千孫不得襲封云。

按漢史極稱霍去病戰功，而日驍騎所將常還，余觀穎公因驍勇善擊刺，而其還古北諸隘，扼凌陽走路，攻漢中斗山寨，縣永寧，趣烏撒，皆以精騎故，而上獨謂公勇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是得去病之遺意者也。故所向有功，若鄱陽之戰，身被數創，武昌之戰，流矢中頰，出腦後，及洞脇，不少沮，勇過于賁。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八

育突還建康時，上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又命李楊二公議携聲伎一部就友德飲，軍興諸將所未有也。其寵榮非曠世之奇遇哉？評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不一失，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真王，虎變龍從，刃不虛下，策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鳴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

勳取已蜀、定滇、作其驍、驍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平蜀將帥、古多不利、自桓南郡外、如吳漢、彭之於公孫述、鄧艾、鍾會之於劉氏、郭崇韜、康延孝之於王衍、王全斌之於孟昶、大者侈貶、小亦責數、勲賞俱廢、昔賢寄紀之。因初如傳、賴川、廖德慶之下、明昇功最卓絕、至勞人主紀頌、而賞亦薄、二將俱不益封、與昔所聞無異、可怪也。

關外采秋

卷之八

大將

七

明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傅涼國公藍公玉、涼國公玉、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身長、顏面有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致稱於高帝、帝亦以

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起、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瘞脖子、齒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賴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事見賴川侯傳、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樊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開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使見烟火、炬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大尉蠻子輕來逆、破而俘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太保奴丞

關外采秋

卷之八

大將

三

相失烈門知院捏供等數十騎遁去。玉遣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十萬七千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書寶玉金印，聚其鎧，伏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剌章，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馳四萬八千餘疋。捷聞，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王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

關外采秋

卷之八 大將

三

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疑封梁國公。噶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宜撫司叛蠻，還增茂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拮距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翟龍等

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相與，玉以計誘得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額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耶？」玉故恃，上寵多，蓄壯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玉有間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曰：「上疑我矣，遂謀反。」為錦衣指揮蔣瓚所告，獄具，磔於市。

關外采秋

卷之八 大將

三

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按玉初征雲南時，諸將十餘人陞辭，上與玉論兵，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玉舉袖一呼，諸將盡起，上甚惡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其後洪武十四年誅玉，收其黨四萬餘，盡誅。

之蓋其禍基于此也。

評曰王之勇略幾與開平王將恨其不善居功也。太傅亦已尊何乃希冀太師而怨望耶。至于逐御史毀吾峰關跋扈甚矣。殊之非寡恩也。而波及馮勝傅友德刑而滿矣。至于宿將盡而燕師長驅而南遂無對壘者。

高帝亦當自悔於玄宮耳。

野史載王被元兵後方擬封梁國公而以私元主妃事發改封涼國公。若以涼爲亞於梁者。當及李愬平蔡功大亦封涼國公。惟楊素辭郢而改越則別有說。非隋帝意也。

關外春秋

卷之八

三

明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朔運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故師英國公定興忠烈王張公輔

定興王輔字文昭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玉麟勇善戰多智策其仕而當元之末季積討賊功遷至知樞密院元帝亡與其主通於沙漠洪武乙丑始自援來歸高帝異其材氣俾

以裨校從征卜漁海子哈喇哈之寇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破平虜粉紅帖木兒累定抵

關外春秋

卷之八

三

延州而還調燕山左護衛奏西敗虜於黑松甲成從征野人諸夷。南獲多進都指揮同知爲霸府元僚。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王首佐謀盡奪北平九門三日議師所出咸欲南王曰爲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後可以安意南遂輕兵圍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并擒其將毛某送北平移兵取遵化夜從敢死士坎牆而登守將拒戰復破斬之遂略密雲至永平皆致其精甲以益師還率所部從王南下進

覆其衆獲二將。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王請單騎視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王曰。彼衆而置我從。而整胡不相當也。王領王而笑。謂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諸微侯名將皆就縛。斬首虜三萬級。獲馬二萬疋。復從王敗安陸侯吳儵軍。輕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辰抵大寧。鼓之。午凌其壕。斬大師朱鑑。復致其桡甲益師。還救北平。

卷之八

大將

王

王

後敵聚而圍之。數十迎王。死戰得解。王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王亦中劍而沒。王收兵。不見王。哭之慟。謂諸將驕員。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復哽咽不已。諸將皆泣。不能仰視。遂以其兵屬輔。輔時從王軍中。稱守偉壯。頗勝有威容。既居王喪。壘哀飲泣從事。進攻東平。揭拔上。轉戰至壁。入泗州。取揚州。渡江。定京師。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大柱國信安伯食開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王

上察知輔流雄有膽力諸老将皆不如遂拔爲右副將軍與左副將軍西平侯及佐成公而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等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成國公病輔代總其師亡何成國公薨輔遂進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得蘇前驅至隘雷關走其衆三萬遂度關撤季犛父子二十罪深入抵雞翎關謀傍有伏卒發兵搜之悉遁進次富良江北嘉林縣別將由芹站西道至北

國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三

江府新福縣謀知左副將軍以雲南兵至白鶴遂遣驛騎將軍朱榮往會之輔用法嚴所至皆整肅秋毫無犯交人感悅其三帶州守帥鄧原等來降以賊情實告欲以老我師輔遂修軍三帶州招市江口伐木造船以遂師上知成國公薨即命輔爲征夷將軍而諭之曰昔者開平王遇泰北討卒於軍而岐陽王文忠代之遂鼓諸將滅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岐陽得專美前代也輔乃遣驛騎朱榮擊賊於嘉陵江北大破

之輔等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引軍而特爲峻下設重濠濠外復爲坎坎外皆殘墓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爲雲梯夜縋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鬪輔風具繪獅象馬面銜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遂進兵揭西都季犛急焚其官室舍卒遁入海分兵擊生廳潭令二江之援卒於是三江路宜江酒江諸州邑皆望風叛命輔自往江渚進兵悉薄其諸寨獲首虜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

國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天

斬其大將以下致萬人江水爲亦乘勝長驅自南州奇羅海口殺季犛及次子衛國王澄於海口山復獲僞主希及梁國王芮等將相大臣樞送京師盡平其地行求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爲交趾布政司設衛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振旅還京師論功進封攝英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賜諡參冠服玉帶上宴之奉天殿製詩歌以賜之褒稱甚至明年李澤之黨簡定復叛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

公晨討之敗績 上乃復命輔帥師會賊討
時有陳季獮者起兵以應簡定輔首破其鳴門
江柵進平廣成州走其將軍黃臣釗等大兵出
賊子開破賊於江鹵斬以萬窮追之抵太平海
口大破其酋帥鄧景異鹵斬甚衆麾兵縣福城
江轉神授海窮追之於美良縣山中獲簡定
及偽將相陳希葛等檻送京師伏誅復破賊
支蘇偽王阮師杓等二萬餘盡覆其衆上召
輔旋師時季獮鄧景異等竄海島復未悉也乘

開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五

輔之師卽朔衆復反使使乞降上授以布政
使悉改偽若欽者而盡食邪境自廣且不已於
是季獮與景異稱皇號大處上乃復命輔討
之大破賊於常月江俘斬數萬復破賊黨黎等
俘斬亦如之再破之於神投海生擒大將陳猛
等千餘人遂進逼上黃縣賊少保潘季祐以其
衆寬可插山遣子僚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
察副使領又安府事於是賊諸將帥守令皆請
降尋與黔國公合兵於順州與賊阮帥者大戰

於愛子江岸輔策馬先進薄其左軍破之都督
朱廣等復破其右軍遂盡獲其戰衆并列將五
十六人鄧景異以其腹心路暹壘昆柵輔追之
羅家江身逐險捫蘿而上抵其柵景異復遁至
叱蒲漆破其南岸柵飛矢連中其鳴遂擒之盡
獲其餘黨景異創甚不欲行陳之鹵首京師季
獮以其家屬走依南靈土守阮茶蒙斬以徇輔
遂卽指揮師旆以兵追之老揭傳請縛季獮以
許旣而匿之遂克其三關縱兵大搜以蒙母南

開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五

慶之地生繫季獮及其妻妻子女復遂得其身
僞相國驛王季裕及姊僞公主諸大將阮帥等
無一遺者悉檻送京師磔於市輔用兵持重有
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
不遜卽手刃之梟於棘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復有叛寇陳同湖與清化磊紅蠻合而作亂輔
皆捕誅自是終輔任惕息莫敢竊發矣上率
六軍北討召輔前後領左掖兵而進止機皆
密取輔決最後窮追絕大漠無虜上無讎

計所需輔套請曰願假臣萬騎騎給一月根必
爲陛下戮此虜 上壯之曰休矣吾不欲久

勞帥師旋至陰林川而不豫遂崩召輔受遺命

諸軍悉受節度 漢王高煦將反樂安心憚輔

而彼所親臣人叔青入約爲內應事成襲數郡

而王之輔即執以獻 上鞠之得其實而會樂

安之鄉人卒御史亦來告變 上謀討之謂輔

曰機事一以付卿輔對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

能爲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馳爲 陛下縛之

關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三

來 上口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卽位少欲以

威服天下耳及漢平 賜予優渥刑部奏決重

四 命輔同五都督府九卿審於朝以枉殺五

十六人上 詔獄而釋之囚之有審自輔始也

按王恭十操內柔虐焰橫張於羣臣無所不

凌侮獨慮重輔輔亦折節待之正統己巳振

袂 天子北禦也先強輔行然不使預軍政

輔老矣嘿嘿不敢言從至上木死於輦而其

仲子懋九歲而襲爵其後游歷華洋爲來者

六十六年爲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

十年三知經筵三監國史十主恩榮宴屢代

祀 郊 廟富侈爲東第冠後庭曳羅綺者

數百人以老病終壽七十五爾河寧王監恭

靖而生平無它技能以致重善爲儀而已是

遵何德哉則定興王之餘澤耳

評曰王始事太祖位掌武自援歸 朝積伐

而危霸僚復佐 龍潛之運誼雖不足其略

可稱也輔之雄武宏算信威荒微僭爵九命

關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三

冠秩三台赫赫具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

握憲之豎身膏草野夫豈耄昏使然耶王何

不以要領死爭尼 上之行乎又何不以病

辭而走死地乎常 文皇絕大漠時王自請

萬騎持一月糧爲陛下殲虜其勇壯之氣今

安在哉慮囚而雪枉者半百人明德遠矣宜

其帶彌山河千億萬斯年也

英公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

出戰泰將于某以風逆按部不出公勸衆力

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飲乎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乎我出而爾不繼賴朝廷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非爾責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曰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擁出斬於軍門

關外春秋

卷之八

大將

三

明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仍領都察院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又爲平胡將軍鎮宣府改征西將軍鎮大同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便宜行事加少保太子太傅贈太傅襄敏王公趙興寧伯越字世昌大名之潯人少補諸生長驅七八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慕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脾脫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縣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觀越進止與奏對數日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溫僚吏亡當可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而諸

道章素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益藉大
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以基為上然其色
不用而哨然曰安得如韓公而任之時
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
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
使升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命虜稍徙
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
計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緩輕騎
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南首百二十進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
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
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用是得數成功
名越復謀知虜滿都魯李羅毗加思蘭三酋自
河套渡而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
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
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
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
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

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刺至韋州頗有所
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
十九奪所酋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杖
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
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捷聞
再賜聖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
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
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
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余

關外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三

子俊為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
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
西廠得劄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
兵越乃謀於直以虜首西犯邊詔保國公永
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
越乃為直謀令永將大兵縣南路身與直將輕
騎縣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
在威寧海則還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
雪薄之虜俱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

七級南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王敗之於大武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七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劍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江而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紮直入罪。因

併紮越。詔削越官爵。追詰奏。徙置安陸州。越之敗歸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淵伯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謁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劾。冤狀會有為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豪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頗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為之。

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神鬼故不復持名
檢軍行過陝西秦王安之奏伎越語王下
官之爲王吹大久寧有以相辭否因盡乞其
伎女歸一日大雪方生地鎗使四伎抱琵琶捧
觴侍而一千戶詞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督
大喜曰寒矣千金厄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
而侑酒卽併金厄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
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予汝自是千戶所至
爲教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藥虜帳也將至

開名表秋

卷之八

大將

三

而風暴起摩躐日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
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
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咸推
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子遲濟田池射獵
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袁會家近
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貴召
寧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
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凡再薦
弗稱旨時屠蒲爲吏部德越而中貴人無吏之

以越名上遂許之陛見上慰諭有加進太
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亭夏延綏軍
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
事越至卽犒賀蘭山之別部行刺者殺之斬首
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
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
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
生憂倖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
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
官環列者

開名表秋

卷之八

四

按威寧伯與保國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
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列陣自問虜疑未
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
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
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躍擊無噍類矣結
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
聲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鎮耳噤
夫越誠良將哉

行、非、以、成、字、之、線、索、中、人、以、弋、取、功、名、哉、
然、前、是、西、北、文、臣、視、師、者、不、過、持、文、舉、議、論、
以、持、武、吏、之、短、長、而、已、未、有、戰、也、有、之、自、公、
始、驚、百、不、如、鴉、一、越、足、以、當、之、夫、上、所、注、
嚮、惟、中、人、非、直、不、伯、非、廣、不、起、枉、尺、而、直、尋、
宜、若、可、爲、也、至、今、西、北、遂、稱、良、將、母、若、威、寧、
者、楊、文、襄、王、恭、襄、方、之、茂、如、也、使、居、明、世、亦、
可、以、觀、筆、使、哉、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六

華行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論曰語有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則安危危分爲兩事將相遂分爲兩人可並重而不可兼任者耶稽古先覺相湯伐夏救民則公東征四國是皇夷谷卻萊侵地來歸三聖人德望參千古威名震四海卽心膺卽牙距執干戈以衛社稷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胤是而後代不數人亦不乏人或倏相而倏將或始將而後

閩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序

一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將固可變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乃詳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誠太子曰卽有緩急討亞夫真可任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既發至濡上趙海遮說之曰將軍能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海曰吳王懷韓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轍颺阨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走藍田出

閩外春秋

卷之十

文師

二

武關拒徠陽關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徠陽使搜殺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徠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鄒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出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兵高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懷傾道。使吳梁相禦而
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絳侯曰善。從
葉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懷道。太尉既會兵
榮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
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
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
楚兵後糧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
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
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神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
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虜之。
降其兵。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攻守三月而吳
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五年以
亞夫爲丞相。因病免。

按文帝勞軍細柳。亞夫屈天子之尊。伸將軍
之威。可見軍法嚴肅。不可犯也。故文帝稱其
爲真將軍。不然。晉鄙之兵。無忌得以矯奪。

信之壁。高祖得入卧內。豈非紀律不明。約束
不嚴哉。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
其亞夫之謂歟。

評曰。甚矣。人才計畫之所繫者重也。鄉使七
國之反。而用劉孟。又使吳王聽田祿伯之言。
則成。衛角之勢。又使吳王聽橫將軍之言。則
無絕糧之厄。天下事未可知也。而皆不用。條
侯之幸也。不三月而吳楚破滅。當十世宥之。
乃以買上方甲楯。召詣廷尉。吏簿責曰。君縱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神

四

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卒以餓死。哀哉。豈
亞夫有從理入口。即貴爲將。相不能免乎。神
哉。許負之相也。雖然。此景帝之失也。太史公
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

細柳營。亞夫爲真將軍。不候外威。不候降虜。
爲真宰相。而卒餓死獄中。何帝之不仁哉。是
時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主之威。挾
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決不瞑目也。故曰快
快非少主臣。帝本心畢露矣。但置載不置著。

是帝作意以規亞夫。乃亞夫怒形于色。
善處危機也。

漢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關
金鉞鉞曲蓋羽葆武鄉忠武侯諸葛亮
亮字孔明琅邪人家于襄陽西二十里號曰隆
中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
謂爲信然先王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
豈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伏龍鳳
雛諸葛孔明麗士元也徐庶亦謂先王曰諸葛
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王曰君與
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由是先王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
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
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
董卓以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
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
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

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

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與劉荊州。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若愛少子，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表卒，琦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爲曹公所破。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天下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劉豫州何不逃？」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

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
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
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
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
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驅弩之末勢不能穿
於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
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
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
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辭

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
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
拒曹公曹公敗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
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
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
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
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
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
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食足兵先

主卽帝位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尋領司
隸校尉亮刑法峻急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今跨據一州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
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天下土崩高祖可以弘
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威刑不肅蜀人自恣君
臣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
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著
矣曹公遣刺客見先主問論伐魏形勢甚合先
主亮入客失措急起如廁先主謂亮曰向得奇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辭

士足以助若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
而忤數奸形外露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墻
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法正從行亮
表揚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轉益
州治中初捷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
捷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
能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
咸服亮能書人之器用也及先主於永安病篤
召亮于成都厭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

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是歲魏司徒華歆等各有書與亮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

蜀外春秋

卷之九 文飾

七

乘帝者之勢卒就湯餓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千各以耆艾之齒承抵指而進有若崇棟稱莽之功亦將逼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宗之初述舊基奮廢卒數千摧莽疆四十餘萬於昆陽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孟德以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執窮處悔僅能自脫逞喪漢中之地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而二三千多逞蘇張說靡之說幸逢驪梵治天之

辭欲以誣毀唐帝調解禹獲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而于擬者哉後亮率衆南征詔賜金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在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新

蜀外春秋

卷之九 文飾

七

叛帥雍國太守朱褒夷王高定孟獲收開餘衆拒亮亮開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問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定易勝耳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素有廢殺之罪自嫌憂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初安故耳於是悉收孟獲等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

牛馬以給軍資。終亮之世，不復反矣。五年，
 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
 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愚以
 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得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
 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

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
 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行，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陽平。道魏
 延諸軍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
 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
 南趣延軍，而相去遠，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勅
 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大開城門，埽地却
 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遂引
 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拊掌大笑，謂懿佐曰：「司
 馬懿必循山走矣。」已而揚聲由斜道取郤，使趙
 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舉衆拒之，亮
 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應。魏令
 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
 違亮節度，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

漢中議以謝衆乃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爲
者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故初亮以諶才術
過人深加器異黑烈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
可大用亮不謂然以爲參軍至是殺之亮自臨
祭爲之流涕蔣琬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奈
何費智計之士亮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
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殆若復廢法
何用討賊耶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武勸亮更發
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
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投變通之道於將來
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
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踏足而待
也於是考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天
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
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
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得亡孰與
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
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
今賊適疲于西又移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
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
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
以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
州郡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遂并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曹操用兵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
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
潼關然後僞定一時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
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呂霸不下四越
巢湖不成任李服而復圖之委夏侯而敗亡先
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驁下何能必勝
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非年耳然喪趙
雲馬玉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失將寶篋等

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何以圖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昔先帝敗軍於楚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吳更違盟關羽敗殒歸蹙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還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猷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是時孫權稱尊號羣臣咸以爲名

體帝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久有借運之心國家所以略其憂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頓兵相持坐而待老使北賊得計非善之上昔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睡于我我北伐無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重還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時亮在祁山守

與葛中羽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終不出亮因遣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亮薨時年五十四及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蜀外志

卷九 文辭

十五

命葬漢中定軍山後主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忠武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府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景耀六年春詔立廟於沔陽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

所左右芻牧樵采

按武侯少有逸才英氣躬耕隴畝不求聞達祇因先主三顧草廬乃出而駑馳其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索所對之敵皆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勢故連年未克耳然其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也薨後黎民追思雖甘棠之詠召伯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冬米表

卷九 文辭

十六

用兵之道好高惡下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懿本長孔明屯五丈原故爲誰語以安其衆若果無事何爲受巾幘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也哉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軍深入敵境而魏師不敢攻軍民雜居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

許曰孔明之爲相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纖而不貶則政雖峻而人無怨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議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

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而高卧南陽自比管樂何哉蓋主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

外錄

卷之九 文粹

三

寓之言耳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紫父之詩同一隱晦也弊聘三往而後起狂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濟之耻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後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貳勸昭烈伐劉

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偏果何修而得此與亦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也朱繡之言豈欺我哉

武侯爲復主寫申韓管子六韜而宋儒非之不知人主不論撥亂守文要以智略爲責後主寬厚祿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

外錄

卷之九 文粹

三

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王正中其病此唐子西之言也篤論也攷先王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則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王遺命也

命約論孔明忠於先主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先主爲不當立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約蓋

未嘗見此論也。

關中王槐野嘗以蕭相圖諸葛武侯並論。而謂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出師表出而儼黨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者皆擺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伎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侯不得不勞勞則

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

三

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也。夫孔明豈不善用才者其相蜀也屬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史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誓焉而死於是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華華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難以忌彼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渡馬渤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銜亭之

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鄭侯律武侯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有聲

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

三

至而響應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逆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闕一世哉武侯平生用兵只是持重魏延自負勇猛每隨侯出則請兵萬人與侯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侯不許常謂侯爲怯歎恨已才之不盡不知依惟謹慎故先主託以大事也不

然猶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武侯卒不知之耶

孔子之人管仲特拈出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爲證孔明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以其無私也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于自取之罪安得不心服乎孔明可謂能用刑矣孔明嘗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伍昂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

主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孔明不聽魏延從襲中出徑取長安之榮而陽平城中自坐危險何也蓋惟平生作小心文止此一篇是放膽文也故敵人不得覩破所以爲英雄欺人耳蘇子瞻作武侯廟記云密如鬼神疾如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龍也此武侯千秋之知己與

魏崔浩曰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

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而以爲管肅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嚴威切法控制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推軻而反復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

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

主

人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此與陳壽所云略同朱周公謹謂三蘇皆不取孔明此言非也按子瞻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子由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二公許之至矣若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時已云荊州用武之國棄而

不取乃先主之失安得以之病孔明乎

朱子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用此字而青發之夫諸葛豈笨者邪按字書笨音奔去聲粗率也音書澤章太守史時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粗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揚用修云朱子字尚不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雪貴人相傳武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妻黃氏具麵項之麵具侯惟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所發還磨如飛運拜黃氏求傳其術後

參差表

卷之九 文師

三

變其制爲水牛流馬云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爾等久苦行役欲還歸者林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從者竟不得歸雲南管内有一城居民皆蜀人土官堂後中門甚位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運制徵其尊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矣苗民家家奉祀武侯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閒思

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遂其法

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跡可登顧東橋片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淺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

參差表

卷之九 文師

三八

晉太保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並
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前征討大都督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假節中書監驃騎
將軍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贈太傅廬陵郡
文靖公謝安

安字安石豫章人也父哀太常卿安年四歲時
黨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
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
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

謝安

卷之九 文靖

王

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
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
疾辭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
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
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
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
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山常性臨安山中坐石室
臨滄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
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

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無陷
邪舟人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
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
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
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少有公輔
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調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旣
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
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

謝安

卷之九 文靖

王

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
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
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
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
頗常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
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
看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病卒安投屣
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

所思頃之微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
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
山林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
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
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
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
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
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

國外春秋

卷之九 文辭

三

帝謚議以示坐肩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
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嚅嗒
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
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
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
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
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
王道子亦賴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
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安算

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成懷
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退之嘗與王羲之
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
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
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
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
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
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

國外春秋

卷之九 文辭

三

以甲仗百人人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
驍騎將軍錄尚書事因讓軍號於時懸象安度
亢旱彌年安奏與減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
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
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
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文等應機征討所
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
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

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同。基賭別墅。安常基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牀。上了無喜色。基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履齒之折。其婦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

三

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支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

桓據三州。便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基喪不廢樂。王坦之嘗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臺諂。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

三

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視于西池。獻鴈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未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蕭索而行。造汎海之裝。飲須經略粗定。自道還東。雅志未就。遂疾篤。上疏請旋旆。君子征虜將軍瑛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典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慨然慨嘆。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

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鶴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鶴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帛若干，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封廬陵郡公。

關外系

卷之九 文師

三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請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促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及至新城，築埭于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

按史稱安石有重名，又云衆服其雅量，然不言其將略如何，乃疆敵壓境，輒任元帥，亦不載其部署，偏裨應敵權謀。第曰已別有旨，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不敢復言，豈其事秘，世莫知也？與抑或史失于纂輯與？若但以矯情

鎮物目之。晉代薦紳，相沿成風，多如此矣。唐詩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亦耳食之說耳。

評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才兼將相，望繫社稷，斧戾資之以端拱，鼎鑒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文靖始居座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汗漫江海，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祓禊蘿蘿而襲朱組，去衡栖而踐丹墀，庶績用康，葵倫載穆，苻堅百萬之衆，

關外系

卷之九 文師

三

已職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免紏卵之危，斯爲盛矣。若園基賭墅以示閒暇，是費文偉之摹本也，烏足道哉？

羊曇者，太山名士，安之甥也。安最所愛重，安卒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謠子建詩曰：生存

處之而安之思德沁入肺腑者深矣。安僑寓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爲友。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夫無意處世者乃有心用世者也。備文帝所謂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已勘破隱衷矣。高松乃曰蒼生今亦將如卿何不戲而虐乎。自晉唐宋元以迄今日其將如卿何者此比是也言之可爲噴飯。

晉大將軍侍中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都護交廣寧七州軍事贈大司馬假審章長沙郡桓公

陶侃

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適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遂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劉弘爲荊州刺史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之亂強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環問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琨及兄子琪謀討以

陶侃表

卷之九 文節

三

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楊武將軍。屯夏口。又以琇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琇懼難作。託疾歸。侃云。侃怒。遣琇還軼。琇遂求歸於帝。帝大悅。命琇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侃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軼絕。久之。還龍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飾

三九

襄陽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胡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業之左右。侃卽遣兵逼業。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弼破之。時周顒爲荊州刺史。先饋澤水。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飾

早

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渴耶。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遣參軍王貴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間侯。便失荊州矣。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賊王冲據江陵。王貢遣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護進軍新冲。悉降其衆。侃召會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破侃督護鄭攀於沌陽。又敗朱伺於沔口。而部將張奕將肅於侃。不欲退入鄆中。侃惑之。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釣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遂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復率衆擊杜弼破之。敦於是奏復侃官。復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道。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趨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湘城。弼遂疑張奕而殺之。王貢復

挑戰侃通謂之曰杜預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頭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發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將逼江陵身詣敦別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康爲荊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逼西迎杜曾以距與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

聖

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等謀反或勸侃且往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爲降

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還百覽於齋外暮遂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遇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屬志勳力皆此類也太平初遷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王敦反以本官領江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師

聖

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平交州賊又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前布地反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

丁裝船其綜理微密多如此及蘇峻作逆與溫
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
不可爭鋒當以歲月習計擒之果戰無功諸將
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
壘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
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
良將也即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
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
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辭

四

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
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景陵太守李
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初庾亮少有
高名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
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請侃相謝侃遽止之
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王導入石頭城令取
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侃旋
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
郡公加都護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

鎮巴陵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
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遽將軍宋夏
陳修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
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
運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冒懷
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復加極
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
欲內隙會聘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
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辭

四

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
使其有地足下得以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
以定大事者耶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侃既至默將宗族縛默詣侃降侃斬之默在中
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
刃而擒也益畏侃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侃移
鎮武昌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代樊城破
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上表固讓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

子樊鄴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追贈大司馬假
審章祠以大牢策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載雄
殺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
中路不捨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
殷融諸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
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
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
初議者以武昌北岸有制城宜分兵鎮之侃每
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侃引將佐語之曰
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郢城隔在江
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
不堪命必引寇虞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
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
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
亮伐之果大敗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
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
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其爲世所重如此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帥

星

按陶侃惟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
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於已門侃見駭車
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盜來此施惶怖
謝罪故幕府將吏率競競推戴莫敢犯焉乃
王貴張奕皆其部將也而降于杜弢何不能
管其反狀耶豈明有所不及歟
評曰士行望非丑族俗異諸華拔萃陳落之
間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
懷遠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
關外春秋 卷之九 文帥 星
侃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衛
之責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
于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
折翼之祥恃矣
侃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
其八惟一門不得入問者以杖擊之因墜地
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有善相者師圭謂
侃曰君左手中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
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是

以都督八州，手握強兵，潛有窺鼎之志，非純臣之節也。李平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差堪補過矣。若腰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過於大內，此乃達官巨帥尋常事，而史以此致訾，措大眼孔小耳，不足爲侃諤也。

侃惡參佐以戲譚虞寧，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志投之。江曰：「枵腹收猪奴戲耳。」又惡小民不力農，見人持一把耒，熟稻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性至孝。」武昌號爲多士。

問外承

卷之九 文辭

三

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每飲酒有定限，常權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少進，侃淒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張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獨請行，衆咸服其義云。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十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子皇甫著

唐特進尚書右僕射朔方行軍大總管前檢校吏部尚書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同鳳閣鸞臺三品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臨右諸軍副大使贈荊州大都督宋國忠公唐休璟

唐瑋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

爲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蜀護山數賊多還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檀州都督崔智辨戰死朝廷議棄遼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檀州控河道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府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關

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臨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麹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欲陵死替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

關外春秋卷之十

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三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規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後嗟異擢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邊事籌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諸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誦楊再思

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諫知邊事知輩十不當一收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闥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三百戶封朱國公後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又以特進爲朔方

開元未秋

卷之十文辭

行軍大總管備突厥明年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辛酉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縣亘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賜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爲坐兆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之惟張仁愿議棄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漢南無虜患既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頗爲時議訾云

授武人每非薄文士而曰長鎗大劒安用毛錐此可以警庸人未可以輕豪傑也唐休璟授易于焉嘉運傳禮于賈公彥冲然儒者也而熟練邊事行師料敵未嘗敗衄盡在周道務崔智辨之上楊再思李嶠輩十不當一也武后雖女主而知人善任幾與太宗等矣評曰善策敵者輒云虜在目中此未可易言也夫虜變詐百出疑鬼疑神非明不足以料之非勇不足以決之若不能灼見其勝敗而

開元未秋

卷之十文辭

四

漫云在目中可乎唐休璟料敵決勝班班冊如守豐州定西土克蕤莽布支籌烏勒質悉如所策不愧名將矣洪源之戰所擊殺吐蕃士卒過當吐蕃來請和使者於御前願識其面豈可與後世妄自標榜者同日語哉功名富貴得意之處不可再得余觀廿一史所載將相若而人未有再出而能善歸者也唐休璟年踰八十鐘鳴漏盡亦可以止矣猶窺覷而希復用因見賀婁尚宮方用事附者

柳榮赫乃爲子娶義女故復起宰相宜其不免于評論也。况當國又無他毗益乎。休璟弗悟而後人誦之。後人誦之而弗鑒之。是使後人而復誦後人也。噫。

休璟爲相時。有高僧能爲厭勝術。一日謂休璟曰。相君將有大禍。然可以禳去。休璟懼。僧曰。當于早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爲曹州刺史。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訪於親友。得張某。卽日拜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

開外春秋

卷之二 文節

正

曹州刺史以告僧。僧曰。張君赴郡時當令求二犬。高大而神駿者。已而休璟以語張某。既至郡。果得二犬。高數尺。其臆廣尺餘。神駿異常。而又馴擾。乃以獻休璟。大悅。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早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同宿第中。命左右數十人執兵器立于榻側。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迨曉。僧呼休璟。偕尋其迹。至後園中。見一人卧地。

死。其頸有血。蓋爲犬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水下。仰視之。免一人袒而匿其旁。詰之。則云。某與彼俱爲盜。昨夕同來害相國。遇此二犬。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此。二犬蹲于樹下。欲視其他往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某死而已。休璟曰。爾罪固當死。然非某心受制于人。爾釋之。盜拜泣而去。然則史稱休璟行師料敵未嘗敗。或皆其高僧之力與。

開外春秋

卷之二 文節

云

唐鎮軍大將軍兵部尚書前右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攝御史大夫并州節督長史朔方軍總管右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贈太子太保韓國公張仁愿

仁愿華州下邳人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關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即敕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

關外春秋

卷之一 文師

七

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然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傳遷并州都督長史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蹙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庄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屯軍於

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下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城相拒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

關外春秋

卷之一 文師

八

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壘門曲敵嚴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有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塞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資養不貲遷鎮軍大將軍後加兵部尚書稟祿全給卒贈太子太保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接邊撫師賞罰必直

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
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
云

按仁愿爲侍御史時御史郭弘霸稱武后爲
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
武承嗣爲皇太子邀仁愿聯章而正色拒之
是仁愿未嘗効力于女主也及仁愿逐虜而
矢著其手后乃賜藥注傳則則天之御下虛
而仁也未有成心也

關外春秋

卷十

文辭

七

詩曰世知三受降城之名而不知仁愿之功
也何也默殿之敢于南侵者以漠南無屯軍
而河北無兵之搗其後也由此城而守則固
有此城而不置墜門而戰則力仁愿之用意
深遠矣元楷監子那足以知之豈惟元楷卽
唐休璟猶質質也信乎兵不易言也
天下有二柄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雖
相通而實難相兼也武則誇騎射而短于權
略文則優篇章而詘于經綸若夫宰相代天

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
用以丞弼非疆所能耶擢功名之地則綽
綽矣

關外春秋

卷十

文辭

十

唐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前涼州大夫前涼州都督贈太子少保代四
公郭元振

元振本名震魏州貴鄉人以字行長七尺美須
髯少有大志十六爲太學生家常送資錢四十
萬會有縷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
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十八舉進
士爲還泉尉任俟使氣攝去小節嘗盜鑄及掠
賁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召

國外春秋

卷之十

七

欲詰問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劔篇后
覽嘉嘆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
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共大將論欽陵請
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
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忠唯
吐蕃與默啞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
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
是也患在內者其涼瓜肅是也聞龍屯戍何
十年力用困竭脫其涼有警豈堪廣調發

國外春秋

卷之十

七

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
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
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都易爲我患亦國家之
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
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
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
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
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
等一旦分裂恐傷其意又言吐蕃久倦徭戍咸
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欽
誠能歲發和親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
怨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
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矣
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
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
始於南磧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
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當收豐斛
匹練易粟數十斛支度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

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捐碑頌德焉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全不疑畏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進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娑葛感悅更遣使獻馬駝牛羊甚衆制

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闐
噉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闐噉兵弱不支。
元振奏請追闐噉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
許之。闐噉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
悌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
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
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讐，
部落更存。闐噉然之，卽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
遂遣人問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紇處訥等，赴

客使就其謀元振上疏曰國家往歲不與吐蕃
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
國自有携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嫡庶競立
將相爭權自相剪屠士馬疫癘財力困窮所以
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
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道主人
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焉復得事
我哉往吐蕃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
則請分子闕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
關外春秋 卷之十 文節 古

亦嘗以倭子僕羅并發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
十姓而皆自亡滅蓋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
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册
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
何能歸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
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覓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
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
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族忿侵擾南導吐蕃將倭
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

關外春秋

卷之十 文帥

十五

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敵况今北有婆葛知虔
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於內
突厥連伺於外虔瓘等豈有幸哉疏奏不自楚
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關
囑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
副都護代元振領其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婆葛
婆葛知楚客謀大怒即發兵出安西擒換焉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關隘在計舒河與嘉賓會
婆葛兵奄至擒關殺殺嘉賓呂守素牛師獎遂

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
客復表周以梯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
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婆葛婆葛遣元振書且言
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關隘金欲加兵擊滅故
我唐兵而關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
怒詎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
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梯乃得罪流白州
而赦婆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
有勢而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

關外春秋

卷之十 文帥

十六

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開進同中
書門下三品封館陶縣男後爲朔方軍大總管
藥寶安定遠城尋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
三品睿宗詠太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
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省者
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賜一子官俄又兼御
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
宗講武驪山既三合帝親臨之元振遽奏止
帝怒軍容不整引坐蕭牆下將斬之劉幽求

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
胤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快
快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
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
不見其喜愠。

按人主銓敘流品。固不在語言文字間。而亦
可觀其所以。則天覽元振寶劍篇。卽詔示學
士。而後參軍進監丞。其儁才熱鳴。在世主上
矣。而元振之才。雅不負則天也。不許論欽陵。

開外春秋

卷二 文師

三

之請。而欲和吐蕃以間之。制東要路以絕虜
患。闕田盡利以致豐稔。計殺烏質勒而使其
子安葛知感。抗疏以明闕廢所請。不可從。朝
廷不省。遂至激變。宗楚客紀處納之罪。可勝
誅哉。

評曰。宰相於人主最親且近。歷代日爲心膂
之臣。安則同其樂。危則同其憂。未有人主焦
勞戡定。而密勿元老。可偷息于周旋之外者。
也。方玄宗詠太平公主時。睿宗御承天門。諸

宰相皆走。得元振總兵。扈帝事定。猶宿中書
者十四。昔帝德之。進封代國公。諸宰相亦知
愧否。但元振功顯節完。一跌不復。天奪之年
奈何。

蠻夷演鳥獸之心。難以化誨懷服。元振久戍
邊城。入爲同卿。安西酋長有虜而哭送者。旌
節下玉門。門去涼州尚廿由旬。城中爭具饗
樂歡迎。於戲。何修而臻此。與後之爲邊帥者。
當奉以爲模楷矣。

開外春秋

卷之十 文師

一八

唐中書令侍中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開府儀同

三司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守司空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

柱國晉國公山南東道淮南彰武軍三節度

使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鎮州行營招討使

贈太傅加贈太師謚文忠裴度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

辭補授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元和六年以司

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叛魏博六州於朝憲

關外春秋 卷之十 文節 上

宗遣度宜慰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郗迎起臨

受命且請徧至諸州布揚天子德澤觀人由是

悅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

坊使方秋閭廡大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

下邳令裴寰才吏也寰不爲禮因構寰送詔獄

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言

寰無罪上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杖小使小

使無罪且杖寰度曰按罪誠如聖旨但寰爲令

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上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

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

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

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人進兼刑部侍郎

王承宗李思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刺川事大

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刀三進斷釋刺背裂

中單又傷首度冒瘡得不死哄導驍伏獨驍王

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

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

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

關外春秋 卷之十 文節 手

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

曲折帝益信仗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

候蹕路疾愈詔無須宜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弩不解內外大

恐及度當閤內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

時尚苛伺中朝士相遇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開

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

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

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

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言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平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門下侍郎

關外春秋

卷二 文帥

主

平章事彰武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德意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

懸孤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涇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數進美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唯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

關外春秋

卷二 文帥

主

上疏云云以爲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卒承宗欲乎割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不之省度乃募運蔡鄆用兵以來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爲異鉞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

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
廷奏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
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
敎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暴橫過惡
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捷收國政
陛下若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
小禁聞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
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興兵以來蒙陛
下委付之意不輕遺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

關外奉表

卷之二十 文節

三

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
不顧矣表三上上不得已罷弘簡樞近職俄擢
稹宰相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
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
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
中爲度在朝而兩河諸候無不懷畏今居東人
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
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
卿始議謂度無援與且又外爲奸憒推抑慮帝

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
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舊儀聞
中華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咎帝以
度勳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務書問說傳以大
益二人遂願罷兵昭義監軍劉承偁慢劉悟舉
軍譁怒執承偁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
度曰臣素知承偁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
帝曰悟胡不自聞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
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

關外奉表

卷之二十一 文節

三

可悟聖聽哉帝曰前語姑置直爲今日奈何度
曰獨新承偁則羣盜破膽矣帝曰更言其次度
曰投諸荒裔可乎帝可之悟果出承偁昭義遂
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請軍盤互河北議
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權佞側目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
陽召逢吉還矣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
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乃出度山南西道
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奏屠牛元翼之家敬宗

臺使數幸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參決不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弃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顧牧不能用也時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耐安且示召期實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

開外春秋

卷二十 文師

三

端且請遣工五千助修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一重臣臨慰曰克融無恙而忤必將滅亡譬如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懼今亦不須遣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僭驕須還我當有處分春衣不謹方諾有司所請丁匠可速遣來已勅所在供擬此則賊謀窮矣若未能然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適來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受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帝曰善用

度次第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加門下侍郎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戶大和四年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媚度功乃共短損之又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時閔暨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

開外春秋

卷二十 文師

三

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譁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雖老神明不衰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旬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冊贈太傅諡文忠命京兆尹護喪度臨終自為銘志帝惟無遺奏勅家人索之得半毫以儲貳為請無私言會

昌元年加贈太師太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庶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惠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莽皆城遠令廟食五子識恐知名

按宰相位高貴重誠不宜附私人植朋黨然集思廣益武侯所以稱賢相也何至杜門謝客自蔽其耳目乎裴公因天下多故請于人

外奉表

卷之二 文師

手

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便翻却舊時案曰由是身任討賊卒擒元惡厥功茂焉然必先奏罷中官統監而後李愬得以特將自由耳若近日中官四出且得持監司之短長操將領之殿最而撫按反伺其鼻息莫敢與之異同矣任平章者裴公傳不可不讀也
淮西之亂以裴度爲元帥及召對上曰雋蔡

解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

一日萬里無所不屈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元老以摧狂寇冀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叨蒙大用惟慮一尤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扶以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不霑濡若不勝語上亦爲之動容

評曰憲宗討蔡前後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

外奉表

卷之二 文師

手

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自督戰遂平淮西非獨破賊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檢人腐夫乘釁銷誠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而後愚也用不用異也前史相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嘗云

白樂天寄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骨在只如初破蔡州時足證公之爲元帥年雖老而神

明不衰也

公討元濟時命封人深池濠得一石上有銘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公以示從事令辯其義咸不能究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逆賊成擒矣石銘是其兆也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緣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帥且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以肥去肉爲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

外春秋

卷之十文師

子九

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卒之士也且縮者謂直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已酉日當尅也公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公校其日果已酉也公益奇之推此卒爲裨將

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問者失色公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惟之夜半飲醉左右復白印在公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曰

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纔則復還故處時人服其雅量憲宗嘗賜公玉帶一圍公臨薨却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殄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退聞者歎其簡切公有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可想見蕭灑之致

外春秋

卷之十文師

子重

公未第時乘蹇驢上天津橋二老人曰須此人爲相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晉公風貌不揚嘗自讚小像云爾貌不揚爾身不長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夫子自道也故不旁溢一語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遂着卽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殯達皆此類也

宋恭知政事樞密副使陝西四路宣撫知鄆州

前耀州環慶路經略使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

參軍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寘府學服除

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

后崩召爲右司諫以蝗旱奉命安撫江淮還出

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是言事

愈急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

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

轄領五千人

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

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

也於是分爲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

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

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以河中同

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

之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五月塞外大寒

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况鄆延密邇霧夏西

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

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

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

望旗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

又請修承平未平等十二砦於是江漢之民相

踵歸業久之以與元昊退書降本曹員外郎知

耀州環慶路經略使改鄆州觀察使仲淹表言

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

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

恐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

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

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

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騎

三萬來戰伴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

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北寇益少

時明珠滅賊有勁兵數萬仲淹開涇原欲襲討

之乃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攻之必與賊表

裏南入原州西接鎮戎東侵環州矣若北取綏

夏胡蘆衆衆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

慶

州鎮戎徑道通微。可以無憂。其後細茶細腰胡
盧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有
傷夷。欲對徙仲淹。達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
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略。並駐
涇州。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
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
援。願詔麗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
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遂請
和。乃召拜仲淹爲樞密副使。復除參知政事。帝

閩外春秋

卷之十 文師

星

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十事。天
子方信嚮。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
稅。仲淹以爲茶鹽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
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山澤。及商賈。
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
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者。皆
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
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
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

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是召還。倚以爲治。
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裁
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與致太平論者。以爲難
行。自按察史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思。薄
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便。於是謗毀。積行。而朋
黨之論。浸聞矣。時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
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
簡曰。何爲極去。仲淹答言。經制西事。事畢即還
也。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

閩外春秋

卷之十 文師

星

蹈危機。豈復載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
自請罷。乃以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
病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類州。未至卒。年六
十四。謚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
楊光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
父。齋三日。乃去。韓琦爲經略。詔詩副使。時欲五
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持不可。尹洙爲經
略。判官。將命至慶州。歎曰。公不及韓公矣。凡用
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今何過慎邪。仲淹曰。大軍

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十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淹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淹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設窮則變。人窮則詐。理亦然。

閩外春秋

卷三十五 文師

四

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審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含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

見其家矣。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許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審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柰

閩外春秋

卷三十五 文師

四

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數曰。范六丈聖人也。吳中大饑。仲淹領浙西。發粟乃募民存餉。爲衛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儉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放生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其爲

西師時狄青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

按人臣立朝貴於謹密持重，不在乎風力自雄也。希文自江淮還，言事愈急，鋒鏑不太露，耶勾不才監司，裁抑任子，何更張之驟也。評曰：希文措置邊事，洵有才智，使其不汲汲於聲名，則宰天下與臨邊一也。何乃爲將則長，而爲相反短乎？使公終日伴食於朝，未必

開外春秋

卷之十 文師

吳

無補。何須日夜更張自苦爲哉？夷簡謂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一出國而誇毀得行，不能復安其位矣。

甚矣史之不足信也。韓范經略西夏，原未得志，及五路進兵，全師皆覆，任福死焉。西賊云：「何而心寒膽破也？」當時王堯仁上疏論兵，而云：「韓范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其後劉廬陵亦曰：「元昊寇邊，非韓范出而當其任，西處之事，何人能辦？殆所謂耳食者與？」

希文志在招納，故通書元昊，及元昊答書，語多不遜。希文對其使，焚之，朝議以希文不當通書，又不當輒焚。宋庠、高斯、希文、杜衍曰：「希文盡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乃薄責之，庠以文學致位，不知任事之難，史欄其練習故典，遇事輒分別是非，豈其然哉？」

使張繼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美收京之勲。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

開外春秋

卷之十 文師

吳

繼繼相業。又豈獨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大過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發，而才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天下惟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於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論也。

三立堂新編開外春秋卷之十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十三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

子皇甫

著

宋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都督建康鎮江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前少
師保信軍節度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觀
文資政殿學士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贈太保
加太師忠獻魏國公張浚

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
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議者知爲大器

閩外春秋

卷一 文帥

一

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
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
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
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
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
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聳東京關
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
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正如欲一飛冲天而

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叅贊公事浚
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力言之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
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
以浚同節制軍馬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收元赦
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宜未幾傅等
以檄來浚勸吳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鼎謀起
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泰鳳路總管
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急邀

閩外春秋

卷一 文帥

二

俊握手而泣因告以起兵問罪之意時呂頤浩
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登嶼書約
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浚分兵扼吳江上疏
請復辟傅等謀命浚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
未集未可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
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
熟張浚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
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
驚將士呼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

衆皆曰賊違我順。浚曰：「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忤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今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會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使。」

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既卿柳州，朕不覺莫覆于手，念卿被請，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退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闕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爲賊所執。呂頤浩等遽罷浚，樞莞，浚歸。高宗驚嘆，即日趣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瑒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瑒之謀，又乘勢勦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入朝，悻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傳正彥等死罪。浚奏瑒大逆不道，乞仲興憲翌日召瑒至都堂，數其罪，切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沿江襄漢守

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
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
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
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
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郾延號將婁宿
字董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
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以搜撓豪傑
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大攻江淮
浚卽治軍八衛及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

關外春秋

卷一文帥

五

帥兀術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據東南謀牽制之
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
急調兀術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
劉鈞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
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
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
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
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
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

帝手詔慰勉紹興初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
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術復至玠與弟璘復
連擊大破之兀術僅以身免至髮其須髯遁歸
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
調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
趙開爲都轉運使植吳玠爲大將守鳳翔于羽
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
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江淮亦
賴以安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

關外春秋

卷一文帥

六

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
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旣去國慮金人
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
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
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勉朱勝非而參知政
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
樞密院事浚旣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兀術
擁兵十萬于楊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

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輔治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緣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行

關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師

七

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因驪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追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嘆置之坐隅浚以

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撈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國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遣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謀報劉豫與子貌挾金人人攻浚奏金人不

關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師

八

浚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疾馳至采石今日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貌攻沂

中沂中大破之。猘麟皆拔擢遁。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遠。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行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以浚却敵功。制除特選。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使何薜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哀不

開外春秋

卷十一 文

九

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欲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闕然。愛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

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慮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蒙成功。禍自臣致。乞賜罷黜。上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警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咨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

開外春秋

卷十一 文

十

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鄧瓊副之。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浚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豫祉不行。晉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間。高宗曰。然則用起。檜由是憾浚。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聞

劉豫及鄆璣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項，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板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

國外春秋

卷十一 文粹

十一

方浚將論時事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嘆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後復觀文殿大學士判

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之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景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諂乃俟嵩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覺笑浚爲狂臺諫湯鵬舉浚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二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

國外春秋

卷十一 文粹

十二

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來乘輿所在而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見浚以爲從天而下無不以手加額浚至建康卽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

臨幸，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金、兵、十、萬、圖、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敏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同，浚從容言：「人主必兢兢業業自持，使清明。」

開禧春秋

卷十一 文節

十三

在朝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勢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浚薦陳敏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使卿及俊子杖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進舟山東，以爲吳、壽聲援。孝宗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範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卒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

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時金將蒲徒穆等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徵其未發攻之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擒二邑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

開禧春秋

卷十一 文節

十四

師紇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謀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譏浚之非。孝宗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

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召杓奏事。浚附奏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杓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春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召浚入見。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止誓書。而令通書官胡

圖外春秋

卷二 文辭

三

助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胡助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助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思退陰與其黨譟爲貽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棟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

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木爲閘。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夾戰之語。及聞浚來。亟散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尹樞馬方交章論浚。浚亦請解節。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罷。

圖外春秋

卷十一 文辭

七

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浚既去。猶上疏論尹樞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武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侬之耻。

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

傳本春秋

卷二 文辭

十七

當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琦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試構自有傳。

按張公駐節秀州。嘗夜坐。忽有客至前。出懷中一紙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公問欲何爲。客曰。僕河北人。粗識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爲警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此客蓋亦鉅鹿之流亞也。而公之忠勤義勇。有足多者矣。公翼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是機變之一端也。

傳本春秋

卷二 文辭

十八

評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懷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非庸儒之所敢望。及其懷卻勅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群言沸騰。妻妾踴躍而辭氣慨然。當日。上如彼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忠愛之心爲何如哉。時

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敢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也紹興六年七月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中興根本請帝卽幸之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浚遂薦秦檜授醴泉使爲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

閩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師

十九

密院事由是漸用事夫檜奸險賊徒包藏禍心帝知其奸榜於朝堂示不復用矣浚豈不知而汲引之哉況主和者檜之奸謀排和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之奸臣何前後矛盾也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罪檜殺之而不追究薦檜之人猶近日遼陽之陷人徒罪江夏誤之而不追究薦江夏之人豈政府有碍手者而模稜至此耶畢竟奉朝搢紳不從封疆起見而惟從情面周旋而已可勝慨哉

可勝嘆哉

書稱知人之難吾於張德遠而益信也岳公嘗論呂祉不習軍旅果漏洩軍情以致廊廡之叛嘗論項德不相下果交訟不已然則廊廡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死廊廡叛德遠不聽岳公之言所致也至以私恨殺曲端而衆心遂離富平敗衄自是陝西非我有矣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脩食焉

閩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師

二十

高宗嘗問魏公卿見想甚長成對曰臣子忝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於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年幾何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曰臣又失恃上慨然久之曰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嗚呼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悔其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矣天下不用張浚之

言殆不然也

宋少保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武安軍節度使
四川宣撫使雍國公前資政殿大學士叅知
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顯謨閣學
士知平江夔州二府敷文閣待制知大平州
兵部尚書川陝江淮荆襄路宣諭宣撫使贈
太傅謚忠肅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
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
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父死紹興二

年春秋

卷二 文辭

五

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
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
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
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
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
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糾納
之弊上嘉納之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
亮修汴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
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

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皆異之允文見遲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同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造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

蘭外春秋

卷十一

文辭

三

成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冥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河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

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權又自和州通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請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按東甲坐道旁皆擗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閔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

蘭外春秋

卷十二

文辭

三

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降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王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

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渡之，背曰：汝膽略開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

關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師

三

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惟已寘憲典，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州。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人楊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至京口，敵屯

重兵滁河，造三脾，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將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為戰艦，命張深守滁河，振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去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疑曰：紙船耳，一將晚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顧駐楊州

關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師

三

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楊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淪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費者曰：殺即主，與南宋通知歸鄉，則生矣。眾曰：諾。亮有紫葺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眾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噉使往，細軍去而亮死。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

任卿曰。虞允文。朕之裴度也。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王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玠議經略中原。玠進取鳳翔。復華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寶雞。比不可。遇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玠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

關外春秋

卷十一

三

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也。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率於同列。不能回也。隆興元年。人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

詔謂唐鄧非險要。可棄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卽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議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國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

關外春秋

卷十一

三

有所議。懼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玠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玠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濶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卽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上又爲之製跋。陛辭。復

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拔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如選、見公武、李熹，其尤章明者也。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會慶節。

國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師

三十一

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旦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

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還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還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

國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師

三十一

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求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師，賜諡忠肅。允文風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

有大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建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抗孫。

按采石之戰，不過敗卒數千，以破金數十萬之衆，以執以力，皆不難也。允文書生，獨能勝之，得非運籌決策，有大過人者乎？蓋亮已知

閩外春秋

卷十一 文節

三

舉國之人，不願戴已，亦知雍爲國人所立，然其兵已出，不可已也。且亮以貪暴殘虐御人，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兵未交而勝負之機已決矣。或以比謝玄、周璠、劉錡，吾以爲允文爲優也。夫謝周劉，宿將也；允文，書生也，使皆出師禦敵也，此則將命犒師也，特見當時事勢危迫，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耳。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預備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難，此允文之所以爲優也。

也。評曰：孝宗志圖恢復而宿將鮮有存者，中外倚重爲長城，獨下劉錡耳。當今亮之南侵，其鋒甚銳，而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許國之忠，炳如日月，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焉。雖曰天亡，實允文一激之力也。昔赤壁一勝，而三國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之形定。允文采石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元中書左丞相平章軍國重事前輔國上將軍

樞密使河南等路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
經略使贈太尉謚忠武史天澤

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
善騎射。勇力絕人。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
資治通鑑。議論多出人意表。其兄天倪帥真定。
遣護送其母歸京。既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
僚王縉王守道與天澤燕語曰。變起倉猝。部曲
散走。多在近郊。公能迴轡而南。不招自至矣。天

關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帥

三

澤毅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況未必死邪。卽
傾貲裝。易甲仗。南通。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
監軍李伯佑詣國王李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
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
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
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退阻派河。乘夜而
遁。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
甲輜重。軍威大震。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
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

仙奔雙門。遂復真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

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笑乃解扼諸贊皇。仙不
得進。義武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銳卒五十。摧
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義斌斬之。未幾。先
令謀者結死士於城中。大脣寺爲內應。夜斬關
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藥
城。求援于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
笑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
保西山。乃嶺岩。笑乃解僉民從賊。驅萬餘人將

關外春秋

卷十一 文帥

三

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賊所脇耳。殺之何
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
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憤諸岩仙之巢穴。急
攻下之。仙乃遁去。繼又取義尖馬武等砦。而相
衛亦降。庚寅冬。武仙屯兵於衛。天澤合諸軍圍
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
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
大軍合攻之。仙逸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
白波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虜

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峯山，乃命署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屋、雕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于陽邑。夏，帝北還，留睿宗總兵固汴。癸巳，春，金主突圍而出，令完顏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

關外春秋

卷二 文餘

三

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遷蔡，帝命元帥倭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柵，潛渡汝水，血戰連日。甲午，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經死。金亡，移軍伐宋。乙未，從皇子曲出攻襄陽。天澤先登，拔之。及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於硝石，天澤拔二舟載死士，直前搏之，覆溺者萬計。丁酉，從口溫不花圍光州。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千城，又破

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俘，督勇士四十人，交其柵，不踰時，柵破，復人懼，請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手授數人，麾下兵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南。所向克。戊午，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已未，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縱艦千餘，沂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舟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初，世祖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秋，九月，扈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詔丞相線真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蹙之。阿里不哥敗走。三年春，李璫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璫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豕，無能爲也。至則進說于哈必赤，日瑣多譎，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

關外春秋

卷二 文餘

三

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斬于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徐悉縱

降，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愼密謙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騎馬

關外春秋

卷十一

文節

三

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年春，與平章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杜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

武。勿殺掠，語不及它。幾年七十四，廟太尉諡忠

按古禮兄弟之讐不反兵。是讐之必報，止差父母一等耳。天澤之兄爲武仙所害，即傾資裝易甲杖南還，誓死不避，可不謂篤於友于者乎？夫天澤蒙古將也，而尚知棠棣之情，分如此，吾漢人乃有嗾兄之讐以爲吹狗，參弟之讐以報暱昵者，吾故曰：夷狄之有兄弟，不如諸夏之亡也。若擒葛鐵槍于盧奴，斬彭義

關外春秋

卷十一

文節

五

城于贊皇，賊慶山奴于楊邑，敗白撒于滿城，逼金主于蔡州，夸呂文德之戰，艘斬李璵于濟南，傳稱勇力絕人，信哉。評曰：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彝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

富貴勢威退避若將晚之者故能壽始
令終爲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儀曹彰云
天澤決策圖宋故其相元則爲功首稍夏則
爲罪魁但其遺表願世祖渡江勿殺戮則中
夏生靈賴以保全者不少庶乎厥罪可贖耳

三立堂新編岡外春秋卷之十一

文師

三立堂新編開外春秋卷之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著

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楊公一清

公名一清字應寧先世雲南安寧州父景中鄉試累官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六日生一清天順庚辰父致仕攜一清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一清甫九歲穎悟絕倫經書一

聞外春秋卷十二文師

覽不忘善屬文岳州同知胡昇大奇之薦于楚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書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于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壬辰登進士授中書舍人九載擢山西僉臬督學政初正學書院拔各庠俊秀命業于中親爲督誨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者聞者甚多內艱歸復補陝西副臬其政視山西更優所識拔士李夢陽康海輩最著入爲太常少卿遷南太常卿罷左副

都御史經理陝西茶馬一清親歷邊荒浚米利弊條陳機宜詔皆擬行茶馬大興天子以爲能命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撫鎮以下咸屬焉一清至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并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武失守虜衆折衝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人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僞兵連禍結內憂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

聞外春秋卷十二文師

之疾腹心之害也臣聞勞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積年早荒倉庫空虛餽餉不繼虜賊動輒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帑帑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綏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賊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管直抵寧州一帶邊城堡墩臺

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羣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二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辭

三

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蹏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

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墻挑塹爲言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辭

四

宜必惜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二年公言臣初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閑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而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一清遂引疾去位而瑾怒不已逮詔獄首相長沙李東陽力救得釋五年安化王寘鐸反命太監張永計之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

同行詔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宋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清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一清所能爲也。永伴若不知，緩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書璫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安從得間入一言乎？一清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卽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帥

五

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兄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一清，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卽頓首請。」上卽時召璫，執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僇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璫，璫誅柄用。公蓋爲所爲，呂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

覽奏，至璫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首卽召璫入侍。璫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璫下獄，竟誅璫等。璫誅，召拜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山東盜起，一清上平賊十一策，俱見。可進少保，兼太子太傅，復進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肅皇帝卽大位，復起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餘官如故。至是，蓋三往其部，曲舊技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畫視前稍劣，召歸，進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後策免。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帥

六

居鎮江卒。一清生而天閥，不能御婦人，無子，學博才雄，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總制歲久，得士卒權，虜聞其至，相謂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將無僞傳。因召虜人來見，果真，卽相率遁去。戚信之者，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也。羽檄旁午，頃刻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占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略無錯亂。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按文襄自童牙以迄通籍，結交海內名士，文

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政府，太原喬宇爲太宰，皆執弟子禮。終身不衰，公薨，喬自山西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督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在銓部時，疏救給事王昂，在政府時，疏救御史孟洋，又奏滇鎮守太監誣奏直指張璞、劉天和、王廷相下獄，公一一疏救，其存心行已光明俊偉，類如此。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審制兇逆之謀，堂堂乎大臣哉。

武皇南征，過其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以贈，凡十二章。肅皇爲世子日，獻王從容言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乎？問爲誰？曰：故大司馬大夏、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久已識之矣。嘉靖四年正月，以本官起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賜金幣及勅，比于趙充國、馬援、郭子儀，命巡撫都御史卽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闕，明年五月陞見，復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御製一詩賜之。薨于九年八月十四日，贈太保，謚文襄。卒之日，夜四鼓，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薨矣。

上以遷顯陵事問公，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獻皇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壞不可乃不果遷。評曰：弇州有言，文襄任邊重寄三，皆有聲，不爲相，當無咎矣。雖然，公能沮閣豎谷大用、陸閏之封爵，救言官孟洋、張璞等之逮繫，調停時局，保全善類，可謂救時之相矣。而又明于知人，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鍾就食，舉王守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于編戍，而總兵

漕運若伍文定之首倡義旅喬宇之捍禦擅都俞謀之總制江右皆儲材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者也至隆結張末以誅逆瑾不動聲色清君側以安國家古稱社稷臣何以加焉去國之日上遣中使賜路費蟒衣舉朝士大夫有祖於南郭門外者有祖於五里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公車枳不得行近古以來未有也若夫妻斐貝錦管營蒼蠅豈暇與辯哉當大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事者以公去刑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是書實肇于楊一清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遺官資賞金帛於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紛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其仰承主眷俯協輿情不可謂不駢蕃赫奕矣羅文恭述楊文襄爲相時有人饋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後諸邊將謁請留待左右而邊事公隨出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

有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不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一介不取可也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捐千金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

明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諡忠肅于公諡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曾大父九思仕元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諡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頎首美容止七歲僧蘭古泰善相見而大奇之曰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

閩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師

察僉事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擠之方誣攘問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怒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渠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不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授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諫風骨秀峻音吐鴻朗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領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

江西辯明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叔和買爲市廩宰謙復按懲之一方若潞頌聲滿道歸復偕錦衣官校搜捕官河之匿私隱者謙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危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而縛降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斬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父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

閩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師

治河南山西奉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掣以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調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常定時君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

盜有伏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爲我公死罪，幸赦我。」當入朝議事，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調，嫌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辭

十一

塿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瑩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飾，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極上下詔親征，謙與鄭瑩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瑩乃從治兵而留謙仍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鄭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歿，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撻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辭

十一

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閣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閣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薦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竊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卽

死亦不宜濫。郵報許。郵王既卽。大位出。

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扶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

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清卒。自益。司空宜併日。

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

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

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

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

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

關外春秋。卷十二文節。十五。

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

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

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

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

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劫。則治臣之罪。以謝天。

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理者以。

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

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

諸中貴人之見策者。繼土者。相軋未定。而稽紳。

士人多道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

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帝。

庾。稟。卒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

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

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

帝破紫荆。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壁。

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

是佐彼張也。亟授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

門皆有兵。均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

關外春秋。卷十二文節。十六。

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

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

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譟譟。上皇舉駕遠夜。

令人以大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

褒于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

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

而以微功賞。能無重耻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

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贖其幣。以款虜。而徐爲。

討伐計。謙前若故。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鑑指。

擢岳謫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役焉侮我而訛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譬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門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天矣以汴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俊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

楊善以奉使往而上皇返駕先朝處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謀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它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漢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僮獠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勳令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有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時已已城下之役石亨功不

如謙而得世侯爵心規之乃推謙公 詔予一
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
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
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關西
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暨子尚
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又不許乃置上
前後所賜璽書袍鍔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
加封謙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
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院董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節

子

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
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
尚方謙惶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璽書
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
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
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十
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
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
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

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邊計
一由謙相顧類首而已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
與吉禕等發南城鋼迎太上復辟英帝甫御殿
而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
舒良王承張未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
律論斬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
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
揮朵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志朴之明
日復醉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節

子

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俄
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
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謙有一子
冕自府軍前衛千戶教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
狀 上憐而復其官 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
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
所害在 先帝以知其枉而朕心寔憐其忠
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傅謚肅愍 賜特祠於其墓日旌功德

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諫爲文辭筆立就而以
古人功業自期若不肩也所存奏疏若干卷集
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按

景帝不豫石亨知其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
軫張觀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
迎上皇復位遂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
皇太后許之八月十六日既暮軾觀等會
於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入寇京師有貞

閩外春秋

卷十二 文節

三

以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軾首肯之有貞
復升屋覽步乾象墜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
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
稷之禍不成戚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鎗
開門納兵時已滿下四鼓天色晦冥亨軾等
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
至矣忽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
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
陛下卽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

朗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

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日入候
景帝視朝頃之南城鼓噪震地羣臣失色須
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尋僇于公於市
評曰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曰張
皇六師然非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也戎
衣一着於牧野之誓卽倒載干戈而包以虎
皮示天下不復用兵焉漢高困于平城唐文
寤于安市噫嘻危哉我高皇帝神武馭

閩外春秋

卷十三 文節

三

世彭蠡之後不復親征文皇帝躬率六
飛三犁虜庭而被堅馳輕與匪如角月犯霜
露以媒叵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天下悲之
宣宗之世將士精銳氣警瓊裘然使閭振
狎之而輕以萬乘委敵卽令黃屋亡恙紫蓋
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代而
征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履虎尾而幸免于
咥胡可再恃也夫人主據九重之沉沉尚不
能忘戒心今率然而臨廣漠寄命鋒刃豈不

殆哉。故土木之災。忠臣義士所爲寒心。
聖子神孫所當警戒也。

北地李夢陽爲于公詞記曰。謙死一時痛之。
云。鸞鷁水上走。何處尋魚味。而當虜之擁太
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
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
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變言曰。社
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
歟。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開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師

三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固。非有布衣腹心素。
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
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
機發。元助甫就。膺此醜烈。智不及避。勇不
及決。悲哉。

英廟北狩。蒙座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
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

機會是時。邴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

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
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
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
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圖許。示晉
不急君也。晉崇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
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
侯伐鄭。鄭伯歸。
已已之役。不急奉迎。太上爲景帝庇乎。

開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師

三

不知。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
不可爲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爲重。君爲輕。千
載而下。能幾周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
非也。易儲。君心也。相職也。于忠肅一本兵耳。
夫不錄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忠。肅何其
忍也。

公鎮河南山西時。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
以便益疾苦。歲饒。則冬書官錫糴民粟歸庾。
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糴。公私得和。瞻而於下。

尤利河勢將潰公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責以修補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當入朝議事人謂宜棄土物以充交際公笑而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曰首帕蕭蕭與合羣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辭

五

明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

總督雲南軍務賜金牌信符便益行事西巡

陝西寧夏甘肅等處改領平蠻將軍復領兵

部事加號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

祿大夫贈靖遠侯謚忠毅王公驥

靖遠侯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

徙東鹿爲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

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

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辭

科給事中累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

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

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廟僅僅循職而驥

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而虜阿台朵兒只伯數

侵益肆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

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

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

使安敬爲偏將黠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

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

可進引還。曹襲言狀。上審勅驥貴死狀而
優敬軍中以殉。驥故祕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
忽揮教下曰。汝奈何逗撓談大計。命斬教。而
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貴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
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約以賊小至。則
各自嚴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
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為副之。而驥特
為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謀。
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投蔣貴使為前鋒。而

國外春秋

卷十二 文飾

三

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
能成功。毋相見也。貴威奮直前搏虜。敗之。貴復
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問道兼行。三日夜。及
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餘人。斬首三
百餘。獲金銀璽甲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
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明日至亦集乃
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
黑泉而還。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
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

宜慰司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不
利。晟至以憂死。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
天下全盛。而世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
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命定西伯蔣貴為平
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
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潯行。賜
驥黃金幾半。細鎧蟒繡精衣朱弓矢。驥馳傳
至雲南。而貴等兵集。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
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丹保等率輕兵五

國外春秋

卷十二 文飾

三

千受之。因其眾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
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
副總兵劉聚聚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
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受刁招漢父子。虜刀門
項斬五萬餘級。上江平。尋敗其象陣於泥溝。驚
復敗其象陣於永毛。鹿泥寨。遂拔之。驥等遂進
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以大捷
聞。仍請留所部兵。昇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
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

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歷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械，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資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卿

三十九

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遠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

奉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政警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擒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亡何，西巡陝西寧夏，其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卿

三十九

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勅聚還而收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制于王，最富者檻送京師，修之，加歲祿百石，時禁私役閩人，俱令籍入官，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閩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侍

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等奉太
上皇於南宮而驪輿焉復領兵部事如號奉天
翊衛推誠宜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
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
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

按天順時本兵之權甚重而靖遠之材足以
稱之

至上之禮遇亦大優渥焉當其輟部務行邊一
切便宜行事及功臣還朝而兼大理卿兼

關外春秋

卷十三

文師

三

食其俸今有之否麓川之役瀕行而賜黃金
介冑蟒緇弓矢今有之否師旋而上遣
少司農賁羊酒迎勞于數百里外今有之否
及再督雲南軍務賜金牌信符今有之否
而靖遠老且八十供張奉御頗奢幾與郭汾
陽王等得留闕六人云
評曰靖遠與濟武功三伯者皆材人也靖遠
材而欲武略則優與濟材而巧武功材而躁
其恭愷忍割皆有陰慝而靖遠差寬之矣不

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
世也吁可以知其無隱惡矣

關外春秋

卷十三

文師

三

明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徐公有貞公名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後改今名蘇州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射穎敏絕世。十三即能爲古文辭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耒耜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節

三

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挾上北伐且戡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邨王時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爲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爲使興安等不以爲然而尚書于謙延請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

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授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作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而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官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微還京師充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節

三

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請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玉矣若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爲言之上不答國子祭酒缺循以爲言上曰是徐理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望循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無何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隄決脩導沮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爲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而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窺河源遂踰清江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楊工而前所造卒依期至乃爲渠以疎之中置閘以節直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澤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漣淵以接河汴用平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師

三

乃泚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景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駁駁用矣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計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復夷耶遂與謀決南宮銅而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銜治河命則關

關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師

三

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石卽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上曰爲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爲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奉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

事賜紹興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軼等埒時上旣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猶不能平而私矚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爲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紕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紕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

閩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師

三

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拷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詰詞微禹勛功諱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有爲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我且歸而石亨益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按承平日久士大夫安于處堂絕未有講求兵法者有貞不待職而習之宜其見嗤于文俗吏也乃南遷之說雖紬而竟使之鎮河南人固不可無才哉必易勅得便宜而後發又募用太行羣盜而皆踴躍樂爲之用亦一素習兵法之効也更名以希進決南宮以要功比石亨以求封殖附從殺于謙彼哉不足道矣金齒之謫非不幸也諱曰占候之術微渺難精即精之未必盡驗也余嘗遇異人得異書窮年皓首沉酣其中而十僅得其六七耳遠左之魴奴酋之吳不

閩外春秋

卷十二 文師

三

幸而言中，先君每誠之，遂其作磨光堅矣。武功之占候果奇，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候國世之所謂不詳人也耶。

三立堂新編圖外春秋卷之十二

圖外春秋

卷十二

文辭

三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十三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子皇甫著

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項襄毅公忠

公名忠字蓋臣嘉興人也舉進士年二十二爲

刑部郎已巳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

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宣府足刺蒺藜數百不覺

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已改山東所歷多

軍功後九年爲陝西按察使會陝西饑不及上

聞輒發倉賑全活殆數萬計未幾以繼母喪歸

關外春秋卷十三文陣

陝人走數千赴關乞留於是奪制衷墨衰還

治陝凡五載徵爲大理卿行陝人復馳關乞

留甚懇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都御史

留鎮其地仍賜鈔三千緡時洮岷番亂擊捕降

其衆明年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

延綏又明年毛里孩舉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

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去陝土亢且鹵苦乏水

公尋故龍首渠濬三十里又疏鑿涇陽鄭白渠

灌田七萬頃後二年固原土達滿四怨卻指劉

清之倡擁衆叛旬日嘯聚且二萬據石城逆

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

巡撫都御史陳价以失事逮命公總督詣

道兵討之公至親振甲冑厲鋒刃陷陣入時虜

勢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前却伏羌伯毛忠

戰死公中流矢兵將潰公卽陣斬千戶退縮者

陣稍定會有星孛于台斗人人搖動營內外訛

言甚公曰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非笑

惑守歲乎而功竟以成是在戰不在機祥也我

關外春秋卷十三文陣

備之耳時同事者日夜望援兵甚急而廷議

方且濟師公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

扼其要足以困賊勝之必矣京軍脆弱不習戰

卽簡練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祇

取敗耳於是大司馬兩侯伯主議者皆銜公公

不顧堅壁持賊者且百日時時單騎過賊營諭

大義且陳禍福賊亦稍稍相率多來降者獨滿

四自計罪不得原日感驍騎挑戰或截出劫營大

小且三百餘戰當是時虜衆甚銳連號一呼雲

矢石雨下，公奮戰盡擊卻之。楊虎程者，
來虎必戰，慄乞宥死。公曰：「爾死何道？願不足污。」
我乃能自効乎？虎遂伏地，啞咽願受命。公卽
解金鉤束賜之，數慰約結以厚恩，遣歸爲內應。
已賊發，出戰。虎親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
城，斬首八千，級俘二千餘人，仍留軍戍之。明年
論功，進右都御史，會京圻大水，勅巡視順天
諸府，公爲振之，民賴以生者幾三十萬人。又明

湖外春秋

卷三 文解

三

年大旱，荆襄多流民。李胡子者，劉千斤黨，倡爲
亂，上特命公往平之。公至，兵二十五萬，聲言
勦捕，而實論撫散，因偏示山谷，衆感悟涕泣而
解散者九十三萬人。編戍者萬餘人，隨附土著
者三萬人，作斬其拒命者二千人。時有星變，言
官論判參殺人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爲國任
怨，未嘗妄殺。因力求歸，不許。又明年，討平野王
剛，小王洪召還院，已進別部。明年，改兵部
尚書，時拒瑞江直剛是爲朝臣，慶典大

欲百官莫敢睨，公特疏發其姦，及隨其黨。英
上震怒，罷直東廠瑛坐戍邊，有御史勸
旨直新進，上書白其能奉法，上惑之，直仍領
殿事，遂首搆公，欲寘之死，不得，得落職去。後七
年，諸奸相繼敗，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
二，贈太子太保。

湖外春秋

卷三 文解

四至六

載始克獲醜獻猷，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
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
薄之疑矣。
評曰：馬援征南，蒙惹茂之謗，鄧艾伐蜀，來檻
車之徵，從古闕外之臣，媚疾流言，非惟功不
見錄，抑且身之不保也。先是荆襄盜起，中外
惶懼，皆慮何日得寧，公肅將天威，克平通寇，
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誅戍賊黨一萬二
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人，四省境內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巡撫大同宣府江西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袁毅傳

公雍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幼穎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磨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証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吾兒也於是純坐極刑雍疑之縱跡得磨兒

關外春秋

卷十三 文師

七

純始自父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難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父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次誅無噍類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而大學士陳循者廬陵人也熟知雍才可大用言於上擢令都御史代寧巡撫焉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

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江西獨恃雍少安英宗復辟下陳循獄戌之雍坐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復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生直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人以一飯當之恐遇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累時今不生獨以生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還議事上喜雍狀貌晉兵部侍郎

關外春秋

卷十三 文師

八

英宗皇帝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問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日頗不理省務日還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且適也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士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

雍莫可爲者雍舊有過請罪勿計於是使使就
浙江拜韓雍左食都御史贊理軍務雍即日拜
命會衆議遂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
雍奮曰不然古伏鉞臨戎制閭外謂利國家得
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
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通分兵
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
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
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

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輔知雍才
軍事一聽雍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刻脩仁
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
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
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
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
哉既縛而執中利刃出通知問也悉斷頸散手
足剝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且曰

韓公天威也悉力拒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
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功
制詔卽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
六官一千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諸可雍
復廉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不兼委且勢輕互
避不便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威聽
約東雍旣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
捕窮黨與功最鉅晉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
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

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然盡法絕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
沁忌公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引疾乞歸薨年
五十三謚襄毅
授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
勝自戢叔敖曰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
從公會諸軍出東道平陽峒修仁荔浦諸賊
直抵大藤峽斬其藤置千戶所控賊出入刻

石紀功、班師、公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莅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摘詞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無愧經緯全材焉、評曰、宋熙少時多奇鬼神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惟故弗悉、二廣士大夫先生、每屈指公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公及王伯安兩至之、信然哉、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程襄毅公信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于河間、舉進士選給事中、吏科、景帝卽位、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勦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公不肯、疏言鏜小失利、卽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効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廟外、禦虜、且號令諸將、景泰初、使蜀、還言道過畿輔、民饑、乞賑貸、廷議奉迎、上皇時有饑、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偕同列會疏入、留中不報、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山東叅政遼東宣府故隸二藩、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

傅松喬天順初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
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管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
鍾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
言馬政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
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
部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建州首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
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
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

開外春秋

卷十三 文師

一三

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會虜字來欲寇
遼東憲公提兵出境屯三月遼東總兵海寧
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
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
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減霖寇
深遂劾公惑外臺官潰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
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少司寇
憂去成化初起爲少司馬當是時廣川陝荆
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略皆中機宜先是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
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
告捷得實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
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大司馬督軍與襄城伯李
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
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山戎縣貴州軍由
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
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礮下礮石如雨我
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籠

開外春秋

卷十三 文師

古

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踣其後四
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
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
洞竅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
姓土僚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澶州衛
渡航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
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
卿言官論功上皆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
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關政言兵事可更張者

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遣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經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宜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典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公才

關外春秋

卷十三

文師

十五

雄氣果然沉思曲算顧不輕洩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迨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慾自檢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割田五百畝爲義莊贈姻書族人子敏政以奇童薦入翰林官至少宗伯按衛青有言人臣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故

天子賜尚方劍原以統攝偏裨諸將示不敢參差耳程公自出征迄班師不敢殺一人得聖人法外之意

評曰宋太祖命曹彬討江南懷中出一勅授彬而實封其函曰處分在其中潘美以下不用命者斬之訖江南無一犯律者彬還繼勅曰幸無愆事昨面授勅謹納還帝徐發封示之乃一張白紙而已太祖亦未嘗許彬專殺也說者曰高仁厚斬楊茂言張浚斬范瓊張

關外春秋

卷十三

文師

十五

輔斬黃中王驥斬安敬非歟顧主帥何如人耳輒近乃有賜劍在手恣意屠殺若割羊豕者蓋天性慘刻人也殆程公所云必有奇禍者乎

明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前少師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以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王公瓊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舉進士爲戶部郎中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許算額數嚴議凡天下兵馬數多家強弱及塞應夷險偏裨百才一覽悉計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上多遊伴饑民乘間起爲盜最甚者山東

外傳

卷三 文

三

劉六河南趙鐸蜀藍鄂江西桃源華林瑪瓊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計悉合機宜房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僣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師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與法便宜行事瓊才

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就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睚眦中人爲吏部大不稱肅皇帝卽太位言官論其奸狀有指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邊左瓊

外傳

卷三 文

三

既以就戍益大恨廷和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佞廷和釋爲民房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整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塹房既阻塹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

略密事相矛盾論者謂與議得云

按流賊之害甚于虜何也虜性野宿不能久居內地來則禦去則追可計日而奏捷也劉六趙德勝鄧韋盤踞山東河南四川江西之間倏去倏來備於此又突於彼我兵甫集彼即颺去非歲月可以數寧者也王公料敵制勝綽有成算不可謂不長於將略矣用王伯安以縛叛王發縱指示在亂萌未兆之先知幾其神乎

外春秋

卷三十一

文

評曰公以書生當伏鉞寄節制萬里立功邊陲重六師統百官威望禁重但恐陸全卿居已上擠而代之清議弗許焉雖然代楊文襄總制秦中諸軍其設施伯仲文襄于今爲烈矣

明提督軍務巡撫四川御史馬吳

公名吳閬中人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出爲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請詔許之亡何蜀盜監鄒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馬吳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吳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

外春秋

卷三十一

文

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路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西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棚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恩齊招諭賊

請降。而乞任制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襟喉。上達重敘。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即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墳。未幾。役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固謀嚮成都。吳以五十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首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逐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焚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搗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戰渴。峴南固薄。夜

關外春秋

卷十三 文淵

三

言哉

關外春秋

卷十三 文淵

三

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右都御史于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罷免。

按賊不難攻。而難得攻賊之將。如馬公攻伏兵。據山險。招土番。絕水道。賊株死不暇矣。允稱將才。

評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

三立堂新編聞外春秋卷之十四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明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公名伯溫字汝厲其先爲浙江衢人宋初日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父榮舉鄉試爲浙江藩司經歷公屢推恩自曾祖以下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振時嘗畫見寶塔色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補

聞外春秋

卷十四 文紳

一

諸生提學邵文莊公奇其文舉鄉試明年第進士受紹興府推官郡人呼爲毛青天當道判訴者咸求詣公爲幸或吏事疑似牽制輿轆轉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攝判嘗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其用賄入爲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羨日舟車耗息幾埒正算審投釐正必復故常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校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爲準鎮守太監

聞外春秋

卷十四 文紳

二

孫某往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爲奸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聞公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啜曰我聞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計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旣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愆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縋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檄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諍寇不可弭公移守升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稱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譴謗言不易

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邊比土曲防精鑒得人爲多。辛巳。世宗卽位。太監張鉞張忠十九人奸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汗奏牘冀得易辭。公上言忠。鉞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能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章輩同惡相濟。嘿與周旋。臣恐教習不誅。則明詔不信於天下也。疎入。中官爲之屏氣。

外奉秋

卷十 文粹

三

壬午。擢大理右寺丞。甲申。轉左。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檢屯田沒於河者。獨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公嘗在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者復起。奉勅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俄改提督蘇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俄

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誑誤復罷歸。是年。公始五十有二。而兩導人壽康無恙。歲時奉觴。鄉人咸聚觀榮之。丙申。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與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公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召公起復。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疎言朝貢不至。由真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舊且

外奉秋

卷十 文粹

四

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曰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勅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公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己亥春。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勅公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將發。賜大紅金綵飛魚羅衣錦

袋銀瓢刀箸各一公至邊簡將帥嚴關譟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而諸邊靖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捐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公謂昔之愼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五

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其年置官寮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上決意南征加公叅贊軍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加太子太保賜銀綺陞一子國子生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嗣爲陳嵩等所殺嗣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民舊臣鄭惟勝等

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勅公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止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故地郡縣之公既廣集羣策遣人宣布朝廷威德反覆利害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公以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詳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六

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顧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制辭極悲懇公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大審非羈縻遠夷之遠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侯命遣姪莫文明代請闕下公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

統使分治其地處惟贛等內地厚予田宅坊
氏之裔館之他州進公太子太保加賜銀綺
詔班師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公益
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二
慎舉劾三革騷擾四懲勢豪五省繁文六明職
守七正士氣八備兩造意以近世刑獄任情民
多冤死官司上下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制民
爲供張鈞取機利御史既不能辦奸僞日肆貴
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長請一一覺察如制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七

上報曰民不得所皆自司食酷所致御史舉劾
失實都察院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給事中
不能糾正國家何賴焉卿言切中時弊其令所
司務實舉行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
受賄公劾罷之朝廷紀綱爲之稍振北虜犯邊
兵部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
畿輔震恐公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猝無備欲
倣南都爲輔城以衛軍民疏上不果行十一月
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

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則
科條沒入軍士衣糧腰削日甚以是邊兵
不支敗衄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效
痛禁抑詞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
軍務管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
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游食緣以
招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
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
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迭逗遛自都指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八

揮以下新以徇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
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
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
者公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公善任人有
所咨詢虛已相下卽斷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
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尤轉不少執吝諸邊
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遣發無遙制之患甲
辰六月以一品滿考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
誥命上遣奉御賀俊賜楮幣少牢上尊十月

巡撫順天府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任罪公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國家事不少亂鄉人聞計無少長咸太息嗟惋公氣宇沈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公必有冀望然卒奉上得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然定潛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陣

九

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算亦其謹厚惠慈出於天性然也嘉靖乙巳六月卒年六十有四按中貴之性喜媚而惡顛善待之者亦得其力如楊文襄公之於張永王襄敏之於汪直真得駕馭之妙者也公旣窮達羅求而又身入孫監府中強爲宴樂大笑痛飲而罷是亦一法也蓋此輩朝夕在人主左右易以通呼吸而行威福卽不至沈困之阿王振魏談之阿劉寧郭陽之阿錢能屈

銓王雲鳳之阿劉瑾要當以和平處之夫惟剛不吐柔不茹若仲山甫之柔嘉斯盡善耳非脂韋軟美之謂也

評曰武吏之弊甚于文吏故大司馬之澄汰昭太宰爲尤亟也公理兵部事而九邊無債帥提督國營而簡罷游食嚴逗留之令清衛士之冗至今人稱毛汝厲不衰若安南之役肅將天威懷服南土功伐可與張定興沐西平爭烈矣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陣

十

公善形家言昔按楚偶至一邑見村落枌木翳鬱風氣完萃疑有異人居之迂道往觀將至忽聞鼓吹喧闐遣吏卒偵之乃一著姓老叟寄跡一百八十諸裔孫設筵相慶公大異之卽通刺拜賀焉甫至見里巷幽邃每行數步輒有衣冠士庶數十輩以齒敘後先遮道迎迓如是老稚不下五六百人及門老叟拱候公下車扶之並肩登堂再四慰勞各長揖分賓主而坐話間公喜其風景秀異乃命諸

孫導之徧閱一審公大加稱賞欲告別見陳設甚盛叟曰今日早老壽辰諸孫輩薄席卽獻大人爲他日遐壽之兆公忻然就席酒數巡公詢其庚甲云生於元末某年有劉誠意推算命數可驗尋思間法然泣下公檢閱其命紙至末句有云三句花甲滿臨死遇毛公公爲之愕然亟辭去叟送之至門公遣人偵叟則甫至中堂端坐而逝吁叟之福壽固奇劉之命數神矣此公親歷之事故道之詳如此

海外春秋

卷十四 文飾

七

少師華亭公言督學江右時按部道遇毛公以征安南召過其舟謁之語小洽毛公曰公來甚佳得無飢否當具小點心以待卽呼侍者捧大漆盤四其二盤裝炙鵝鵝皆大觔其二盤裝饅頭如盤大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掇之銀盤二使注酒長釀大嚼旁若無人華亭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于酒互舉無筭至暮愜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公下安南

還華亭亦已副八座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於鹿鳴宴諸生人陪二大白不醉

世宗御製送毛伯溫南征詩大將征夷胆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風吹金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莫能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庚有勞

海外春秋

卷十四 文飾

七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贈太保謚襄毅楊公博

公諱傳字惟約幼穎敏讀書能五行俱下十七
奉於鄉弱冠登進士授陝西葭州令調長安歷
官兵部郎中會肅皇帝南狩承天起閣學翟
文懿公爲行邊使以公參幕府起遼左至甘肅
行萬餘里所至輒有疏記悉得其肯綮至肅州
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文懿欲勿予不能予之
悉來者益衆無以應之公請文懿坐堂上嚴儀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帥

十三

衛詭諸番轅門外數之曰相公奉詔勞君若
等宜煩巢遠逐乃泄泄若此何也諸番咸懼服
莫敢仰視以乃釋之稍資其先至者諸夷落聞
之方懼以後至見讓莫敢復來文懿以公爲敏
入朝薦公才堪大任嘉靖辛丑壬寅虜數入宣
太山西公爲職方郎中羽檄旁午應機立斷其
所規畫靡不當上意指安南不庭廟議發兵
討之公請先之以文告會安南請降公謂小醜
不足煩王師宜許以自新因上便宜六事肅

皇帝用其策變人遂款服至今已從職方出爲
山東督學憲副陞參政丙午以食都御史巡撫
甘肅初罕東諸屬番畏土魯番侵擾避居肅州
境上久之其衆滋繁邊人患之公召諸番酋犒
以牛酒因語之曰若輩久羈於此既不能歸胡
不爲久遠計諸酋曰爲計奈何公曰此去某處
水草甘美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使若
等定居長爲藩蔽如何諸酋咸頌首曰幸甚公
乃築白城威虜金塔等七城稍給與牛具器用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帥

十四

諸酋率其部落數千人徙居之離塞遠者四五
百里河西益少胡患乃鑿龍首等渠墾田萬餘
頃又請以巡按御史兼督學政如遼東例富而
教之肅州遂爲重鎮虜畏不敢近塞間一入盜
將士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上賜璽書加獎
晉副都御史庚戌丁母憂西人擁道泣送車不
能行是歲虜大入薊薄都城癸丑起公兵部待
郎經略薊鎮築潮河川墩以遏虜衝簡將士汰
冗弱軍聲大振事竣詔遂留督薊遼保定軍

勝無何虜復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公援甲登陣督諸軍禦之架石彘射所殺傷甚衆一虜先登及雉我軍斬其屍墮虜氣阻乃退公募死士持火器夜襲其營一夕四五驚虜衆宵遁捷聞賜身緋衣一襲晉右都御史歷一子錦衣衛百戶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兵擊走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公在薊二年虜再犯俱不得利去乙卯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丙辰丁父憂戊午詔還本兵時尚未終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十五

禪會虜圍大同右衛急公倉卒奉詔率師援之墨綬而往虜聞公出關曰楊少保至矣遂遁右衛圍解詔晉公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暫留經畫大同事象牛心等墩堡二千八百餘座濬濠塹三十里五十日而畢會虜入薊鎮督臣被收又移公鎮薊公至虜遁乃召公還理部事加少保癸亥虜復寇薊督臣易之不爲備虜穿塞入至通州烽火通於耳泉日夜圍上守禦方略虜尋引去上怒而詠督臣乙丑以一

品再考遷一子國子生丙寅改吏部尚書皇上賓穆宗踐祚請錄忠諫舉遺佚獨通群放海內大悅丁卯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再歷一子國子生公疏辭恩座三請乃許其在銓衡所建論甚衆大率以錄舊德抑浮薄課功能禁競趨爲務以故遊談之士頗不便之左右倖臣亦不悅公遂爲所構謝政歸久之上寤乃起公以冢宰理本兵事萬曆改元詔公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十六

歷一子國子生所賜資甚厚癸酉奉命分獻夕月壇疾作扶歸遂懇乞骸骨給傳歸數月而卒年六十六上震悼爲輟朝一日賜祭葬贈太保謚襄毅

按晉地表襄山河其人瓌璋多大節能以功名自顯余燥髮即知嚮慕先達每聞先君言楊襄毅公在本兵久又徧歷諸鎮躬履戎行練習邊事江陵當國時每從公問今中國所以制禦夷狄之策及九邊險易將士優劣公

悉爲道所以如指諸掌故江陵在政府所措置邊事盡得之公爲多及公薨江陵爲志其墓有曰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受先帝遺託方欲與公同心協力共佐休明而公已矣嗟呼天不憖遺一老用輔英主情哉然其生平所建立成足以方駕往哲炳耀後禩矣江陵眼空一世鮮許可而欲欽揚公必有所以折服之者也評曰天下有大人有偉人其志翩翩其行巖巖卓然若秋峰之聳峙昂然若鷲舉之野鶴偉人也其志洞淵其行桓桓巍然若泰華之嵯峨浩然若滄溟之包容大人也要以間深奧衍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歸之世以爲衆父爲耆龜則大人較之偉人爲愈矣余觀公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陲則邊陲重國有大政議者盈庭或日中不決公繞出數語衆已稱善排大難批大節應手而釋欣慨尚有餘力九邊之士聞公來如見父母驩躍

鼓舞白刃在前不驅而起嘉靖中疆場多故肅皇帝以威斷馭下本兵將臣大者誅十萬斤未嘗終三歲不更置也惟公以數總上意眷遇之隆始終弗替在甘肅時嘗疏發威寧侯仇鸞之奸鸞被收下獄後更貴幸爲大將軍用事銜公甚深分宜當國縱其子干政願指百官公在本兵數以事見忤相與批根中之者屢矣而竟不得同其後威寧誅分宜敗而公望益重隆萬之間老成凋謝惟公歸然如魯靈光爲海內所倚此其品望功業有越在風格之外者矣嗟呼非大人而能若是乎公長大善飲噉每噉麪一甌輒兩舉筋凡十六舉筋而盡八甌大虜深入通國惴恐公時在部覆疏遣將甫畢食肥肉二斤許包子三十酒數升輒大睡鼻息如雷人服其雅量余曾晤公孫太史公世方狀貌不甚修偉彬彬然若江左風儀焉

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以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軍務以尚書協理京營戎政以右都御史兼左侍郎理部事以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陝西宣府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慶天張公佳徽

公名佳徽字肖甫少穎敏秀俊異凡見七歲侍父南溪公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素習者日誦書千餘言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

國朝

卷十四

文節

五

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詞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子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忽歛之而巨測若趙文子之談笑于衷甲周條侯之安卧于攻墨斯其亞矣玄子異其志二十三舉于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岩邑也時提帥林上寵張甚其所造詞事官校

與

董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

辟轉之至邑門門者執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置于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子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辟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項曰七首胡

國朝

卷十四

文節

子

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帑應賦金者二十曹曰提帥責金甚急可入賦致二百金來子之時丞簿踞踞儀門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微饒武者也始知爲劫賊亟進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鉄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衆復令一人

前忽躍而就之弊者出不意卽自到死群縛升者訊之各任敬算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拷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見刼時從容若無事者刼既解軒卧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時蜀當有吏部缺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時權相分宜子前已知之風公路而不得乃脫謂吳公是子故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公持之不得乃

蜀外奉教

卷十四 文節

三

遷公膳部郎以自解分宜假風靈變察諸官僚而公得請矣請而同知陳州遷知蒲州蒲于晉最雄其疆王貴家栴比而至遭地震之變廬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拊循之而威亦不廢若它所操攝則游刃解也超河南按察食事飭額上兵公益得發舒額毫之間謠如矣自是公望益重遷參議廣西人飭大名兵備爲副使分守甘州爲右叅政按察山西爲使所至有聲實吏民所頌稱山西之未幾而復超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以兵變聞道路洶洶爲梗公夜趨沿山屬九江兵使者使郵報安慶軍門且夕至矣會叛卒前已就擒餘黨謀外應者脅息不敢動而公自桐城走金陵任謂得其實則安慶之衛體宿重與郡守抗而守志隆以故南兵部出稍裁之而又嚴核其占役指揮馬負圖張志學張承祖忿投其舍人挑悍卒故嘗爲盜江洋者吳錫等張旗幟犯守守跳遂行剽人財帛

蜀外奉教

卷十四 文節

三

守已與守備設幾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搖公公不爲動詔逮指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卒得白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甫發江口而以內艱歸矣服甫除而召撫陝西未上改宣府之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鉄騎六百闌人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

拜戮之期見警乃以屬大帥錦倬建旗鼓縛入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入賴自誓不敢復闖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驛明年挾益賞公下令有浮于一併一肉者斬滿五乃構段柰台吉銀定倘不浪數千騎闖入邊有所殺略公移文順義王罰段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定倘不浪強僥答不能制于是廷議有稍益之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節

十三

曩者權在虜不得不中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者權在我顧乃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乎哉即欲有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鎮之力制之不効則治臣之罪慎毋使虜輕我上曰善虜既聞公治兵互相恐乃更還所掠人畜獻馬百六十疋牛羊橐駝稱之求勿解互市上謂公處分能惜虜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減省帑錢以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堡又城獨石半壁猶兒峪三城修南山邊牆萬六千九百四

十亦功倍而費省復屢賜金帛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驍卒之警督撫漸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群言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公部郎諱與二御史往解臂百端然猶責吳公狀始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遷于吳興亭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出鎮浙許以便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節

十三

宜行事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構俱有役夫司干配諸土著者募游手覓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情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吾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弗若謀之市滑相構詎爲亂而會佐卿坐他法郡囊三木以徇市猾相與篡奪之諸亡賴子益麋集行焚貴勢家謂庶幾廢役者遂破兩臺使門掠其衣裝以出使者

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問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令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發矣。速驅之。從吏徧徧無人色。公食飲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十人皆發弓挾烏銃以從。公血前臨橋而諭曰：汝曹母反，反則以天下兵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

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技馳諭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可贖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點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

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佐卿與焉。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武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

蓋陰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怯，而為之少寬，言於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是歲以進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胄子。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揚揚群卒間，且有所侵侮，群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吾曹尚徧徧也。公度是二

舉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與兵使者顧君
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于海而密以名屬徐
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振數而斬之餘
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
得若王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若食言群卒
咸股并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
疏聞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
劉玄子聞之亦曰子房之儔與趙文子條侯之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三

膳少年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既得代道拜
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右副都御
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公既至薊門申約
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
雪又似得春陽而嚮之也時遼左與大虜土蠻
近而開原故屬夷逞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爲嚮
導數犯邊遼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略麾
下有強兵公虚心寄之以二奴賊爲急成梁率
精騎搗其營斬二奴及裨酋四十五級甲首一

千五百六十三級肉馬一千七百三十匹駝羊
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稱賀加公太子
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子誥命金幣土
蠻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之大有斬獲賜蟒
錦衣金三鎰文綺四百戶之應襲者爲副千戶
公戒寧遠伯虜不得志出必更入喜防之寧遠
伯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
賊八百三十七級優詔進太子太保百戶之
進爲千戶者得世襲兵部尚書缺廷推公上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三

遲徊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試克讀卷官
歲決重辟當廷審秉筆者爲吏部而上忽以
屬公益重公也公爲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
有以稅文至者無不延納客氣益發舒或自詭
能得公意有所關說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中
貴人驕故以兵部爲外府公多執不之應以是
怨公臺諫乘而有訛公者賴上知之然公以
盛滿自抑恒曰功成名遂身遠天之道也吾家
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辭益懇始得俞

告歸而買田巴岳玄天爲靖廬延道士與共居
爲文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

按公爲諸生時卽習先秦西京言不上於黃
初大曆間多所厭咀矣及令滑邑多暇乃益
爲歌詩而李于麟守順德爲比壤于麟郎刑
部時與王元美吳明卿徐子與宗子相梁公
實歌詩時倡傳于人人公意艷之乃謁于麟
出其詩爲贊于麟大善之折節與鈞禮然公
益心儀于麟矣當是時世皆以文人目公不

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王元

知公幼而好譚兵爲令而計禽巨盜爲帥而
計斬亂首劉玄子所以贊嘆爲子房之儔也
公亦自云吾師吾家子房也

評曰明興以來稱文武者輒稱王文成楊
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于武而文襄疎
于文非公比也公之所就大矣哉
肖甫爲人深沉雅靚藏用不露是以能定亂
也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如蜚公單車直入
拊然而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

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此兵法
也速而能審緩而能密此將術也嗟乎安得
張公起而與之譚兵法將術哉

明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少保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督河道兵部左侍郎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贈太師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襄毅李公化龍

公名化龍字于田七世祖瑾著大名長垣縣籍又五傳而為棟公之父也娶吳生公吳夫人妊時夢玉柱立庭中麒麟入懷公孩提穎慧絕倫讀書五行俱下此特屬文出人意表補諸生太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三

守永嘉王公奇之與南樂魏吏部齊名中癸酉試第二人明年成進士余先君同年也除嵩令均徭平訟與民休息犯三尺不貸嵩太治公年少世以方子奇治阿公擢南繕部主事已移南吏部與同郡魏中丞吉水鄒給事嶺南唐文選友善於書無所不闕六籍諸子史外天文地理風角占候皆精爲詩文不規規古人談諧杯酒揮毫數千言已遷河南督學僉事有能聲未幾復遷山東督學副使治一如中州河洛鄒魯間

士斌斌如也累官太僕少卿右通政會逮警押至兵食彫敝廷推撫臣衆遂巡莫適任以屬公公曰事君軍旅不避難叱馭而前首請補缺餉給阿馬無以營馬供郵傳明斥堠嚴偵謀控要害籌攻守終日凜凜如對敵狀日與新帥董一元詣營中選練刑牲以血漚酒飲諸部曲而誓之臨敵選懦者有如此酒士人人真得一當報公而遣虜土蠻子卜吉速把亥子把鬼兒其族炒花花大最驍悍分東西道期廣寧南合國

關外春秋

卷十四

文師

三

公語諸帥諸虜環視我不戰益取輕勢且無遠矣一戰而遠可存死猶爲之況未必死乎卜彥衆數萬難與爭鋒所馳馳在右屯右屯有備足自保東虜炒花把鬼衆財萬餘併力禦之必敗偏敗西可不戰走也東虜五日不出公策之更進二日虜合我兵奮氣將何以戰下令退兵伏鎮武堡虜至見無兵鼓掌而笑率衆疾驅過之未半伏四起呼聲震天地虜駭而奔斬首四百有奇棄駝馬牛羊徧野幕帳甲冑山積明日西

房張亨盧城隅指麾傲睨又分衆犯懷武綴我師而我奉令守者築堵濬濠濠外多品字坑攻五日力殫莫如何公復募敢死士數百人斫其營虜懼而却又敗之靖遠敗之高平敗之黑山大敗之什方堡於是虜伏不敢逞酋長乞市許之羈縻不絕而益修內治堅右屯之守厚家丁之餉有功若死事者賞之遣人歌舞於塗高枕卧矣上褒公功晉右司馬任子世錦衣千戶而公念兩尊人甚遂病力請歸無何播賊楊應

萬曆春秋

卷十四

文節

三十五

龍叛上即家拜公總帥六月兼程入成都賊屠茶江城泰游房嘉寵張良賢死之公奮志剪威顧兵力尚單以計緩之故移文詰責若將撫者而厚集兵八路路各三萬四川茶江路屬帥劉綎南川路屬帥馬孔英叅政張棟護之永寧路屬副帥曹希彬合江路屬帥吳廣叅政謝詔護之貴州分烏江沙溪平越三路屬帥李應祥按察使楊寅秋叅議張存意護之湖廣偏橋一路屬帥陳璘按察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護之

諸偏裨郡邑長佐取便宜更置轉運芻粟舟車千里絡繹不絕上賜尚方劍公登壇誓師所不同心戮力者殺無赦計賊穴海龍圍必負隅老我師而柵木山羊簡臺諸峒爲週逃藪也峯山崖門桑木諸關爲門戶法當先斬關責在屬矣賊恃偏橋外九苗遺種爲援必掃四牌遺三渡然後圍可攻也貴州夷狡而兵寡軍興不給水西與賊唇齒無令鈔賊責在楚黔矣公密授方略諸爲賊守者殪之順則貸之及破柵木羊

萬曆春秋

卷十四

文節

三十五

簡諸峒乘勝衝桑木關拔之又破賊金子垣峯山關薄崖門力戰于水牛塘據三關山山高海龍數十仞我踞高瞰下賊列柵甚固我師死戰拔之圍樵汲路絕馬帥衝其前劉帥爲督怯曹吳二帥乘之遂破養鷄養馬諸城海門龍鳳諸關賊膽落扶妻子夜遁圍上而守鐵鑄圍會霖雨白日晦冥公下令急攻破之圍前重圍復熾賊弩矢雨下我師仰攻未即克而公奉太公諱慮諸將解體收淚草檄爲師期購敢死先登連

破長坎瑪瑙青龍毋氏諸圍入三度折白田下
令五帥分日迭攻破二城六路兵蟻附雲梯上
賊窘莫知所爲縱火自焚投繯死縛其婦若子
女若驚與無噍類矣是役也進兵纔百日獲賊
魁一生致諸小酋千一百有奇斬首二萬二千
六百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降賊一十
二萬有奇獲賊生口一千有奇招降民一十二
萬有奇拓地千有餘里露布以聞上御門受
俘告廟詔示天下從公議置府二州一縣八

開外春秋

卷十四

文節

五

衛一與中土等分隸蜀黔設元戎憲使鎮之先
是公以滿考晉御史大夫張請歸旌喪上聞
公賢勞許之然公慟不得奉父令以倚廬爲始
喪將三年河決運道阻廷議公勝其任上卽
家拜兼少司空行河使使敦趨上道公至力主
開河疏云河工疑信相半篤而論之其善
有六其不必疑有二計費可三十萬業已括餘
金發倉粟留漕糧不煩內帑而部署郎中副使
等官分任之按察使汪可受總考成云上從之

不半年河通增水驛設關啓閉以時漕艘與
官民船魚貫行惟嘆歡呼爲宇宙奇事適以內
艱歸歸又一年上諭內閣平播功大無封侯
伯者何以顯忠良之臣傳天下後世閣臣謂功
非一人夫非一人者將吏耳督臣寧有二哉晉
公少保兵部尚書任子世錦衣衛指揮使服象
龍服尋召公入掌京營戎政所條議四十二
事上從之權貴役卒乘馬盡以歸營營政改觀
矣尋晉本兵大瑞視武弁爲外府政以賄成公

開外春秋

卷十四

文節

五

榜其薦剡多寡歷歲久近於堂以次推用請寄
不行而摘其泰甚者千一空名勒歸里私門竟
塞虜王死三娘子老諸酋擁兵爭立馳檄諭之
而定當計武吏所斥大金吾督帥倚錢神附戚
賊者若而人又上防邊任將十六事著爲令三
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以善播後事論功
晉少師任子錦衣衛正千戶進一級世襲旨
下公不及見矣公體鴻大魁傑音吐如鐘四夷
觀聽形神俱肅助勦戎馬蚤見二毛比盛夏

次河濱。蒸濕腥穢。重以哀母。而時事多打格。磨
箸咎嗟。則病瘵矣。數請告。優詔不許。萬曆辛亥
十二月十五日薨。年五十八。遺表乞上相臣。補
大僚。銓臺省。起廢棄。諸軍國重事。上覽之。動
容。爲輟朝一日。贈太師。謚襄毅。遣朝臣造葬。加
祭若干壇。

按李襄毅生平。潤達大度。容人之過。惡聲不
妄加。僮僕劉帥。齎黃金玉帶。爲吳太夫人壽。
公奏彈之。終不檢其戰功。客造門。門無留者。

關外雜錄

終十日 文辭

三

座上常滿。詞賦方伎。輻湊並進。雖厮職乞哀。
必曲濟之。尤好獎掖後生。士執經受業。蔚爲
時棟者。鵲起。傾家廩食。里餒人。全活萬計。聞
公病。博額呼天。願以身代。有詩文奏議若干
卷。海內縉紳學士。所誦服。撫遼時。嘗謂諸將
吏。疆場之事。不可無備。一旦有不虞。不戒。虜
騎闖於互市之間。其何以制其死命。未廿數
年。而撫順之變。如公所料云。
評曰。公之功在社稷者有三。天下莫不知之。

而莫有筆之於書。以昭示後世者。當乎秀吉
蹂躪朝鮮時。廷議集天下兵力以救之。遼
當十一兵所逼。蹂躪甚于虜。倭使往來規遼
易與耳。然虜卒不能拔。倭斃頗我。倭卒不能
踰朝鮮。虔劉我。則以公在也。曾未三月。大創
虜。振積衰。掃積蠹。遺始可爲國家藩籬功。一
也。播酋再犯順。不深罪致討。惟事姑息。言撫
者十九。彼悉我寧。夏朝鮮之役。疲于奔命。目
中已無黔蜀矣。本西首雖陽赴義討賊。而除

外春秋

卷十四 文辭

三

觀望成敗。司馬賞格。以夷攻夷。能平播者。予
播。安氏頗垂涎焉。不知黔人所附。則安氏稍
益之以播。西南非國家之有矣。公所檄安氏
兵。與他夷兵。不及十一。安氏莫測意。嚮見公
用兵如神。奇其于播中不顧。督控縱送。惟公
掌握。而播始平。功二也。嘉靖末。可決以十數。
決旋築。築旋決。山以東。河以南。北畿之南。南
畿之北。民死于河。若死于治河者。以澤量。而
吳越江湖。漕粟沉舟。微調竭澤。不與焉。自公

開如河天下始知河之利不足恃而害則可避。破拘學、華沿習所爲救民命、節民力、寧止萬數功三也。余嘗晤蜀中監司守令經事公者、爲言羽書旁午、剖決如流、幕下文武將吏以百十計、各欲畫一奇效一策、以佐公、未出諸口、形諸牘、而公已做下矣。知已知彼、發必中窾、黯桀磨落、世以擬○韓襄毅而文采過之、諒哉。

國家五等之爵、原以待誅覓拓地之功、李公

國朝春秋

卷十四 文節

三

出軍纔百日、師不老、糧不匱、而唐宋以來數百年之逋寇、卽不敢望中山開平、視新建之擒叛王、威寧之襲零虜、其優尚何如也。夫新建無血戰之勇、威寧無開地之勞、而皆貂綿蟬聯、李公僅得金吾、不蒙胙土、何官家之媚功吝賞也。夫惟賞太輕、罰太重、斯邊臣不肯用命耳。

天下無事、重在一太宰、有事、重在一司馬、太宰如參朮、溫補之劑也、司馬如苓連、剋伐之

劑也。國朝兼長者惟馬鈞、陽楊蒲坂兩人。

近日其惟李公乎。李公若位貌均、必可方馬楊、惜乎天奪之年、嗚呼、人之亡邦家、殄瘁公之謂矣。

公督學汴梁時、每出輒有數十人扮輿夫裝、伺其至門、輒荷而行、曰、吾親病、禱于神、命我但見公輿、卽痊云。又士民家建齋醮者、輒立公一神主、曰無公主、則玄修不虔、是以知公爲菩薩、請向人間者也。今游于帝所、適復其

國朝春秋

卷十四 文節

早

本位而已。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十五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論曰安營有死地。出軍有死門。旌麾有死兆。士卒有死氣。總而歸之天地之死數。雖大智大勇大英雄大豪傑莫能逃也。然名將必得其死所。得其死所則爲死忠死義死節死名。當是時也。輒坤晦冥。風日慘淡。神嚎鬼哭。鼓聲金嘶。非無路可以求生。實無心再去想活。非馬革之裹尸。同豹死以留皮。好頭顱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

關外春秋

卷十五

一

是乃撐持宇宙之好漢。慷慨血性之男兒。儘所謂兵解非耶。竹可焚而不可改其節。玉可碎而不可易其白。千載而下。聞其姓字。考其實錄。猶凜凜有生氣焉。嗟乎。戚等耳。戚于戰爲快。戚于病爲祟。戚于法爲辱。若本欲戰而或掣其肘。本不病而或禁其足。本不扞支罔而或扼其吭。黑戚于奸臣之手。其爲戚最苦。最冤。而一腔熱血。結而爲愁雲。灑而爲淅雨。噫而爲悲風。轟而爲迅雷。上帝之所哀憐。明主之所震悍。貞士之

所嘆美良史之所褒崇。其英標俠骨。至今猶香也。余故取耿恭馬援等計人表章爲忠將而紀其行事。

關外春秋

卷十五

二

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遣發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具旂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吾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殺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

國外春秋

卷十五

三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袁努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隄防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碓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羌爲共丞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寶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太鴻臚國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恭是大忤於防及防遣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國外春秋

卷十五

四

嗟乎是難能也

評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
業○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
無從嗟乎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臂
于柯盟相如申威於河湟蓋以決一旦之負
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有十
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與半戶追謁龍
蛇之章以爲歎息

耿伯宗拜井出泉說者以爲鬼神佑漢後梁

外奉秋

卷十五 忠將

五

牛存節守澤州朱友謙叛附于晉與岐兵合
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鑿井凡八十
處水皆甘可食胡天不德而乃助僞梁耶若
宋种世衡董寬州之役鑿地百五十尺至石
不及泉世衡命屑石一春償百錢工復致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斯又以人力通神者夫

後漢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

援字又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郡督郵
送囚至司命府因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
北地遇赦四畱牧畜轉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
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處田牧至有
牛馬羊數千頭殺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
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
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

外奉秋

卷十五 忠將

六

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次
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叢使援往觀之援
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
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
將軍位賓客皆樂畱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
公孫不止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羈天下士乎因辭歸謂
蜀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向豈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

「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悅」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守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隴右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問外春秋

卷十五

忠精

七

援說歙曰「前到朝廷每接讜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獨遠多大節畧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歙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勳如節度又不喜飲酒」歙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令隴右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極陳滅歙之術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游說郡將高峻任禹之

「陛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謹惡之」帝自西征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隴右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照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逐軍至第一營衆大潰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秦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拜

問外春秋

卷十五

忠精

八

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援因奏為置長吏繕城廓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外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兵擊之至氏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千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

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
煩顧袁老子使得遊遊若大姓侵小民點羗欲
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警
言羗反百姓奔入城敦狄道長詣門請開城發
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房何敢復犯我曉
狄道長歸守寺舍其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
郡中服之援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
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
徵氏反攻於是置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

關外春秋

卷十五

九

劉隆爲副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
戰破之遂斬徵側徵氏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
侯初援軍還將至故人都出迎平陵人孟冀素
有計謀於坐賀援援拱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
同衆人邪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
之男兒要常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壘耳何
能卧床褥死兒女子子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
如此矣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松帝貴
婿也援自以我松父友不答松恨之三十四年

武都蠻夷反援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老之未
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遂據鞍顧盼以
示可用帝笑曰嬰雖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
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谿援
夜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
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耳心曠日但畏長者
家兒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軍至臨邛還賊攻
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人竹林
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十

水險從克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
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爲素日費糧不如進壺頭
搯其咽喉克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
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壁爲室以避暑氣賊
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
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介書曰前舒上
書當先擊克壺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
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佛鬱行死誠

可痛情前到臨城賊無故自坑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先是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軍還拔載一車爲種卒後諸者以爲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妻孥惶懼不敢以資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忠義

七

故人莫敢吊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書白援寬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錄松也書奏報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授試知書見之自失况乃慰援曰朱勃小器連成智盡此耳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責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白焉建初三年肅宗追榮諡曰忠成侯

按馬援騰聲三輔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

于時主將懷負禹之願蓋爲千載之選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澆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評曰語有之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新息有焉第年踰六表政願情養壽之時也而自請擊蠻夷何其可已而不已乎彼甲上馬據鞍顧盼雖復矍鑠哉有如老婦新教亦昧止足之戒矣若云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壯哉言也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忠義

七

援初爲書與諸將楊廣使曉勸器其言甚佳朱勃之上書訟援寬其言亦佳然援實侯之豪而移書嚴敎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不爲無意矣范曄謂其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施于人則恕自鑒其情亦明此言非也夫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革裹尸又何畏乎

議說哉

漢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荆襄九郡事壯繆漢
亭侯關公羽

公諱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好左氏春秋諷誦
略皆上口身長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亡命
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公與張飛爲之
掎角先主爲平原相以公與飛爲別部司馬分
統部曲先主與二人恩若兄弟則同林而栖
人廣生侍立終日公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兵至徐州公定計斬曹卽守下邳行太守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七

事而先主還小沛曹操東逼先主奔袁紹操用
程昱計賺公出戰困公于土山張遼以操旨說
之公報操云明公布大義于天下而速取自絕
非某之所敢知君猶是漢也某敢不臣漢哉所
請三事望君俯從敢拜嘉命之辱操悉從之公
乃引數十騎歸操操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
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于自馬操使張遼
及公爲先鋒擊之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
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關操卽表封公爲漢壽亭侯袁紹又復遣文
醜領兵直渡黃河據延津戰退張遼又戰徐晃
晃退走文醜沿河追趕公忽提刀而來遂斬之
初操壯公之爲人而祭其心神無久留意令張
遼以情探之公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
受劉將軍厚恩不可背之吾終不棄要當立功
以報乃去耳遂以公言報操操美之及公殺顏
良操知其必去禮遇加厚張遼屢進其誠意公
與遼書云魯仲連東海之匹夫耳爲齊下士然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七

且耻不帝秦職爲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
耶子且休矣忽南陽陳震持先主書至公覽而
哭曰吾非不欲尋兄奈不知其所也吾安肯事
曹公而圖富貴乎震云云公曰人生天地間無
始終者非君子也吾昔日已對曹公言及曹公
已許之矣吾已立功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
可不明白也因作書答云羽自幼讀書能知禮
義至于觀羊角哀左伯陶之事論張元伯范巨
卿之約未嘗不三歎而流淚也羽昔守下邳內

無積累外無援兵欲盡忠死節奈有二嫂之重不敢斷首碎軀死于溝壑也近自汝南知信昔日降漢之時已曾豫言今已有微功之報不容不從羽但懷二心天地可表云陳震得書自回公再辭操操不出公徐思曰豈曹公不容我去乎大丈夫既欲去不動非丈夫也遂作書辭之云某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蓋所以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計

關外春秋

卷三 王德信

五

利害謀死生也子女玉帛之脫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侯三舍意者亦欲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遂將累次所賜金帛一一封記懸侯印于庫中黎明逕出北門而去有蔡陽欲將鐵騎追公操曰事主不忘其本天下之義士也末去明白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程昱等皆不平操曰吾昔日曾許之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乃勅張遼驛馬請公少憩而自引數騎前來踐行公乃回馬立于霸陵橋上曰累蒙丞相

恩賜微勞不足補報異口萍水相逢別圖幸辭操笑而答曰雲長忠義之士恨吾薄福不能相從金銀一盤錦袍一領畧表寸心公卻金受袍遂下橋望北而去前至東嶺斬孔秀至洛陽斬孟坦斬韓福至沂水斬王植至滑州太守劉延不以貽雙應付遂至秦琪寨邊因彼語言不遜又斬之乃過黃河往北進發此是袁紹地界也公所歷關隘凡五處斬將六員公馬上自數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忠義

六

耳忽孫乾自汝南來云袁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皇叔先求脫身今已往汝南會合劉辟矣公遂逕走汝南操再造使齊公文遂行諸處又令張遼傳諭沿途關隘任便行公作書與操云劉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耳猶獨立不跪某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其志終小人下也使明公威德布於天下幹旋漢鼎窮海內外將拜下風沐高義矣獨弟弟弟哉至古城得會張飛忽蔡陽追至欲與秦琪報讐琪陽之甥也公怒斬

之尋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探定荊州先主自哭將南渡江別遣公掉船數百艘使合江陵操追至常陽長坂先主斜趨漢津適與公船相值得濟沔焉初先主在許與操共獵公勸先主殺操不聽及在夏口飄飄江渚公怒曰往日獵中若聽羽言可無今日之困也先主曰彼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乎先主欲取樊城公用徐庶策襲之及徐庶之母爲曹操所囚庶即歸曹而薦孔明以自代先主聞三

國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七

顧茅蘆而拜爲軍師焉公不悅及孔明用計燒新野燒博望而公乃歎服也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操操敗走華容道孔明令公遇其歸路公見其敗衄可憐卑詞求活有寬假之意又想昔日五關斬將受操之恩不忍加戮縱之使行天下義之張昭設計取還荊州而魯肅屯兵陸口各城使人請公赴會公慨許次日赴之關平諫阻公曰吾于千鎰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况吾魯學

萬人之敵業已許諾不去是吾怯也次日公至酒酣云公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一塊土相資而足下欲來收地耶因佯推醉曰公今日請吾赴宴非問是非醉後恐傷故舊之情遂與肅作別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封公等爲五虎大將公不悅云詩云漢中王與將軍如同一體可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寡也願將軍熟思之公大悟乃再拜受印公

國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大

開馬超來降作書與孔明問超人才可誰比孔明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時之雋熙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稱之絕倫逸羣也公美鬚髯故謂之髯公省書大悅以示賓客曰孔明知我忽蜀使至拜公爲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荆襄九郡事公受命遂起兵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龐德助仁德令匠造昇楯而行前至樊城三十里出言不遜公聞之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盡皆縮頸而奔龐德堅子何

亦來觀視吾也是時秋天霖雨霰泛漲公因據
圯水淪禁七軍皆沒禁降斬虜德於是梁郊陸
渾諸起義者擁衆逼受公印號爲之聲長威震
華夏欲遷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以爲圖
將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令權驕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公嘗爲流
矢所中貫其左臂臂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
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耳公便伸臂令醫劈
之時公宴會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淋漓盈于盤

國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七

器而公割炙飲酒言笑自若臂曰真天神也先
是權遣諸葛瑾爲子求婚于公公辱罵之不許
權大怒至是用呂蒙慢兵之計託病回陸口而
使陸遜卑詞讚美以驕其志遂襲取荊州而糜
芳傳士仁皆降吳矣操復遣徐晃救曹仁公不
能克引軍還是時方悔不聽司馬王甫之言而
嘆其中豎子之謀暗矣及屯麥城而救兵不至
夜走臨沮小路至夾石被擒父子皆受害權送
公首于操操以諸侯禮葬之景耀二年追諡曰

壯烈侯後漢書同如秦降魯終皆足也

按史稱關公爲萬人之敵爲世虎臣而嘗其
剛而自矜惜其大功之不就以爲公之兵不
先加于腹心之吳而先加于肝腹之魏不先
加于藏身背伺之權而先加于露刃面拒之
操故其勝魏也未足以強弱而其信吳也乃
反以自斃固也不知公始識玄德于草昧卒
然相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于崎
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厲窮於浮虜之

國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十

中而其義愈明蓋公之大節不以間關而廢
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時如者山岳澄
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斯其所
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評曰公自布衣應募掃黃巾若敗葉猷良梟
德若承蜩縛禁若擊鼠覆七軍若淹燈其跳
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問關萬死跡
故至于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噓漢燼于一
縷未盡之思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蓋

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懸結侏離之鄉亡能不心儀公者也。秦城之役公穆然而就寢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于玉泉之刹而尚沃沃也又垂五百年而爲崇寧再顯於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公其卹捍之靈與供奉之虔若相當焉世稱公

有口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有曰西臺廟

陵誠魔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有曰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者我朝神宗所加徽號也嗚呼公雖謫于一時而信于千秋矣夫繇侯而王而帝矣天子且不名而余敢名之哉是以特稱公云

關公之失荊州非公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公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借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扼其吭公雖勝獲于禁沒其七

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公保其能勝乎卽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公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荊襄爲公聲援公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役謀而江陵固于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出此孰非天也夫

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不然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至是時法孝直龐士元俱無恙擇一人焉與公共鎮荊州則善矣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相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生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陸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賤與歸命之嬖

而相後先惜哉

初魯子敬嘗勸孫仲謀以曹操尚存宜且撫
輯雲長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可謂有遠慮者
及呂蒙代屯陸口以爲公素驍雄有兼併之
心又矜其詐力不可以腹心待遂密謀害公
以快意一時不思吳蜀結盟所治何事而剪
其羽翼失同仇之義矣故綱目書孫權使呂
蒙襲取江陵關某走避權遂斬之所以歸罪
于權者其無翊漢之心而助操之惡也

國朝春秋

卷十五

三

小說載呂蒙設計以圖關公及得荊州而吳
侯大宴諸將呂蒙接盃欲飲忽然擲盃于地
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
鼠輩還識吾否吾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
三十年矣被汝一旦以姦計圖之吾生不能
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誠之鬼吾乃漢壽亭侯
關某也但見呂蒙七竅流血而死然則蒙亦
枉費心機矣關公雖死餘威猶烈也真天神
哉

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武侯首陳取荊州之
策而先主不能用也其後爭之于吳而不得
吳止分數郡與之及關公敗并數郡而失之
矣蓋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
吾嘗徧閱城外平曠寥闊乃戎馬之場可以
戰而不易守也或云先主當都于此而孔明
不力主之夫孔明精通堪輿而肯輕易定南
耶

人言死諸葛走生仲達以爲美譚不知死雲

國朝春秋

卷十五

三

長號殺活越權活曹操更爲美譚也特爲拈
出

關張不負先主先主不負關張桃園之盟其
可隻行千古也若是今日盟兄盟弟何待死
後卽生前已負之矣何況盟兄盟弟卽同胞
共乳之人無不胡孫也繇此而言桃園三公
真聖人也真神人也何可及哉

人生在世驚天動地事也要幹得一兩件此
後便可高枕而卧矣如雲長斬得顏良文醜

曹操孫權都不敢正而視。師周郎有意圖玄德見雲長在側。膽自碎矣。

楚人標疾易動。項王將之而爲張良所散。關公將之而爲呂蒙所誘。其潰一也。或曰關公項王之後身也。烏江之役。惘然有棄志心。故暗啞叱咤之氣。鬱而未舒。轉生而爲季漢之熊羆。麥城之役。慷慨有悔悟心。故跳盪彪武之威。飛而護法。顯化而爲佛門之龍象。然公回頭證果。超出輪迴。蘇侯而王。而帝。總是一

附外春秋

卷十五 忠義

五

尊伽藍。豈非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耶。

世言公髯中有一莖龍鬚也。故威鎮天下。鎮荊州日。忽大雷雨。其鬚騰空而去。而公之威望遂損。又初出軍攻樊。夢猪啗其足。自知不祥。語子平曰。吾今衰暮矣。年近六旬。雖死何恨。而善諛者曰。猪亦有龍象。然與否與。據玉泉禪師之言。雲長乃受顏良之報也。可見世上因果。着着不差。卽忠義如雲長。亦不能免也。世人何必苦苦放債。直待本利一時

俱到哉。

曹孟德畢竟是一英雄也。只待雲長一事。當時哀紹。哀衛公孫瓚。孫權劉表。皆以延攬豪傑爲急。誰人做得。曾想雲長在許昌時。孟德送金帛。送美女。送良馬。送戰袍。極其綢繆。求以結納。都不吝惜也。及一出北門。便斬他六將。雲長固是無可奈何。而孟德全不以爲嫌。反遣人送公文。又遣張遼傳諭沿途放行。非英雄而能之乎。所以華容道上。促保殘喘也。

附外春秋

卷十五 忠義

五

詩云。無德不報。雲長以之。若季世人情。噫。蟻辯隣有辱其絕網者。輒忿不可解矣。昆弟有管其廝養者。輒怒不可釋矣。勢宦之門客。衆生不敢唾斥矣。上官之差役。下僚不敢譙訶矣。故曰。林頭捉刀人。真英雄也。

余令山右時。曾移書解州守羅公。問關公有後裔否。荅曰。龐德之子。合隨鍾鄧伐蜀。破盡滅關氏家。而雲長絕矣。嗚呼。曹瞞漢之基賊也。而二十五男。至今沛澤之種。如狗鼠然。

其麗不億也。雲長漢之忠臣也，而解良之說忽諸。天道固乃爾耶？雖然千百世下，讀三國志者，每詈罵曹操，未有片香相貶，而雲長之廟貌，雖偏天下，所得孰多也？則謂關公之血胤至今未嘗絕可也，麗合亦徒操惡念耳。

隋柱國上開府僕同三司右屯衛大將軍汝南太守萊州刺史贈光祿大夫宿國武烈公

鐵杖

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頎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切，且逼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七

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減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送帥李陵遣兵杖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慈，行至虔亭，衛者悉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

斬從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

問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无

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漱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汝當富貴唯誠與孝汝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

此葉天圖配補

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尸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陪扈問罪先登陷陳節高義烈身殞功存典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賜贈巨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縛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

問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三

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諡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大夫于善誼襲官孟才字智俊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際素交厚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者該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臣聞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頤福宮邀宇文文化及事臨發陳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

哀哉

按麥鐵杖號武善走，失身羣盜之中，沒爲執。拿之隸，此貞士不屑與爲友者，乃浮江爲賊。所擒能殺賊而歸，豈所稱兼人之勇，脫身之哲，合併一時者歟？及除上開府，再進屯衛大將軍，每懷竭命之志，度遼而自請爲前鋒，若樂其死者，即虎痴蔑以加矣。嗚呼壯哉！評曰：爲將當有怯時，是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孔子彼之遼東之役，橋尚未成，何乃飛

問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三

身上岸而自送死乎？大丈夫果不當卧死兒女手中，奈何！旃性命而爲阿奴搏富貴哉！可以無死，死傷勇，此類是也。

古之將帥，雖有熊羆之姿，育育之勇，而適弗逢世，多辱身于綠林，如杜伏威、王君廓輩皆是也。然而一片禁鷲之氣，斐挫而不餒，飲有所待，而發奮爲天下雄也。麥鐵杖亦一壯士，當其抑鬱米起，亦安知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污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

快生平之心，非遇其賤惡能至此也耶。

問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三

唐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前左右驍衛大將軍沮江軍弓月道二大總管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京國毅公契苾何力

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爲莫賀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渾監陞多屬喝徙去熱海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并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

唐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三

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板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鬪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愆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搗其牙斬首數千級獲它索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

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詔將勸止及還帝責問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書省至十四年爲薦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始藏夫人與弟沙門在京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

唐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諸

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遠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庭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卽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武鏡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隨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臣

言狀帝泣下卽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可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諸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不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攜不戰而擒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自立國中亂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三

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乃爲傳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救驕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况於人乎卒擒之俄以崑岳道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畢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饒素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入

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殺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道攀萬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密時健俟斤合支質等以歸還左驍衛衛大將軍封鄴國公顯慶中爲沮江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三

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水合何力引兵譟而濟賊驚遂潰追兵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詰誤遂及翻動使衆貫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八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獨護其家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勃

所逐使子請圖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畧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也遼水引棘藋數萬衆據城何力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屢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三

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京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率財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毅始龍朔中司祿少卿梁修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修仁驚悟更植以桐

按契苾何力夷種也太宗物色于降虜之中繼爲將軍遂忠義許國拔刀割耳抗節賦庭

嗚呼豈非毅然烈士哉帝亦諒其心如鐵石不難拚一公主以贖何力王臣俱得之矣評曰夷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驚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也漢武帝時休屠王之子金日磾著忠節孝及病屬霍光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進爲光副太宗因何力得萬均敗狀怒將解其官以授何力何力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之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

關外春秋

卷十五 忠將

三

益多又非示遠之義斯人也而有斯言也其爲慎可步武日磾矣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十五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十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守皇甫著

唐御史中丞副河南節度使贈揚州大都督忠

烈公張巡

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迥異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不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事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一

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必爲國悻悻朝官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卑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僭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史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至雍丘雍丘令令狐潮已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因更解縛起殺守者迎巡入城

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初靈昌太守

吳士祇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於是乃舉充以

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

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心今出不意可驚

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

城以敢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

城設百樓巡櫺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

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

裹瘡關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二

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感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主志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固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說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

營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攻。遣勇士銜枚濟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中矢盡。巡縛營爲八千餘。破黑衣。絕人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而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三

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雷。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

召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所屬。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幾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號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載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霁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汙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至客郎。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四

中。訓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勒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延請。專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餉。戰具。前此遠將李洎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報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

無人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

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雷子琦聞復圍城

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

捐軀而賞不倍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

大饗悉軍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

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列麥乃濟師巡夜鳴鼓

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視城上兵休乃

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

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纒乘城招巡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五

陰絕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陌刀擊弩約曰聞

鼓聲而喬西侍衆不爲備賊上謀伏發擒之弩

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絕士復登陣賊皆

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劔蒿

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

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雅陽

殺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饑饉陽濟陰

遠同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

米一勺脫水皮嚮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瘡傷氣

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

吾恨不剖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

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灑令食之遠亦殺奴僮

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盡鎗弩以食賊將李懷忠

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蕃巡曰君祖父

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

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

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

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泣去俄率其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六

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

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

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

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縋馬馬上請決

死關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

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

旣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

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

淮明麾下也房紹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

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避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惜矢回射佛寺浮圖矢筈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貴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七

三千夜冒闇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半數百人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賊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

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而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扶其口齒存者三四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且得衆心不可留又以刃脅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閏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過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僊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遷王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八

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藁守雅勝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

有言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禦侮。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屬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

開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九

鄧景山四節度。倚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獨張滂。張建。封樊。見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繇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齊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顏杲卿。袁

履謙。盧奕。及巡。遠。齊雲。爲上。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齊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按大將臨戎。御衆。必須。卒定。一大頭。腦。方足以激勵士氣。聳動人心。余觀張中丞。初。率吏哭玄元皇帝祠。而起兵討賊。及六將以執不該。議降。中丞又設天子畫像於堂上。率軍士朝引大誼而斬之。是皆。卒定。大頭。腦。故士氣鼓。而人心奮也。是以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

開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十

勳。南霽雲拔刀斷指。而不惜。以故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食人三萬口。至於力屈城陷。與姚閭等三十六人同時遇害。其俠骨至今猶香也。許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丈夫矣。以疲卒數萬。要孤牆。抗方張不制之虜。屢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率掣首尾。厓清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遠。

遠後死。不爲屈。受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宗節付二人。昇名無窮。不待甯生而後顯也。

張公守睢陽城。孤勢感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云。逆賊祿山。迷逆天地。瘦滕開廷。臣被圍七旬。身經百戰。王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勵將士。詩云。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疑月暈。分守若魚鱗。屢厭風塵起。旋將白羽揮。崇創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疑。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嗚呼。忠義之情。見乎詞矣。

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士

唐檢校禮部尚書行軍司馬兼鄒知兵馬使前御史中丞知奉天行營事涇州刺史贈太尉忠烈張掖郡王段秀實

秀實字成公。汧陽人。六歲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按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胥討護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胥罷。又事高仙芝。後又從封常清討太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改綏德府折衝都尉。後吐

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三

番襲京師。代宗走陝。自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暉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納賄。賈名伍中。因白晝群行。巧誦於市。有不嘆輒擊傷市人。椎釜鬲。兇盡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不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辜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某爲都虞侯。能爲公已。

之孝德。卽檄晉付軍。俄而臨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譁。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還老覺一人持馬徑至。市門下。甲老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貽秀實。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臨出。秀實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止及副元帥矣。今邪惡子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三

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臨再拜曰。公幸教。臨卽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臨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臨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邪賴以安。始馬驛城涇州。秀實爲雷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

約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童之居外。請人不許。明日收捕并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下令曰。後從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吐蕃寇邊。我師不利。璿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皆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鉞之。俟東原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十四

列兵示賊虜不敢偏。俄而璿得歸久之。璿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璿幸秀實命。愿將馬頌主喪。李漢惠王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位於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舐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四之一軍遂安。朝廷卽拜秀實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素有人望。使

騎往迎秀實至。謂泚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之？云：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論衆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天子，與可也。泚然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共圖泚。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統領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偏之時，遣人論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駁谷驛，得待而還。秀實謂海賓曰：旻還，吾等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五

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請畢力相應。異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因語及僭位事。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罵曰：狂賊可憐，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泚笏中額流血，蟻而匍匐走。海賓等卒無應者。秀實知無援，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恨，詔贈太尉，謚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

員官，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

按成公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而後帝悔用成公之才未盡，晚矣。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六

許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夫一時奮不顧死，以取名，非也。大尉爲人，婉婉常低眉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詳觀太尉行事，如救高仙芝于恒邏斯，促梁宰之赴靈武，助李嗣業之戡賊郭晞之軍，償焦令諶之殺徙涇州之兵，治馬燁之喪，例用司農之印，當時亦不能盡

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二色。何哉。彼忠臣
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
而後儼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百歲後。其
英烈言詞。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李晟收伏宮闕。朱泚走涇原。泚忽馬上叩頭
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墜馬。良久
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
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將士
聞者。益懷異志。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義

七

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

大使前左散騎常侍朔方軍大總管改御
史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兼源州都督并州都
督長史安北大都護贈尚書左丞相清源忠

烈公王駿

駿。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受銜。檢擢明經
第。歷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
利。委罪于副將韓思忠。請誅之。駿以思忠偏裨。
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圖爭得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義

文

釋駿亦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
兵舊嘗仰餉銜承。駿始築羅郭。罷戍卒。埭江開
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遷朔方軍
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
洮。次大來谷。其酋塗達延以兵踵而前。駿率所
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
賊。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驚
疑。伏在傍。自相鬪死者萬計。而薛訥至武階。距
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駿往迎。

訥夜使壯士銜枚、磨突、賊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兼源州都督，又進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爲叛，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降者稍稍叛去。駁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欬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雖久必爲患。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衛以相應，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縢，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九

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也。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開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其

人勞，下策也。置之胡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駁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駁聞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駁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駁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等散保受降城之鄙，潛引突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十

厥內擾。駁盡誘而誅之，拜兵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總管。爾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駁討平之，封清源公。玄宗以官人賜知運等，駁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駁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駁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駁賣已，乃復叛。駁坐貶，後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

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賧以冰壯請畱將兵待邊手勅慰勉卒贈尚書左丞相謚忠烈賧氣貌偉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待下肅一吏人畏愛

按賧禦吐蕃則設疑兵以敗之禦突厥則欲從降者於內地以安之一則舍卒之謀一則長久之計也若不受官人之賜而引父子爲比賧之明于分義審矣

評曰史稱王賧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嘗考賧

閩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三

州都督周利貞欲必殺劉幽求賧不忍其無罪就戮故畱不遣後幽求得免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一張誣魏元忠賧獨上疏申救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合二事觀之亦可槩見矣及卒後王穉討奚於幽州言戰時見賧與部將麾兵赴敵則九原之下猶耿耿也天子嗟異遣使祭賧廟優其子孫云

唐檢校司空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兵工二部尚書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倪國公進義陽郡王贈太保李抱真

抱真字太玄沔廬而斷兄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懷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旣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陳鄭澤

閩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三

潞節度畱後旣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爲懷澤潞觀察畱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每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廩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招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嗣

位檢校工部尚書領義節度使田悅反圍
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斬
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洛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
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
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
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符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
引麾下遁也於是李希烈潛示李納反鄆而懷
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戡然橫絕潰叛
中離沮其姦爲群盜所憚與元初檢校左僕射

國外春秋

卷六

忠將

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
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
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
盜李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
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誘
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
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耻亦
惟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爭竊帝
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

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
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
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
退卧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
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
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
百戶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
皆卑辭厚幣雖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
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

國外春秋

卷六

忠將

三

謂不死可致因餌丹而卒年六十二詔贈太保
接兵法上將伐謀抱真請用汾陽王而解回
紇之兵者是兵法親而離之抱真馳入王武
俊軍而說之降以敗朱泚者是訓練澤潞之
民三年而成精兵故招義步兵爲天下最可
爲後世練土著之法
評曰李義陽之用兵沉而能斷當時獨以數
州橫絕潰敗中離沮其姦爲群盜所憚豈不
毅然烈士夫哉何至爲孫季常所欺乃欲升

天仙去也。初鶴羽。秦漢兩天子所不爲。而習乘之。殆大惑不解者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金石誤。餌三萬丸。已不能食。得醫少間。亦可猛省矣。事益三千丸。非自促其死乎。

章

梁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贈太師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衛指揮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竹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年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子。關雎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惟魏軍不從。遣彥章彥平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大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開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交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

而泣將引繩自經。日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糲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夾寨。聞彥

賊還。誅奸臣以謝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嚴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書地。自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述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莊宗愛其驍勇。欲全

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暮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非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按李亞子乃朱三之所畏也，獨王子明心常輕之，且爲鬪鷄小兒，豈不壯哉！夫破敵以三日爲期，是豈獨恃其勇者，以有成笑在胸中

關公春秋

卷之六

忠義

三

故倖起更添而羽兵趙德勝，困急擊破之，盡兵機貴密，以兵情實達也，所恨段煨使趙德勝子明書而上已書，遂致子明不賞而又落耳，小人之妬害功臣如此。至于兵敗力窮，引頸受戮，讀廬陵死事傳，猶令人髮上指冠也。前勝數語可勝歎哉。

諺曰：王乎明武人不知書，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考當時斬晉使以自絕，呼明宗曰：我豈苟活者，此在讀

書知禮義者未必能而子明慨然爲之，可謂得其死矣。

宋雲州觀察使右領軍衛大將軍鄭州刺史代州等處兵馬都部署贈太尉太同軍節度使

楊業

業并州太原人父信爲漢麟州刺史業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所獲倍於人嘗謂其徒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猶用鷹犬逐雉兔爾弱冠事劉崇爲保衛指揮使以驍勇聞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敵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旣而孤壘甚

關外春秋

卷十六忠將

三

危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繼元旣降帝遣中使召見業大喜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師還授鄭州刺史帝以業老於邊事復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帝密封橐裝賜予甚厚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孫小徑至鴈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望見業旌旗卽引去王將成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覽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

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閭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護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邊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太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州守將俟

關外春秋

卷十六忠將

三

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卽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州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敵之勢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若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

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侯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即與侯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先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三

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資戰功。方提貔虎之師。以効邊陲之用。而群帥敗約。授兵不前。獨以孤軍陷於沙漠。勁果森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舉徽典。以旌遺忠。冀而有靈。知我深意。可贈太尉。大同軍節度。賜其家布帛千疋。粟千石。大將軍潘美降三官。監軍王侁除名。隸金州。劉文裕除名。隸登州。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之用。朔州之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育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眾皆感泣不肯去。朔州刺史王貴殺數十人。幾盡。遂死。餘亦死。無一生還者。聞者皆流涕。業既沒。虜庭官其子延朗。延訓。延瓌。延貴。延彬。凡數人。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四

按遼耶律糾軫。開揚業出兵。令蕭撻懶伏兵于路。及業至。糾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前。

斜軫倂退伏發斜軫進攻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業但稱死罪而已蓋業初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遂陷然則業亦輕敵所致不得獨罪濟美王侁也卽夙有無敵之名難以脫矣但素得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歿則忠義之風榮可想見焉

評曰宋棄下太原之銳以師伐燕又遣曹彬

外華錄

卷十六 忠將

聖

楊業等分道伐遼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戒嚴哉狼牙之戰楊業爲斜軫所擒遼復故地宋自是不敢深入矣嗟夫業之死非戰之不善也非謀之不臧也非力之不勇也所恨以寡敵衆爲王侁所陷耳然潘美主帥也不能制一侁任意去留無如之何獨不記業臨行之言乎乃美僅左三官侁僅除名則太宗之誡失律之將爲太輕矣九京之下業未必瞑目也噫

宋兵馬副元帥知開封府前河北義兵都總管

贈觀文殿大學士忠簡公宗澤

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氏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調館陶封朝廷大開御河時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上書其帥曰天寒苦民功未易集需至初春可不優而辦上聞從之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市牛黃澤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

外華錄

卷十六 忠將

美

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獨御以聞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繇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命知磁州澤至繕城堡浚陞池治器械募義勇爲固守計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充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以致大

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會蒼輅曹輔賁。張封。欽宗手詔目京師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諂。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亟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初。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大敗之。金人復向圍德。又大敗之。

國外春秋

卷一六 忠將

三

澤兵進至衛南。先騎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

而勸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康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畱澤。潛善等沮之。除趙鼎。開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其畧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

國外春秋

卷一六 忠將

三

云。不得磨搗放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澤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薦澤。從知開封府。時敵騎雷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耻無輕重。並從軍法。繇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嘗

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願効力。遂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皆遣人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覲我也，尙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買勇思敵所懷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感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縱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圖恢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皆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飛犯法，

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繇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諛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兀術渡河謀攻汴，諸將爭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知，夜斷河梁道。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間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

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
遣步將李景良。關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鄆。遇敵
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
謂曰。不勝罪可惡。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
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
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
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
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
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聖

何祖勝從。貸之。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
爲名。請下令止勦王。澤疏曰。自敵開京城。忠義
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
越數千里。爭先勦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
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
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
致耳。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
處節義之夫。自照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
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

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
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至堂上。爲言契
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王。又滅而國。義
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効死。澤因是盡得敵之
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
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與其弟
世興將三十人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
一校。何能爲。世隆至。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
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世興佩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將

聖

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
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
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
掩其不備。敗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壅
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斮之。規
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
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
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遇。明日
誅海于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

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乎？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弼君父之耻，即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俟宿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免死，長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道河者三而卒。

卷一六 忠將

呂

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入。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閭勅率所。

敵命宗

澤造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自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瀋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真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亦必同心熾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詐之後，講吾舊好，以勸虜情，遣知幾辯。

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鑒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人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罪前後二十餘奏，皆爲潛等所抑，憂憤成疾，國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熾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進河者三而卒。

關外春秋

卷一六 忠將

呂

都人號慄，道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

按春秋時，衛靈公待孔子爲政，而孔子必先正名。蓋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宗公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曰：人臣豈有服緒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宮位，改元肆赦，心狀昭著，若邦昌者，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因勸進康王，卽帝位于南京，與孔明勸昭烈踐阼同意。

得至聖正名之旨矣。

評曰：方金人偪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公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實繇宗公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也。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公得毋往直前，無或阻礙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忌功，遂使公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惜哉！夫澤之易簣也，猶連呼渡河者三。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烈

望

是其愛君憂國，雖就木腐爛之際，而猶不渝焉。所恨高宗惑于僉邪之口，而不能竟其豪傑之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掩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嘗觀自古及今，國運之盛也，京師席居重馭，輕之勢故一旦有急，其禁旅宿衛之兵，自足以制猝然之變，國運之衰也，天下多窺關號澤之雄，武倉卒內吳，其除兇雪耻之憤，專望于勤王之師。然幸而有勤王者，尚可以解都

城之圍，而還之太平之舊也。宋至徽欽二帝時，腥膻雖已雲族，義旗猶自星羅。當時樞軸大臣若能駕馭得宜，當必鳩烏合爲干城，驅市人如蛇虎，而庸才淺見，措置乖方，遂令大下節義之士，垂首喪氣，莫效一臂之力，而反請下令止之，嗚呼！何其愚而闇于大較也。宗公在館陶討時，凡獲逃軍，卽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召與語，仍薦之。宗公可謂有遠見矣。近日逃軍化爲流賊，

關外春秋

卷十六 忠烈

望

捐軀八年，踰七省，使初發難時，有一人如宗公，法在必行，何至潰決如此乎？而今而後知老宗之不可及也。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十六

三立堂新編 外春秋卷之十七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宋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改河南北路招討使樞密副使武昌節制副公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檢校少保荆湖南北新黃潭州荆南鄂岳州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江南西路沿江六制置使鎮寧崇信軍清遠軍二節度使神武

關外春秋

卷之十七 忠將

一

後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借補英州刺史追封鄂王謚武穆改忠武岳飛

飛字鵬舉。福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

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召飛。飛傳以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銀騎三百往李固渡營。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奔至。飛麾其徒曰。敵驕。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

關外春秋

卷之十七 忠將

二

蕭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善汪伯彥輩奉卑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掩柴以取荆。莫敢
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矧然曰。君殆非行伍
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
盛多不敢進。飛獨引所部盡義士。止於新鄉。皆
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
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飛引兵益北。
戰於太行山下。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
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
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

附表秋

卷十七

忠將

三

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每戰皆捷。從
副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斃金將大破其衆。
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
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兩端而舉之。金
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
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
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
陣。賊亂大敗之。借補英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
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

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
與俱歸。時命充守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
守。兀朮趨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
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
結以恩。遣還。今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
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
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
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飛四戰皆捷。兀
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

關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四

混金營中。殺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攻淮西。
遂復建康。時孔彥丹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
據江州。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
張俊請與飛同討。李成賊黨馬進在均州。豫章
介均江之間。俊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
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
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背城布戰。長
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

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追斬成北走降偽齊張用寇江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善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建寇范汝為陷郡武江西安撫李回邀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

開外春秋

卷十七 忠義

五

饒青冠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入賀州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伴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人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尊食潛趨逃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

其皆奪二隘成又以衆十餘萬守達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時皮吉盜連兵定據循梅廣惠英詔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希復命飛討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投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湘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

開外春秋

卷十七 忠義

六

又欲自江西陸行趨西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制南郡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孽帝以諭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廉劄曰飛不擒賊不汝此江抵鄂州賊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超襄陽李成

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部署步騎各有所宜，而賊皆失之，是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躍入江，步卒死者無數。咸夜遁，復襄陽，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若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得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

關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七

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末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聚甲騎五千偏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合兵一戰而潰。廬州平，五年入覲，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

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擒其可乘者，招其可勸者，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置任上安。不稟王玠令，軍以此無功。飛難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岳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詭等

關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八

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疾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禦之賊奔港中爲後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衆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卓捨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

開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九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入日而賊平沒歎曰岳侯神笑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遂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之冠詔兼鄧黃制置使飛以目疾辭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大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義來歸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移軍京西敗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視遠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冀州下之降其衆數萬張浚日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大行一帶山岩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七年入見拜太尉俟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瑄瑄兵諫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賊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

開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十

之翌帝日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日中典之事一以委卿令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達不以德瑄兵諫飛詔諸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都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瑄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大瑄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觀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宜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趣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遂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調養所致。帝大悅。飛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觀幸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

用命。

未報而鄧瓊叛。

飛復奏願進屯淮

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拮罕而元水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元水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說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元水事。因謂豫曰：吾今貸汝，復遣至

齊，問舉兵期，刳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元木。元木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揭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九年，以復河南，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褒鴻諸陵，飛請以輕騎從，酒掃實，欲觀橐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

設施之方，一以委卿。

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

三

阜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泰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郛城，兵勢甚銳。元木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

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過鄭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摩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揚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撈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

關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十三

遂大敗兀朮大惕口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過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夾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皆夏金吾副統軍柏罕字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屢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

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陝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欲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降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

關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十四

父老百姓爭戴揆糧以餽義軍焚香迎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今不行兀朮欲發書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推餉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驁亦不能制其下但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忙慶等皆率所部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口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

喪盡棄輜重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槍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道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壘奏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方兀木棄汴去有

閩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五

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朝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後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木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感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搏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員疾而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兀木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通時和議既決槍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槍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還駐鎮江楊么平飛遁世

閩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六

忠凌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及同行楚州城俊欲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遂大憾飛兀木遺槍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槍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故力謀殺之以諫議万俟卨與飛有怨風禹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羅汝楫交章彈論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槍怒未已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

還飛兵。檄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佐驗。鑄明其無辜。改命萬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檄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素

關外春秋

卷十七

忠粹

七

市籍家貲徙嶺南。天下寃之。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檄詰其實。檄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嶼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有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願與交歡。遺以名姝。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武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向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粹

六

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剛一不可調。兵食必處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孝宗詔復。執槍以禮改葬。追封鄂王。謚武穆。

按張德遠嘗稱岳侯忠孝人也。嘗觀其母病而親藥餌。母卒而漿不入口。朔望而祭其射師周同。却吳玠之名姝。辭高宗之賜第。請教

虞城之脅從奏官其張所之子種種高義豈獨武人少雙卽文吏亦睽乎後矣德遠之稱非虛美也而紫陽嘗其直前斫殺不失言乎公謂不惜死則天下太平夫直前斫殺是真不惜死而反以相讓耶蓋至理宗追贈忠武而公之氣始伸公之心始白矣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典之

陶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十九

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武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吁公論定矣
評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兼資仁智並用如岳公者詎可多得哉公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

師公自爲表答詔忠善之言流出肺腑史稱公立身行兵可方關雲長而文藻過之乃卒死于賊槍之手豈天不祚宋耶昔劉宋殺檀道濟當下獄時道濟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于殺公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帝嘗問公得良馬否公曰臣始有二馬日喚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

陶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二十

可二百里褭鞍甲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始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鈍之材也帝稱善噫此非獨論馬也論士論將亦不能外是矣
岳公收復河南謝勅罷兵表曰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姑暫

國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未幾虜即渝盟，卒之功墜身頽，哀哉！後臨安一砦軍請紫姑神，而公忽降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憑誰慰，空有游魂徧九州。恢復之志死而不衰，此其所以爲武穆與？」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常則守經，變則處權。余觀岳公班師，未嘗不嘆公報國之忠，而恨公之未知權也。昔舜不告而娶，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皆許其權。漢井延壽、陳湯矯斬郅支，宣帝不罪，而侯之况二聖蒙塵，萬民塗炭，非郅支單于之比。公於此時，何不熟思審處，長慮却顧，而遂班師乎哉？况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親受高宗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一日十二金牌，促令班師，恰爲之也。恰爲之而帝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謂此也。斯時也，社稷爲重，君爲輕。班亦死，不班亦死死等。

耳。與其班而中奸臣之謀，孰若行權而圖恢復之計耶？惟當駐師鄭城，而馳奏曰：「臣奉陛下寢閣親囑之語，長驅北伐，滅賊在旦夕。誓不及顧，并表槍奸惡，如或阻匿，即矯制發兵以清君側爲名，與天下忠臣義士共誅之。」奉麾一呼，無不響應，俟除兇雪耻，恢復中原，然後請伏斧鑕，以贖矯制之罪。如此，則蓋世之功，自收之何至父子囚辱，死于奸槍之手哉？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

昔人以岳公未仙之役，當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非也。凡可用出疆之命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爲之，必敗。如有岳公，未詔而進兵，槍以尺一制岳公之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強敵乘于前，而嚴饒迫于後，岳公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不能獨舉，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爲之犄角。

劉錡王德之卒爲後勁吳璘以秦蜀之兵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寒而中原可復也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岳公以孤軍深入情見氣餒而虜悉其全師以挫我勝負未可知也夫岳公可以復中原而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恨于高宗也

高宗所以詔公歸者以公之不從和議耳。槍所以阻公進兵者亦爲其梗已和議耳。公亦知其意矣。班師之後何不束身歸朝解兵終

閩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五

袁杜門謝客絕口不言世事。則槍亦可以相忘矣。况公之無罪帝之所知也。未必遂有殺之之意也。又自將兵以救涪州與馮婦何異。又與張俊同如楚州問軍是以張俊忌之於前。秦檜忌之於後。羣小忌之于中。金人忌之于外。未幾罷奉朝請而殺公之意始顯然矣。非自貽伊戚乎。嗚呼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何其昧于進退之機耶。說者猶以爲賊槍矯詔殺公然槍非承帝意必不敢殺大將藉使槍

誓諾殺之而非帝本旨帝豈不能正其擅殺之罪乎。按宋史何鑄傳曰言鑄曰公寬而槍答以此上意也。果爾則高宗之昏懦可勝慨哉。夫手書精忠岳飛製旗以賜之者非高宗歟。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者非高宗歟。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者非高宗歟。而乃謬聽賊槍之言誅有功之臣。豈天奪帝之鑒遂墮其雲霧中而迷不復悟哉。

閩外春秋

卷十七 忠將

六

宋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

軍馬前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寧國

保信二軍節度使浙東都總管李顯忠

顯忠緩德軍清潤人也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

忠。蘇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簡初其母當產

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

幼矢寘母傍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羣咸異

之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

郟延經畧王庭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

圖外春秋 卷七 忠將

三

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

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

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縱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

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

承信郎充隊將縣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

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

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顯忠帥

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

本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

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仍密遣其客雷

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

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

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

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

州顯忠至郟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

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歸

商就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

忠赴同州卽遣黃士成等持書歸蜀至吳報歸

圖外春秋 卷七 忠將

三

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

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

顯忠恐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

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

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

北至郟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率家出城

至馬趵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

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

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

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馬，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汝能為立功，則不斬僭兵。時有首豪號青面夜叉者，以為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囑說為陝西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

關外春秋

卷十七

忠義

三

書列拜。顯忠大哭，眾皆哭，百姓哭聲不絕。及以書入，徐騎往見王樞，囑說論之。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囑說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所囑說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錐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為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

關外春秋

卷十七

忠義

三

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其害父母弟姪者，皆斬之。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里馬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兵赴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史臣崔阜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又賜田鎮江，以崔阜輩充將佐。兀術犯河南，命顯忠為招撫使，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術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術謂蒲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就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

節度使陞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韋永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退保和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和之鷄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軍中大

顯忠春秋

卷十七

忠將

三元

喜，於是采石之捷，語在允文傳。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橫山澗，與金射鵰軍戰，統制頓遇重傷，韋永壽死之。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爲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置制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權太尉，率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卽位，

賜川百頃，兼灌池州，駐樹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襲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內應，請出師，自宿毫趨汴，繇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鄴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豫

顯忠春秋

卷十七

忠將

三子

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開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新之，錄是二將益不相能。六月，兵傳宿州城，金入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

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衆寄若官劉時攝州事。提聞。投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李徽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

關外春秋

卷二十七

三

遇於城南。戰數十合。李徽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偏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播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旆各以所部兵遁。繼而

統制左十淵後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軍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

關外春秋

卷二十七

三

原耶。何沮撓若此。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凌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復防禦使。觀察使。浙東副總管。提舉台州崇道觀。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奉朝請。人見給真奉。賜內庫金。再草前所賜第。賜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按顯忠真丈夫也。謀執元术。謀執徽離。喝可以言忠。借夏兵以復父之讐。又別招兵以報殺父之讐。可以言孝。元术畏而避之。可以言勇。渡江而盡復淮西州郡。可以言謀。吾國昂之爲真丈夫也。

評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豈非人之賢豪間耶。見忤槍賊。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十八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宋閻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
仍知海州事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壯魏勝
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
募爲弓箭手紹興年間金人將南侵聚芻糧造
器械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
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
人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十

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城
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
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
以金人棄信與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
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人莫
有禦者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
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內殺安仁及州兵千餘
擒文富民皆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胸山懷
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三

庫特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
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恢復遠近
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卽具其事報境上帥
守莫給軍糧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淪盟莫
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州勝先
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
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
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家悉俘得器甲數萬
金人生兵復集觀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
欲斬成以其饒勇釋之金人這同知海州事蒙
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
勝聞兵迎之設伏于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
賊大敗殺鎮國賊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
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
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國之久不下
若首勝晨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
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軍騎而
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

百騎兩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蹄步而入。皆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皆中食乾糧。殺牛馬飲血。勝驚。時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若越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賁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

圖外來秋

卷十八 忠將

三

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歸海道覲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衛道請行在。自勝姓名丁執政。始知勝之功焉。金主亮渡淮。慮勝脫其後。分兵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于新橋。大敗之。寶既捷。勝亦還州。為捍禦計。金兵至。營於城北。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耳。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觀。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

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備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將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欲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勝兵已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勝又恐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遠來。絕我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黃土坂。勝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

圖外來秋

卷十八 忠將

四

勝又追十數里。才得入城。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奉功投關門。祇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呂同嗣嶧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殺傷已眾。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乃拔砦走。拒海州為長垣。包州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

卽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戰卽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權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隄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會金主被殺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初亮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須他時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養金謀者徧以酒食厚賂遣還自有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

聞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五

不疑周其寡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于朝悉如所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州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爲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

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千石闕堰金軍不能進連夜始還番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時百姓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門不納牛馬散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儼旗仆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

聞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六

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旣而金人迸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金人已自退意頃之子蓋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勝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

十里餘兵皆遁時都督張浚在建康召勝詢以軍務轉問門宜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仍知海州隆興初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遣贊和仲充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譏勝於都督都督感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其誣罷和仲復勝舊職勝既還海州見州城

閩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七

閩南枕孤山敵至登山得瞰城中虛實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爲獸面大牌木枰數十垂璽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禦衝鋒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

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翼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處有拒退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指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勝專一指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械糧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

閩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八

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孫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執境勝率諸軍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求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于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堅謂方講和迄不發一兵勝矢盡無救猶依土布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

謚忠壯。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廟。賜號褒忠。令有司刻木以飲。葬于鎮江。官其二子。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廉得劉寶不出救。兵制兩鎮節鉞。沒入家貨。貶瓊州死。

按紹興三十年間。海州爲金人所據。彥威以義起兵。故可以擒其守。而自權知州事。然止以三百人起事。遂能定朐山懷仁沐陽諸縣。其才畧有過人者。築重城。剏如意車。可以攻。可以守。得兵家良法。是鎮將所當祖述者也。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九

評曰。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於劉寶。無援而戰死。亦可傷矣。孝宗削奪劉寶節鉞。貶死海外。善足以寢彥威之日乎。

宋贈檢校少保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前

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李寶

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王亮淪

盟。淮浙姦民倪詢。樂簡等。殺金造船。且爲鄉導。

金使蘇保衡。遣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爲統軍。

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

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

朝。陛對無一毫沮懣。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

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今與守臣甘海舟擇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十

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

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

旗幟甲杖亦相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

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

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爲潛伺。敵動靜虛實。毋

誤。公佐受命。卽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

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

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

數不可收。寶抗懷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

實心如鐵石不變矣。酬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卒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扶魏勝得海州。實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趁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實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旗麾數十里。實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實。獎其忠義。勉以其立功名。勝

閩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七

感泣。乃維舟搞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晉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實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部事昇勝。與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實騎于石臼神。俄有風。日樞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實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

掣釘率帆帆皆油纜。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實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烟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實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燒之舟中。餘所謂蒼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岸。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舍卒舟不獲。羸溺死者衆。得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禽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萬斛。餘衆物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實將乘勢席

閩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主

捲。公佐切諫。以爲金主亮方濟淮。間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爲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奏捷。上喜曰。朕獨得李實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實。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實之功大矣。實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

司爲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按高宗因一見李寶而知其必能事似亦非憤憤者而寶卽慷慨就道暴風怒號而不驚海波連山而不沮遂大戰于唐島而斬其帥俘其衆火其舟自此金亮被死錢瑋獲保其功亦不小矣

評曰李寶從北朝自拔來歸其於高宗非有咳唾之恩睚眦之飾也一旦陞對執賤力海上駕一葉于洪濤巨浪中無一毫徂懼酬酒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三

祝天握槊前行此魏勝所以感泣而石曰神所以致靈也壽是觀之天固未嘗絕宋也而高宗惟愉賊之言是聽是信則宋之日絕于天也

明東丘郡侯花雲

雲世爲懷遠人少孤隨母嫁張氏親偉而黑貌勇絕人儔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劍謁上於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雲俟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遇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州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四

管勾明年乙未奉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雲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遇馬賊剽盜數百遮道索戰雲且行且鬪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雲院判備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雲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縣山澤中八日羣盜相結便道公操矛

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斗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邵氏。雲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令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雲士馬憊城陷。賊縛雲急。雲怒。

關外春秋

卷二十八

五

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之。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斬降賊。賊怒。碎其首。縛於舟楫。衆射之。公奮激罵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夫人聞雲就擒。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尸。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囑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鰥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飾。舟渡江。遇偵軍。奪舟棄江中。孫氏。

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物。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後五年甲辰。上卽吳王位。追封雲東丘郡侯。兒八歲名煒。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

關外春秋

卷二十八

六

歸乃東。草像雲。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雲之死。賊與妻妾之報。雲可以知雲之爲人矣。天不矜其後。豈不宜哉。宋文憲銘其墓碑云。雲雷邁屯區宇。分萬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奔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踪。蹂躪盜。猶靡靡。大刀長戟。屬索鞭。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霆。遭者。

鵬落兩足跡。元武高府太江清。腰佩兵符威。尊控制上游。爲國藩。偶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鉅鼓。鱗艦蔽江。蹕鉤援。捉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荷嘴。怒髮上指。目吐煙。汝賊兒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不死。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帝聞。請爲厲。鬼扼賊亢。賊當殛死。洗厥元。天子下詔褒忠勲。東丘立侯。黃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七

宗祀天所教。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燁燁。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謾。弗信請考太史文。

按 高帝初得太平。以花將軍守之。友諒入寇。上胡不命一將援之。而坐致陷也。友諒縛雲。雲奮呼。縛皆絕。豈不毅然壯士乎哉。至賊亂擊雲。碎其首。縛之檣。而素肘以死。嗚呼。忠而烈矣。而妻郗氏亦赴水死。忠節萃于一門焉。至今讀其傳。令人歛衽。

評曰。忠臣之後。必有鬼神呵護。花將軍罵賊而死。藐焉一狐。得孫氏保之。遂有雷老鹿之非孫氏。將種不得活。非雷老不得達。上所皆鬼神左右之耳。李充云在天爲風雲。在地爲雷雨。死則爲雷。老生則爲花雲。總是一人而已。其善說因果者乎。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八

明提督十二國營掌中軍都督府事定襄伯前鎮守甘肅掛平卷將軍印總兵官副鎮守大
同都督僉事贈定襄侯謚忠武郭公登
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
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勦衛正
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
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
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成國公朱舅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節

元

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鶴張益駕
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
至上北狩當是時太同堡馬蕭條城門盡閉
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捐衛士卒平
死問傷裹創傳藥累皆感戴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登有相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
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聞竟不出劉安
孫祥霍琬出見獻上皇金帛琬尤効力及約

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爲名犯
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駕門入援
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
匪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
護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挾奏至賊已
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
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尚延緩青草復生再侵京
關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
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節

三

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圖勇其冰水
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倚
角安營以逸待勞以至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
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蹙之行七十
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
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
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
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
斬極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

人送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勸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入平章死，戰北

爾外春秋

卷十八 忠義

三

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寧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虜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銳如鎗，公憤變事未戰，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其上。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耻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取和，變態豈能預料，儻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

策，中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上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掘地龍飛，天網擊深壑，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垣，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李爵爲都督

爾外春秋

卷十八 忠義

三

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按公守大同，虜本上皇至城下索賂，公閉門不納，的是穩着門。一聞則大事去矣，故定襄之功，在社稷，當與于忠肅並論也。余是以列之于忠將焉。汴口武官不怕死，郭公無愧焉。彼劉安者，何以借他故還京也。守城者既論功而伯之還京者，何不問罪而誅之手。余嘗數軍中乏馬

定襄能以百餘匹息至萬餘詩人所詠騷
牝三千而歸美於秦心塞淵公足以當之矣
攬地龍飛天網徒聞其名余曾以問武弁莫
有知其制者乃知公之不可及也公家汾陽
王之唾爲奴才者也

公在鎮時虜卒入寇公出戰偶被執虜欲加
害公叱曰我乃總兵也虜不敢無禮以木挺
昇公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公體肥重虜
以其笨也防護亦憐公忽縱身騰躍拉酋子

聞外春秋

卷八

三

隨攘其臂仍奪其馬棄之突圍疾馳還營虜
遣千騎追之不獲公之驍勇如此

公工詩有聯珠集讀井州時有詩送岳正曰
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
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井州城南
河水流井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
苦憶平生馬少游李文正公評其詩爲國朝
武臣之冠

明擢遼總兵官前部太子太保左都督蓋忠壯
杜公松

松字叔茂陝西榆林衛人世爲本衛弁累官都
督同知榆林多名將而松素號膽決所至以廉
勇聞沙場血戰未嘗被甲而馳悍善射能運尉
遲敬德銅鞭鞭重八十斤每與虜角輒奮鞭而
馳虜望見輒遁去則追而鞭其馬馬蹶賊無不
仆者徒兒因割其髮以爲常歲出塞搗巢虜首
長服稱曰太師而不名性剛躁麾下徒兒及降

聞外春秋

卷八

忠將

三

卒有過輒懲之故所部憚其嚴無敢犯者萬曆
辛亥松時帥遼熊廷弼奉差巡按廉得松殺降
狀劾罷之戊午建夷反襲陷撫順故帥張承胤
猝與賊遇陣方交賊盡師誘之承胤有衆數千
貪利銳前行列錯亂賊因而乘之承胤不能力
戰全軍皆殺按臣沁水張銍劾其喪師辱國不
宜寬恤而廷議亟起宿將以雪遼水之耻於是
起松原官充援遼帥馬駐山海關奉檄應援捐
家貲募死士可二千人六月松馳萬里勤王

先請將出山海關八月抵遼陽師出瀋河時人聚觀之特暑甚士卒皆揮汗成雨公覽憩郵亭裸形示人曰我杜松武夫不識字惟不學讀書人貪財懼死耳眾見其刀痕前痕如刻畫然其未創而幸有紅處不得十之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已未二月經畧楊鶴分瀋陽爲一路從撫順關出邊以松爲主將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副之又以標下右翼游擊劉遇節參遊龔念遂柴國棟王浩楊欽汪海楊汝達張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差

大紀錄之而以分巡兵備副使天雄張銓監督馬銓余社友也初爲貴公子素以詩酒自娛軍旅非其所長松當奴之西南面所統官兵共二萬五千餘人初鎬至遼審與奴約以三百萬計和松獨主戰其意見業已與鎬相擊矣遂藏怒胸臆而私語所厚口若用杜松遼事不知所終吾其死是官乎及棧而出郊鎬作爲好語曰奴善用伏兵須萬金慎重將軍勉之松唯唯先發之一日天日黯黯陰霾驟降風折將臺旗竿識

者憂之壬午松同王宣等督兵從瀋陽啓行祭未午後次撫順關下營初鎬令松以三月朔至口與馬林翌日會兵而進松素負驍勇易勝奴嘗薦桎械以誇衆曰我必生致之毋令諸將分功也兵既發不待期而欲出口王宣張銓力阻不聽諸將佐及其侄叩馬力阻亦不聽於是令乘嚴裝三鼓逕進出撫順關三月甲申朔侵晨入賊界銓駐邊外前軍離城四十里至二道關山谷狹隘馬不得並行陝西官軍乍與賊交銓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美

多戰歿進至渾河渾河者奴地最險處從坦途橫絕其中以界東西者也諸將請安營休息待明日東渡松佛然大怒目毗盡裂曰義旗東指就抗顏行摧枯拉朽正當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及馬腹而有小舟數十漂漾其間松揚鞭大喜曰天贊我也且不脛孖舟將裸形策馬諸將請破甲松大笑曰人陣披堅豈壯夫所爲老夫束髮從戎惟當齎護臂鞞蒙頭今已曙然一翁不知甲重幾許汝曹適以是

相苦乎怒叱趣進兵士皆解衣而泚水齊胸項輒令內丁亂撾其背并翼念遂驅墜渾河中河水爲之不流河平而後松得渡先是首使人壅水上流故河淺若可揭及諸軍渡十之七首乃決壅而水暴溢師衝爲兩沒于河者幾千人士卒多潰散悉棄車營之兵無復行伍渡河將士反顧若負冰雪忽遇賊生擒十四人焚克二砦直抵三道關山益嶮巖伏兵突起約三萬騎松督兵奮戰數十合自午至酉方圍據山頭以高

伏石隙間越數日得還初鎬將出師松以兵餉未充士卒未習將領未協不宜大舉迺密遣使進關投揭當路冀緩師期李如栢偵知其耗輒於關外要而奪之使不得達故松雖苦戰而河決水漲不必皆亂流而凌後車火藥又被伏奸所焚賊以合力設伏誘我遂墮其術中而費志以死也蓋如栢與松素不相能及誓師時謬爲恭謹曰吾今願以首功奉讓松遂踴躍當撫順之衝臨期又使人謬傳曰李將軍自清河進兵已縛奴酋矣松不甘以首功讓人因奮不鎬身而如栢布置奸人爲之鄉導誘松暗入伏中鎬乃歸罪于松貪功輕進而瀋陽經歷吳京承望風旨揭松曲而加之罪非松臣總兵文煥出力爲松辨析誣罔幾何不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沒松血戰之功而與賁軍之將相提並論哉幸而天隔宸衷神廟需發德音俾立木主劉綎爲先松次之而後松之忠竟始有所憑依東征之功罪始有定論也松畢命時年七十餘

神明不衰兩臂猶有數百斤力與劉綎齊名天啓初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錄子本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樊子益

按爲將必上觀天時下察地利劑之以人和而後可以敵王愾矣膚功也杜叔茂之初出師天日晦冥風折將旗失天之時渾河決水士卒中斷失地之利驅士衆於水并襲將填河中失人之和三者無一焉猶不自欲戰而尚恃血氣之勇致輿尸之凶哉計三路陣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七

亡道鎮副協參游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除員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人馬騾索駝共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隻國朝二百五十年來無此大勦松之馮河無謀安得不死乎論者謂杜將軍似戚元敬劉將軍似俞克壯然杜之雄猛不如戚之穩練劉之技擊不如俞之儒雅

評口余嘗聞之自將軍兆慶云杜劉二將軍真當時之虎將也假令經畧不妄舉但圖二

公之形于遠瀋聞奴賊亦不敢正視也老陽既乏將畧又非將才若之何惜帶而驅二十萬衆於虎狼之窟自壞萬里長城哉叔茂勇冠三軍爲西北飛將每歲擄巢虜尊之爲太師威名豈不赫赫也乎雖一陷于奸賊中傷再陷于逆奴詭伏而捐軀報國不愧鬚眉丈夫矣議言不咎乃以剛愎輕進歸罪將軍謂一死不足以塞責嗚呼夫一死豈易言哉彼雖沒字碑而不學讀書人貪財怕死此言也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七

楊錦輩當愧死矣善乎武陵楊司馬脩齡公曰劉杜兩將軍生爲裏革之人死作睢陽之鬼斯二公之知己矣余故據據其逸事詮次而爲之傳云

熹宗辛酉春余入京赴試頗聞先是經畧老楊謀以百萬金與奴酋講和及老楊入關則戰場中數萬冤鬼扳轅號哭向老楊覓頭願車軾不得行老楊魄奪幾覆于車下因思國家金匱之天下斷送於章句腐儒之手可惜

又可笑也何也太宰職在用人既列選才一科何不廣求劍鋒之士而胡亂以古風望氣高踪調步者爲英雄也既奉有破格之明旨何不旁求岩穴之中而胡亂以司道所延接部邑所交驗者爲邊才也大其正邊才則有一種膽力決不可指吏才爲邊才真正英雄別有一種臭味決不肯借鑑拔爲介紹試觀近日公車所薦揚不啻數百人誰堪爲國家當一面誰堪爲封疆決一戰者不過拾朝

閩外春秋

卷十八 忠義

三

報之餘濬簡宦譜之捷足聊以塞白焉耳吁未嘗求之未可謂無其人也

明援遼總兵官左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少保諡忠烈劉公綬

綬字元輔本貫四川世爲南昌衛指揮父顯有勇畧萬曆初總四川兵攻把都蠻于等蠻會阿苟義么兒斬阿畢賊遠喪膽而阿太宰錫冠嶺而阿二方三等上九絲山顯計蠻中九日必醉飲乘夜冒雨攀蘿腰緹扳挽而上兵人皆張二首醉夢驚起距關互擊戮踰籍投崖落壑死者亡筭二首挺身走追至黔之大盤山獲之又

閩外春秋

卷十八 忠義

三

破鷄冠寨阿大逸出被擒都蠻平獲諸葛武侯銅鼓九十三古雨牛兩淳于葵器若干告廟商賞有差聞學陳公以勒有平蠻碑是時綬已束髮從征矣顯卒綬襲職萬曆壬午滇中緝首岳鳳反司馬議調鄧子龍及綬各領兵三千赴之子龍擒罕皮綬以計縛岳鳳并其子襲烏獻于朝自是綬之名遂震西南矣癸巳倭陷朝鮮檄綬往援之功最師旋雷鎮王京朝鮮卒賴以安會諸酋揚應龍反檄綬歸又以愆期降充

爲事官從征經總綦江路歸夜郎將城進賊穴在海龍岡風稱天險謀據岡以老我師而柵本山羊簡臺諸峒爲通逃數崑山崖門系木諸關爲門戶賊阻兵死拒乃運草縱焚時風逆天欲雨經叩禱風轉火入峒賊多燬爲煨燼已復挑老虎兵付子朝棟使盡力與經角經奮勇大戰遂殲焉賊奔潰又連破數關進逼海龍岡下功最次日陳璘吳廣并刀攻圍六路兵蟬附雲梯而上賊窘莫知計所出舉火自焚經而死轉

關外春秋

卷十八

遼

其妻妾若子女若黨與如千人無噍類矣播平露布以聞獻俘告廟詔示天下制府李公化龍鑄銅鼎銅標鐫銘豎于海龍岡之顛撫軍江公鐸伐石紀功而還是役也經一戰破三峒再戰克九盤二戰取石虎婁山入養馬城四戰奪鐵柱奪後關諸軍逼海龍連月不拔經至一日而克二城蕩其巢穴故征播功以綦江爲首甲辰春叙進左都督錄一子世本衛指揮使戊申滇南逆酋阿克反詔起經爲帥往討之不果行

未幾復起師四川駐遵義遵義守唐君自負矯健欲與經手搏數侮經經曰吾儕可朝廷尊官毋嫌藝唐乘酒撲背而前經一搥唐輒仆廷議謂經以武弁欺郡守勒歸木匣致而建夷之難作矣戊午反附撫順城於是經起左軍都督府僉書五月率守備劉招孫等七百餘人及故部曲三千餘人而行經入都條上方畧謂虜蓄謀已久荷糧山積不惜金帛以養死士戰則兼中國之長技詭計百出未可

關外春秋

卷十八

遼

困莽議勦必熟答彼已情形厚集士卒而訓練之俟其心志既一器械初糧完備多方應援守可固戰可勝然後得以幾萬全況今人情洶河一聞敵則趨于張皇稍退竟置之度外一疏累數千言奏上不省惟許其調川兵若干而已入月經部署兵丁出山海關長子信年十八次子佐年十七俱從征而寓家累于通州聞報即趣裝上道經及二子劉招孫等先居遼陽至十一月經略楊錦始分寬奠爲一路令經王之統朔

鮮兵萬人并南浙大同兵又三萬人已未二月錦誓師遼陽令縱從涼馬堡出邊縱爲帥而祖天定姚國輔周義江萬化徐九思周翼明等隸之監督者游蓋兵備副使唐應乾其理者同知黃宗周也而朝鮮兵馬分路並進又監以喬一琦攻奴之東已卯縱令劉招孫徐九思孫應祥祖天定喬一琦周義等爲前鋒自統大軍爲中軍朝鮮兵爲繼後衆共四萬餘是夜至涼馬甸五星關於東方自毛牛寨進發將次深河達賊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義

三

阻兵截我官軍擊却之斬首若干級癸未前抵深河下營統兵丁前進至馬家寨口伏發諸軍奮擊連戰三合賊衆奔入山遂破其寨當陣斬首若干級生擒夷漢若干人三月甲申朔一琦前發直抵奴寨一百二十里有精兵五百餘騎對山誘戰倏進倏退徐九思從已至未擊傷賊多馬忠單騎率夷丁知刻什兔阿婆戶殺入賊隊賊披靡而退乙卯大軍至深河賊兵數百騎引車以待官軍斬獲數多賊皆登山縱令諸軍

進攻之時縱運克董古火狐狸等寨斬首三百餘級夷漢男婦若干砲銃擊斃賊數千賊婦火胡押死焉奴聞縱破諸寨大怖遂西虜數萬相結連夜將其精銳七萬伏於東山縱出襲三百餘里大兵屯大葫蘆寨堅壁列營不動奴酋於是設計以杜松陣亡衣甲器械使浙降人之點者詐爲松材官持號矢入營告急曰杜將軍徵將軍威靈幸抵酋城深入敵境竊思攻之不繼敬請將軍會師夾攻縱低回久之曰予與爾將

關外春秋

卷十八 忠義

三

軍比肩登壇安得傳矢是偏裨我也僞官曰矢難以令偏裨今事急藉此取信耳縱不及再思詭口出師時原約傳砲爲號今師抵賊城何不聞砲聲僞官卽曰此去虜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飛騎之迅縱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去還報奴酋田劉將軍俟砲乃行於是賊亟傳砲縱命諸將拔營而進老弱各執鹿角繞營如城至半舍許砲聲益轟乃并鹿角而趨少頃至狼山懸崖峭壁巉巖絕人縱深疑之忽兩山

伏發矢如雨注江萬化祖天定皆義殺。緹見前軍失利，急取飛刀左右衝突，殺死賊將數人，朝野左右兩營圍之數重，劉招孫竭力死關，格殺數十賊，賊衆爭前所死，自己至西，內外斷絕，全軍俱沒，緹面中一刀，胸中一矢，力不能支，遂遇害。視西路更慘矣。緹江南名將，轉戰深入，克十五寨，手刃賊級無算，衝陣十層，血戰七日，斬奴一子二婦，竟以楔糧不充，軍營不繼，應援不及而死。天下聞而悲之。特年六十七，鎮江游擊喬

閩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三

一琦見賊圍急，力竭自經于林莽間，衆救解，仍投危崖死。一軍精銳俱盡，緹智勇具足，行兵有紀律，手竿大刀重百斤，趨健異常，嘗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若猿猴，其禦虜有連環釘板，倒馬鎗，諸葛連珠弩，紅綿索，飛杵，木將軍等，其家丁則合南北倭苗夷虜黑獠鬼，俱一能抗十強者，一能抗百，馬逸能止，車覆能起，其馮師也，躬自屠牛以卜勝負，嘗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三提而已。緹二子陣亡，守備劉可眷等

五人得生還家，丁并大同兵奔出萬餘人，事聞神廟，憫之，發內庫錢遣中使於都城寺廟焚香追薦，各立木主，家屬優給，護送回籍，贈少保黃陞三級，磨一子指揮僉事，世襲誥忠烈，加祭葬。授子佑，指揮使忠義亭于一門矣。按奴酋之兇悍，從來不經見者也，我國家之馭奴，怠而且玩，亦從來所未有者也，兵取之調募，疎于練，將取之家居，稽于途，經畧取之龍鍾之老，監軍取之文俗之吏，略于用人

閩外春秋

卷十八 忠將

天

兵未練而驟戰，將未和而互用，器不犀利而對壘，劉將軍慣用川兵，而川兵未至，兵未知將意，將不識軍情，驅而使之入不測之地，是以將予敵也。善用兵者，機不先露，期不預泄，今兵未發而先揭示於外，明指進攻之路，是與敵爲市也。師行糧從，兵家首務，今出塞三百里之外，深入賊境，賊以佚待勞，我以饑禦飽，是以三軍爲戲也。斯數者皆取敗之道也。國家功令殺奴者不候，第世襲軍升，責不

過萬金。今以二十萬衆不能傳一官。五百萬餉不能做萬金之賞也。李永芳且揚揚得意矣。何朝鮮之急于拒叛。中國之并于縱賊耶。夫奴非能敗中國也。中國自敗也。中國欲餌奴。即因吾餌以勢其愉快。鍛鍊生者之罪。抹煞死者之功。沙場夜泣之鬼。何歸血食。無定河邊之骨。美從酒經畧之熱淚哉。

許曰。余祖籍廬陵。於將軍有維桑之說。當將軍征播時。道經郭渚。先君命余張筵於江漢。

外華秋

卷十八

忠將

元

之許。爲將軍推輪。將軍深自把損。無贊博賜張之態。而一當大敵。提刀上馬。氣慨號咷。千人自廢。非天下之大勇。孰能當此登壇而將者乎。說者謂將軍可與賊少保李寧遠鼎足而三。夫少保無勇功。寧遠無智名。惟將軍兼總其長。而勵必死之志。肯不測之險。連破梟巢。幾掃虎穴。決命爭首。有李陵飲血之雄。而忠遇之。馬革裹尸。有馬援據鞍之志。而事兼之。嗚呼壯哉。

天子憫將軍忠烈。贈賡加等。易名立祠。祝宴福而起塵劫。將軍雖死而不死也。於今十有七年。余方采輯大司馬王公所爲傳。參以傳聞。補綴而述將軍行實。猶若與將軍親面者。凜凜有生氣也。

劉將軍征播時。官都督矣。一與郡守晤。數獲幸回衛。此見

神宗時。廷議尚有分曉。本兵尚有主持。所以抑其跋扈之氣。而全薦紳之體也。六猶不

外華秋

卷十八

忠將

學

鼠而警鷄。豈善備乎哉。近日左袒武帥。而勒郡守執手板。猶屬吏。則矯枉過直矣。畢竟不能行。武帥亦不任受也。蓋從來文帥建節以制一方。得以純轄武吏。武帥撫劍以修封疆。難以爲縻文吏也。而不聞寇恂曹彬之事乎。天之所以分經緯也。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十八

三立堂新編 閩外春秋卷之廿九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論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花開必謝氣煥必寒當濃郁之極返清冷之鄉明哲之所以解元蹊而墮天裘也故曰建鼓而行不若善刀而藏者佳余嘗怪廉頗饒於善飯李廣雖賦于當虜充國懷臂于金城馬援曳杖于壺頭李靖慷慨于吐谷子儀蹕蹕于關中皆昧夫止足之戒者也嗚呼鐘鳴漏盡矣猶夜行不止乎大鵠印搖

閩外春秋

卷二十九 晉書小

邊月龍旗掣海雲豈不亦喧阗閣轡也哉孰與賣瓜灌園之為快適逍遙也古之至人進則龍驤退則豹隱龍驤則圖形烟閣豹隱則證道雲山臨身即傲撒手即空外不束縛內不黏帶所謂知進退而不失其正其惟聖人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轉局而下則學癡學呆學拙易戒亢龍詩詠保身處功名盛滿之地者當書一通于座右余特選越范蠡等計人標曰智將而錄其顛末于左

越相國上卿鵠夷子陶朱公范蠡

越字少伯越人也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戰者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決意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吳王在越王乃以甲楯五千入棲於會稽山也吳王聞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與天法天也言持滿不定傾者與人之功與天同道故天與之不定傾者與人之功與天同道

閩外春秋

卷二十九 晉書小

與節事者與地節用地則成焉約人立宜早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因吳太宰而行成於吳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婦寶器觸賊以死種止勾踐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因說吳王許之于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甘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

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與百姓同其勞。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爲胥於吳。二歲而歸。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招徠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遂同諫曰。修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於齊晉。怨深於楚越。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乘連其權。三國伐之。乘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之。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

閩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越大夫種可試嘗之。貨粟以卜其事。吳王遂與之。太宰嚭說子胥。王賜子胥屬劍自殺。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上。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子言如子。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乃秘之。已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

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君忘會稽之厄乎。范蠡乃鼓進兵。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

閩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四

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其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已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

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按吳越春秋：吳救越，能歸勾踐與妻入朝於吳，而之踰三年，乃行，始得釋歸，而苦身修

閩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五

政，求報于吳。其間少伯奇謀秘計尚多，則謂少伯不惟工于謀國，而且工于謀身。既有下人之智，而從容以奉吳，又有扁舟之行，而勇退以遠禍。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少伯有焉。余斷以爲古今謀臣第一。

評曰：天地人三語，乃少伯終身運用誠信之術。觀其卑詞以請成，足以存越；厚吳以乘敵，足以雪耻；貸粟以卜事，又足以密動靜行止。

之機，皆是術也。吳王乃信宰嚭而殺子胥，至于姑蘇自殺，而蔽面曰：「吾無而見子胥也。」豈不悲哉！

余嘗怪少伯圖伯則伯，致富則富，學仙則仙。吳宮既沼，西施無恙，亡吳者則尤物也在。太公猶掩面而斬，姬已少伯乃載之而逃于古之下，無敢議其無行。五湖一舸，風流掩映，又不以此尤物而妨其得仙。異哉！越大夫，吾誠不得而測其津涯也。贊曰：勁吳死，殘越生。裴

閩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六

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我名，賜夷子，何童心。

漢文成留侯張良

良韓人也。家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伺。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躋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毀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

閩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七

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

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

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良歎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肯。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燒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郿食其持重寶。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

閩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八

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軍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綽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

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無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爲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九

項王意良至韓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拊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大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

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盡此計者陛下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十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因言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而陛下不能制項籍之死命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不能得項籍之頭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不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不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不

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
今陛下不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
示不復檢積今陛下不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
下游士雖親戚東道蒙去故舊從階下游者徒
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楚之後天下游士名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
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
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
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上

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漢四年秋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
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漢六年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
中決勝負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
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

見諸將往往相與坐談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
曰此謀反耳上曰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
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
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
惡又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
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
與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
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上

封則人人自豎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
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
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帝都關
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
有成皋西有穀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
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
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而東制諸侯諸
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後八年卒。謚爲文。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勇

三

成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殺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按子房從滄海君。得力士已怪。舉百二十斤。推於河中。而正中副車。可謂辣手。始皇太索而不能得。子房非徒自免。并認力士。與大惟事。然有此一擊。則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故燒棧道。遺羽書。又以齊王反書告羽。觀者以

爲爲漢。無非爲韓也。

評曰。真西山云。子房爲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爲三傑之冠。故高帝字之。其人品在伊呂之間。而學則五百之難。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略相伯仲。若荀彧。附曹而比之。子房既非其倫。豈浩何人亦自比焉。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房之奇計甚多。如捐關東。藉前箸。侯雍齒。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勇

四

安太子爲最大。其說帝毋留居秦宮室。則四樊噲言。說帝都關中。又因樊噲言。皆所謂未嘗特將意也。若夫歷秦滅項。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殺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因。良不去。將次及焉。故杜門不出。道引輕身。從赤松子游耳。子房蓋俠士也。而知義策士也。而知幾故蚤年十三。似荆軻。晚年十七。似魯仲連。得黃老之術。而不以七尺殉天下者。也是以主謀而不主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才。彼之

多病而未嘗特將也。非獨善藏其用。蓋欲預留一步。為辭謝事之地耳。若曰臣不願封三萬戶。但得留骨足矣。卽不侯有餘榮焉。故諡曰封留也。且北上授書。其中必有一弓全軀遠害之術。豈其工于爲漢。而拙于自謀也哉。故曰子房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旨。嗚呼。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余曾作留侯論一篇。刻在藏稿中。茲撮其大略云。贊曰。秦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

關外春秋

卷十九 留侯

五

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後漢前將軍高密侯前大司徒鄧侯鄧禹。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旣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懶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

關外春秋

卷十九 留侯

六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當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皆富光武。以爲知人。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光武等赤眉必破。長安欲乘機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計。

以禹浞深有大度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今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建武元年禹自箕關入河東都尉守關不聞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數月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軍不利樊參戰死韓歆等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今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

開外春秋

卷九

晉書

三

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等皆斬之進定河東光武卽位於鄒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爲鄧侯禹時年二十四矣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赴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襁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次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

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賦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根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勅禹進兵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殺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對曰

開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六

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禹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人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粟菜帝乃召禹還敕曰赤眉

無殺。自當來東。吾折極筭之。非諸將受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數以饑卒微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延岑與秦豐復寇順陽間。帝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郤。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閻。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帝益重之。

按鄧禹初見光武。卽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

開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元

心。與肅何養民致賢之意相發。皆開國之許謨也。

評曰。仲華沈湎有大度。師行有紀律。定河東。撫關西。破延岑。爲中興武功第一。

范曄有言。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議所從會矣。是以中分麾下之軍。遂定河東之地。授封鄧侯。汝作司徒。真足以垂功名于竹帛。不負所願者也。及至長安。擇吉

謁廟。收十一帝神主。奉詣洛陽。可謂修大禮。議大體矣。自馮愷反後。威名稍損。謝大司徒印綬。以特進奉朝請。營梓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無間然矣。

宋侍中太尉使持節都督南兗豫徐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南呂縣忠武公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虜有功遂卽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作亂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緣是以勇聞荒擾之後慶之躬耕墾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讓焉時倫之子伯符爲竟陵太守遂命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主

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畧每擊破之緣此致將帥之稱未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討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督道濟道濟還見太祖稱慶之忠諫肅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被收之夕上問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屣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

守劉斌殺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元嘉中離州羣蠻大勦征西司馬朱修之不能討以慶之爲遠威將軍率衆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綠沔諸蠻累官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爲離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太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還慶之掩討大破之鄒山蠻最强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乃定之還京師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離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薩王誕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主

入沔既至襄陽率柳元景等十將將二萬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鵝以爲衆軍節度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陣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於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

至春因糧餉穀項之南新郡蠻歸田產生率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入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掠甚慘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慈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擄生蠻若干降蠻若干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

關外春秋

卷九 晉書

三

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大羊諸山人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礮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水不外汲兼以防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火至縣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微上麥六成而還蠻被圍守日久並饑乏稍出歸降

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京邑以爲營戶遷太子步兵校尉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久矣道濟再行無功慶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纂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小兒竊據河南修復王師再屈自別有以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礮礮必走滑臺小成易可覆拔克此二成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擒也慶之又固陳

關外春秋

卷九 晉書

四

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繇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纂何礮礮成主棄城走玄纂圍滑臺慶之與蕭斌雷噶礮仍領斌輔國司馬玄纂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跋肅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救玄纂慶之曰玄纂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今去而

玄若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封曰：諸將奔退，莫不望，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以攻爲便，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慶之曰：大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青東非國家有也。會詔使至，不許退。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事，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立

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成礪礪，斌乃還歷城中垣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詔止之，使還救玄。議會虜已至彭城，不果行。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扈謁至卯山，義恭遣慶之拒之。慶之以爲虜衆強，往必見擒，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乘礪礪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

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令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木，誼勸華蠻，淮汝江汚皆受惠。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荆雍，遣軍受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立

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不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湧，羣帥

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戴鴻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等皆忠罔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勳茲焉攸在宜列士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食邑三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使自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沂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荆江二

蘭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苑歷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所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報可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不許表疎

數十上又面陳曰漢高稱許張良之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吏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回辭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鐐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

蘭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榮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應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今處分有方何蒙斬城下身受矢

石邪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延，進慶之司。空又因議，於是依舊寄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給衛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教萬斛。」

閩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完

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周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嶺，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稱其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總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遠月，或時無人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逢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因讓廢帝狂悖無道，衆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義陽王和反，慶之從帝渡江，總統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稍不說，及誅何邁，慮

閩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手

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其從子候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

按慶之功名甚盛，而史不載其用兵方畧。第云新山開道，先據險要，又穿池營內，汲水防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火而已。蓋沈約文筆委蕪，不能揮霍以表章其武功，非慶之之寡謀也。

評曰：慶之雖武人，而耳學亦復不淺。如云詔從遠來，事執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豈絕不學問者？至上邽令作詩，而曰：「辭榮此盛世，何愧張子房。」非目不識丁者所能辦也。若知止勇退，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真不愧子房矣。人患不自立耳。慶之年三十，尚未知名，一為趙倫之賞識，遂致將帥之稱，得

除員外將軍，漸至華靡，位登三事，門士亦何必發達哉。但苦無具眼物色之者也。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魏柱國太子太師大都督大將軍前使持節驛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折衝御
文公于謹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小名巨彌性沉深有
識量舉貌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
進仕之志武勳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
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
歲耳太宰元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
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皇帝射元慕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討之宿聞謹名辟爲鎭曹從事集今謹率二千
騎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皆爲賊所聞謹
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驕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
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率軍
餘擊之其追騎遂奔走乃得入塞時魏末喪亂
群盜蜂起謂廣陽王若極武窮兵非計之上者
願寧大王之威畧馳往諭之必不勞兵甲可致
清蕩王然之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
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

戶並歛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迎之謹曰
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問也列河等歸附必乘
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也列河等
餌之當乾來批然後設閉而待必指掌破之王
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于等上諸衆
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
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征鮮于修禮軍次
白牛邏遂停車中山侍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
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坐聞非望又有于謹者知畧過人爲其謀主風
塵之際恐非陛下純臣也靈太后詔於尚書省
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
曰今女主臨朝聽信佞倖苟不明白殿下素心
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膽
廣陽許之謹遂到勝下曰吾知此人衆其詰之
謹曰我即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引見之大怒
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解捨
之及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言於太祖

曰魏祚殘運權臣擅命羣盜蜂起黔首嗷然明公挾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也對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號勇厭壞膏腴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悉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兒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敕追諡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太祖征潼關破颶洛城援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二司北雍州刺史進爵監田縣公大統初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其年討擒逆人王游東攻魏將高叔禮破之又擒東魏李微伯齊神武至沙苑從太祖與諸將力戰破之進封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精胡帥夏州刺史劉平叛討平之除大都督大將軍恒州刺史入爲太子太師復從太祖東征攻

栢谷塢拔之卽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降立于路左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駭以此大

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勅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審與齊氏通使將謀殺其兄子岳陽王曄時爲齊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曄遂結復隙梁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太祖餞于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南據丹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晉書

三

陽是其上策務郛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羅於移動據守羅郭是計下策儉曰揣譯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釋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總邑居既惡移勦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謹乃令中山王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

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
屬遣兵出戰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
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已下面轉出降幸
殺之立譚譽爲梁王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
宴語極歡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金石
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
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
以久當權勢望隆位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閒乃
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勇

三

日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以疾薨
時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諡王儉監護喪事贈
官賜諡曰文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
存謙挹每朝參往來從者不遇三兩騎而已朝
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公決之謹亦揚其智能
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按周太祖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
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不相率服護
以爲憂審訪於謹謹曰風雲丞相殊眷情深

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明日羣公會議
謹辭色抗厲衆皆悚然謹既太祖等友護每
申禮敬至是謹乃退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
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于謹亦再拜
因是衆議始定考閱詔稱執德淳固爲國元
老是以前公東伐謹雖老病以其宿將舊臣
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焉

評曰于謹懷佐時之略逢啓聖之運帷帳畫
其謀猷方面宜其廟議擬巨川之舟楫爲大

關外春秋

卷十九 智勇

三

厦之棟梁是其材謀有足稱者及謹以青年
碩德與重望高禮備上庠功歌司樂常以盛
滿爲戒覆折是憂蓋冲然知足知止不辱不
殆云

南上柱國加上儀同涼州總督前都督新安太守永州刺史新義郡公別封壽光縣公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畧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僕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又遷利州陳將龔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

開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亮

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風著威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賓客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

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存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及至京賀若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華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遂賊遂戰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開而納之斯乃赦罪不

開外春秋

卷十九 智將

早

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浚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不知所謂擒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詩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客如此別封壽光縣公又拜涼州總督俄召還

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閼羅王。』擒子弟欲捷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閼羅王，斯亦足矣。』因避疾，數日卒。時年五十五。」

按韓子通深謀大略，超越等夷，伐齊而說下其城，伐陳而就執其主，論功當在賀輔伯之上。賀乃與韓相詢，挺刃而爭，曲在賀矣。高祖

國分未幾

卷十

九智略

四

曰：「二將俱合上勳，不弟甲乙，亦和事天子而已。及閼二公傳，則帝之於輔伯，其加禮者既優，而晉擢者更崇。子通未敢望也，其故殆不可曉。無乃以平陳之後，獨爲主帥，而擒爲先鋒歟？然二公俱總管也，俱帝委以平陳者也，何軒輊若是乎？」

評曰：自晉室衰微，中原幅裂，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將一函復，而韓擒以爪牙宣其力，申

國威于萬里，使東南之民，出于湯火。數百年遭寇，旬日廓清。高名塞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於戲盛矣！擒自詫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閼羅王。」吁！善始善終，迭聽前古，罕聞其匹也。擒屢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庶幾哉少伯子房之儔矣。及其卒也，不聞賜贈，豈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污陳宮，故稽恤典耶？

三立堂新編圖外春秋卷之二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宋武寧軍節度使前西川行營都部署安國軍

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斌

全斌并州太原人。事莊宗。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晉初。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顯德中。遂領恩州團練使。從世宗

圖外春秋

卷二十一 晉將

一

平淮南。復瓦倫關。攻相州。蜀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繇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砦。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攻大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為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繇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陀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監恩綽退保西縣。

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若干。進拔石圍。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獲糧若干。旣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人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繇羅川趨深渡。與彥進會。蜀

圖外春秋

卷二十一 晉將

二

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嗣引兵來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

策侍衛軍頭向額曰降卒半進言益光江東越
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
岸有渡自此由劔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
路合可於此進兵卽劔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卽
欲掩甲赴之廣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
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劔門莫若諸帥協力
進攻令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劔關與
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
兵趨來蘇造浮梁于江土蜀人見梁成棄砦而
闕外春秋 卷二 智將 三

蜀軍至綿州果坂切屬邑聚至十餘萬交州刺
史全師雄者嘗爲將有威惠適以其族赴闕下
綿州遇亂師雄匿於曲江民舍後數日爲亂兵
所獲推爲王全斌遣都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
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索裝師雄遂無
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爲指揮使劉福田紹域所
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海殺都監李德榮據
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之師雄自號興蜀大
王開幕府置僚屬署師雄二十餘人令分據灌
闕外春秋 卷二 智將 四

通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卽引兵退陣
于漢源坡甯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擊破之昭
遠崇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劔
州四年正月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
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俄詔
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
全斌等不卽奉命緣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
路隨軍使臣嘗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瞻
等各保庇之不令都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枝
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

全斌仁瞻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皆病死于金堂衆推爲主掠銅山旋爲東廷澤所破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入蜀也蜀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壇帷於講武殿衣紫紵裘帽以視事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會有訴全斌及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勇

五

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下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擬全斌等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僎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旌鉞猶委藩宣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仁瞻各責授如法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

爲武寧軍節度諭之曰朕以江左未平自將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當朕立法今已克金陵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爲之用

按全斌克李筠於潞州降孟昶於西蜀是宋開國之功臣也但激變蜀人貽禍頗劇非遇藝祖之寬厚難乎免於韓彭之戮矣

關外春秋

卷二 智勇

六

王全斌既激蜀人之亂宋光緒又激師衆之亂踰年而始定邪使師雄不死蜀禍未戢也二將之罪可勝誅哉評曰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全斌之功紀太常而勒鐘鼎矣迺貶貨殺降辱啓禍變豈大將軍所爲哉太祖不欲辱以獄吏而從入議之貸可謂得馭功臣之道矣全斌不惟嫻于戡定亦且明于止足嘗云自古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欲于平蜀之

疾東歸是以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不作書空牢慄之態君子雖之乃蘇易簡躁於仕進罷叅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其心鬱悵不勝閒冷之歎曾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苦陸難做竟未登強仕而卒錢惟演已爲使相恨不得爲真宰若常歎曰使我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竟未卽真都哉有愧於全斌多矣

宋太師咸安郡王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前太保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樞密使少師武寧安犯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檢校少保充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二宣撫使武成感總軍武寧昭慶軍武勝軍三節度使浙西江浙二制置使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追封通義郡王贈忠武肅王韓世忠

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魁岸日晡如電早年

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嘗酒尚氣不可繩檢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擾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開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旣而以重兵次萬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鬪敵少却頓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元移也躍馬斬之敵果大潰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

忠夜登城斬二級。割獲城墮以獻。至佛口砦。藏底河。斬獲甚多。官。尹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平之。淵歎曰。真萬人敵也。時有部。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窟。嚴壁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維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欽宗卽位。從梁方平屯清州。金人壓境。方平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勒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副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鼓衆作亂。淄青附之。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殘黎自寨歸。路今日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可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

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衆悉就降。詔入朝。授單州團練使。屯漣沱河。又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卻。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卽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旌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扈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靡以順逆。衆悉聽命。三年。帝如錢塘。世忠卽辭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世忠得浚書大驚。舉酒辭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以所部發平江。

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所質朱勝非給傳曰今白太后遣二子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前迎世忠建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於是進兵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是以士皆用命賊列陣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三

臂弩持滿以侍世忠腹中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間浮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番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旄賊謀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又以爲江浙制置使復自衡信追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卒見昨曰此將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傳

送行在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制軀乞殿前二虎資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七

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滸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俘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捷報在維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太一字輩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

明且敵舟濤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樵炭。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術一夕潛鑿渠。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十三

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削白馬。剔婦人心。自剖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絕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

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帝賜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武成威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爲反。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類駭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擒其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古

謀主謝勣施遠及裨將陸必顯等五百餘人誅之。驅從者汰遣。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提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江湖寇賊尚多。而廣西賊曹成擁衆在郴州。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緣處信徑至萍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成降之。得戰士八萬。遣諸行在。遂移師長沙。特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欲急擊。宜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

參政所知遂與賊對壘突棋張飲堅壁不動衆
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
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
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長營而進
賊方迎戰我兵已馳入中軍奪堙樓植旗蓋傳
呼如雷賊聞領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
首湖南平授太尉賜帶劬仍敕樞密以功頒示
內外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勢絕倫者四年
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金人與劉豫

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遂進背嵬軍各持長
斧上搥入胸下斫馬足敵披甲看泥淖世忠麾
勁騎四面踪躡人馬俱斃遂擒捷字也等二百
餘人所遺董敗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碼頭擒
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
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上
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千餘人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甚衆提聞群臣入賀
蘭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五

兀朮屯竹塹爲世忠所扼會雨雪金饋道不
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引還
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
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入梁氏親織簿爲屋將士
有怯戰者世忠遣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
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
遂爲重鎮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

圖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賊遺駭呼延道與金將合李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既而圍淮楊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木與劉觀皆至世忠勸陣向敵使人諭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攷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泰及太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七

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王和議從世忠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計恐以緩我師乞留軍蔽遮江淮願効死迎敵若不勝從和未晚章十數上皆慨慷激切且請面奏帝從詔襄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金人欲劉豫我也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

人心離散士氣消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但不附和議爲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因乞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後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六

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獻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性慈直勇敢忠義事關宗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器械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倪鑒及姚涇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道法也知人善獎用成間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卽札賜之因號其莊曰鹿

忠義書特請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于產直產質產古皆以才見明

按韓公風骨魁岸日靜如電日者言書作三公公怒其侮已毆之及爲將斬關殺敵挺身仗戈躍馬直前所向披靡其勇畧真有大過人者及得疾謂將吏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尙哀其死耶又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

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七

嗚呼斯其忠肝義膽真可隻行古今矣公嘗中毒矢以驅弩括取之十指僅存其四刀痕箭瘢如刻焉然君子是以服其勇也岳飛寬獄來朝無敢出一語公獨撻桎怒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又抵排和議解桎尤多或勸止之公曰今日畏禍苟同他日瞋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苟全公同在政府一揖外未嘗與語其懲多如此云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爲將人自爲法四帥中韓岳兵尤精當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爲之籍每旗頭押隊缺於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爲之將副有缺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視隨軍謂之背兇軍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人背兇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猶貧異常勇健無此凡有堅敵遣背兇軍無不破者燕北人呼酒瓶爲兇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員之故韓兵用以名軍兇

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子

卽疊北人語諺故云評曰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公是天以資高宗之恢復也方兀術渡江惟公對敵以間服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公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桀之言是聽使公不得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願牧於前代宋有一世忠而不盡其用

惜哉

梁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帥府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訥訥然。驚駭而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催。深相結納。資以食帛。約爲夫婦。韓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鄭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擊

關外春秋

卷二

智將

三

河遁去。夫人劫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舉朝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紅拂又睦乎後矣。韓公每與軍官飲。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楙一日竊懷一蘿蔔。公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饒。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飲。

明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諡宣

伯贈太師諡文成劉公墓

墓。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讀之一日而返之。卽聞記如流。其人驚而歸。墓笑曰。安所事書。書不在吾腹。叩授瑞州之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碩有人倫鑒。見而謂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墓爲丞。以廉節著。發獲姦伏。數與張禦

關外春秋

卷二

智將

三

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寧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墓益任誕。不持循。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墓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王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遁去。墓獨與門人沈與原携飲湖亭。沈醉乃別。時無能識墓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爲文以王佐

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特左丞帖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所赦計獨其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使賂賂基基御不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賂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擅持威福傷人至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

指乾象示之曰此乃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高帝而會上使使以金帛來聘遂與章溢葉琛聞道走金陵且謂盜保吾西湖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俄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歷金陵而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恒擾不決有請背城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欵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曰先斬王納欵及奔鍾山者然後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霸在此舉也而言納欵及奔者何也上於是決英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爵基基弗受時上雖已定江東徧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

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蕩江州。彼必遣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基城。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箭曉封日。夜半出兵至基所。見基方清雲起。即設伏。項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晏。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諫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三

難之。基從後擒所坐胡床。上悟而許之。洪都下苗軍叛。殺金華。基將出大海。耿再成等衛人。洵洵。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泉即帖伏。基爲移書諸將。基輒爲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嚴勵方氏。不爲賓融。當且爲田橫。而方氏亦素畏基。早辭以幣來。基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言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間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

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左丞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日。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耳。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京人謝土。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陳生謂士誠客。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崇

關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美

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耳。而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人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人見。亟諾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四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

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焚或守心群下皆憐憫以

上且有誅戮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茶驗滯獄

甫決而雨隨注時基甚爲上所信嚮所言無

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杲寵相軋舊時時念故元

君欲爲元弱明使人上書頌上功德請及時

娛樂修大宮闕以明得意上出以示基基曰

是欲爲趙高也杲色動心怨基乃使其腹心齊

翼嚴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杲先生事誅司天

關外春秋卷二十

臺災翼嚴送飛章告基專擅額所許皆取上

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者上怒面詰翼嚴

等悉得其受累指狀陳於市上卽位擢御史

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

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

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

五升爲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頌劉伯溫也時

丞相善長貴盛基獨事寧與杭議不相下善長不

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爲

上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

害汝汝乃爲之地也且汝忠力是任此基叩頭

曰爲巨室者棟必大卽輕易嘗而得小者寧無

爲室愛上乃解一日上欲相中書左丞楊

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

夫宰相者任理爲勸而不以已與乃稱憲寧能

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

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轅破犂憤也

上曰吾因難之吾之相毋逾先生基曰臣非不

關外春秋卷二十

自知弟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陛下

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懷惟庸以大逆皆

不良死而令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若守請

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

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

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生貪縱

見法丞相以形省察且素驕之請於基得緩獄

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基卽斬之丞相大志

恨俟上歸而誅基盛夏方祈雨僂人於壇墠

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上再幸鳳陽不能無畫縑意建爲中都而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頡頏行謂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非

蘭外春秋

卷三十 智將

主

所望也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亦優詔答之惟庸候代廣洋爲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卽驗如蒼生何遂他恨不樂以至局疾惟庸視上之念基息乃陽爲好者以正月朔扶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聞以白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云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

璉曰服闋亟上之母令後人習也又爲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者利而天命且寬狹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受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終後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審問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不利害果勢壯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囑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

蘭外春秋

卷三十 智將

辛

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問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參政卒年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故封誠意伯祿祿五百石予世襲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按伯溫首膺辭書遂忝大計天顏甫接默微慶雲之祥御座不拜遂報龍鳳之號至於

運籌策授籌建將推步則肩天掌上摘揭
則千里目前語無不盡往鮮空返子房之在
三條獨推天授曲逆之誇六出尚慙鬼謀垂
拜相而力辭有餘讓矣甫歸田而論事有餘
忠矣

評曰世以誠意伯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
相率爲鬼神之說傳之往往過實天官家言
誠巧合命中矣然不名其所繇授死而上之
中秘雖其家亦無習者世所傳皆謬故盡緘

陶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三

之不錄大較誠意伯之爲人磊落慷慨不愛
其奇以佐英王奇人哉至明哲保身之微
視少伯子房遠矣

伯溫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
爲僧所焚其人神迅夜呼曰我在何處某知
之開牕應口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
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胡運爲謀臣之冠
劉誠意之功大矣而高帝報之輕也吁以
銜合者也非以天下大策令也

公初見太祖問能詩乎曰能帝方食
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公應聲曰一對湘江
玉並看二妃曾洒淚痕斑帝掣感曰頭巾
氣公徐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
間帝大悅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美哉
詩識之矣

太祖親征友諒大戰于彭蠡湖與伯溫皆在御
舟觀戰公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帝如言亟更之坐未定舊舟已爲砲擊碎矣

陶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三

上既有天下謂公曰汝既佐朕定天下復有何
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公曰有因具
一小篋而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及晴難兵
入建文君開篋視之則袈裟伽黎剃刀度
牒各一曰此劉公教我我遂爲僧而遁

明奉天胡衛推誠宜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前巡撫江西南贛等處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新建侯謚文成王公守仁

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嫗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嫗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群兒戲，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一

五

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常兒，奈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爲更今名，卽能言而讀書。卽過日成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勝，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粥飯者爭，游客熱視之，出錢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當貴，極人臣立非常功名，且斷他弟子。」壽天貴賤皆驗。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

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覓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若庸山海關，時闕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執文益大進，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墓。守仁少則夢成寧伯，胎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爲講，則宛然若親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策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著劍報聞。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一

智祥

五

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爲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佃聘之，主試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上爲狎遊，南肖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

蘇。請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又明年。瑾伏誅。擢知處慶縣。遷南京刑部主事。親事成。雷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遂超爲文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太宰。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遷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

圖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壹

山賊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填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迎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

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才。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爲文撫諸賊。詞旨腴潤。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叛命矣。已。遂進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柵等五十六。酋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岡賊方孤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酋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湖頭賊尚強。而其

圖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貳

酋池大鬚等尤黠。禁故與降賊盧珂等誓。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鬚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鬚等實挾言。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脣給大鬚等。且諭使來見。大鬚遂以其說。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餼甚

設大髻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髻等魚貫入叩修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爲郊等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利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自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伴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感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

閩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至

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項精心任之毋與成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瑣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瑣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仁往勸處尋事已平於是

守仁取道南昌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伴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聞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日南京

閩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至

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奉題請都督許泰郤永以邊兵四萬歸陸取鳳陽追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歸水取淮楊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歸南贛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泰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縣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且爲爲國至意第從史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

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懸校監者傳若與宸濠狀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微傍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勦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雷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廐者躡之至其士囑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樞中涓即下

亂邢珣以所部衝擊賊其中堅文定思等乘之伏群起賊道大敗退保八字牒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少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蓋爭奮擒斬賊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砲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卷屬李士實劉養正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屍衣甲器物巨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進歸省父華千越尋論功奉天胡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達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爲榮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躡其鄰郡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

亦素憎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赦其衆，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之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守仁爲諭之，杖之一百，然聽其入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

閩外春秋

卷二十 智將

三

數出流切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扶承順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南其男女牛馬器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及贈諡詞，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德得副習，正德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敏銳，絕世

少而好古文辭，與謝多奇，晚取詞遠，不能工也。旣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勲，迫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扶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僞，待宵人蹈險出危，儼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

按王公養病陽明洞時，與布衣許璋善，璋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公之擒逆豪，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公每

閩外春秋

卷二十 名將

四

秉筭與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然則天下未嘗無人也。但荆王公能朝夕之，故功之成也，不曰許璋，而曰王公。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陽明先生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值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紹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應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

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儼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欲然不以助臣自重古道兩足發也評曰見長者言與王公辯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言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新建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沈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新建之功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下矣又稍遲而六師接注許可購下矣茲其所以倖也

王公云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戢然能忍然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欲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此道學三昧語

其矣哉克己之難也陽明家居時有里人求其產已辭之矣一日偕諸門人游山偶經其處見其佳勝盤桓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云然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十

三立堂新刻闕外春秋卷之二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論曰孔子嘗曰我戰則克又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故曰帝王之道出于萬全萬全者貴謀而賤戰也蓋軍書狎至羽檄輻湊妙在窺左足而先應不在恃血氣而虛憍當必審彼己之間而揆勝負之局焉當必韜息憊之習而運變化之神焉夫我與敵兩角而互求勝者也兵無常勝而能必敵之可勝兵能必勝而又使敵不知吾之所以勝豈非以謀哉自古破勦敵墮名城必藉已勝之威以氣奪之不則有必勝之術以計取之不則有不敗之策以久持之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是故大將臨戎必以謀爲本余故選齊管仲等八標爲謀將而次其行如左

闕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謀將

一

齊管仲

闕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謀將

二

管夷吾字仲頴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善遇之已而鮑叔牙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請囚桓公發兵攻魯心欲殺仲鮑叔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將治齊卽高俟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使鮑叔迎仲及堂阜而脫桓格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相齊桓公欲正卒伍修甲兵仲曰君欲如是則大國亦將如是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固之備難以速得志于天下公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于是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者使爲之君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君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里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

閩外春秋

卷之三

三

長帥之十連爲將。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三軍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軍旅政定于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死。喪相恤。居處相樂。相和。是故夜戰其聲相聞。晝戰其目相見。急難足以相識。歡忻足以相死。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以橫行于

天下。誅無道。以尊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困也。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俗之所欲。困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仲有輕重。爲權衡。桓公實怒少卿。謂怒其南襲蔡仲。仲有輕重。爲權衡。桓公實入貢于周。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曰。而今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仲作管仲。因而歸之。諸侯歸是歸齊。桓公以罰。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按小白以高國陰召入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鈞。乃小白死。以誤仲。已而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故小白遺魯書曰。召忽管仲。魯也。請得而甘心焉。後因鮑叔一言。道出于轅車之中。而加諸羣臣之上。雖仲之忘君。以事魯。實桓之知人而善任也。茫茫宇宙。率復有兩管仲。寧復有兩桓公哉。

閩外春秋

卷之三

三

四

評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又觀其行事。內政之作。卒伍定于里。而軍政成于郊。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猶有三代寓兵于農之遺意焉。蓋欲強兵必先富國。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管氏之本謀也。卓乎爲古今將相之全才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左氏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

關外春秋

卷之三

齊

五

途用此事也。

仲從桓公于家難之後，嗣君新立，國事艱創，一朝圖霸，奔列國于指掌，推勁楚于顧盼，謀若雷動，功若神助，何其雄也。不旋踵而名已登于仙錄，吾想其前苦食賦，後迫經營，何時聞道而修證乎？管子一書，文冠千古，需心俾手，又誰授之也。

齊軍師孫臏

臏生阿甄之間，孫武之後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惠王，得為將軍，而自以為能，不爰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疾其賢于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黜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後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重射者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等，于是孫子謂

關外春秋

卷之三

齊

六

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質猶射也，將欲射之，則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取，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于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難亂紛糾者不挂捲救聞者不搏撓批亢辟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魏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

閩外春秋

卷之三

詳解

二

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里而趨利者。軍半至。後齊軍入魏地。爲十萬。意明日爲五萬。魏又謂其爲二萬。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必有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

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敗。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孫子之名。齊因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按孫臏前與田忌救趙。則使之疾走大梁。而令龐人釋趙以自救。後與田忌救韓。則直走大梁。而又且減軍以示怯。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能而示之不能也。評曰。士不困阨不能激。當孫臏入魏。龐涓以法刑斷其兩足而歸。

閩外春秋

卷之三

詳解

八

之。賸之困阨極矣。困阨之極。其思必深。其慮必遠。故其機變日出而無窮。是以疾走大梁。揣龐涓之輕之也。而以爲怯。日爲減灶。則可以堅其輕我之心。而倍日併行以逐之。既倍日併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蒐。而吾可設伏以襲之。是爲藏于九地之下。動乎九天之上。不必兩陣相交。而勝負已決矣。賸既斫大樹白而書之。涓果燭白書而讀之。真符無遺策也。賸之用兵神矣哉。

魏將軍西河守吳起

起，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爲妻，魯疑之。吳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諍已者三子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

開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齊將一

九

與起絕，起乃之魯，以兵法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回輿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君疑之，謝吳起。起問魏文侯，侯曰：「往，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遂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

軍，自吮其疽，何哭焉？」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德不仁，湯放之。商紂

開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齊將一

十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繇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韓趙賀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

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于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以爲相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國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

闕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魏將

十一

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因射刺之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者坐而戎宗死者七十餘家

按吳子殺妻拜將是薄于妻殺謗已者三千餘人是薄于鄉母死終不歸是薄于親起蓋忍人也。是以始事魯而魯君疑之中事魏而魏君疑之後事楚而楚殺之歸于孫行之不良也。

評曰兵法觀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成起之

善撫士卒至乎歸爲吮疽人情所最難也故其爲將歷尊魏楚凡三國而所歸輒存功若對武侯云在德不在險卓犖千古名將也然論相而謂于田文辭公主則實于公孫之儀豈凡有所短乎

闕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三

齊將軍安平君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庶屬也。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齊。破之。潛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音音。已而燕軍攻安平城。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也音音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殺潛王于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數年

國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齊

主

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破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曰。歸趙。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

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

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郭。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恐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

國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齊

古

心。燕軍盡掘塋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降。願無擄掠吾族。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錄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緗。皆畫以五彩龍文。東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

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並燬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十八人，因時牧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刺，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復歸田單，田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于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諫將

七

按田單之破燕有二，內以示已之強，而怒之外，以示敵之弱，而驕之，怒則盛，驕則隋，且歸兵法曰：朝氣盛，晝氣暗，暮氣歸，齊人得之朝，而燕軍乃生晝暮之敵焉，故齊乘其亂一擊而亡，無他，齊孤旅也，而燕戰勝，又老其師也，評曰：太史公有言，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其田單之謂耶？單之令城中人每食祭祖，而引飛鳥下集，正爲神來教我計也，以一卒爲神師，而動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諫將

七

稱神師者，所以愚士卒也，宜言惟恐燕人朝齊降卒，掘齊墓塚，所以激士卒也，與士卒分功而又饗士卒者，所以撫士卒也，遣使納降，又令富家遺燕將金者，皆所以玩弄敵人也，既設若干詭計，又度其士卒可用，乃以火牛攻之，得未曾有，殆兵法之無窮，若天地變幻，若鬼神者歟。

漢後將軍衛尉前少府大將軍護軍都尉營平

壯侯趙克國

克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始爲騎士，以六郡良
宋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
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
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
數日死傷者多。克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
奏狀詔徵克國。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漢書

七

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克
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
屯上谷，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與大將
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歷後將軍，少
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
言頗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
聞，克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
抵目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
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詔上聞之，以問克國，對

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舉
執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

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邈定，至征和五年，
先零豪封煎等，通知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
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
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
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云云。
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
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克國以爲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漢書

八

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
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
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
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是諸降
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却略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史。安國以騎都尉
將騎三千屯備羌，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
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克國年七十餘，上

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救渰克國。克國旣得議。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邇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口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其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楊玉將騎四千及煎

蘭外奉表

卷之二十一

三

罕騎五千。阻石山木。侯便爲寇。罕羗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羗欲爲敵。燎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逆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過。愚以爲不便。先零羗虜欲爲背畔。故與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不恐漢兵至。

而罕开皆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數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屬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以

蘭外奉表

卷之二十一

三

所顧念。勸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須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冀察聖書報從克國計焉。克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也聚解。聖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追阨侯。克國徐行擊之。或曰丞相行是。克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期。急之則還。致死。于是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

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旱地令軍毋番聚落徭牧田中旱荒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帝靡忌使人來言願他還復故地克國以聞未報靡忌來自歸克國賜飲食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克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詔未卒璽書報令靡忌以贖論後旱卒不煩兵而下其秋克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謀將

五

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克國子中郎將叩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克沮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謀將

五

敗羌云吾國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與得於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若干鹽若干芡藁若干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滿堂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來墾可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屯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若干鹽若干分屯要害田事出賊人貳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犍健各千餘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二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
臣其美地。薦草。愁于寄托。遠逐。骨肉離心。人有
畔志。而明王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
利。以待取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
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宣十二事。上復賜報
云。克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
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遇七八千人。失地遠
客。分散饑寒。罕開其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
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捕斬之賞。臣愚

南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諫書

五

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猶見北虜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
百餘里。乘塞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
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
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木樵校聯不
絕。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以。戰之利外有守。禦之
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擒之具。其土
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
敢捐其妻子于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

牙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還
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
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臣尺
寸之功。始得避燠之便。而臣後咎餘責。此人臣
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云。愚臣伏計
燕甚。不敢避斧越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
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使者。皆頗

南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諫書

五

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
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
是報克國曰。將軍計善。其上屯田及當罷者。人
馬數。將軍雖舍。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
軍數言當擊。又用克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
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引出發。強
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叩
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克國所降復得五千
餘人。詔罷兵。獨克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克國奏

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說

克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旁以破壇然有議者以爲虜執困窮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本以其計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克國復爲後將軍衛尉

蘭外奉秋

卷之二十一

漢書

三

其秋羌若零歸留等共斬先零太豪猶非楊王首及諸豪弟澤等皆帥前輩黃氍之屬四于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等爲帥衆王爲侯爲君爲言兵侯爲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克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克國遂起奏湯使酒不可盡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病免五府從舉湯酒數醉陶羌人羌人反畔辛如克國之言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年八十六薨謚壯侯

按克國屯田乃兵家說計不惟漢廷君臣及先零罕开爲所惑班孟堅作傳亦不識其幾而言之娓娓也克國知先零罕开乃烏合之衆勢不能久故以計挫之但願至金城國上方略又曰兵以全取勝及到彼只欲爲屯田計凡與漢廷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初不露幾也羌人實不可久留又見其設施出于意外遂輸款而退克國亦奏凱而還在邊

蘭外奉秋

卷之二十一

漢書

三

自冬徂夏原不曾取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已穗豈肯留以遺羌人耶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璽書報可以七月甲寅始指纔七日耳可見漢時御軍之法簡肅精明無壅蔽沮抑之患若我朝邊報一到閣臣漫批云該部議覆及到部又會同某官某官共議凡數轉而復報聞卽極速要匝月矣安得不稽悞軍機安得不破壞封疆憂危之士當謀所以彼舊例也

蘭外春秋

卷之三

謀將

无

評曰趙翁孫老成持重先計而後戰而可遠斥候愛士卒行必爲戰備止必爲營壘蓋老于用兵者是以對武帝云亡驗于老臣又云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自任抑何雄也乃若至金城夜遣三校銜枚渡河至先零在所虜欲渡湟水而徐行驅之皆合古兵法非徒以老革自負者矣及帝賜璽書曰五壁出東方中國大利太白出高州敢戰者吉諸議頗甚而翁孫不爲動必不肯釋致虜之術而徒爲虜所致之道則其見之真而守之定也所以史稱其功德與霍子孟等而圖形未央宮歟

李溫陵云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薦用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其然是翁孫但保全功名而不爲上明言利害正所謂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將在外當便宜有守以安國家翁孫計之熟矣

蘭外春秋

卷之三

謀將

无

後漢討虜將軍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霸字元伯潁陽人世好文法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克節伍光武曰夢見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等于昆陽還休鄉里後從光武于洛陽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及玉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揜之霸慚懷而還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侯吏還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說曰兵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惟成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援卽

鄺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
與賊宮傳復共營霸倒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
飲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曉兵愛
士可屬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賊宮傳俊兵而以
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帝使霸
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
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
權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來擊武武恃霸之
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遁霸營大呼

關外釋秋

卷之三十一

謀將

至

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
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
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
也今敗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
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變乃可
赴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
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
後出精銳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
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堅卧不出方饗士作

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昔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
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一功之勝今
閉營作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茂建記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開
城拒之茂遂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
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遷上谷太守領也
兵如故更封向侯時盧方與匈奴烏桓連兵寇
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

關外采秋

卷之三十一

謀將

至

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
城三百餘里與匈奴烏桓大小數百戰頗識邊
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
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霸居上谷
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
免卒

拔王霸詭言水堅可渡者欲前阻水以拒敵
卽韓信背水立陣之意耳及至河而水果合
雖河伯之效順亦天命之攸歸也其後帝命

其處爲危渡口。所以示天幸不可恃以兵威。子孫足見其大度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川。以河水津爲神助。號爲靈昌津。此其視光武遠矣。若魏爾朱兆從西河梁西渡。襲京邑。先是河神通夢于河邊人曰。朱家欲渡河。用余作濕波津。令爲之縮水脉。及兆至。有行人自言如木淺處。以草表插而導道焉。兆遂策馬而渡。此叛臣也。而河伯亦相之。何歟。

評曰。王霸善撫士卒。深識機宜。光武遂以爲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謀將

重

可獨任耳。倫將軍不救馬武。而使之力戰。倉卒中那得有此奇計。合于兵法。不已而聞之。決若周諷閉門而拒。及建則又以人力迎天者也。

後漢征西大將軍行天水太守事陽夏節侯

吳

吳宇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吳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車鄉。吳聞行屬縣。爲漢兵所執。因得召見。吳願歸據五城以報德。光武遣之。吳謂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不剪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萌從其計。光武以爲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謀將

重

司隸校尉道經父城。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滎陽蕪荑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吳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吳抱薪。鄧禹焚火。光武對竈燎衣。吳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吳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吳常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郡縣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誅軍士皆言願獨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軾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內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城邑完全舍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與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與乃遣李軾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軾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其爵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軾書曰軾本欲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今軾守洛陽將軍鎮孟津千載一會思成斷令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軾自通書之後不復與與爭鋒故與回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阜以東十二縣武勃將萬餘人與與戰于士鄉下士鄉與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軾又閉門不救與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宜露軾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軾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定封與陽夏侯賈音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與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陽以乘輿七尺貝鈔勅與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與嘗亦不健聞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力無爲郡縣所苦與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有威信弘農華陰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關外春秋卷之三十一魏書降與與與赤眉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與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洪等引歸與與相遇禹洪要與兵攻赤眉與曰與與賊相距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與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洪不從遂與賊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

之赤眉還擊洪洪準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乘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乃堅壁不出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以救之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乃縱兵大戰日景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

關外春秋

卷之三

漢書

三

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重趨回谿終能奮翼澗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著思慕關廷願親帷帳帝不許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怖懼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舍卒蕪蕪亭豆粥澤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檀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後諸將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延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遮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

關外春秋

卷之三

漢書

三

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恆伏小利音也伏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音也遂往閉城俟旌鼓行還不知馳赴之異果乘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九年帝復遣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之將趙匡等皆斬之時諸將共攻異不能拔欲且還異固持不動常為眾軍鉅明年病發薨于軍謚節侯

拔豆粥麥餅、村婦尋常事耳、而蘇美亭津泥河、遂成千古佳話、語曰、餓飯不及壺餐、宜光武之不忘厚意也與、

評曰、用兵論功、文士武操臂爭之、武夫當何如也、馮公孫卿建元功、謙退不伐、至今聞大將軍之號、猶令人景慕焉、光武嘗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其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重慎之性也、遂與諸將議上尊號、則又何其雄斷也、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諸將

竟

李軾朱鮪皆更始所倚重、守洛陽以拒光武者、異遣軾書勸其轉禍爲福、所以離其交也、而光武得軾報書、遂宣露而令鮪知之、軾安得不死、光武太惡心矣、凡爭天下者皆如是、

異欲恩信誘赤眉、而禹不從、異欲囚士卒饑倦休兵、而禹又不聽、遂至大敗、倘非變服設伏、賊安得破也、異之將略賢于仲華遠矣、

後漢射聲校尉都護西域軍司馬、前濟兵長中假鼓吹幢麾、定遠侯班超

起、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大丈夫志、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扶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零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諸將

史

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于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桓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更疎解、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生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義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日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聞外來秋

卷之三十一 謀將

望

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尿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極之乎？恂乃悅。超于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苦示之，一同震怖，起號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兵于賓固，固大喜。

聞外來秋

卷之三十一 謀將

望

具上超功狀，拜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騾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今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曰：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奔龜所居磐索城九十里，佯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

之狀。回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起不聽。釋而遣之。肅宗初卽位。下詔召起。起發還。疏勸舉國憂恐。其都尉黎侖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起還至于關。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起馬脚。不得行。起恐于關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與卽時向化。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疏勒

聖

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拜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起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起。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

從千人就起。先是莎車以爲漢軍不出。遂降于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起遂與徐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起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難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拜起爲將其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錦帛。李邑始到于關。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回上書陳西域之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疏勒

聖

功不可成。又盛毀起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起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譏。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起忠。乃切責邑曰。縱起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得盡賣起同心乎。令邑詣起。受節度。詔起若邑任在外者。使留與從事。起卽遣邑送烏孫侍子。還京。徐幹謂起曰。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起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起。故特遣之。起回發疏勒于關兵擊莎車。莎

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喚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于超復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審典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爲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審勒兵待之爲供養設樂

蘭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漢書

星

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于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外遮起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闐超至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

遂降龜茲等國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皆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不許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督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路恐顧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

蘭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漢書

果

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錄是大震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犂懷二心超遂發龜茲都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計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好善宜遣大人來迎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主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據都護自來王不以

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于王，今來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城下哉？于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獻珠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避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曰：揚聲當重加賞。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漢書

聖

賜。于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犍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共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回縱兵抄掠，斬首五十餘級，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葉周。狐死首丘，飛鳥懷

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于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殫，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寡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國。謹遣子勇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帝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漢書

吳

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加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按超先爲假司馬，歷軍司馬，又爲將兵長史，

爲都護及封侯而歸洛陽止拜射聲校尉未嘗身居將軍之位在西域三十一年軍中亦未嘗立大將之號但旣假鼓吹幢麾居然大將矣况踰葱嶺迄縣度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詔斷宿耻以報將士之讐更置疏勒龜茲兩國王斬康居焉耆尉黎三國王威震西域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其功大而遠其權專且久雖與衛霍爭路先驅可矣。

開外春秋

卷之二十一

漢書

五

自古未有以三十六人取三十六國者有之自仲升始自古未有居西域三十一年者有之自仲升始彼誠生有異相少有大志故發憤張膽甘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其坦步葱雪尺又龍沙亦一時之傑也若謂從事文俗吏不可與謀諒哉。

評曰仲升嘗云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蘇秦身曠野廼以兜鑿易筆研遂奉大漢之威靈斷匈奴右臂日之所入莫向不化而又

不費中國幾斗粟不調中國幾枝其惟以夷狄攻夷狄全是機智威信足以震懾控制之耳。

仲升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攷輿地志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二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漢都關中而仲升年老思土指二地以明依風首丘之恩我朝都燕薊較長安更遠矣是以無人出玉門關也。

開外春秋

卷之二十二

漢書

五

仲升出使西域而妻子與之俱是不獨仲升之奇節卽其妻亦異人也。

蓋宗初年奴酋內憂有

古求班傳其人足賄省中相知者欲薦余宜論朝館其疏稿手札尚存余慨諾行有日矣會江夏來而意見不合當路信彼之薦余遂力辭而別用一人竟至饋餼也乃吾家兩行向當路長跪而泣必尼吾之行夫蒼頭男子也而

惟懼若是安得有妻子如仲升者哉撫卷嘆息真令英雄短氣

三立堂新刻岡外春秋卷之二十一

蘇聯

五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後漢尚書令前尚書僕射司隸校尉朝歌長虞
訓

訓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
平允嘗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卒至丞
相吾夾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
九卿耶故字訓曰升卿初辟太尉李修府拜郎
中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欲

閩外春秋

卷二十一

諫將

一

秦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騰
言訓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策棄涼州愚心未
見其便先帝開擴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棄之涼
州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關陵單外此
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
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
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
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
若棄其境域徙其入底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

使豪維相聚席捲而東雖責育爲卒太公爲將
猶恐不足當禦訓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
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
計將安出訓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切憂卒
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
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公以勸勵各
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
府皆從訓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不平欲以

閩外春秋

卷二十一

諫將

二

吏法中傷訓後朝歌賊曹季等數千人攻殺長
史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訓爲朝歌長故
舊皆予訓曰得朝歌可哀訓笑曰志不求易事
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
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稭稭勉之曰君儒者當
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訓曰初除之日士大夫
皆見予勉以訓等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
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故鄆百里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皇

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聞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謂爲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裙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節鄧太后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諱將

三

以謂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謂於陳倉喻谷謂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煩到常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謂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窰日增倍之羌不敢過或問曰孫臏滅匄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窰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

夢有不。同是也。卽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謂乃令軍士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計賊當走。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躍。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繇是敗散。南入益州。謂乃占相地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諱將

四

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隘險。身車不通。驅馬負載。餓五致一。五石貨也。餓五致一。謂用五石貨而致一石也。謂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薪木。開漕迎道。以人餽直。雇僦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永建初。爲司隸校尉。奏太傅馮。不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又案中常侍張防請託受取不報。自繫廷尉。以聞。帝不聽。謂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

囚獄宦者孫程張賢知詔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收張防送獄又叱防下殿於是防坐徙邊程復上書陳詔有大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卽赦出詔復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永和初遷尚書令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寬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按涼州有二不可棄一則閼陵單外二則人

閼陵春秋

卷三

諱將

五

心紛賢李修心孔尚明故升卿得關其說何鄧陶兄弟乃以升卿異議而欲以朝歌陷之也然設三科令誘切而待之又使縫衣人爲議而擒之適足以展其盤根錯節之利器而揚名于後世夫人忠無材耳不論地之佳惡也

評曰兵法是棋局妙在金鵬變着孫臏戒龜以示弱虞詡增竈以示強何嘗執定死本易曰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升卿可以語于斯

詔年十二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欲以爲吏詔辭曰祖母九十非詔不養相乃止及祖母服闋始就李太尉辟非躁進者而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威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剛正之性終老不屈焉又奏臺郎顯職仕之通增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順天下之望則秉銓者所當采納也

閼陵春秋

卷三

諱將

六

後漢太尉錄尚書事行票騎將軍持節錄關東

事特進光祿大夫城門校尉河南尹太僕行

車騎將軍交州刺史錢塘侯朱儁

儁字公偉上虞人母嘗販紵爲業儁能孝養好

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

錢百萬爲冠幘費後倉卒督責規無以備儁乃

竊母繒帛爲冠解對規錢以解其事母悲責

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

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七

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

利爲州所奏非應棄市儁乃露服間行輕齋數

百金到京師昭主章吏遂得刑定州奏故端得

輪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繇儁亦終無

所言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

反叛攻破郡縣光初元年卽拜儁交趾刺史既

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

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

斬梁龍降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黃

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爲右中郎將持節

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

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

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

兵數萬殺郡守屯宛下爲後太守秦頡擊殺曼

成賊更以趙洪爲帥衆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

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洪自六月至八

月不拔有司奏欲召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

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八

潁川已有功効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

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因急

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敢

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

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

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

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

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

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

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僞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外國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激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僞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僞急攻夏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一 謀將

九

追至西鄂精山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僞右車騎將軍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累官光祿大夫城門校尉河南尹遷太僕行車騎將軍初平中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錄關東不果行

按兵法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公偉攻西南而掩東北是也兵法圍師必闕公偉解圍而降韓忠是也其封侯而稱名將豈與僞倖成功者等哉臨敵不可易將公偉賴得張溫前

展限以責成功耳公偉不納降而致討審于兵家之形勢矣

評曰朱僞素饒方畧有明哲雄霸之名陽謙等十一人僉以僞名將數有戰功堪當重任共推爲太師移檄牧伯同討李淮等奉迎天子僞胡不相率同仇直指咸陽而誤赴李淮之徵謬云飲乘間以濟大事何其歎也卒爲淮所留而發病以死惜哉

緩急人所時有而周旋於倉卒顛沛之際則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一 謀將

十

又難也尹端有罪僞行金京師遂爲刑定州奏以免于死此活命之恩也其意氣之慷慨爲何如哉蓋好義輕財天性然也所以傳此名也

漢車騎將軍假節領司隸校尉兼開州牧西鄉
相侯張飛

飛字翼德，涿郡人，身長八尺，環眼虎鬚，聲如巨雷，少與關公俱事先主。關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初，隨先主從幽州太守劉焉破黃巾賊，又解青州太守龔景之圍，又赴中郎將盧植帳下聽訓。遂同皇甫嵩、朱雋戰于廣宗，以火攻勝，嵩言張梁、張寶勢敗，必投廣宗。依張角，飛即隨先主引兵復回，於路適遇盧植在檣車中問之，則植爲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三

黃門左豐所誣陷也。飛怒，欲斬護送軍人以救植。先主止之，又回涿郡。忽山後黃巾蓋地而來，殺敗董卓。飛同先主關公殺退黃巾，救出卓、卓驕傲不與賞賜。飛提刀入帳中，欲殺卓。先主叱退，于是弃卓而投朱閭，倚待之甚厚。令先主爲先鋒，進攻張寶。飛手刺賊將高升，遂乘勝破寶。及先主以功授中山府安喜縣尉，履任三月餘，督郵至縣，先主迎之，督郵不爲禮，飛氣填胸臆，及到公署，昂然高坐。督郵先主退歸縣中。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七

次日提縣吏勒取縣尉功績，先主往見，又不與。參回縣問生，于是飛從尋前過，得督郵魚然狀，忽大怒，直入後堂，大罵督郵。賊認得我否？手揪其頭毛，拉到縣前縛馬椿上，板下柳條，將督郵兩腿鞭打二百，打折柳條十數條。先主聞得縣前馬沸，趨出視之，則鄉縛者督郵也。先主急止之，遂弃官歸鄉里，以往代州匿劉恢家。曹操伐董卓，飛見關公已斬華雄，便欲殺入關去，袁術問回及公孫瓚爲呂布所逼，飛挺矛來戰，直追至關下。飛見關上風飄青羅傘，蓋知是董卓驍馬上關，欲擒董卓。未果，曹操入荊州，先主敗走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弃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決一死戰？曹軍聞之，盡皆戰慄，操急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舊日所言，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耳。飛又大

便回軍故遂得免先王命罷統宰未陽到任百餘日惟在醉鄉飛巡視至縣統宿酒未醒扶醉而來飛怒詈之統惟佯笑隨喚公吏將百餘日公案一時剖斷並無差錯民皆叩首拜服統投筆於地飛卽極力薦舉爲副軍師中郎將先王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先王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孔明等溯流而上分定郡縣至巴郡太守嚴顏據城不降飛設計賺出嚴顏生擒之飛入城大叱顏曰大軍到何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七

不早降而敢拒戰顏回叱曰卿等無狀侵我州郡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大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全無懼色曰斫頭便斫頭何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王會于成都孔明大驚曰何到之速先王爲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拱手賀曰乃至上洪福將軍用謀立此莫大之功也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雷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

蒙頭壘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幸精卒萬餘入從地道邀卻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卻卻奔馬鞍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是卻營山上飛營山前飛每日飲酒大醉辱罵張郃孔明開之遂將成都佳釀五十甕裝三車令魏延解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飛將酒擺列帳中勅軍士大開旗鼓而候之命兩小卒相撲爲戲卻曰張飛大欺我也遂下山切寨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古

而爲飛所敗云先王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閬州牧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公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關張萬人之敵也聞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王嘗戒之曰卿剛毅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及得雲長凶聞旦夕號泣血濕衣襟諸將以酒解之每醉南望切齒睜目怒恨之甚醒又痛哭自赴成都抱先王足而

哭。先主撫飛背亦哭。克期伐吳。飛到關中。令軍士皆白旗白袍。掛孝束征。帳下末將范強張達。求寬限。飛怒撻之。二人探知。飛醉。拔刀夜入帳中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東吳。飛亡時年五十五。先是七月丙寅出師。是夜先主心驚肉顫。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適關中都督表至。先主頓足曰。噫。飛死矣。景耀三年。追諡曰桓侯。

關外春秋

卷二十三 謀將

三

按張桓侯嘗就左將軍劉巴宿。巴不與語。孔

明謂巴曰。翼德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至未陽。見龐統。一日而剖決百日之牘。遂力薦而大用之。此二事可見其愛敬君子矣。若暴而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鄉使桓侯無此破綻。庶幾哉與曹參周勃等爭烈矣。

評曰。翼德早年尚武。兩莽收川之時。義釋嚴顏。豈勇夫所爲哉。看他賺張郃何等精妙。卽玄德弗解。惟孔明知之。故亟饒許多美酒。蓋

非貪盃。乃以酒爲兵耳。或曰。皆孔明薰蒸之力也。所以擇人而處。處世第一件緊要事也。李溫陵有云。只打督那一節。翼德便不可及。今之上司。能威作勢。索取下司者。亦往往有之。安得翼德柳條着實打他二百也。余令昭餘時。有戒守呂希尚貪而毒。奉直指小審之委。每至一邑。輒索過山錢。曾見文水令米君龍以厚幣。恨其不垂。麾之再三。其差役覓余居間。然後受。因索覽其脂韋之詞。令人歎嘔。

關外春秋

卷二十三 謀將

六

凡經過諸邑。高自矜貴。大做身分。或喚供應之不腆。或怒公館之蕭條。借以需索。稍不滿望。卽整之余亦在其整中。若遇張公。不知打幾百也。惜乎無人打他也。

據水斷橋。是關公之先見遠識。關中一看。全局都勝。真神人也。只爲當時先爲翼德占了地步。所以曹操畏之如虎。非公先見遠謀。何以有此。故善爲計者。決不在臨時幹辦。定須開時做了。忙時用也。若義釋嚴顏是豪傑遇

豪傑兩家氣味原是一家此翼德所以釋嚴顏而嚴顏並不懼翼德也。

涪陵有桓侯刀斗其銘文字甚工侯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佩劍人間刀斗見銀鈎則桓侯不獨以武功顯卽文墨亦自佳。

問外春秋

卷三

評將

七

吳南郡太守尋陵侯呂蒙

蒙字子明湖南富陂人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頗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悲甚蒙跪而訴曰貧賤難久脫誤有功當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當以蒙年小輕之曰彼孺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後校尉袁雄薦之孫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

問外春秋

卷三

評將

六

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吞之蒙陰除賁爲兵作絳衣行膝及簡日陳烈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擒之權曰事之克歸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裴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勇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諸將

元

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蒙說瑜分遣三百人，崇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三百疋，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凌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連據南郡。撫定荊州。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意尚輕蒙，因詣蒙飲酒。肅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蒙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時蒙與成當、朱定、徐顗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顗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又爲擇師使輔道之。其操心率如此。後權拒曹公於濡須，蒙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禦備甚精。曹公不能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諸將

辛

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將田、又令關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都督，督攻在廬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鸛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昭烈令關羽鎮守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昭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駐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旣定長沙，當之零陵，遂鄙。載南陽郡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又破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

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遣兵相繼，子欵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今百歲老母，截自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其宜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諸將

王

乃先報蒙，蒙預救，因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昭烈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謂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先主討關，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平，蒙代肅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呂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荊州借備，且爲曹操尚存，宜相輔

協，與之同讐。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駐白帝，蔣欵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深納之，及代肅倍脩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微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諸將

三

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撤兵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士不得干用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物，蒙

猶以爲犯軍令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懷道
不拾遺蒙旦夕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
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
閉以待權至羽遣在道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
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
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
故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來
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
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之謀也權以

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魏書

三

蒙爲南郡太守封侯蒙疾權時在公安迎
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
者賜千金時有鍼灸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
色又恐勞動常穿壁視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顏
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
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
星辰下爲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權哀痛甚爲之
降損蒙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
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

遺奉職佳走權笑曰君欲爲郭異邪於是用之
其寧倉暴好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
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
其用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
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擴荆州遺焉難繼君
今繼之公瑾昔遺魯肅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
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喪
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
諸將各問所宜俱言宜遣使逆之肅即駁言不

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魏書

三

可勸孤急呼公瑾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
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
二長常以此方鄧禹也又子明小時孤謂不辭
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至
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魯肅肅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
羽不足忌此肅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
之不苛責也
按阿蒙年未弱冠便憫然有食牛之氣矣及

爲將計取曹仁三百之馬擊破曹瞞屯皖之兵誦降郝普謀襲關公勇而有謀斷識軍計其殆深於兵者乎

評曰蒙既知蜀君臣不可以腹心待固也而不思操之可憂不若關之可倚乎余嘗謂子敬之連關敗曹尚爲長見耳况蒙與權謀襲關公者極其秘密矣然關公得禍而蒙即因終豈蒼翁以關公爲漢忠臣蒙不當襲殺之乎不可謂非果報也

關外春秋

卷五 謀將

五

吳書載將軍糜竺仁守公安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翻爲書誘之仁得書流涕而降則仁原未嘗贊關公也而陳壽作志云仁素嫌關輕已蒙陰誘仁仁使人以牛酒迎降失其實矣卽此一事壽之誣傳者必多謂之謗書可也

孟子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余觀于吳侯之厚呂蒙則又不啻手足

而已何以故權生平垂涎荊州而未有人能唾手取之者蒙一旦以奸謀詭獲不勝心意之滿足矣故見蒙疾發迎置內殿治護萬方至于欲見顏色而穴壁瞻之卽昭烈之侍關張難相伯仲三國中僅有而絕無者也

吳侯以呂蒙病篤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竊疑仲謀英雄豈惑于巫覡之說而亦信鬼邪較近世神道設教浸假而爲禳解之說蓋禱爾于上下神祇自春秋時而已然矣夫

關外春秋

卷五 謀將

五

惟聖人則敬鬼神而遠之故謂子路曰丘之禱又矣

晉宣威將軍假節前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加東
羌校尉奉高縣侯馬隆

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泰始中將興
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
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
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
尤異擢而用之交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
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
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

開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三

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
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
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
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
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
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
康太守公卿翕曰大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
之不宣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
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

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
丞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
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
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
溫水虜樹機能等衆以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
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
則六角車管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
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武

開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三

火道果礮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
甲無所畏賊威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
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
隆使夜到帝撫掌歎笑臨朝召群臣謂曰若從
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
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宜威將軍加赤幢曲
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
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
善戎沒骨能等與隆會戰斬之涼用遂平

胡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璠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勉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璠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也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息隆因其

關外春秋

卷三

諸將

元

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大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國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于官

按馬孝典武吏也而饒俠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生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而孝典以私財殯葬列植松柏舊史載之以爲美譚

評曰爲將惟在方畧亦在預備軍資馬孝典征西羌而作偏箱車所以濟其險征南虜而使軍負農器所以襲其無備立標簡試得壯士若干人夾道累磁石以紿賊鎧儘有機智然非帝預給三年軍資卽孝典難作無米之炊也孝典幸而遇帝耳

軍典必須甲杖馬隆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給之豈朝廷遣將滅賊之意曲在令也御史不勅令而勅隆曲在中丞

關外春秋

卷三

諸將

羊

也隆已成功朝議將加爵賞有司奏不應更授曲在有司也此等肺腸皆嫉才妬功懷私病國之徒豈社稷之福哉

兵無選鋒曰北隆之請募勇士是兵家第一義公卿乃謂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小將妄說不可從皆誤國之奸當膏之齊斧者也從來朝廷大事只是一群癡物執常典而撓事機之會覓卑官而短英雄之氣也嗚呼豈惟晉代哉

相一婦而更之哉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諫將

三

晉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涼州諸軍涼州刺史
中郎將龍驤將軍豫章太守尋陽縣壯侯周

訪

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漢末避地江南吳平因
家廬江尋陽焉訪少沉毅果於斷割周窮振乏
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周保爲散吏訪薦爲主
簿相與結交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
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
十人皆散走而自歸于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
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
誘封華軼所統屬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
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
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
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淪口約等又敗訪
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炬等戰又
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
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
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諫將

三

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橋以拒之枯棹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審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附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淦口遣督護繆綏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綏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募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東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謀將

重

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襲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連歸發遣杜弘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行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尋陽縣侯時涼州刺史張

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琦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曾擊臯胡混等並迎琦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曇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彥爲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廩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屯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謀將

重

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二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居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還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

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勉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涼州諸軍涼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猶在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諸軍并獲第五琦胡混擊虜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琦偏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遷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

關外春秋

卷三

謀將

三

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遣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投枕於地曰吾豈買堅可以貨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驍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典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熟如此初無一言何也曰朝廷咸賞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世

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宜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太興二年卒年六十一謚曰壯侯

按周訪少時廬江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日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後侃以七十六卒訪短十六年陶以勤王推為盟主為中典名將則功名果略

關外春秋

卷三

謀將

三

同也評曰行軍最戒張皇訪患杜曾之勇而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至兩戰俱敗六鼓齊鳴必待賊在三十步外自選精兵騰躍奔赴所謂善戰者其節短也王敦素有不臣之心終訪之世不敢謀逆蓋其威名有足以善伏之者矣

訪平杜弢之亂其子撫為益州太守三十餘年平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為犍為

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璿討平之璿子璿不屆於符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閩外春秋

卷三 謀將

主

晉都督徐充青司真由并七州軍事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殷武康樂縣公謝玄

玄字幻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桓溫辟爲掾平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鄒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閩外春秋卷三 謀將 主 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聞遣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繇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竟

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鎗重於雷城。玄乃擊遣謙等向雷城。超聞之。還保鎗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又西討堅。將句難等。斬頽用邵保。戰于君川。復大破之。又攻破浮航運。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殷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呼

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急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偏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淝水。石軍拒張蚝小退。玄琰仍進。夾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餓。死者十七八。殺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騶騾駱駝十餘萬。詔遣殷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辭不受。賜錢百萬。綵千疋。旣而安秦將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牢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交州刺史張崇於郾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郾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

糧運艱難，用督護閬人龔謀壘呂梁水樹，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岡，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碭磧，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齊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不道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縉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諸葛

三

雍熙以成天功，而霖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穴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聰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于此。豈謂輕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而聖恩赦過，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願所悲沉頓，有加無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霽然垂恕，不令微臣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諸葛

聖

銜恨泉壤，表寢不報。久之，轉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玄既與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

按符堅恃衆輕敵，謂投鞭可以斷流，殆驕兵也。故麾使却陣，致亂而不可止，遂成幻度之名。向使堅以百萬之衆，更番迭擾，幻度亦難枝梧，豈致爲八千人所摧敗？幻度少好佩紫羅香囊，頗爲褻展之習，乃叔

安石戲踞而焚之。既不傷其意。遂以過其流。及長而膺文武。良將之選。泥水之捷。千古垂名。邛超解安能違衆衆親。玄能不負所舉。知言哉。再傳而生靈運。文藻豔逸。雖踰詞場。真解芝蘭玉樹。生於庭階矣。安石云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余則云子弟何得不豫人事。而安得使其不佳。

評曰。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泥之後。勅寇望之。而土崩。滑頰之師。中州靡之。而席捲。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諫將

三

方欲西平華洛。北定幽燕。廟筭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得其遺文。經綸遠矣。

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冀州牧前司徒錄尚

書事平陽郡侯王猛

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舂爲業。嘗貨舂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舂。而云無直。令隨之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乃十倍償舂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隱于華山。桓溫伐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三

諫將

四

秦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傍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師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渭水。百姓未知公心。是以不至。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行。猛乃止。時秦王符生。剛虐不道。而東海王符堅有大志。聞猛

名造呂婆樓招之一見如故語及與廢六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始平令猛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訟其酷徵下廷尉堅親問之猛曰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臣甘心殉殺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未敢聞命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

聞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聖

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特進始臧侯樊世本氏豪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伴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收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送

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并戮尚書僕相長史席寶爾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王生之弟也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不聽明年淮南公幼乘長安之虛帥衆入襲李威捕斬之而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功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賴以次誅滅秦國乃定惜未早聽猛之言也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王猛審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

聞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聖

容許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澗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吳王垂因慕容評專國奔秦堅大喜郊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猛曰垂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當早除之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堅怒遣猛及將軍鄧羌等歸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

關外春秋

卷三

謀將

吳

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何以贈我。垂解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懼而走出。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有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是。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後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將軍徐成規之。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羗請宥之。猛曰。若不斬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郡將也。羗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不許。羗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使人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成矣。成既獲免。羗自來謝。猛執羗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耶。秋七月甲子。猛誓師渭

關外春秋

卷三

謀將

吳

源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而進。猛望見。燕軍笑勝。謂羗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受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羗。羗不應。猛馳統許之。羗乃大伏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道愛矣。設大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堅謂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王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

中外諸軍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淵。擢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讐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羗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比歛。三臨哭。謂太子曰。天不欲吾平。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關外春秋

卷二十二 諱略

覽

按王景畧性剛明嚴肅。尤分善惡。士不參其神契。卽不與交。秦晉實罕其匹也。及得志。徵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酬報。時論以此少之。

評曰。猛有經濟之才。堪與管仲子產比肩。堅擬之太公。非其倫矣。而乃以文王自比。多見其不知量也。且堅之於猛。旣言聽計從而輕以百萬之師。劔于肥水。何不記其臨沒之言。

桓溫何等氣槩。王猛被禍。捫風旁若無人。鄧粲何等跋扈。王猛玩弄狎侮。如訓獼猴。慕容垂傾心來降。而許使其子奔回。如弄嬰兒。的是猜手。亦是老手。景略誠爲豪傑。然非呂婁樓之汲引。猛安得進乎。夫一餐之惠。必且報之。奈何不思所以報婁樓也。

關外春秋

卷二十二 諱略

諱略

評

宋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討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武陵郡公檀道濟

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少孤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後以建義助封吳興縣侯又討郭寄生討桓謙荀林拒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爲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後功封作唐縣男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軍

檀道濟

卷三十三

將軍

至

鎮京口道濟爲司馬臨淮太守加冠軍將軍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僞將軍姚沈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咸悅歸者其衆長安既平世子當鎮江陵復爲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校尉遷侍中文帝卽位轉護軍加散騎常侍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徙爲丹陽尹護軍如故景平初虜圍

青州告急加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未至虜燒營遁走還鎮廣陵徐美之謀欲廢立誚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謁帝有說謝晦宿晦疎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服其量大祖卽位遣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武陵郡公又增督青徐等五郡諸軍事及討謝晦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中見晦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或恐非其長臣悉聯智晦悉臣勇今奉命征

檀道濟

卷三十三

將軍

至

討必未陣而擒也晦本謂道濟與美之同誅忽聞其來遂不戰而潰事平遷都督江州豫州等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平河南復失之虜偏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至濟上連戰二十餘日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先是宋人降魏者具說糧罄士卒憂懼莫有鬪志道濟夜唱籌量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

奔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剋，定河南，全軍而返，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可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魏兵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按道濟唱籌量沙，敵人疑有餘糧，而不敢追。

乘輿出圍，敵人懼有伏兵，而不敢逼。其後，義之謀廢立，魏濟入領軍府，就請宗伯也。其父勸諫，動不拜服，遂於枕便辭，是其膽也。及討謝晦也，晦本謂道濟與義之同謀，忽聞其來，不戰自潰，是其威也。三者具矣，而死於義康之手，豈昔人之所謂目論者歟？評曰：檀公位居台鉉，豫北河岳，寵靈優渥，舉世無比矣。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彭城慮宮車晏駕，不可復制，會索虜之入寇，假召命以趨朝，而身爲魚肉矣。儻使下船還鎮，星言過發，未必便能就羈絆，又使璽書雖至，而飄然長遠，卽百義康其奈之何。據罪狀道濟云：「參軍龐延祖密以啓聞，則是妻非所構，天高難問焉。」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十二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宋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贈左將軍青州刺史
龍陽縣壯侯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殊宗。猛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見亦將與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涇澠之間，嘗寄食涇池人李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譯著

一

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所長，而意略從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武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卽以爲行參中軍太尉事。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劉毅有疾，遂遣從弟兖州刺史劉春爲

副貳武帝僞許之。大軍西討，加振武將軍使率龍驤將軍劉恩百舸前發。但云劉兖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刺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曰：「若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譯著

二

疑。將至城，遂殺要將朱顯之與十餘騎，步從數十，問是何人。答云：「劉兖州至。」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州焰張天，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武是父兄子弟表親者，且問且語，知

武帝自來人情離解一更許前陣潰散斬殺勇將趙葵殺左右兵猶閉東西關拒戰鎮惡慮關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殺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殺便取子肅民馬而出政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銜刺恩軍二人關已一日疲倦殺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

關外春秋

卷之三

三

武帝北伐轉鎮惡爲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通逆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尅咸陽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鈔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進次河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資卽版授方爲河池令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討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

記內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便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命將士舍旱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莫不騰踊爭先卽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武帝將至鎮惡迎於灊上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四

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帝留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委以扞禦之任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人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者深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

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
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
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於是追贈左將軍青
州刺史武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侯

按鎮惡自豫章口舍船登陸每船一二人對
所設立旗鼓分明是韓信破趙之法屯兵渭
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艇行船者悉在艦內
外不見有人分明是呂蒙襲荊州之法即使
暗合亦是翻本耳雖然天下鮮有暗合者誰

人知翻本乎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五

評曰王鎮惡機神明敏屢著功績荆南逆黨
執居上流難與強藩憂兼內侮乃輕舟先邁
神兵電激肝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
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
檣無前遂廓定咸陽俘斬僞主克成之功莫
與爲疇實扞城所奇國之方召也北虜游魂
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撲討賊既還奔奄
遭忍害雖沈用子之猛獸亦繇高祖密使引

圖耳豈勇略震王者身危即但劉穆之以鄧
艾相方頗效燕石奈何不悟而冀望九錫乎
史載鎮惡入關極意收歛子女玉帛不可勝
計既克長安藏姚泓檣輦謂者爲有異志高
祖審覘之則鎮惡悉剔取輦上所飾金銀而
弃輦於垣側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可鄙之甚
矣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六

梁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司徒都督郢州刺史

江業縣公陸法和

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勿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汝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

關外春秋

卷之三

七

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令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捺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王。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處人爲禱。皆從行。故也。至

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法

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勢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刺。語檀越等。此雖爲刺。實是賊標。今何不向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八

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刺。仰頭截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法和既平約。謂湘東王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自然平安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感進退不可。王引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

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目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捧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受三歸龜乃入草初八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沒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諺語

九

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征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蚌穉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園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確

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確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德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鄂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徵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諺語

十

領受但以空檻箠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買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日輪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警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旣設使是禁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

具大饅薄餅及饗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開其城門着鹿白布衫布袴邪中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飽飭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日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官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

閩外春秋

卷之三

諱將

上

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朱蒞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造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瑒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朱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郢城下馬禹步辛術謂

曰公既萬里歸誠至上虛心相待何爲作此帝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德給綢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件物稱是宋蒞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

閩外春秋

卷之三

諱將

上

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歛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按法和託沙門而隱跡覽梁難而挺身師動神

半蛇斷而前知湘東傳其神僞王琳
於其奇說天壤間乃有此人亦奇矣

語曰陸公不僧不俗才足截禍亂道足了生
死有游戲三昧之意其討侯景也海岳從風
百靈效順梁元帝以功高疑之稍萌于心卽
先知之陸公曰貧道學道之人尚不希釋梵
天王豈窺人主之位殆神人也

唐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
使高仁厚

仁厚不知何許人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
瑄爲營使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謂之尋事
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
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
中明日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
執弘讓送敬瑄敬瑄杖其脊釘於西城二七日
煎油澄之又以膠麻挈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
問外春秋 卷三十五 薛嵩
焉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
楊遷復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
遷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郡伍署職級橫
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浸陷入蜀州
境陳敬瑄乃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
未發前一日有鬻麴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
之果阡能之謀也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獄約
不得軍中虛實卽死仁厚哀之曰我何忍殺汝
不縱汝汝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懸汝

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明日尚書來汝曹有能投兵迎降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輦轎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輦轎重復半審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得免命悉平輦轎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阡能聞仁厚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降將

五

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伏兵千人以邀官軍仁厚謂知遣人入賊中告諭如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軍棄甲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擊狼狽踰壘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着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收旗幟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

旗使前招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遇之不能止共擒以獻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水死衆鉤出斬以徇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降將

其

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平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衆挈羅夫子首詣阡能請仁厚擄馬首大呼泣拜曰

自趙貞寬日入無可控制今還尚書如出九泉
脂曰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
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
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過使使安樂戶口仁厚
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
州刺史於是陳敬瑄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
門能羅渾擊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蜀之敬瑄
與仁厚謀曰韓秀昇未擒貢輸梗奪公能破之
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
以銳兵負岸而陣使游兵逼賊久不戰則夜以
千卒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師救火仁厚
遣人驚沒擊舟皆沉衆潰秀昇斬之不能止衆
怒執秀昇降檻車送行在斬之東川節度使楊
師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徵
師立以本官兼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益怒移
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使舉兵屯涪城詔削師
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將兵二萬討
之以西川節度使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

士安嬰城閉四旬夜出兵擾北柵副使楊茂言
不能禦引兵走其旁數寨亦走東川人併兵攻
中軍仁厚設兩翼而伏拔柵門列炬賊不敢進
伏發擊走之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
仁厚念諸寨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
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
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
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知常勿憂也詔素長
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
乃追及之仁厚問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
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
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帥士卒走至張把
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
遂策馬馳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
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
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
既先走又爲欺罔以留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
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

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皆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爲書射城中曰仁厚不忍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預也衆呼萬歲乃與士安大譟而進以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沉于地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乏詔拜河南東川節度使

閩外春秋

卷之三

諸將

十九

按陳敬瑄恃田令孜之執專事整人而楊遷遂執謝弘讓於敬瑄敬瑄之濕束弘讓者極慘毒阡能因是聞風爲盜橫行邛雅間焉則首禍者敬瑄而從史之者楊遷也高尚書雖平阡能之亂而楊遷敬瑄未見所坐豈錯代耶

評曰仁厚之行軍智勇兼施德威並用者也討阡能効在子戡而招撫全得縱轡者之力討而宜在不攻而圖之全得孔目官之

處造除鹿角之法大開營門而賊不敢入暗合于趙子龍叱張翼之法可與談兵矣

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監祕書

事東郡公崔浩

浩字伯淵小字桃簡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闡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劑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太宗好陰陽術

閩外春秋

卷之三

諱者

三

數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處決多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宮不知何從得入太宗怪焉命浩推之浩曰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妣與果獻女太史令王亮蘇坦固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遷都非策也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筭號稱千毛之衆今留守舊鄴分家自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

輕信之意焉螭蟠必提手而來雲中平城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救援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

閩外春秋

卷之三

諱者

三

年願更圖之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營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天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營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子辛未皆亡於辛未爲西今歲之陽曆是年人奏矣後八十餘

日炎賊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
昆明池水竭，童謠詭言，國內譴擾，明年姚興死，
三年國滅，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興，
舟師自淮泗入汴，欲汴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
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不許便。」太宗將從之，
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從擾其則州，劉裕切齒，
來久，今與子勞，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視其意，必
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
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三

五

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
擊若其牧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
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
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
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
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
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大謀國擇利
而爲之，豈顧婚姻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
棄恒山以自衛，則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

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稱曰：「裕西入，
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
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遣長
孫嵩發兵拒之，戰於岷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
太宗恨不用浩計，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太
宗問浩如何，浩對曰：「必克。」太宗曰：「劉裕武能何
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何也？」浩曰：「慕容垂
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少加倚
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三

五

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
超，南摧盧循等，借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
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虎狼之國，裕欲
行期揚之化於其地，雖無翼而欲飛，不可得也，
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
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
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
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
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

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衍之治國
待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將之
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
宗曰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北醇樸之人南
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臣豈能仰名太宗
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
姚氏封殖不思樹黨疆隣報警雪耻乃結忿於
蠕蠕背德於姚興振堅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
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

關外春秋

卷之三

慕容

三

標醪酒十觔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
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
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
太宗問浩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
入正典今同其應不在周家晉室主弱臣驕累
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字者惡氣之
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應也太宗然之
五年浩累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太宗恒有
微疾浩其屢見乃使中貴人審問浩曰春秋

字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
晝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
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
幸就平愈但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
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
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
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稅戎政監國撫軍六
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優游無爲頤神養壽今
長皇子燕年漸一周明淑溫和衆情所繫時登

關外春秋

卷之三

慕容

三

儲副則天下幸甚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
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
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
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
之聽其決斷大悅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
虎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
卒乃退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
義足以勸忠臣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
宜遠人

下令德之事也。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郡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營威再守羽林，越鈞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

關外春秋

卷之三

詳許

主

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旦之中，豈得變易？賊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日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唯浩贊成之，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於上，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浩難淵曰：「陽者德

也。陰者刑也。故曰：「飢修德，月蝕修刑。」夫王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二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臣觀天文，比年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刑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大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

關外春秋

卷之三

詳許

天

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更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春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掠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引馬渡羣化馬懸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虓勢永

闕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謀將

三

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諸軍遂行天師寇謙謂浩曰是行如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衆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渭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畏不深入勸世祖停止不追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

美世祖爲奉七箸或立嘗而族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方光祿大夫賞謀諫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卿言也又召新降高車衆帥致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庭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胷中所懷乃遇甲兵朕每有征討而慮不自決前後

闕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謀將

三

克捷皆此人之力也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彼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故先聲勦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兵難攻制糧食不給分兵討討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

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且天時不利於彼害氣在楊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減光晝晷星見飛鳥隨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與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世祖不能違衆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歸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人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今義隆軍來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戰小勝一戰小敗以此觀之俾見情

問外春秋

卷之二十三 諫將

三

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虔意也然定殘根易摧疑之必仆翹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平涼既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世祖將討沮渠牧犍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今出其不意大軍卒至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民心離解加天災地變都在秦涼必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絕又其地鹵斥無水草大軍不得久停天梯山上積雪丈餘至春夏消液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渠水涸則致渴乏討之未見其便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飲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頃乎此言大誣於是遂討涼

渠引漕溉灌數百頃乎此言大誣於是遂討涼

問外春秋

卷之二十三 諫將

三

渠引漕溉灌數百頃乎此言大誣於是遂討涼

州而平之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祖之
隆北上我太祖道武皇帝奄有區夏太宗承統
光隆前緒朕以躬身獲奉宗廟戰兢兢兢如臨
淵海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
連逮於神廟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威一代之
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充無塵平
捕寇於龍川討孽孽於涼城而史闕其職篇籍
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今命公何臺綜理史務
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秘書事以高允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謀將

主

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而浩總焉世祖西巡至
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
宗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
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
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
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爾
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
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殺草不備欲渡渭南
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苦去此六十里賊寇

在擊地之法常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
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
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
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
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
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有人誣浩於
世祖世祖忽誅浩

按崔桃簡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
于計書常自比張良而稽古過之世祖即位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謀將

主

左右排毀既已以公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
之術又師寇謙之受神中之訣何不掛冠解
組買山而隱而竟被祖誣則亦闕于保身矣
哀哉
桃簡奉勅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周易
春秋禮記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綜核凡
三十九年專心精研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
爭義亦何勤也其推隣國貢嬪嬙榮感入秦
地榮劉洛陽慕容垂斷彗星之出將滅晉五

星併東利伐泰占太白行蒼龍宿月行於焉
爲大破旋頭之象決到義隆勢連定有仰連
鷄不得俱飛識沮渠牧健有惡心料蓋吳之
走北山卽子房運籌決勝蔑以加矣

評曰伯淵才統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
莫之二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周太宗爲政世
祖經營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動亦
茂哉謀雖益世威未震主未途邂逅遂不自
全豈烏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

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佛法圓通廣大範圍覆載籠罩古今從來大
豪傑大奸雄無不皈命而膜拜者浩乃橫口
污嚙焚毀釋典捐灰於厠中豈全不畏護法
尊天耶及浩幽執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
十人渡其上呼聲嗷嗷淒慘行路自古宰司
之被修辱未有如浩者豈成以爲報應之驗
也嗚呼後之蔑跡如來弁髦梵籍者可以爲
敗鑑矣

世簡自負博洽諸問從有載籍以來曾見以
國書勒石者否曾見營於天郊東者否曾見
有用功三百萬者否閱湛秋標諂諛小人附
崔公于死地地上未見株連地下必不免掣
古之報而世簡至五代時有替者張濬自言
事太白山神神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崔
公聯可信眉耳

周上柱國大將軍益州刺史齊王宇文憲

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騷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見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輒曰此我見馬也命取以賜之後進封安城郡公累官大將軍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以其形勝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注

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偏問武帝已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開大小試而無効耳受面欺文帝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年時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尋進柱國改還京齊將獨孤承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弼出宜陽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

臺洛南憲澤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於

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時汾州見國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段孝先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三

謀將

注

會日暮乃各收軍後進爵爲齊王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略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帝召憲謂曰招與汝爲前軍吾亦稍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于戈於我爲不足耳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詵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器等一十六件以

賈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死
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趨黎陽。
帝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
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時初置上柱國官。以憲
為之。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
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圍進取。齊王聞
晉州見圍。自來救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
軍宋昌公格屯桑樓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
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謀將

王元

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
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
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
請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桓國侯莫陳芮逐之。
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赴之。會被
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
軍退。朔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
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
曰。領軍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處候大都督。

耳。曰。公言諸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
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偏指陳王純已下。並以
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
甚銳。憲與開府宇文欣為殿拒之。斬其驍將等
萬餘人。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
稍逼城中。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
憲反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
諸軍俱進戰。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
及洛女砦。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謀將

王元

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
面。赴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仍詔憲趣鄴。進赴
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
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
州。湝令間諜二人視之。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
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
還。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擒湝及孝珩等。
憲素善謀。多筭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
陷陣。為士卒先。羣下感悅。咸為之用。齊人夙聞

威聲無不恃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多
牧不擾軍無私焉

按毗賀突雖在童戲神采凝然及高祖與稽
山之會總盟津之師憲卽贊成其事表上私
財以助軍費其曰邊隅未靜卜式願上私財
江海不澄衛茲請獻私粟本謀欲外竊長地
大恢武略也迺威名日重幼主生嫌既令于
智啓其動靜又令孝伯餌以三師遂獨被引
進壯士與戎嗚呼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三

謀將

四十一

冤哉縉也宣帝之酷於斯而極矣

評曰齊王奇姿傑出席介弟之地握上將之
權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
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焉
扶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
子是以卜周祚之不永也
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惟楚元
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
以武功名餘人碌碌無足數也憲年裁十

六而善於撫蜀自刊嬰略而長於謀兵捐資
助軍以表心伐柄爲卷以疑敵奇才高行獨
步于周室矣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三

謀將

四十一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十三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十四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周上柱國行軍元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行宜陽郡事南兗州刺史兼攝南汾州事贈太傅襄公章孝寬

孝寬本名叔俗以字行京兆杜陵人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關請為軍前驅朝廷喜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周文帝自原州赴雍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諸將

一

州命孝寬隨軍及寇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寶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竟復據宜陽遣其陽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作書者為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欬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入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詐琛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

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晴通遂清尋獲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累為劫盜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齊神武領山東之衆西人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欲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高樓直對上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諸將

二

地道仍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逢割之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等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

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棚杆之敵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測之危孝寬聞內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後爲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三

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通書疏故齊人動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金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滕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民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剗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墜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觀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獻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悉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四

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喻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慢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人彼欲於汾北取債勿怪也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債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謀將

五

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嚴頗知上策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木不扶自豎令謀人多傳此文遣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光卒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云武帝從之遣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謙等重弊聘齊備從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

謀也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帝嘗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惟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輪力先朝以定國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請孝寬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大業元年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所在皆密送款江北悉平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追其大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謀將

六

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勸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餼酒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軍次河楊迥所置儀同薛公禮等同過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

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雖堪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其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關東悉平凱還京薨時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疆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知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七

按孝寬官居武將而篤意文史晚年雖嬰眼疾猶令學者讀而聽之余觀平齊三策其一謂大軍若出當與陳氏爲犄角募遣諸路爲前驅其二謂水卽大衆當與陳氏分兵據屯田募士以乘其間其三謂若今更存遺養宜還崇隣好安民養威以觀其變卒如所言料事之中如此是亦右文之力也是以參麟趾殷學士考授國子監評曰兵莫微于間孝寬詐作手書而間段琛

爲作詔言而誅明月微之至也守生壁而神武不能拔是爲守則固也以金貨啗齊人而知其動靜是爲因間也築城以遏山胡之亂獻策以著平齊之功守五門以却陳人之師足以覩其老成練達矣賀六渾頗善朔兵而頓師于玉壁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彼極輪功之巧此堅墨守之術真稱敵手云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七

梁河東招討使領鎮南節度使開封尹前永平軍節度使左龍武衛統軍元從都押衙登州刺史行軍司馬贈中書令劉郭

郭密州安丘人素好兵書有機略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郭以斬將盧洪破張蟾功表爲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郭以爲從周爲兗州刺史從周將兵在外郭乃使人負油粥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釋城下水竇可入郭乃

國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九

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視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郭郭以版輿置從周解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厚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遂緩攻郭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喻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郭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

國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十

非吾素遣者勿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周使者得出否者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力窮從周以禍福諭郭郭報曰使吾主降卽以城還梁及師範降郭亦降從周爲具齋裝送郭歸梁郭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酒郭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郭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郭皆用軍禮郭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後討劉知俊以功拜永平軍節度使末帝卽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莊宗入魏郭謂晉兵悉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周德威先至臨清而何朔倉儲已竭末帝遣問郭必勝之策郭曰臣無奇術請

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斂破矣末帝大怒遣使者
監督其軍郭召諸將謀曰王上深居禁中與白
面面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
如何諸將皆欲戰郭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
以河水一盃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郭曰一
盃之水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
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郭營郭不肯出
而末帝又數促郭戰莊宗謂諸將曰劉郭學六
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
闕外春秋 卷三十四 謀將 士

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

按劉郭爲將假粥油瓊水竇以入兗州簡婦
人出老疾以待外援故陽語又下令以誤副
使結草人執旗以巡城飲河水以激諸將亦
足以覘其兵書機略之一班矣

評曰郭一步百計莊宗當之每有戒心而莊
宗亦善料敵其在魏陽知晉兵甚銳不肯輕
于一擊如司馬仲達與諸葛孔明對壘決不
敢函奔試嘗而末帝深居禁中遣使促戰遂
闕外春秋 卷三十四 謀將 士
爲晉所折非謀之誤也郭何負于末帝而斃
乎

唐盧龍節度使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師周德威

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必欲生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三

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州刺史非臣促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辛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捐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十四

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章帝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七年秋梁追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賁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輝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備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直數十千擒之遺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

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遽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郃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

綱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諒將

十五

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郃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郃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

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餒。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宋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郃追至相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

綱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諒將

十六

守光閉門拒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退。奮槊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

德威與郭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郭軍。而收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七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瀨，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

簡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謀將

丁

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饟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焦費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速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其已接

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

按周陽五勇聞天下，而陳野又必欲生擒之，真是嚙口，而反爲所擒，非不幸也。畢廷珪有何伎倆而挺槍追老周也？祇辱其撓耳。史稱德威勇而多智，豈其然乎？

簡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謀將

十八

評曰：大將提兵關外，梓宮在殯，沖入新立，最足以貽猜謾也。德威卽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入哭，則猜謾盡釋，臣主俱安，可不謂智乎？攻潞以救燕，退鄆以救趙，困劉鄩于臨清，破守光于幽州，是其略也。十年前余所著兵畧有乘字一則，若德威與景仁相持，必待未申時，梁軍退食陣動，遂擊敗之，得乘之解矣。至胡柳陂之戰，則又莊宗不聽其計，而爲梁所乘，以致德威父子俱死，惜哉。

唐西南面行營招討使侍中成德軍節度使前
兵部尚書樞密使郭崇韜

崇韜代州鴈門人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才見
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先時吳珣張
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
莊宗曰公欲避事當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
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
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
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

閩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謀將

七

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
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
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
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
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
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
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
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
於此其志在取鄆州矣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

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處晉州爲各處必交
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
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
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
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
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
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遣
趨陽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
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

閩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謀將

七

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潭
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
丹數犯幽涿又間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
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
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
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
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
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士疲
戰爭生民苦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

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欲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

國朝春秋

卷之二十四 詳將

三

開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度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

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與。吾欲避之。歸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譏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

國朝春秋

卷之二十四 詳將

三

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於私家。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討破梁。陛下推臣行而約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

家後賢並進臣億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翰
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
之乎崇翰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
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翰忠武崇翰因自
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
之事使卿無尺寸之地崇翰辭不已遂罷其命
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
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
使王允平督之崇翰切諫宦官曰崇翰之第無

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五

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譏問愈入明年征
蜀譚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翰以譏
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
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因之儲副而大功
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
子豈任大事必爲我擇其副崇翰未及言莊宗
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及以繼岌爲西南面
行營都統崇翰爲招討使李紹琛毛璋李嚴等
皆爲列將軍政皆決於崇翰唐軍入蜀所過迎

降王衍弟宗鼎陰送款於崇翰求爲西川兵馬
留後崇翰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鼎還行
于西宮悉取行嬪妓珍寶奉崇翰及其子延誨
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翰留鎮蜀繼岌頗
疑崇翰崇翰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鼎及其弟
宗渥宗動沒其家財蜀人大恐繼岌監軍李從
襲等見崇翰專任軍事心不平思有以圖之莊
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翰不郊迎延
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因

外春秋

卷之二十四

五

言蜀之寶貨皆入崇翰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
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中至蜀視崇翰去就彥
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詔魏王殺之
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
按史稱郭崇翰幹才明敏盡忠國家有大略
其爲將敗契丹于新集敗彥章于楊劉延康
延孝于卧內以探梁之虛實決計長驅八日
而成功爲佐命功臣第一其已破蜀因遣使
者以蜀地歸南詔諸蠻欲因以緩來之

可謂有志矣。乃因宦官伶人用事被謾受傷。
冤哉。

評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崇禎自知權位已極，欲避之鎮陽，何不做范蠡之扁舟，學子房之辟穀，而乃聽故人子弟之三策，求以自固，不已晚乎？乃又皇皇征蜀，思立大功，爲保身之計，豈知貝錦成而頭生角，竟爲劉后所扼耶？然崇禎亦有罪焉：軍至成都不合受續枝珍珪，又不合聽宗廟請留後，又不合屈殺宗廟一家，又不合失迎延嗣。斯數者皆足以取禍也。

傳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言見幾也。方莊宗殺羅貫時，滿腹中皆殺機矣。賴於此時能飄然鴻冥，尚可免禍，而誤云騎虎勢不得不下，何其謬也。

莊宗嘗苦熱，思得高樓避暑，而崇禎切諫，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生變清涼。有古大臣之風。雖僧誠惠自言能

降龍，嘗過鎮州，王錦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奉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明年泮沱河大水，壞鎮州城，人皆神之。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獨崇禎不拜，可謂強項者矣。

宋書書相院事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

彰武軍節度使前環慶秦等州安撫使領人
真定環慶三路都鈴轄兼知渭秦汾州兼涇
原儀渭鎮戎沿邊安撫使領高州刺史贈侍
中諡武穆曹瑋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以瑋
為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沉勇
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
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

開卷春秋

卷之三十四

主二

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
九真宗即位改知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
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
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瑋以鎮戎軍據
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
古長城壑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
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
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
田春秋耕餘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嘗出戰

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生馬
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襲
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
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
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曰可相馳矣於
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
已疲故為食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
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
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李繼遷死其子

開卷春秋

卷之三十四

主二

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
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
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
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
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安家俄熟魏數大族
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
不急折其羽翼必颺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
受降者內其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閤門使為環
慶路兵馬都部署知州帝以瑋習知河北

事通以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
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
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劉
綸二圖以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
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關
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
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
秦州兼涇原備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虜屬
強盛李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宜約束數

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不足畏欲以氣陵之
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
擊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
者萬計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連諸
城皆納質爲熟戶矣時瑋作壘抵接囉囉西蕃
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史楊知進護賜物通并
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遵激知進語曰秦
州大人直以兵入搜囉囉來幸爲我言願罷兵
歲入貢約番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卑陵從
知進來獻馬自是虜屬勢感退保積中不出
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
柔遠砦以瑋爲環慶秦等州安撫使委乞骨咩
天門等族間瑋至歸附者甚衆拜簽書樞密院
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滿
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日
上道從弱卒十餘不以弓報矢簾自隨謂敗復
官尋拜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河陽
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瑋用土得

其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人如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擄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卧閣內不出會賊至璋奮起妻妾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失利峭厲聞璋名即望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條人叛入夏國者璋方對客奕奕不應軍吏亟言之璋晚曰吾因遣之去也汝再言何也夏人聞

蜀外春秋

卷之十四 孫權

三

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壇罪璋下今日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羸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杜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

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投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他利不宜別徙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壅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皆以爲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璋寬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璋客外舍璋欲接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勣爲樞密

蜀外春秋

卷之十四 孫權

三

使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樞密四人皆罷禮訥號州語人曰昔予奉使河北時曹南院爲定帥禮至定治事畢璋謂禮曰明日願少留明日饌食罷璋屏左右謂子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富有警公宜預請邊備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禮曰何以見教曹曰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其子方十餘歲日以戰馬資隣國已失計今以貨殺之誰肯爲我用者此子欲用

其人矣。必有異志。乃使善畫者國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

按曹寶臣築城隴東。以遏虜衝。給田護作。以安土人。受數大族之降。以折德明之翮。作重于西方要害地。以通立遠之貢。是得其察會而暗合古法。不愧名將種也。

評曰。觀瑋紀法嚴明。綜理周密。禦李繼遷父子及西羌諸虜。皆使人畏而不敢動。蓋以威明勝者。其跡阿翁之以仁厚勝者。大不侔也。

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諫將

三

阿翁嘗對太宗云。臣二子材氣皆可取。而棄不如瑋。庶幾祁奚之舉午矣。

李禔嘗謂曹瑋對王。禮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于本兵之時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李繼遷初死時。瑋欲乘國危子弱。提精兵出其不意。捕擒德明。釋中國西顧之憂。而天子不能主持于上。丁謂又沮抑之。失此一策。西夏之禍。遂與宋相終始矣。

近時邊將何嘗以制敵爲事。祇是塗飾目前。苟幸需次。商鎮而傳舍之。求如寶臣之必欲識元昊。而使善繪者審厥像。誰乎。吾因是而服曹公用之細密也。

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計。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本謀先絕後患。而專意於內吳也。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土蕃。修築邊城。諒亦連年攻獮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近日奴兒哈赤謀叛。亦先破南北二關。繫戎猾。夏古今一轍也。余往在長安。與公孝與宮詹細譚國事。舉此相質。孝與曰。然難爲不學無術者言也。

外春秋

卷之三十四

諫將

三

三立堂

卷之二十四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

于里著

宋靈慶兵馬副都部署前澤州知州練使尹

繼倫

繼倫，關封浚儀人。父勣，鄆州防禦使，書內奉。繼倫以爲可用，太宗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于機要。下金陵，太祖卽位，改供奉官，從征太原，遷洛苑使，克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戚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潛謀入寇，上聞，遣李繼隆

關外春秋

卷之三

一

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巡徼路，與寇值于越徑趨大軍，遇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將

關外春秋

卷之三

二

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則天未起，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旣擒，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則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淳化初，著作佐郎孫崇諫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事，極言徐河之戰，契丹爲之奪氣，故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所措，於是遷繼倫尚食使，領長州副練使，以勵邊將，淳化五年，李繼倫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爲河西兵馬都監，未幾，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分遣將師爲五道，以討李繼遷，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環路往，逗遛不進，上怒，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兵馬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也，時繼倫已被病，強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

之卽日乘驛赴行營。至慶州卒。年五十。上聞之。嗟悼。贈加等遣中使護其喪而歸葬焉。

按兵法殺敵者怒也。繼倫激怒其下。而衆皆從命者是也。又越其所不意。繼倫潛兵躡其後。而破于越者是也。阿翁嘗以爲可用。可謂內舉不避親矣。

評曰。語有之。沒利于前。而遺患于後。戒貪得也。于越一意向前。邀李繼隆之趨。重不知黑面大王。睨而收鷸蚌之利也。徐河之戰。繼隆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五

諸將

三

簡之。繼倫撲之。若合謀夾擊焉者。皮室所以授首于越。所以失箸也。鄒使繼倫不死。必能助繼隆一臂之力。惜乎其蚤世也。

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前爲寧遠。

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涇路原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秦州刺史。贈中書令。諡武襄。狄青。

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唃廝囉。香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五

諸將

四

仁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喬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望望其旗。易之。全軍趨之。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常以募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

一聲卽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繞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大笑曰孰謂伏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甚多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墮澗山隅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特佐悔不追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虜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軍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

開外春秋 卷之三十五 謀將 五

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開門刺史擢秦州刺史涇路原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又遷馬軍

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河湟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朝廷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洎爾臣當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僭智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解無功命孫沔余靖招撫皆久無功仁宗憂之青上表請行自言臣起行伍非職代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

開外春秋 卷之三十五 謀將 六

以爲宜徽南院使宜撫荆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青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曰君欲從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從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所到輒休士一日到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過者一犯者斬之以徇於是軍肅然

乃令孫河、余靖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蔣偕、張忠皆以輕敵敗，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軍投二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河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扼爲所據，乃拔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青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宴。軍投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河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到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三鼓時，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關，旣度，開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

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死。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遂大敗，智高焚城還去，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遂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遂擁衆而下，揮劒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至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遂乃誦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初，青請擊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侍從文臣爲之監。」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監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邠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辨賊於

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入邕州城獲金帛巨萬難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歛尸築京觀於城北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當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卒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奔出邕州諸將皆欲窮其窟穴青以爲乘勢趨利入不測之地非大將事天下皆罪青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用兵至勝而已初青之至邕也會障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皆下

外蕃秋

卷之三

九

之其衆遂以濟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教坊俊進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卧起皆宜防衛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幸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以待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千外以除內寇非

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妄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議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且姓合議書請出青于外獨范景仁曰此唐太宗所以殺李君羨也上安忍爲之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薨卒帝發哀贈中

外蕃秋

卷之三

十

書令謚武襄青初赴陳州不憚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故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接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宜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人敢後先者是以其此常有功

評曰世云南夷尚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邕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武襄

鉅節。騰之。自持百錢。與神約曰。果大捷。則投錢盡面也。衆方聳觀。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侯凱還。當謝神取錢。師旋。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視之。乃兩字錢也。此兵家愚士卒之耳目。權以濟事者耳。若夫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以鉦聲止爲進退。以蕃落兵當標牌。宴將佐而解病脫身。以奪崑崙。儘知變化。非執定兵書死版者也。

外傳

卷之三

神宗

十一

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知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象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賁中。率祠其家。

公破僞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始與孫沔破賊。謀皆出公。賊平。經制餘事。悉以誘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嘆其勇。旣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公悉力調其家事。

死一生乃見交情。廣絕交論。可以不作。青宜撫廣南。將出師。翰林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此步兵也。當騎兵必靡。或又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干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後世征蠻者當以爲法。公河西書佐也。適罪入京。竄名尺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爲青澗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鄜延。料問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惟

外傳

卷之三

神宗

十一

秋不稱呼之卽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又延舉于范公。遂成名。秋公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去其黥文。時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曰。以勵士卒也。熙寧改元。青子諮入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白爲文。遣使祭於其第。

宋環廖路兵馬鈴轄內殿崇班知青澗城事遷

洛苑副使知環州贈成州團練使种世衡

世衡字仲平种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以放蔭

補將作主簿累官至衛尉寺丞歷鄜州從事西

邊夏戎犯延安世衡建言延安東百二百里

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

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

命董其役世衡膽勇過人雖遇戎落曾不畏憚

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

可守整地百五十尺始至子石石工辭不可井

世衡命肩石一畚償百錢工復致力卒得泉城

成賜名青澗焉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

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其貨贏其利城遂

富實間出行部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與

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與之由是羌

屬皆樂爲用世衡在青澗嘗課吏民射雖僧道

婦人亦習之以爲常中肯與之既而中者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十三

十四

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

可守整地百五十尺始至子石石工辭不可井

世衡命肩石一畚償百錢工復致力卒得泉城

成賜名青澗焉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

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其貨贏其利城遂

富實間出行部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與

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與之由是羌

屬皆樂爲用世衡在青澗嘗課吏民射雖僧道

婦人亦習之以爲常中肯與之既而中者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乃不復犯環境遷環慶路兵馬

鈴轄初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

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

臣欲間之詭略使麗籍移書保安軍守劉拯路

蕃部破平以達野利兄弟湮原路王沿等亦道

漸多其錢雖微然亦遠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精於射胡

首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

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輒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

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都

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方

卧帳中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

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

遇乞書及金寶會剛浪凌令浪埋貧乞婦孺等
三人詣世衡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
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
光信者越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
出兵常使爲鄉導數盡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
改名嵩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
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
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若半年世衡居嵩語
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

購外春秋

卷之五

謀將

七

爲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遣野利書
膏燭致納衣間審縫之仍視之曰此非濟死不
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
又以畫施一幅東一部遣野利野利見橐施度
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
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遣
書嵩堅執無書至筆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
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
說乃命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

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之
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
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
未卽相見只令官局日卽館舍勞問間及興州
左右則詳追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
世衡令於隙中審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
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
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
天都因設祭壇上書祭文于版遽二將相結有

購外春秋

卷之五

謀將

七

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
至急燕之以歸版字不可遮滅虜得之以獻元
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
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
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
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
間也世衡在邊數年積殺通貨所至不煩縣官
益兵增餉善撫養士卒病者造一子專視其食
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

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

按仲平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仲平葺之其梁重大衆弗能舉仲平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也此可與行軍矣

評曰將爲死官邊方又死地故明主之御將也常優其禮數而寬其文法俾得伸縮自由

海外春秋

卷之三十五

譯者

十七

而屬吏毋得齟齬焉漢帝之待陳湯甘延壽宋祖之待李漢超王全斌崔彥進等皆用此術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然人主詎能盡知惟主帥能體其情而達其意耳仲平在青澗爲屬吏訟其不法事按驗皆實經略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切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龐公真得主帥之道也及徙知邈州將行別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腹石也今日爲公下淚

矣蓋知已之感也

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邊掖治邊陲領介冑然兵執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神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妙在閒野利天都而王光信備極苦楚卒能了將軍之事亦足多也但世衡功既大矣而不問厚賞崇陞何哉

海外春秋

卷之三十五

譯者

十六

宋右諫議大夫贈少傅前和州路經略使知興

元府徽猷侍郎知泉州兼沿江安撫使劉子

羽

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翰之長子也宣和末翰帥浙東子羽以至營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翰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寇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京城不守翰死之既免喪除秘閣修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

爲根本

卷之五十五

七

爲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瑄擁強兵江西召之

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

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

者便皆甲而來因召浚瑄及劉光世赴都堂議

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

恐瑄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瑄曰下有敕將軍

可輔大理置對瑄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

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教瑄在

所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瑄

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衆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瑄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挽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今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面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

關外春秋

卷之五十五

三

達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

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州口有鐵山棧道

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

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

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使但當留駐

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屬之心急遣官屬

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

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慰後咎奈

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從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

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車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和尙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昇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僞興元帥臣聞繼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制閬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

蜀外春秋

卷之五十五

主

商翰果二鎮遂安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至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卽越境而東日夜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關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贊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

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關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等亦引去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撤離喝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旣回鳳翔遣十人持書

蜀外春秋

卷之五十五

主

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頂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所攻死傷十五六疲瘠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墜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計如此浚雖劔師卒全

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原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王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乏糧，故令子羽見玠論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

蜀書春秋

卷之五十五

三

以開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情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鄭瓊叛，張浚罷相。子羽被劾，以散官安置漳州。後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原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旣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

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十六年卒，贈少傅。

按子羽良將才也，死守仙人關，以保蜀之門，急援江淮以固國之根本，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皆合兵法。孟酒而誅范瓊，單騎而會諸將，築壘于潭毒山以拒敵，屯田于山陝以俟饑，操縱有術，神縮得宜，非它裹展少年所

蜀書春秋

卷之五十五

三

能勢歸也。故金蜀之功，子羽居多。評曰：子羽之守三泉，食草芽木甲，何等窮蹙，遺玠書訣別，何等哀苦，每讀其傳，未嘗不酸鼻而哽咽也。楊政之言，雖是激發，原是其氣，非愛將不敢出諸口。然亦吳公之藥石也。噫。

東江淮滿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前武泰軍

一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鼎州觀

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東京副留

守提舉宿衛親軍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隴

右都護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劉錡

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

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

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

入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開門祇候高

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開門宜

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

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

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紹

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

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家

僑順昌至是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

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

前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人東

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

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

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報金騎已入陣

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

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

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

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

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老攜幼而來今走

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

來攻何所逃命不如相與力戰於死中求生也

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

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母

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

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入

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時守備一無

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痴車以

輪輾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

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

昌

子 27-554

昌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障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即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務若東村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夜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五

謀將

三

金兵又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鉤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蹄如市井見以爲鐵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有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

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韓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國還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執兀朮大喜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捷面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擊于城上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五

謀將

三

錡懼敵軍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趂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諸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順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退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瓶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溺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

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鎬兵不
遠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
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
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卒死
闕入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兀術遂拔營北
去鎬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術被白
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鉄浮圖載鉄
堯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鎬令壯
士以槍標去其堯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

傳外春秋

卷三十五

謀將

元

以鐵騎分左右翼各揚千馬皆女真爲之號長
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
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鎬所敗敵敗退卽以拒馬
木爲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
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
入可敵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
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
軍本無圖志所可殺者兩翼揚子馬爾故鎬兵
專力擊揚子馬軍兀術平日恃以爲強者至是

殆盡捷圖帝喜甚授鎬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
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鎬兵
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皆西北
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有
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鷄犬聲兀術帳前甲兵
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馴以逸待
勞是以大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
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
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進討

傳外春秋

卷三十五

謀將

手

則兀術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至還自失機會
良可惜也俄命爲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
敵于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鎮江鎬還
太平岳飛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兀術
復發兩河兵謀再舉帝亦側知敵情必不一挫
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
二州鎬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
而敵已大入鎬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
清溪兩戰皆勝行至和阜與金人夾石梁河而

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鎬令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捨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益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撈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應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堵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鎬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

開外春秋

卷之三

謀將

三

退多出於張浚而鎬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浚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鎬有隙，故拓畢之實鎬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浚還朝，因言岳飛不赴援，鎬戰又不方，泰檜王其說，遂罷鎬。宣撫判官知荆南岳飛奏留鎬，不許。鎬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鎬名將，不當久間，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其後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鎬爲江淮浙西制

置使節制諸路軍馬。鎬引兵屯楊州，建大將旂，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羶褻船載糧而來，鎬使善沒者鑿沈其舟。會鎬病求解兵柄，留其侄沱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鎬專防江。遂還鎮江，會金兵逼瓜洲，沱先退，橫亦却。統制魏友方死之，橫沱僅以身免。鎬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問疾。鎬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

開外春秋

卷之三

謀將

三

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手當愧死矣。鎬因悲恨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鎬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鎬姓名者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鎬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鎬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鎬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鎬在楊州，會盡焚城外居室，用石灰畫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卑不

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陣，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詞甲胃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著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援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入叢擁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

綱外奉養

卷之二十五

諱將

三

衆勝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荻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驚云。

按：信叔順昌之捷，人皆知其奇，而不知所以取捷者也。蓋公心以赴急難，示死以堅衆志，而又因天變以致敵，揭忠義以感人，示弱以驕敵，以佚而待勞，備斯六者故捷也。其後金

亮自將大兵六十萬來，而流澤起軍瓜洲，王權潰師清河，葉義問強劉汜而浪戰，魏友王方並時而與尸，則不奉節制之過也。非前巧而後拙也。

評曰：劉錡神機武略，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淮上之軍，無以過焉。吳璘乃謂英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若云諸將不協心追討，失此機會，則余嘗推見至隱矣。當時兀术擁衆而來，孤城難守，危如累卵，幸

綱外奉養

卷之二十五

諱將

三

而勝之心，順滿足，何暇窮迫人情大抵然也。烏足恠哉。故劉錡順昌之捷，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橫槩臨江，旌旗千里，吳人以爲退，此勅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乎。由是矚呼凱旋，鼓掌相慶，至今以爲美譚。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二十六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論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戰亂止戈必本於詩書禮樂焉夫上兵伐謀善戰不陣此豈起赴武夫長鎗大劔所能辦哉我思古人吉甫征獫狁平方叔泣壯猷者皇父用徐方克蓋圍恭敗堅請綏繫越因操不律濡陰靡者之事乎故譚橫草之功伐於通儒之前譬猶一吹也自兵與農分爲二而文典武岐爲兩分間秉鉞之寄不責以詩書禮樂操觚擗管之徒不任以攻刺批構是以推轂而整鹵門者皆衣三屬執六鈞之夫而世遂目軼軼爲麤人等虎臣於兵子矣庸詎知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高爵重賞而有不爲非儒者能之乎余故輒儒將祭連等而次其行事於左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六

儒將

一

關外春秋

卷之二十六

儒將

二

後漢征虜將軍頽陽成侯祭遵字弟孫頽陽人少好經書家富而遵恭公惡衣服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旣而皆憚焉光武破王尋等還過頽陽遵以縣吏數違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令教所行也光武乃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定封頽陽侯與景丹等人箕開南擊弘農賊督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粮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城拔獲張滿初滿祭祝天地自云當王旣執嘆曰識文誤我乃斬之六年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

等六將軍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
至、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謂隗囂曰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隗囂日月之期、益封
其將帥以消散之、述曰、置挾姦久矣、今若按甲
引時、則使其許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
進、帝從之、擊破其將王元、追至新關、自是連數
挫、事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
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
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

士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清
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率
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按祭弟孫喪母、負土起墳、修行積善人也、而
又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
深取略陽、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
知有軍、名聞海內、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
送之、遵以身任於國、逆而不受、不敢圖繼嗣
之計、天下安得如此、憂國奉公、名哉、帝之臨
朝、而歎有以也、夫
評曰、祭征虜雅歌投壺、何異儒者乃弩中其
口、洞出流血、督戰愈厲、此豈儒文人之所能
也、格殺舍中兒、而光武賞之、亦見帝之大度
矣、

後漢護羌校尉前度遼將軍中郎將持節監關

西兵太山太守壽成亭侯皇甫規

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

國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罷兵擊之不能克

規雖在布衣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

爲羌所沒罷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爲功曹使率

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

上計採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

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策羌

戎將反知馬賢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

惟賢等據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

計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

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

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徵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

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

之聲首蒙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

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

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管二罷兩罷謂馬賢及趙冲也列坐食之兵五

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

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

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

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

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桓帝

不能用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隄縣中郎將

宗賢討之未服公車特召規拜太山太守規到

官廣設方畧賊寇悉平延熹中叛羌零吾等與

先零別種寇鈔園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

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習羌事志自奮効

乃上疏曰臣生長郿岐年五十有九昔爲罷吏

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

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人

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

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

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

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萬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六

儒將

五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六

儒將

六

規因發其騎兵討隴右而道路隔絕中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巷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薦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喜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漢昌儀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其後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備將

七

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真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美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魏王晏喪還規縞素越界迎之因令客寄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見桓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

遷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遂無所問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後封壽城亭侯辭不受轉護羌校尉以疾召還未至卒於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文碑銘章表箋檄凡二十七篇

按威明雖爲名將而素譽不高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威明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前薦張奐是爲附黨後張願訟已足爲黨人所附臣宜坐之時人以爲

關外春秋

卷之五

備將

八

賈云評曰范曄云孔子稱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忤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于祿不爲食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代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于戎狄身全于邦家也居然有儒者氣象焉威明爲度遼時上書薦張奐自代而自請爲之詞可謂推賢進士有古大臣風矣乃薦章前後凡七上何拳拳也余竊符山右曾蒙蔡

制臺薦拔于軍前效用因不能脂韋繫轡以
通要人遂爲譏邪所忌然蔡公僅一薦一催
一咨而已未至于六七上也豈相信不甚深
乎抑被林於市虎而遂自沮乎吁止或尼之
天也吾於是而嘆威明之不可及矣

海外春秋

卷之二十六

僊將

九

後漢大司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涼

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度遼將軍張奐

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

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匈奴左莫

六元在莫
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惟有二百許人

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

與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

東羌因據邊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

海外春秋

卷之二十六

僊將

上

遂相率與奐和親其擊莫驍等連戰破之伯德

惶恐將其衆降罷界以寧老豪帥感奐恩德上

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錢八枚奐並受之

而召王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

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悉以金馬還之羌

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

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盛行遷使匈奴中郎將

時休屠反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

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

亡去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裝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與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梁冀誅與以故吏免官禁錮與與皇甫規友善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百姓生爲立祠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輒數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數

開外春秋

卷二十六 儒將

十一

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親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與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永康元年春東羌寇關中夏攻沒兩營冬又鈔三輔與遣將擊破之斬其首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故賞不行惟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

受而願徙蜀弘農陰精制邊人不得內移與因功特聽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與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與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繒百匹與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歲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數篇

開外春秋

卷二十六 儒將

十二

述悉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按與以武威太守振旅還都時寶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作亂以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率五營士圍竇武武自殺蕃亦見害與以功封侯與深悔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明年上疏明武蕃之冤天子嘉納諸黃門常侍皆惡之遂下詔切責與自囚廷尉數日

乃得出夫真之功而被凌侮若此閹宦暴恣於斯極矣而真見欺豎子率五營士圍殺陳蕃寶武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嗟其泣矣何嗟及矣

評曰余讀張真傳竊怪真有揮霍之才而乏猷謀之骨也真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不相下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真歸敦煌此時不能抗疏上聞嗚其不平卽含羞忍耻復還酒泉不失爲丈夫也何乃憂懼奏記自比于朽

周外春秋

卷之二十六

備將

十三

骨死馬而垂首望恩搖尾乞憐耶猶幸熲之省書而解網也是惡得爲大丈夫哉余謂真之可取者維時禁錮者多不守靜或死或徙真獨閉門不出養徒著書差有林下高風而已

晉鎮南大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贈征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縣成侯杜預

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祖父皆貴顯預博學多

通明於典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

言可庶幾也文帝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拜尚

書郎襲祖爵豐樂縣侯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

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惟預

以智獲免時虜寇隴右安西將軍石鑒欲出兵

擊之預爲軍司持不可鑒怒奏預稽乏軍典

周外春秋

卷之二十六

備將

十四

車徵預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賸論其後隴右

事卒如預策於是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矣數

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

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太子亦釋服

預議太子宜以諒闇終制從之又以時歷差外

不應尋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又請建河

橋於富平津議者謂必不可立及橋成帝幸鴈

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預在內七年損益萬

機甚多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帝嘗謀

伐吳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馬。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旌。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

關得春秋

卷之三十六

備將

十五

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劾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令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陵諸城。達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

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彊。吳王濞虐諫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於江陵。遣衆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乘渡江也。旨巢等伐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登

關得春秋

卷之三十六

備將

十六

伏兵隨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諺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綬撫之。吳人附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尚暑。水潦方降。疾疫時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

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
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肥帥徑造秣陵
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
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
人知預病瘵憚其智計以輒繫狗頸示之每大
憊似瘵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賊平盡捕殺
之巴丘湖沉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荆蠻
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
內潯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

蜀書

卷之三十六

儒將

十七

日無叛由杜翁就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
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
議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
也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
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
倦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就思經籍爲春秋
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
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時王濟解
相馬和嶠頗聚欽預常稱濟有馬癖武帝聞之

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
餉道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
求益也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
縣年六十三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諡曰成

按一部盲史軍旅之事居其強半特未有熟
讀精思耳杜元凱惟有左傳癖則枕籍沉酣
必且理會而施行之是以身不跨馬射不穿
札而能任大事成大功也儒而將者乎將而

蜀書

卷之三十六

儒將

十八

儒者乎

評曰元凱非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
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
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與夫三年之喪之
無貴賤輕纖奪千在位可以與嗟既葬釋於
儒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
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
杜預有焉

人情莫不匿其瑕而表其瑜元凱病瘵不妨

其爲名將也。吳人以瓠繫狗頭示之，已不雅矣。每欲大木之癭，白而書曰：杜預頭，不已甚耶？元凱盡捕殺之，則太酷矣。世傳預木蛇精，在荊州宴會，醉卧齋中，忽聞嘔吐聲，窺之，見一巨蛇垂頭而吐，所以手棘也。蓋蛇性然也。真王乃召惡少年，以爲中尉，絕不以芥蒂干雲夢。元凱不惟有傳癖，亦且有名癖。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其好爲後世名如此。

關雎春秋

卷之三十六 儒將

七

清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保四將
印前左金吾衛將軍兼靈州都督贈兵部尚書清源縣公王忠嗣

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府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矧其功，拔兵願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嗣，後尚書奉御人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孫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遳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爲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飲，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開，恐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諲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讐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

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首闊武鬱標川其下欲
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
崗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
封清源縣男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
羅城疏忠嗣才詔赴河西進拔其城以功授
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晨壓官軍
陣衆寡不敵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
人賊衆歸相蹂我軍掩之遂大敗拜左金吾衛
將軍尋爲河東節度使又節度朔方兼靈州都

開唐書

卷三十一

儒將

三

督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
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
積口經略之烏菴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
疆特文降耳乃管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
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
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遠
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
白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
嗣本貞勇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

巨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
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開雜補有募弓自五十斤
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
縱晚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
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殺士
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克初自朔方至
雲中表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
仁壹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

開唐書

卷三十一

儒將

三

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四將印勁兵重地
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
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
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償所失請厲兵
馬待壹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
鉤撓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
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
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
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

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英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

附錄春秋

卷三十六 僖公

三

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官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太守久之徙漢東肥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價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實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按王節使年九齡而其父陣亡見帝而知號泣其孝親根于天性也稍長而有武略數以輕騎出塞其勇壯亦根于天性也若料米施可汗之文降揣吐蕃之難取量敵可謂審矣乃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不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王公亦猶行古人之事居然有名將風焉

評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償失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

附錄春秋

卷三十六 僖公

三

豈非深謀歟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散地惜矣夫自古忠賢工於謀國則拙於謀身多矣可勝叱哉

梁侍中車騎將軍假節賜龍環御刀前中護軍
北平將軍丹陽尹豫江雍三州刺史贈開府
儀同三司永昌侯韋叔

叔字懷文京兆杜陵人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
三輔著姓父祖歸寧遠長史宋永先初袁顥爲
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累遷右軍將軍
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守陳顯
達等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
之於叔叔曰陳非命世才崔儒而不武宜取亦

開外春秋

卷五十六

子五

族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
於梁武義兵檄至叔率肥人伐竹爲筏倍道來
赴有衆二千馬二百疋帝見叔甚悅撫几曰他
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
鄂諫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叔曰棄驕驍而
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
太守行郢府事天監二年封永昌子遷豫州刺
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叔率州兵擊走之
四年伐魏詔叔都督衆軍叔遣長史王超宗梁

肥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叔巡行圍
橋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叔欲擊之諸
將皆曰何不輕來請還投甲而後戰叔曰魏城
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
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叔
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叔之法不可
犯也乃進兵士殊死戰魏軍敗走因急攻之中
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至
合肥久未能下叔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

開外春秋

卷五十六

子六

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肥水
躬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
東西小城夾合肥叔先攻二城旣而魏提將楊
靈徽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叔笑
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乎且吾求濟師彼亦
召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
在衆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泥水
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
千餘人皆沒乘勝至叔堤下軍監潘靈祐勸叔

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叔怒曰：將軍死，綬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叔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來鑿堤，叔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閘艦，高與合肥城等，四而臨之。魏守將中弩死，城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稍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叔每晝接客旅，夜箕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技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頗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

關外專載

卷三十六

壬

昔應季綬，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蹙，叔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叔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帝詔叔率豫州之衆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叔自合肥經陰陵大澤，行值涇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叔緩行。

叔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叔卿之卿望，宜善事之。景宗見叔禮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叔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林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壯士言文達、洪綬、韓等，潛行水底，齎救入城，使其固守。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

關外專載

卷三十六

壬

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叔結草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叔以強弩二千一暗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叔乘素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叔子熙請下城以避箭，叔不許。軍中驚，叔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叔裝大艦，使梁罷太守馮道根、廬江太

守裴達秦肥太守李文釗等爲水陣會淮水長。叔卽遣之。關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接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追根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叔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帝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六

備前

三十九

遣中書郎周捨勞于淮上。叔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叔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進爵。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肥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開擾動。詔叔督衆軍援之。叔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叔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郡陽之阻。聞叔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

刺史。累遷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出爲平北將軍。守。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叔起兵。鄉中客陰傳光泣止叔。叔還爲州。傳光追候叔。叔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叔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版。令鄉里懷之。又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於壁。以自玩。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卒於家。時年七十九。高祖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六

備前

三十九

卽日臨哭甚慟。賜錢布若干。東園秘器。朝服一具。一襲。喪事取給于官。遣官監護。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嚴。初郡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叔。請曹景宗與叔會。因設餞二十萬。官賄之。景宗擲得雉。叔徐擲得盧。遂取一子反之。曰。與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叔獨居後。其不尚勝事多如是。世猶以此賢之。按韋懷文妻當大將之任。未嘗振甲跨馬。惟乘版輿以出入。執如意以麾軍。彬彬然有輪

巾羽扇之風解節歸第時已老矣猶課諸生以學三郎稜尤明經史世稱其冷閑懷文每坐其所發藹稜猶未之逮也

評曰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背寶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柳俊舉南鄭釋從而家聲弗賈時哉悅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叔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後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六朝人才韋叔爲首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

關丹春秋

卷之三十六

儒將

王

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嚴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叔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它日云

宋資政殿學士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

玠

玠字義夫新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歐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校擢將作監主簿充制置司參議官嘉熙三年與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初玠

關丹春秋

卷之三十六

儒將

王

提兵應提安豐拜大理少卿墜制置副使進封言今世胄之彥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寵人斥之爲僧伍願墜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東西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

專號令。擢辟守宰。蜀日益壞。玠至。大吏笑。笑。招賢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衆益。諸葛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時播州冉璉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闢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上。謂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人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躬主之。酒酣。坐

蜀外奉表

卷三十六

儒將

三

客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因使人覓其所爲。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望。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沒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報。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

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川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戊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典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

蜀外奉表

卷三十六

儒將

三

都統王夔素殘悍。樂驚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獲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夔。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以欲誅夔。

獨患其握重兵，格外恐輕動危蜀，謀于親將，成曰：「葬在蜀久，所部兵精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今縱弗誅，養成其勢，西蜀危矣。」況葬之在蜀，孰與吳氏？吳氏當厄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一旦曠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豚豚耳。葬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葬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葬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傷貽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葬至，關外奉款。

卷五十六 僞將

三十五

斬之，成因誅其爲惡者數人，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殿學士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按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淮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治賓客，招賢禮士，輕徭寬民，通商恤旅，治堡練兵，駸駸富強，自寶慶以來，蜀間未有能及之者。

評曰：義夫儒者也，而人物議論，匪夷所及，入

掌理宗卽許其可當一面，而授宣諭，加制，置其遇合亦匪夷所及。時蜀地殘破，義夫大更弊政，逶選守宰，招賢禮士，屯兵聚糧，爲必守計，蜀民始安。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本朝，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其意氣之盛，爲何如哉！惜其專制既久，不顧嫌疑，平時章疏，詞氣多不謹，帝不平，遂來譏賊之口。至于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齋志以歿，惜哉！

卷五十六

僞將

三十五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著

宋檢校少保封漢東肥公軍武軍節度使四川

宣撫使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前樞密都承旨

制置使兼知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兼知

岳州主管侍衛馬軍行司事累贈太師古

忠襄公孟珙

珙字璞王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

駐國山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故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儒將 一

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請軍

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十二年

完顏說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襄陽環集城

下珙登城射之取他道却金人破砦十有八斬

首千餘級金人遁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京湖

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六年元將那顏

術臺追金主守緒逼蔡徽珙皮郭討金唐鄧行

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穰刺珙相犄角

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刺其天錫者鄧之農

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

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獲首五十級俘

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

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

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爲少然須木查騰

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

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

堰珙喜曰吾計得矣至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

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珙率

關外春秋 卷之三 儒將 二

書請降珙入城琬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冠

以賓禮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

實儀陳仙所據九砦石穴由以馬蹬沙窩岵山

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

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

咸擒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

人皆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

掩殺殆盡是夜壯士王建楊清等擄王子山瑩

護帳軍皆酣寢建人帳中斬金山堠帥首丙辰

出師馬蹏遣樊文彬攻其前門威明等邀截走
路火燭天殺傷山積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
大捷丁順等又破然侯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
破板橋石定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還婦
人三百僞逃歸儀招軍榜以往珙從之珙料武
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先令樊文彬率岵山駐
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果登山
及半文彬應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
而爲之類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薄暮

續金史

卷之二十七

三

進軍約以明日侵晨進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
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
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
俱破仙與五六騎遁去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
算還軍襄陽元兵遣宣撫王楸約共攻蔡制置
使謀於珙珙請以三萬人行因命珙盡發諸將
金兵二萬騎錄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
人戰敗郛走傷盡遣人來近珙與射獵剗鮮而
飲馳入其帳備盞喜約爲兄弟酌馬酒飲之金

兵自東門出戰珙進其歸路擒其偏裨若干得
幕降人知城中饑窘當死守以防突圍與儀盡
約南北軍母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儀盡遣萬戶
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鈞二卒以往柔
中流失如蜩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黎明珙
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
斬山以殉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翼
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
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壘麾下張禱等殺之遂

續金史

卷之二十七

四

拔柴潭樓俘其將士甚多蔡人恃潭爲固決之
立涸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進
逼上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
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初降者言城中
絕糧已三月珙下令諸軍啣枚分運雲梯布城
下已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
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鼓登大
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栲殺其元帥兀林
達及偏裨二百人開西門招儀盡入江海執其

韓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燭未絕。珙與佛蓋分守。緒骨得實。王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二年，授至管侍衛馬軍行司事。駐黃州。新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募減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嘗言戰。

關公春秋

卷之三十三 儒者

五

不當言和。賜養甚厚。元兵攻蘄州，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乃先遣張順渡江，後以金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凡破砦二十四。嘉熙初，授鄂州諸軍統制。元將忒沒斜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新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二年春，授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陞制置使，兼知岳州，廼檄

江陵節制司持襄鄂。於是復鄂州，復荊門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餽餉。又必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襄勢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蕩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求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鄂歸順人隸焉。珙又條上備

關公春秋

卷之三十七 儒者

六

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剗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淮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開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舟遣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俾曉諭熟蠻，講求恩撫，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鄂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

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劄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招集麻城巴河安樂礮管公府淮民三百餘人皆沿途輕載之士號寧武軍令弟某統之進封漢東親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淮東受兵糧奪得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謀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嶺關出易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遣屯鄂州

蜀外春秋 卷三十七 僖宗 七

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微劉全壽十日輒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戌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新以狗拜松校少保進封漢東親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據要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得此京湖之憂也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肥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

生無所展巧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僚曰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搆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至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修復內

蜀外春秋 卷三十七 僖宗 八

陞十有一別作十陞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堰蓄泄三百里間沛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寄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珙自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

按孟珙禦金人于襄陽而臨渡布陣半渡伏發拒金人於襄陽而取他道破其砦皆令古兵法令軍家自畜馬而官給芻粟與屯田而軍械饋運皆有裨於軍政若處置歸附之人謂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藉少壯以爲軍任才能以職事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

評曰紹定端平之間朝廷如醉未醒如夢未醒揮唇鼓舌胥主和議爲良策矣而孟珙獨

補外春秋

卷之二十七

儒將

九

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是故脫阿翁于襄陽通天錫于唐鄧攻武仙于石穴救張柔于蔡城全無懼懼善縮之念也帥夔州日曰不擇險要立砦棚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出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是故屯田典而募農給種首秒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一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而軍有見糧無復脫中而呼庚癸者也而又學遠于易六十

四卦各繫四語名警心易贊且飯心佛教自

號無恙居士故能薄滋味遠貨色吏稱公忠君體國之心可貫金石將終之月朔大星實于境內聲如雷震之夕大風發屋折木嗚呼此豈可斥之爲吟伍指之爲粗人哉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贈隴西王李恭獻公文忠

隴西王文忠，泗之盱眙人。父曰貞母，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關上起兵，潞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冒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丁

酉，倂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號勇為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人，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

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尋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為懷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賊望

宋國而張士誠來爭，挾苗條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從隴逆擊，大破之，賊其首標之槎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泰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走文忠以反側絕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通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關。

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為彼有矣。」將在謀而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寡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枝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

免。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進右丞。使統全浙兵。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抗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葵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為緩師計乎。葵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骨內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蕪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

卷三十七 十一

一卒下借民釜。立礫以徇。就軍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上即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為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武。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大

原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為疑。文忠按劍叱曰。聞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進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大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四水自固。虜果夜率眾來劫我。不可動。臂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為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

卷三十七 十一

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舍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罕。獨見擒其平章祝真。謀知元順帝。程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眾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侯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官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五。斧各一。還。特

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提問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諸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招徠。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輔重驢駒河。人齋二十日。糧兼程進。至

國外未秋

卷之三十一

儒將

十五

土刺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遂北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切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土。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尋將兵行邊。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又嘗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刺

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珍珠驢。至自登者。俘其國公。鄧李羅帖木兒。又破大宰滿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肉子。女人。歸。虜益避遠。邊竟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奏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上

國外未秋

卷之三十七

儒將

十六

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按岐陽王素講說經義。又有文采。宜其教子以義方也。一傳而子景隆拜將出師。數爲一燕王所敗。至然相事機。反爲上所鄙夷也。雖以靖難功居班首。天子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謂彼白刃判我。而今以降虜。據戎上。咸用扼腕。其後謀

爲不就爲有司所劾。詔盡削景隆勛階官號。絕朝請。已又繫之私第。竟以凍餒卒。豈不辱岐陽哉。

評曰。岐陽王不數爲大將。將輒有功。敦詩悅禮。有儒者風。斯所以肺腑哉。帝起布衣。

屢更矣。僅凡之子獨文正。姊之于獨文忠。而文正不善居劬。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其國。蓋二百五十餘年。而南面如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高帝遺意歟。

附錄春秋

卷之二十七

主

附錄春秋

卷之二十七

大

明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總理諸鎮軍務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戚繼光繼光字元敬。世稱戚少保。初而捍閩。多權奇。隆準方願。毅而鷹揚。英氣勃勃。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熟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閣。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戊戌。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肥良家子。春秋人成。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誠。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標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開

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爲奮陳。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泰將，分部台州、辛酉，日夷入台州，賭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繭布以開，軍聲益振，頃之，闖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前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作賊立盡。他處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勦功平達臺，少保旣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聞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呂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繼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成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腹軍費，案外舍兒，視

虜飽騎，尾而朋勦，掩老羸爲功，級旣賁而賞有差，到獯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謀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特，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旣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辭字，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衙，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取則百堅，取比年連圯，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

受工。辟塙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糧糧具在。虜至則當睥以守。退則書休。第力詘未能舉。先築千二百座。藺人多木。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人。殺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曰。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籍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水取諸塞外。其餘則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七

備將

主

以益熱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實實失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而結。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彈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轄下拒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苦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人衛兵。策應。主兵戍守。

設更者任轉輪。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首得。薊狀。恐。臣卜不祥。遂謝東胡。歛國人貢。部言。虜數苦。薊北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入。樂益且。將未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闕。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千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七

備將

主

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關。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謂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勿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勳。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耶。翼而就之。乃陰布。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

嶺南粵虜入黑峪關，虜人願至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靖日卒。

按少保武人也，顧折節而右吾文，帥浙有紀功新書，帥前門有練兵實紀，皆鑿鑿可見諸事，非徒托之空言也。今二書具在，當闕者肯沉酣其中，亦可以稱名將，惜乎有書而弗讀，讀書而弗解，奈何。

嶺南粵虜

卷之二十七

儒將

三

評曰：胡華陽有言，古今以少保當阮者凡三人，其一武穆，其一忠肅，其一則華陽自名也。夫劄子無辜華陽，非

世廟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得終於牖下，豈直天定乎哉。不妄教故也。老氏以佳兵為不祥，斯其為大祥矣。汪司馬道昆銘其墓曰：則其宣力為召為方，則其下士為陵為官，則其從事是為汾陽，則其勇退是為子房。

知言哉

嶺南粵虜

卷之二十七

儒將

三

明征蠻將軍總制江湖閩廣四道兵馬鎮守浙
直總兵官都督同知俞大猷

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臬百戶。嘗此時輒側儻
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餐顧誦讀不輟
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今中從李良
欽學擊劍盡其學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
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
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
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

萬曆春秋

卷之二十七

儒將

主

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于
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
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
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
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
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逆我勞
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
而安南兩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
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

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
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
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
陸戰今樓船高大集萬銳其上倭船遇之輒催
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
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
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
積歲不除之賊皆勦蓋王直者徽入也以亡命
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通逃主天子以

萬曆春秋

卷之二十七

儒將

主

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直勤精悍責督府
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體
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通逃夫耳倭之來不來
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
何以示後盡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
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志失信快快曰
吾爲命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
猷入掠聞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
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請戍邊僥于民張璉反

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遂南顧。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遽出行刺。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雖賊巢出却。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麾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

圖外春秋

卷三十七

主

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賊巢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速黨執璫。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翼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瓊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職急。

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追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搆以通。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從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還戰。勝亦可通。負亦可通。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盡地壘濬。今東西通。而剽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甚

圖外春秋

卷三十七

主

詬病之。已竟藏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發鎮湖廣羣盜悍大猷名。執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聞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今得遂去。則

運贖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
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
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袁千里賊
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罷六縣之間而雲溪尤
固大猷曰此當誅而聚之者也遣王旁者盛驍
從克禪將爲死間賊得窺自安而大猷日發兵
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
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
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斷死間而

東峒遂平大猷爲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
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
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已
衆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
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
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
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
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遊官營
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象侵

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語焉謂侍郎
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
賞必罰公不如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
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
如文文山教如子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
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
信重如此

按俞公行師以律筭計如神董五哨十萬之
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罷六縣之妖遂
如振落次次剴平有雄成明作之心而絕無
斯弛解慢之容蓋有儒者氣象焉其禦敵以
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
縱騎後有作者弗能易矣

評曰兵法原本於易故師謙豫離諸卦皆有
行師出征之文而精義寓焉俞公劾而習易
泉中名師王宣林福趙本皆受易於蔡虛齋
先生者也三君常卽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
之迹又卽易以衍兵家奇正虛實之變公皆

子 27-591

師之而無契神會尤能總統融貫而關其所
未發公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之數起於五
豈非獨觀河圖洛書之奧而有得者乎是以
公於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苗五嶺皆有善
後之策可百世因之蓋得先庚後庚之意文
王之所以治豈者也所謂立馬讀易者信哉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八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論曰兩軍對壘門旗大開礮聲震山甲光耀日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平日一百分高譚雄辯到此舌快不能宣平日一百分剛心猛氣到此燭縮不敢動皆有噉餌則忘其口操刀則傷其手驟馬則墮其背而適其髮吾聞其事矣吾見其人矣蓋煙塵蔽白晝化為陰霾殺氣盛炎夏如負冰雪而欲取讐敵於咫尺決雌雄於斯須

閩外春秋

卷之二十八

一

非有絕人之武藝惡能先登而陷陳也哉設有
一人噫鳴咄嗟怒張義勦之拳突奮剗虎之智
弓响而敵即遁馬到而衆皆靡刀起而頭已落
槍舉而喉遂穴此蓋天賦慥悍人推驍勇方可
顯神通于千軍萬馬之中景鯨鯢于顧盼呼吸
之頃也嗚呼藝高膽壯豈其然乎余故錄絕藝
李廣趙雲等

人而節其大略如左

漢郎中令木史衛尉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雁門
代郡雲中太守李廣

廣隴西成紀人家世世受射孝文帝時匈奴大
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因善騎射殺
首虜多爲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
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
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
尉徙爲騎郎將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
尉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

閩外春秋

卷之二十八

二

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
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
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戰恐亡之於是乃
徙爲上郡太守歷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
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
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放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
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武帝立以爲廣名將也於是以前未央衛尉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陣行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後廣以

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伴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奮騰而上胡見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人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贖爲庶人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敢韓將軍韓安於天子乃召拜廣爲右丞

平太守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苟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

弦而倒後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陣列衛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而體大也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更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軍所以不得侯也後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令大將軍乃後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今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故徙廣廣固辭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走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獲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廣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廻達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按李廣行軍無部伍舍止就水草不以刀自衛不以文書自苦可謂極簡易矣而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士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是時漢邊郡兩人皆爲名將則人各有所長也

許曰廣之射射雕者可見其技下馬解鞍可見其謀佯死馳歸可見其智射石沒羽可見其力矢盡日暮吏死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可見其勇是其才氣果天下無雙

外春秋

卷八 藝文

矣而竟以失道獲罪哀哉

昔白起詐坑趙卒四十萬遂有杜郵之禍李廣誘殺羌人八百終不得封侯可爲好殺之戒乃廣云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才能不及中人然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無功以得封邑歎詫其命彼固不知從來取侯者強半是才能不及中人者也而不見從弟李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

古今令人永歎

漢文帝時海內乂安不李兵革雖才如李廣無所用之故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蓋亦識廣之才矣公孫昆邪爲國惜才過於文帝不欲其數與虜戰至爲上泣於是徙爲上郡太守乃大將軍出塞上陰詔毋令廣當單于而大將軍亦欲使公孫敖復侯故與敖俱當單于而徙廣出東道廣不謝而行乃失道而廣終不能對刀筆吏遂自剄明年李敢代爲郎

外春秋

卷八 藝文

人

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差可報讐耳

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即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鎔銅象其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鐵破簪折而矢不傷葛稚州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

漢鎮東將軍順平永昌亭侯趙雲

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身長八尺姿容雄偉公孫瓚與袁紹爭冀州紹將文醜驟馬追瓚瓚落馬幾爲文醜刺殺雲挺鎗直取文醜大戰五六回合救瓚而回瓚曰將軍自何來救我雲曰某本紹轄下之人今見紹無匡國救民之心特投麾下不期相見于此瓚執雲手曰聞青郡之人皆願傾心以投袁氏公何獨回心見我乎雲曰天下詭譎民有倒懸之厄雲願從仁義之主以

關外春秋

卷三 雲將

九

安天下非特背袁氏有私將軍也瓚大喜遂同歸寨替初得雲未卽托以心腹令領一軍在後而遣大將嚴綱爲先鋒及綱爲趙義所斬雲又刺殺趙義單騎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紹大敗及紹大隊掩至雲保瓚出圍紹驅兵大進瓚狼狽之極山背後突出三員大將乃玄德關張也三人在平原探知瓚與紹相爭特來助戰因與雲相見先主甚相愛敬便有投編之心矣時先主亦依瓚瓚遣爲田楷拒袁紹雲

遂從先主主騎先主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尋以兄喪辭瓚先主知之不及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袁紹雲往見於鄴先主與雲同牀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知也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爲曹操所迫於當陽長阪城棄妻子南走糜芳面帶數矢言趙雲已北投曹操先主以手掩摘之曰子龍與吾相從患難之時心如鐵石必不棄吾走也不知雲自午夜往來在曹軍中衝

關外春秋

卷三 雲將

十

突既不見先主又失却主人老小自思曰甘糜二主母小主人阿斗都交付與我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荅平昔知遇之恩耳已從逃亂百姓中尋獲其未人交與糜竺先行又復見糜夫人于民間火毀牆內手抱三歲幼子坐地而哭夫人曰妾身得見將軍此子生喪雲屢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四邊喊聲又起雲大喝曰如不聽吾言後軍來矣夫人遂棄阿斗於地投臂井而死雲推土牆掩

之解甲抱阿斗在懷，掉鎗上馬，則曹將晏明、張
郃先後迎戰。雲刺死晏明，大戰張郃，奪路而走。
雲連人和馬顛下土坑，忽紅光紫霧，從土坑中
湧出其馬一駒而起，大驚而退。雲又走，而馬延
張鎗焦觸張南一齊合戰。雲力敵四將，殺透重
圍，於是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雲橫行征塵中，
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下山大叫曰：「戰
將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洪
回報操曰：「世之虎將也可，速傳令，使數騎傳

關公春秋

卷三十八

士

諭各處勿放冷箭，務生獲之。因此子龍得脫其
難，皆主人洪福也。雲身抱阿斗在懷中，殺透重
圍，砍倒大旗二面，奪棚三枝，前後鎗刺劍砍，殺
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及離大陣，熱血汚滿征
袍。山坡下又遇鍾繇、鍾繇截路，背後張遼許褚
又將追到，四下喊聲大起。雲奮勇殺鍾繇、鍾繇
望長阪坡而來。文聘又引軍來，人困馬乏，見張
飛挺鎗橋上，雲大叫曰：「翼德援我。」飛曰：「諸雲行
二十餘里，先主少憩樹下，見雲血染渾身，泣而

問曰：「懷中何物？」雲喘息未定，曰：「趙雲之罪萬死，
猶輕，臨而泣曰：『摩夫人身帶重傷。』」云所抱公
子，身突重圍，凡遇敵軍，戰十數番，奪得夏侯恩
青釭劍，斫死無數名將軍兵，皆托主公之洪福。
幸而得脫，達公子尚在懷中，解而視之，方纔睡
未醒。雲雙手遞與先主，幸得公子無恙。先主操
過撫之，于地指阿斗而言曰：「爲汝這孺子，幾折
吾一大將。」雲泣而拜謝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
報也。」先主自得南郡荆襄，與孔明圖久遠之計，

關公春秋

卷三十八

士

則零陵武陵桂陽長沙次第常取，此馬良之策
也。雲領命取桂陽，擒陳應、斬鮑隆，而太守趙範
降矣。範遂與雲結爲兄弟，因欲以寡嫂樊氏妻
之。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吾兄，怒卻之，或有
勸雲納之者。」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主上新
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婦人而廢乃公事。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後範果逃去，先是雲與
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少
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

正雲不以自近其愼感類如此其夫人薨周瑜與魯肅畫策將權妹招先主入贅待。至南徐因以鵲取荊州也。權即使呂範爲媒往荊州。兄先主云。先主曰吾年半百。鬚髮斑白。吳侯之妹正是妙齡。非吾偶也。範又云。先主乃與孔明計議。孔明曰。吾有小計。要周瑜等不展。吳侯之妹。屬於主公。荊州萬無一失也。於是喚雲附耳曰。汝保主公入吳。付汝之計。可依次而行。卒保先主還荊州。蓋以雲嚴重故特任之耳。權

卷八

卷八

主

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携阿斗還吳。已至沙頭鎮矣。雲沿江追趕。凡十餘里。得一魚舟。因以跳上吳船。曰。何故帶小主人去。主人焦勞半生。只有一點骨血。小將在當陽長阪。被百萬軍中拚命抱出。今日安得暗將去乎。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莫非反耶。雲曰。總然萬死。決不敢放夫人去。遂推倒侍婢。就懷中奪出阿斗。立于船頭。於是一手抱定。幼主一手伏劍。人不敢近。但恨不能移舟傍岸耳。適張飛從

下流操舟而來。執手高呼。留下侄兒去。遂提劍上吳船。斬周善。擲于孫夫人前。乃得抱阿斗而還。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驛召孔明。孔明率雲與張飛等溯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孔明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宜耳。益

卷八

卷八

十

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從之。黃忠既斬夏侯淵。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以報怨也。孔明欲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忠又諍行。于是令雲與忠俱至北山下。正欲舉火。而張郃徐晃並至。圍忠于垓心。雲見忠不回。將輕騎數十迎視。忠等而慕容烈迎敵。卽刺殺之。焦炳復至。又殺之。直至北山之下。大喊入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郃是不敢交戰。遂救出黃忠。操望見威猛。驚

問何人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阪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可輕敵又救出張著操奮怒招呼將士共逐雲而雲已殺回本寨矣此時部將張翼見曹兵將近欲閉寨拒守雲叱令勿閉汝豈不知吾昔日當陽長阪單騎走馬殺曹兵八十三萬如觀草芥吾今日有軍有將復何懼哉更大開門俛旗息鼓操疑引去雲乃鼓角齊鳴令弓弩從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以萬計明日先主同

關外春秋

卷三 雲將

五

孔明至戰塲凭高而望問雲昨戰處忻然大喜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大勞將士歡宴至曉軍中自足號爲虎威將軍焉孫權襲荊州關公遇害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宜先滅魏則吳自服今曹丕謀篡漢帝神人共怒主上當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也若舍魏而代吳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願垂察焉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帝大利於秭

歸焚鎧西奔吳將朱然從江岸截其歸路先主曰吾死也夫忽見雲至先主曰吾生矣蓋是時趙雲偵知吳蜀交兵引軍出江州望見東南一帶火光燭天即大驚奮勇衝殺而來適遇朱然刺殺之救出先主望白帝而走遂駐蹕改公廨爲永安宮焉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討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孔明駐漢中明年孔明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帥大衆當之孔明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

關外春秋

卷三 雲將

六

敵強失利於箕谷然雲領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左遷鎮軍將軍孔明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孔明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不應有賜其物請悉納赤岸麻庫須十月爲冬賜孔明善之七年卒景耀三年追諡順平侯

按子龍用兵老成持重故善戰不敗善敗不

亂非徒驚悍勇猛者也。昭烈入吳，何等危險。孔明歷選諸將，特相委任，曰：「非子龍不可。」則關張亦晚乎後矣。却趙範之嫂、薛屋舍田園之賜、留軍餘之絹，豈不卓然高潔丈夫哉。評曰：昭烈第五虎大將，而雲居第四。當是別爲甲乙耳。若論戰功，關張馬難伯仲也。長阪之戰，身抱孩提，卽後帝也。保護其夫人，卽帝母也。斬將奪旗，前無衡敵。雖微天幸，曹瞞有生獲之令，得免于難，而血戰之功，合三國罕

卷八

七

七

雁行矣。北山之戰，深得兵家虛虛之法。曹瞞遂爲所欺。昭烈賞其渾身是膽，詎不信乎。迂儒過謂子龍嚇嚇主母，以致實身不得入武臣廟，而與伍子胥並斥門外，大不倫矣。夫鞭君之屍以報父之讐，子胥誠爲棒棒小人哉。子龍救幼主于千軍萬馬之中，請夫人乘馬者數矣，稍遲回，則并幼主且不保。況主母乎，并自身且不保。況幼主乎，當是時也，子龍籌之再四，幼主爲重，主母爲輕，是以寧拚夫人

于胥井而出，阿斗於顛危蓋時與勢迫于兩難，而身與主倖於兩全。嗚呼，當局者難，而當矢石之衝者更不易也。吾故爲虎威將軍一雪此言。余嘗惟昭烈既接帝位，跨有荆益，其間窺窺淑女，當不乏人。胡不旁求博訪，以正中宮，而納同宗劉琰之妻，以展羸自累，何也。孔明不惟不諫阻，而乃曰：「美而且賢，以懲憊之。」又何也。子龍一武夫，且不妻趙範之嫂，曰：「相與同

卷八

七

七

宗至怒，捷趙範力卻之，不惟昭烈有愧色，孔明亦當自悔失規矣。

齊左丞相都督贈上柱國中山郡公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勃勒部人金之子也馬面
彪身神真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以庫直事文
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
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文帝長史莫孝靜在行
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神武即擢
授都督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
表飛颺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
地乃大鵬也丞相屬祁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

周齊書

卷三

五

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周大
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可叱雄等衆十莫攻
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于邙山迥等大敗光
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初文宣時周人常
懼齊兵之西度常以冬月守河淮水及帝卽位
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
常有吞開隴之意今日至此而惟罷聲色周軍
圍洛陽壅絕糧道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光擐
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纔交周衆大潰詔加右

丞相又率衆蔡平隴等鎮戍十三所事寬等
步騎萬餘來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光大破之
遣封中山郡公周遣將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
赴之大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
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於兵散光以有功者未
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
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
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遣光
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

周齊書

卷三

五

簾而坐視及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
人乃敢爾後現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
怒挺知光怒而賂光從奴問之曰相王瞋孝微
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育人人國
必破矣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肯帝賜提婆
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
馬以備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
風園賜提婆租貸之於是官無菜賂買於人直
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

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
將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開謀傳之於
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
自崩樹木不扶自舉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
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
聞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饒舌爲斥已盲老公謂
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珽又令丞相府佐封
士遜密啓云光前西討還勅令便放兵散光令
軍逼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

國外春秋

卷五十八

主

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不早圖恐
事不可測帝性怯懦恐即變發令洪珍馳召祖
珽告之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可入宜賜一
駿馬語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可乘此馬同行
光必來謝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光至引入涼
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血流
至地剗之迹終不滅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
臣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
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

有表疎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何
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
日不坐身不脫衣胃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
杖撻待未常殺衆皆爭爲之死拓地五百里
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鄰敵
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尉武帝聞
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指詔書曰
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按斛律明月拒尉遲迥齊公憲射殺可叱雄

國外春秋

卷五十八

主

積虜首爲京觀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
善也人主勅令散兵光仍率兵而進駐營以
待慰勞帝安得不曉耶而又結怨于祖珽穆
提婆遂至協謀誣害以殺其身亦自取之耳
評曰斛律光以上將之子有殺之沉姿戰術
兵權暗合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開河
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
創之日出軍薄伐屢逢兵鋒而大寧以還東
都侵弱關西首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之

用武成并吞之壯氣解律治軍警衆式遲遲
斷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
拘原之師秦人無後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
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難自毀藩籬之固昔
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
諸之牧死趙滅其讎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
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
報讐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凡大將專制關外必須調和中朝昔杜武庫

關外春秋

卷三

重

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曰但恐爲害不求益
也光既拒穆氏之求婚又惡祖珽之帳蹇恐
甚毒矣而韋孝寬之問謀又乘之以入所以
死于劉桃枝之手明哲保身者當不如是

隋柱國開府儀同三司上大將軍上儀同領事
騎將軍上開府左領軍行軍總管河州刺史
太平縣公史萬歲

萬歲京兆杜陵人少英武善騎射馳捷若飛好
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于芒山萬
歲時從父軍中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起裴
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平
齊其父戰歿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
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彦
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彦曰請
射行中第三者旣射應絃而落三軍悅服及與
迴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
謂左右曰事急矣吾常破之於是馳馬奮之擊
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迴平以功拜上
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
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
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復突厥無衆寡莫
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

關外春秋

卷三

重

自言亦有武用。戊主試令馳射，而工戊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戊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營北夷。寶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帳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又以

川經弄，東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蜀人朝，詔許之。寶榮因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旣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案之。萬歲悉以所得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及旣復反，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上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嬰旣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將斬之。左僕射高穎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

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楊素賞其功因詣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悟會上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

隋書

卷八

王

方怒因曰萬歲謂東宮以激怒上上信之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

按諸葛武侯立紀功碑于南夷而銘其背曰

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史公見其碑當再題數字而使石工勒於後斯千古之勝事也胡爲仆其碑乎史公名萬歲而碑有萬歲二字武侯之算神矣豈史公所可及評曰史萬歲智勇兼人善撫士卒皆樂爲之死北却匈奴南平夷獫狁兵鋒所指咸驚絕域論功仗氣忤犯權臣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況其志烈邁衆出當推殺之重入受牙爪之奇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

隋書

卷八

王

國之聲勳西羌諸事論功各一時也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軍用兵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此高顯元曼對高祖之言也蓋有憐才之心焉楊素滿腹餘甲既害其破達頭之功又激以謂東宮之怒由是無罪操殺而帝亦追悔無及矣詩云取彼讒人投之豺虎豺虎未肯食素之肉也

隋右驍衛將軍相州刺史左領軍將軍上開府

儀同三司前驍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泰川行

軍總管贈司空上柱國齊國獻公長孫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超捷過

人時周室尚武貴游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

特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

唯高祖一見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又多奇

略必爲名將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

王招女妻之遣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

關外春秋

卷八

藝將

七

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

獵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請射取

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

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學彈射其弟處羅

候號突利設尤德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

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

彊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

祖大喜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

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

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大懼

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備之晟先知攝圖玷

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

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征而可汗

上書謂宜達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

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

連突雷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

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

矣上省書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書

關外春秋

卷八

藝將

七

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

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

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

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

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至處羅候所

誘令內附不數年攝圖遣使朝貢上遣晟使攝

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

不肯起拜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賀

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

攝圖笑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
衛車騎將軍遣戍慰喻染干許尚主十七年玷
厥染干來逆女復遣戍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
之其後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破達奚長偏
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而去戍又說染干詐告
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回兵出塞後突厥
大入阿波至涼州與寶策定戰賊帥累北特戍
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
入便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

卷三

主

本敵今攝圖爲衆所崇阿波滅北牙矣阿波使
至戍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
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疆此
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
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戍入朝攝圖死
遣戍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
雍闥爲葉護可汗戍又說處羅侯之子染干南
徙居度斤舊鎮雍闥疾之亟來抄略染干軌遣
奏聞是以賊來有備戍遣降虜覘候雍闥知其

牙而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
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
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連等
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戍安置之由是
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啓民可汗賜射於武安
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民曰臣由長
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
有爲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
應丸而落尋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

卷三

卷三

主

主

染干詔戍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
節度出討達頭戍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
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
大驚因夜遁戍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大喜引戍
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
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
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
域外遂與雷震爲此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
儀同三司仁壽元年戍表奏臣夜登城樓望見

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彼地謠
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
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
者送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大業
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
中指于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數十酋
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
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
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開外春秋

卷三

三

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
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
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骨豈敢有辭遂拔
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
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
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加
焉復爲右驍衛將軍卒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
贈賻甚厚後突厥圍馬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
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

憂毀瘠爲朝土所利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
齊國公諡曰獻

按馬新息最稱名將而其揣隱隱有土崩之
勢進兵有必破之狀不過聚米爲山谷指畫
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而已長孫季
晟因與處羅侯游獵而察其山川形勢知其
部衆強弱而陳手書于帝前遂得以乘彼之
間施吾之謀堪與馬侯比隆矣

良將固以輜鈴爲上而騎射亦不可不工長
孫晟一矢而貫雙鵰十彈而中十鵞安得不

開外春秋

卷三

三

驚服夷人耶突厥聞其弓響謂爲霹靂見其
走馬稱爲閃電其威行域外豈偶然哉
評曰長孫氏愛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
家誓山河漢伐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
葉不能譬此重光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
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外
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忠流邊朔功
光五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裴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九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子皇甫著

隋上開府大將軍始安太守太子右衛率前

右屯衛大將軍浙豫桂三州刺史行軍總管

權武

武字武辨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

閩外春秋

卷二十九 襄將

一

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邑若干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奔服龍等五城增邑宣帝時拜勁捷左族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後六歲拜浙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征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

閩外春秋

卷二十九 襄將

二

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熾武帝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令急官不可爲上命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卽

辛于家有子弘

按并州之戰權武之父襲慶罵賊而死而武以忠臣子從戎當非碌碌者倒投於井復躍而出何以憑虛着力史稱其拳捷吾未敢信也平齊伐陳皆有功隋之爵之者亦不薄桂州之役爲虞將軍所累功竟不錄情矣評曰武人多有錢癖武之多造金帶以誘致

貨物以予爲取不足怪也。人情孰不受其晚。子惡得擅赦部內死囚以供偷快哉。隋法果束溼武輒從俗便宜不依律斷又太專矣。宜獨帝之怒也但其父爲武元帝戰死馬前引以求哀則宜動帝之憐耳。

寧遠伯老李將軍帥遠左時前後斬首虜千伯有奇年八十餘尚被重甲馳馬禦虜虜聞其吹角而出輒引去余聞之遠左人云曾作老將行以贊美之。

隋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光

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募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跼蹐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瞻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

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又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

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至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恩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麥鐵杖子孟才及錢保等

隋外春秋

卷二十九 裴將

五

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耻也今又僂首事讐受其驅率有碗面目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如鷹鷂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淺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

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卽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入元敏數而斬之適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爲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闕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隕涕

隋外春秋

卷二十九 裴將

六

按總持驍捷逸羣擅肉飛仙之號上竿以繫禪寺之繩接絙以上銜梯之竿如此矯悍伐遠之士雖有數萬莫之能及也帝每解衣推食以賜蓋假之餌光將有所用之耳光果銘鵠肝膈思爲帝報讐實吞其餌而不復吐矣夫以天子而解推爲恩人臣安得不感恩圖報也哉
評曰上竿不易下竿爲難乃若手足皆放透空而下千古未見又難之難也以掌拒地側

行數十步，蓋從上而下，積重之勢，不可遏也。升衝梯之端，而短兵接戰，壁而復上，幾于神矣。必有呵護之者，彼之滿上，酌酒何等勇決。天固嚙相之焉。至于泣下霑衿，與孟才等肉薄以死，豈不毅然壯士哉。吁，事親則孝，事君則忠，如沈光者，天下無雙。隋室寡祿，至麾下數百人，皆聞而死，無一降者。綽有田橫之風。余每覽傳，爲之歛衽嘆服。

閩外春秋

卷十九 藝將

七

開府儀同三司鄺夏二州都督涇州道行軍總管右武侯大將軍以本官行太常卿左一馬軍總管鄂國公尉遲敬德

敬德本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葉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相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

閩外春秋

卷十九 藝將

八

囚之。左僕射屈突通等曰：恭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胃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勗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頡曰：此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耶？賜金銀一筐，寶建德營板渚，王

命李勣等爲伏親族弓。令恭執稍路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逼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甌生梁廷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一車辭曰敬德起幽廢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焉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

隋書卷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元

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果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齎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果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恭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恭言恭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

謀未可全棄公可圖之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投之謂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論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恭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恭持二首示

隋書卷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十

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耶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聞恭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匹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

國公突厥入寇投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敗之
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犇直頗以功自負
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
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恭
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
擊道宗目幾眦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
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
彭夷貳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
可數得勉自整飭悔何及乎恭頓首謝後改封

齊魯春秋

卷三九 藝將

十一

郭國公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弟授開府儀同
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恭上言乘輿至遼太
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
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權減帝不納詔
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
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詔京官五品以上赴
第臨弔贈司徒謚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
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視召奏請
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

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
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
恭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
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頃
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按尉遲恭決計誅隱巢固爲秦王計亦恭之
自爲計也不窮治隱巢支黨固秦王取安之
道亦恭自安之道也誰謂恭爲莽男兒哉
評曰吳子有言大將職在旗鼓一劔非將事

齊魯春秋

卷三九 藝將

十一

也敬德沾沾子奪稍悻悻于奮拳不太羸耶
儒者每嗤武夫爲羸人而武夫不受若敬德
兩事卽目之爲羸人亦可
太宗好大喜功高麗之討不聽敬德之言無
功而還其料敵甚審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
卒其御衆甚厚然以功自負與宰相不平則
同于跋扈將軍不安武臣之分矣

唐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前

錫林道總管右武衛大將軍贈左驍衛大將

軍幽州都督平陽郡公薛仁貴

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盡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也。」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君弼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繫首馬鞍，賊皆懾服。由是知名。王

外春秋

卷十九 藝將

十三

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雙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示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闕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驍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去武門，前衛皆散走，仁貴

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尋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如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資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遣其家屬，泥熟請隨軍效死，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二千級。

外春秋

卷十九 藝將

十四

又與梁遠方契，必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殺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生擒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岡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

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鐵勒有恩，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乾封初，高麗臬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侃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斬數百級，同善次金山，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

爾冬奉表

卷十九 舊唐書

十五

封嘗爲郡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人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賊。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撓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齊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

爾冬奉表

卷十九 舊唐書

十六

擊之，斷爲二。斬馘五千，援南蘇等三城，遂會男生、軍、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破賊，殺萬餘人，拔其城，因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降。威震遼海。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欣然忘亡，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

敗。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嘆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嚙歲萬年宮徵解，我且爲魚。前日矜九姓破高麗，爾功結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洲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於是拜瓜

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饗護喪還鄉里。

按白袍將之名垂千古，而余讀本傳，其不滿于公者有五：仙萼河之役，取所部爲妾，爲有

隋外傳

卷九 藝文

七

司劾奏一也。九姓之衆可十萬，既降而悉阬之二也。副鄭仁泰而多納降遺，三也。大非川之敗，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四也。郭待封既隸麾下，頗違節度，而不能正軍法，五也。魏元忠劾其奔軍喪師，脫身以免，罪止削除，何以德過公亦難以自解矣。惟脫兜鍪以示突厥元珍，大有英雄氣概耳，是可喜也。評曰：唐所以威震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闐，獵

取其國，猶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材與若仁貴者，白衣以自標顯，石城之戰，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內殿賜宴，一射而貫五札。九姓之役，三箭而定天山，此時唐興舊將皆老，欲羅曉勇付闕外事，莫如薛公矣。而又精意經術，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傳于世，則蓋嫻于文事者歟。

同一免胄見虜，同一下馬羅拜，而郭令公獨著，後世罕有歸美薛都督者，故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當之焉。

隋外傳

卷九 藝文

八

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子先鋒

兵馬元帥前太子太保涼國公兼河西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右武衛將軍龍右節度副

大使武愬西平郡王哥舒翰

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世居安西

翰少補效穀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

橫酒長安市年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

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

左氏春秋漢書邇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一七

爲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

吐蕃副將倨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爲股肱遷左

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拔其軍

爲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

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

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然歲來取

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

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就甲將就田翰自城中

馳至塵聞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遺

者翰嘗逐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

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

左車年十六以旅力聞翰工用槍逆及賊疑槍

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判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

許乃墜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

罪帝召翰入朝都將謝齊金帛以救忠嗣翰但

齋糗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行用此足矣

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

度副大使翰已謝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三

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爲未貸其罪忠嗣免

誅朝廷稱其義踰年梁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

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

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

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

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梓其將

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

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

賚彌滿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

山安恩願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驛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滄腸爲熱洛河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謬言爹向窟嗥不詳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讓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辭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改被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

開外春秋

卷十九

三

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原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嗜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旣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鉅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瑊契苾寧以本部

隸麾下凡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千折衆視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搆弛無闕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恩願度祿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旣

開外春秋

卷十九

三

惡祿山又怨思願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僞爲賊書遣思願者使關羅擒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願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忠國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涿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旣募牧兄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劔劍列

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蒲上，使腹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討事者至軍，卽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又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敵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擒。」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什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攻，利在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藝林

三

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老，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搗之，覆其巢窟，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

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恩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武郤武進，而陷刀五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藝林

三

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瑣蒙馬，車盡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瑣蒙馬，車盡塞路。順風火其車，爆發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血狼籍。父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澗，廣二丈，深一尺，士馬奔

賊相壓走少還。至平後至者，屢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門。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願以尺書招李光弼來瑒、魯貝等。祿山悅，即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開外春秋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不尔容。」斬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翰爲人最少，思軍行未嘗卹士飢寒，有陷民樞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擣酒飲酒，彈琵琶爲樂，而士米乾不饜。帝命中人哀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鎬如故。先是有客梁懷初，遣翰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

國忠戒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佐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諡曰武愍。

按潼關西山壁立，中通一逕，僅數尺許。余親至其地，足馬徐行，尚有戒心，真稱天險。一夫守之，萬人莫能越也。哥公之不出關本，是上計而奸臣迫之，使者相望于道，至于慟哭而東，嗚呼，大非佳兆矣。但既敗復守，又爲火拔

開外春秋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歸仁給出，遂被執以降賊。乃俯伏謝罪，豈真病而耄耶？由前則國忠爲禍首，由後則歸仁爲罪魁。卒之國忠死於馬嵬之下，歸仁死于祿山之手。吾於此見天道焉。評曰：祿山哀百聞驍虜，乘天下忘戰。王德孝勤故提戈內謀，人情奔潰。封常清駟市人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卽奪歸土。欲入關面君，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市。高仙芝棄陝守關，過賊西勢，以喪地被誅。才

雖爲左右蒙眷然崇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熱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耶

語曰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王忠嗣爲節使署哥舒翰爲牙將原不爲異數也翰乃銘心銘骨永矢勿諠領隴右節時請以贖忠嗣之死何其腴耶豈當時忠嗣之响沫而翦拂之者必百倍尋常而史未載其詳耶然史稱翰疎財多施予故士歸心而帝賜軍袍十萬封

外奉表

卷之二十一

藝將

三七

領庫中不以時頒給得非出納之吝乎

魏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加光祿大夫又加平東將軍荊州刺史安城縣開國子楊大

眼

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頗饒寒不爲其宗親顧待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命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見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纒三丈許繫髻而走纒直于朱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

外奉表

卷之二十一

三七

未有逆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至大眼領謂同寮曰吾知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吳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累官至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

大眼至於攻陳遼獵之際大眼命妻齎戎裝或齊鑼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人謂之潘將軍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貊規立宛州又命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郗毗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虜七十有

外春秋

卷十九 魏將

三十九

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刑辯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統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勲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

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淮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逼淮規侵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寅俱征淮堰不能尅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疎過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循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疾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怕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度江預

外春秋

卷十九 魏將

三十九

皆畏憚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得大眼至卽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示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

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命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

按武人禦敵。必以武藝爲本領。而楊節使乃以長繩繫髻。走及奔馬。其繩直如矢。見者錯愕。此李尚書所以賞其爲千載未有之逸材。

外春秋

卷十九 藝將

三十一

也。其後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壯哉不負蛟龍之得水矣。或者謬謂聞君名以爲眼如車輪。惡足以旣大眼之實哉。大眼之驍果。當世以爲關張弗能過。妻潘氏亦善騎射。戎服而齊鎗戰場。或同坐幕下。稱曰將軍。則千載來未有一封好雌雄。若兩夫婦者也。評曰。國家夷難芟暴。折衝禦侮。必藉將帥爲爪牙。故大風猛士。英主典思。非可易得也。大眼以熊虎之姿。奮征伐武氣。亦一時之驍猛。

壯士之功名也

宋左驍衛上將軍保康軍承宣使黃鉉江都人。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節制淮東軍馬達州刺史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贈太尉太師謚忠毅畢再遇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姿貌雄桀早以拳力聞以恩補官隸侍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

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北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養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以四百人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暴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蹙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

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遂北三十里金將有持
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所
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霧壁再遇獨留未動
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火霧壁諸將問夜不火火
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
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
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
郎超後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密代
鄧友龍爲宣撫使檄倪還淮楊尋棄泗州命再

開卷春秋

卷三十九 藝將

五

遇還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
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
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船渡淮泊楚州淮陰間
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
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
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
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謀知
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
計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

潛入伏糧軍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
奔竄生擒烏古倫師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
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渴口戍將望風遁濠滁
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
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
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
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
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
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

開卷春秋

卷三十九 藝將

五

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
麗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
數重欲燒具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追之既
而統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
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至兵官也爭
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統石
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
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
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

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
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驃馬一千五百三十一
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
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
州除驍衛大將軍金闥楚州已三月到屯六十
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圖解兼
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
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
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免鑿亦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藝將

三

殺重爲輕馬見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
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
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
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使雄恃勇桀驁再
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
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
賜詔不允除徐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
職奏事提舉祐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
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

贈太師謚忠毅

按再遇生具雄姿手饒絕藝而又深通兵法
如先一日濟師畫火靈壁夜入淮陰張益取
矢作樂示暇卽老於行陣者何以加焉安得
以思生而茂厥之

許曰武人貪官爵甚於貪貨賄故昌功昌賞
比比而是再遇激發忠義身先士卒遂下泗
兩城功亦不細也郭招撫授以刺史牙牌卻
而不受豈非鐵中錚錚者與輒近世間捷於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藝將

三

要津弋獲於臚仕卽士大人且奔走焉要
介胃乎蓋彼素有所醞籍屬時養兵無以自
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竄而再遇翹然
以威聲著聞遂爲名將云

金人每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橐囊人數千衣
以甲冑持旗操戈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
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詐也甚沮乃出兵攻
之金人大敗又嘗與金人戰且前且卻至于
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糞豆布地上復前

搏戰佯敗走金人。追逐馬飢，圍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其兵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鼓上，擊鼓有聲。金人弗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明梁國武莊趙公德勝

公名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如飛。甲午，間母在滁陽軍中，遂棄妻子，束歸，爲帳前鋒。從克和陽儀真，陞總管先鋒。敗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伏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遷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叛，殺葉琛。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藝將

四

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公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張弩，中腰脅，箭深入六寸，卽拔出，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耳。卒，子獻領其衆，公沉鬱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

懼奮不顧身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

按軍中制勝惟禦爲長技余每問塞上戰將皆云然亦曾做其制而造一杆第未醺酒臨江對月賦詩使孟德笑人耳趙公運之如飛趙捷極矣是以屢摧勦敵位躋元帥豈非常開平朱東平之流亞耶

評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此言兵凶戰危不可不曲防也歷觀古昔慣戰之將未有不獲甲者趙武莊巡城而死于弩或亦褒衣纓帶

關外春秋

卷三十九 藝將

四十一

殊脫之過乎昔關公亦以巡城受曹仁矢毒甚哉兩軍對壘之時不可輕出以其身爲的也大矢深入六寸幾于通中矣安得不死死何定恨恨未見天下太平而已此所以爲壯士

明忠國公石亨石彪附

亨涓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雄偉髯亦過臍亨嘗與彪貰酒相工過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官伯父歲無子亨嗣爲寬河衛指揮食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

關外春秋

卷三十九 藝將

四十二

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叅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惟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全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過之亨率衆乘之蹂虜

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踵後。亨遣謀者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鬻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大捷。虜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虜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靖和。虜見邊人呼石亨。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聖將

聖二

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潤溟。海仁。並陞千戶。鎮撫。潤戰沒。彪爲叅將。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亨與都督張軫。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蔣冕等定謀奉。上皇復辟。庚辰。遂因吉祥矯稱得。皇太后懿旨曰。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

所屬。頃以奸臣擅謀。罔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共率兵以迎。上皇是月壬午四更。亨與軫吉祥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卽位。侍衛都督范廣禦之。戰死闕下。廢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姪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

關外春秋

卷二十九 聖將

聖四

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寘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性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寵欲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不取。臣兒無福。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頓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

府上笑曰非也。璵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驢耻中傷人莫敢告亨者。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關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巡撫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歎息思奸倖于謀亨益不自安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為總兵上遂大怒或又口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為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

此微其主哉

按大刀之法惟閔公獨步而石亨僥倖其長虜中有石王之稱壯哉每出征輒挺刃當先彼誠有所恃以雄行也美髯偉幹威容非常饒有封侯之相其在楊素韓擒虎間乎評曰為將貴藝尤貴義以亨彪之馳突戰場刀斧齊下暗鳥足以驅風霆咄嗟足以梟可汗功成封侯胡不自歛職而自取殺身之禍也帝望見新第而笑勅問者勿納惻然有制刃之心焉尚不尋活路至于凶殲惡極乃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三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論曰。控弦數十萬。鳴鏑數十羣。鼓角之聲。悲而壯。駝馬之氣。腥以腥。風雨雷電。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於此有人焉。單刀直入。挺鎗前進。暗鳴震盪。兆衆辟易。所謂頂天立地丈夫。斫頭陷胸男子。斯乃不得已而鬪。未有不得已而鬪者也。是爲鬪將。嗟乎。鬪將豈易得哉。余故編段頽等。人而次其行事於左。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一

豐縣侯段頽

後漢太尉侍中執金吾河南尹前并州刺史新

頽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開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歷陽陵令。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頽卽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賁璽書召頽。頽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信爲然。乃入追頽。頽因大縱兵。悉斬獲之。永壽二年。詔公卿選將有文武材者。乃拜頽爲中郎將。大破太山賊郭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二

賁等。獲首萬級。封頽爲列侯。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頽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又招千餘落并兵晨奔頽軍。頽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頽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剽

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燒當種九千餘口，請頽降。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兵共寇并涼二州，頽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閭貪共其功，稽固留也，頽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閭歸罪於頽，頽坐徵下獄，輪作左校，羗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史人守關訟頽以千數，朝廷知頽爲郭閭所誣，詔問其狀，頽但謝罪，不敢

蘭外春秋

卷之三十

四

三

言狂，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八年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頽兵敗，被圍二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頽遂窮追，晨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固敗散，頽凡破西羗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都鄉侯，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頽復追擊於鷲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羗

於此弭定，而東羗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援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追年既降，又叛，詔問頽，云：頽固上言曰：先零東羗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三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

蘭外春秋

卷之三十

四

四

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羗並擅其地，是爲痼疾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茂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也，都用費爲錢五十萬億，如此則可令羣羗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和中和諸羗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

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
戮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
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頽將兵萬餘人齎
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
逢義山虜兵盛頽衆恐頽乃令軍中張鐵利刀
長方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
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
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頽馳騎於傍突
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 國將

五

十八萬頭拜頽破羌將軍夏頽復追羌出橋門
至走馬水上尋問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
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
洛川復相屯結頽乃分追騎司馬田晏將五千
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兵
六七千人故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頽急進
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頽士卒饑渴乃勸
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散走頽遂與相連綴且關
且引及於靈武谷頽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

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
繭旣到涇陽餘羌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時張奐上言云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
東羌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
而張奐云臣伏念中興以來羌寇最盛今先
零雜種攻沒縣邑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那爲
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其
酋上占天心下察人事又非深陰絕域之地車
騎安行無應折切素與身當武職駐兵二年不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 國將

六

能平寇虛欲修文偃武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偕
而無證何也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
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
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
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
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
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能使殖本規三歲之費
用五十四億今適蕃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孽
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單不內御願卒斯言一

以任官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三年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洎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餘西縣結木爲橋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壑去虜一

開外春秋

卷三十

四

七

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覺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悉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頰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

自瞻省手爲嬰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也虜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後徵還京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鎭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光初二年爲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按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段熲棄遠東矯制禦虜權以濟事也乃坐詐璽書伏重

開外春秋

卷三十

四

八

刑以功得免拜議郎是漢之功令雖嚴而邊臣猶得展布也故武臣多能立功郭閎貪功稽固反歸罪于頰至下獄輪作尚謂有公道乎則帝之不諱也評曰段熲討燒當諸羌使軍吏懸索相引而已下馬大戰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刀折矢盡割肉食雪四十餘日出塞二千餘里卽衛霍不烈于此矣大小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餘級面軍士死者裁四百餘人漢興以

來征伐之功罕有其儼也在邊十餘年未嘗
一日廢寢真能與將士同辛苦蓋將之勇而
仁者也。所可醜者不合曲意宦官以保富貴
耳曲意凡以求福而禍伏焉卒以黨王甫鳩
死狂狴哀哉

魏盪寇將軍假節晉陽剛侯張遼

遼字文遠馬邑人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
屬呂布太祖破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
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與夏侯淵
討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
數日已來每行諸軍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
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
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命遼傳語稀果下與語
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
賞稀乃計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人稀家拜妻
子稀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
將法也遼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旨稀
必不敢加害也從討袁譚譚破別將狗海濱破
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
遼爲盪寇將軍時荊州未定徙遣遼屯長社臨
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覆遼謂
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
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

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蘭
蘭悔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等討之蘭成
爲降禁禁還成遂轉入潯山潯中有天柱山高
峻險狹步徑才通遂欲進諸將難之遂曰此所
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攻之斬蘭成首盡
虜其衆太祖論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
使遼典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
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
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

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
遂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
乎遂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植人馬皆披靡無敢
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諸將咸服權守
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遂率諸軍追擊
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遂拜征東將軍孫權稱藩
遂還屯雍丘得疾孫權復叛遂還屯合肥進爵
都鄉侯給遼母車及兵馬送遼家詣也勅遼母
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使羅拜道側觀者榮
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黃初二年遼朝洛
陽宮文帝問破吳意狀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
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從遼軍卒
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遂還屯雍丘得疾帝迎
遂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
日送御食疾小差帝遣遂乘舟與曹休至海陵
臨江權甚憚焉是歲遂與諸將破權將呂範病
遂駕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諡曰剛侯
按三軍以氣爲主故遼等守合肥孟德密教

及敵之未合而逆擊之所以折其盛勢而奪吳人之氣也。惟張遼李典能解其指，樂進輩弗解也。若以昌稀之屬目相視，而料其欲降，夜驚亂起，而鎮靜不動，仰誅首謀，勇畧絕人，可稱名將也。

計曰：孫盛有言，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特角之勢，羣帥不和，則弃師之道也。合肥之守，彼衆我寡，必懷貪望，以致命之兵，擊貪望之卒。

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備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其智畧不可及也。

隋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附錄

三

魏右將軍陽平壯矣徐晃見

見字公明，河東楊人，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淮郭汜亂長安，奉從晃討，操天子還洛陽，封晃都亭侯，後歸太祖，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又從破顏良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破祝融，與史渙擊袁紹，運車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圍鄴，破鄴，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威，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

隋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附錄

六

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從破袁譚，討平原叛賊，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又與滿寵拒關公於漢津，與曹仁於江陵，斬太原反賊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褒，賊可

擒也。太祖曰：善。使見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見。見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太祖還鄴，留見與夏侯淵拒蜀將於陽平。陳夫等立十餘營，絕馬鳴關道。見征破之。太祖甚喜，假見節，令曰：此關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蜀人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見助曹仁攻關公。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圍仁於樊，又圍將軍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呂常於襄陽，見所將多新卒，以關公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見，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解城，見刊說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見得解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二十營詣見。賊圍頭又屯，又別屯四冢，見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見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汚水死。太祖令

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問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苦，卽墨將軍之功。論孫武、穰苴，見振旅還摩陂，太祖迎見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見，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見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見爲右將軍，及

陽平。

陽平。

陽平。

踐阼，封楊侯。破蜀兵，以見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是將軍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遵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舉爲？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

按徐見治軍，深合古法，因賊不守蒲阪而潛軍以渡，合于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揚言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合于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卓然有名將之風。

評曰軍機者將不重古今惟岳忠武最稱嚴毅故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曹公按行諸營見晃營將士駐陣不動故以周亞夫方之夫遠斥候先爲不可勝可想其持重若追奔逐利士不暇食抑可迅疾也謚之曰壯誠哉壯也但長驅徑入敵圍則好勇過我是開將法非大將法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 閩將

七

吳齊威將軍陵陽侯周泰

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與將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向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入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父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 閩將

八

始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遇豫章役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操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操出濡須泰復赴擊操退留督濡須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衆行至濡須鵠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因把其臂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

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
兵馬之重乎卿吾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

休戚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
已常所用御幘青緣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
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
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
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
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關將

七

龍二年辛

按將以謀勝而推鋒陷陣必不得顧惜軀命
也周泰膽氣倍人前後積戰功甚夥而朱然
徐盛皆不伏彼固未見泰之刀痕箭痕耳仲
謀因濡須大會使泰之裸袒指點蓋亦有御
將之術焉

評曰周泰等乃江表虎臣孫氏之所倚重也
仲謀裸而觀其創痕把臂流涕不翅骨肉君
臣之際乃爾耶余曾聞故帥杜公松好勇道

我身經百戰創痕頗劇白公兆慶嘗爲其偏
將問之而信惜乎其死于奴酋之手輕略何
人雖寸磔未足以蔽其事也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關將

三

吳折衝將軍卞亭

亭字典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貳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亭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知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雜舟去或割棄以示吝人見斷維亦知是亭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閩將

主

候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亭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亭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亭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亭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亭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拘所出飛知其意乃要亭爲之置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閩將

主

亭謂曰吾薦映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亭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鄆長於是去就就與臨坂轉九亭曰幸甚飛自祖聽亭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于舊臣亭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憐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亭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老巴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頗廢不修急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亭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亭曰與翁今年行詞如此酒矣決以

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副則卿之功何嫌
張長史之言乎。僊遂西果擒祖盡獲其士衆遂
授寧兵屯當口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
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
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
爲權言飛嗜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軀於溝
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
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云
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

開外春秋

卷之三十

周書

三

不走豈當圖之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
之後隨周瑜拒破曹操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
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卽得其城因入守
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
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
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
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揚拒關
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
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

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
關羽聞吾歎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擒肅便
還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
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攔嘉寧功拜西陵太
守領陽新下雒兩縣後從攻荊爲升城督寧手
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
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操出濡須寧爲
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
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

開外春秋

卷之三十

周書

言

自飲兩盃乃酌與共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
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兄知於至尊孰與
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
寧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三更
時銜校徑詣操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
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遁入營
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
子否卿以觀卿膽耳卽賜絹十疋刀百口權曰
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

軍便退。寧雖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散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遣遙津、北、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于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卽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舳舻，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跳出，誠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其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

關將

三

臣下非法，蒙素至孝，問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忘上寧涕泣。」獻秋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

按：寧凌統不共之仇，一朝更爲刎頸之交，乃知世上無不可解之仇。只是人不肯先爲耳。吾勸世人，蚤爲耳寧可也。

評曰：曹兵遠來，仲謀思得一人挫其來銳，凌統願得三千人往。耳寧止求百人，初營是三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

關將

三

十之一也。孰勇孰怯？耶寧既領百人到營，令之列坐，出羊酒相餉，百人皆有難色。寧拔劍怒，訐而後百人請效死力。孰勇孰怯？耶乃至鵠翎爲號，直突軍中，縱橫馳驟，逢人便殺，勒兵回寨，百不失一，鼓吹而呼萬歲，真足以驚號老賊，其膽略爲過人矣。堪與文遠伯仲。

魏太尉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前兖州刺史汝南城陽南安太守振威討寇將軍方城鄉侯鄧艾

艾字士載，犍陽人。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通，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關將

三

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輿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糧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將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將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還。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關將

三

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開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去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士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

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
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進錄舊勲此御邊長計
也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
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所在荒野開闢
軍民並豐遷兖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
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
農者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浮華之原塞矣毋丘儉作亂遣使步齋書欲

關外春秋

卷三十 關將

完

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趨樂嘉城作浮
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
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以功封方城鄉侯
行安西將軍艾解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
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
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
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殘於
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
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造

杖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
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富有守彼專爲一我
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走祁山
熟麥千頃爲之垂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
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同從董亭趨
南安艾據武城山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
渡渭東行緣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
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
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

關外春秋

卷三十 關將

三

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
隴西太守辛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諸
井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
躡於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迫屯橋
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
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
還從橋頭過緒趨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還東引
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
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

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
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還劍閣之軍
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
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曰陰平道
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攀山通道造作橋閣山
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頓於危殆艾以
鹽自曩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
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

開外春秋

卷之三十

蜀

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
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
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
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請降艾至成都禪請軍
門艾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
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
行驃騎將軍太子諸王駙馬羣司各拜官有差
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艾深自矜伐
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

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
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詔曰艾耀威
奮武深入虜庭斬將奪旗杲其鯨鯢而兵不踰
時傷定已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計功
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爲太尉艾言司馬文
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
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
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人蜀兵
二萬人袁璽興治爲軍農要用並作身船豫順

開外春秋

卷之三十

蜀

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
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
人文王使監軍衛衡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
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
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令權宜今蜀舉衆歸
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以待國命行
復追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
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
曰烈師祭等皆曰艾所作特逆變蒙以結詔書
檻車召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軍遣
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
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禍復
見於今日矣初艾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
問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曰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
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卒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

蜀書

主

如其言

按鄧艾開河渠積穀粟通漕運屯五萬人于
淮北十二分休數年可備十萬東五年之食
善治國也割并州爲二國以分戎狄之勢出
羌胡不與民同處以塞奸宄之路善御夷也
據武城山戰于段谷從陰平趨出劍閣掩其
空虛善用兵也惜乎矜功自專而爲鍾會所
陷以致身首分離甚哉大功之難居也獨恨
田續小人假以報江油之辱衛犍不得辭其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

蜀書

主

責矣杜預云伯玉既無德音久不御下以正
是小人而乘君子之罷將何以堪可謂萬論
評曰鄧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
氣凌雲士衆秉執使後主君臣面縛又手屈
膝艾之功名已成矣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
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鍾會忌之構成
其事忠而被誅見者垂泣魏主固不思平蜀
之功當垂之竹帛傳祚萬世况艾七十老公
反欲何求此段灼所以悼心抗疏介然憐白
起之無辜傷子胥之冤酷也悲夫
蜀主與鄧艾有何深讐而艾必欲滅之何哉
縣竹之戰不利亦可以止矣此時若旋師還
國蜀一日不亡艾一日不死也何至叱斬忠
集進軍更戰若累世之讐必不可解耶嗚呼
天下豈有墟人之國公人之帝屋人之社覆
人之巢而能長久者乎夫武侯摩天崩之禍
明言二士爭衡不久自死真神人也真神人
也

鄧鍾一舉威蜀自古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油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已饑。艾雖戰勝克將。而力已憊矣。使後主能忍數日而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旆。何譙周身爲漢臣。甘心降賊。把玄德孔明一生銳氣挫折無遺乎。嗟夫。周之肉其足食乎。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三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隋太子太師司徒尚書令楚國公前尚書左右僕射內史令上柱國行軍元帥并州道行軍總軍河北道安撫大使越國公贈光祿大夫太尉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臣河內汲郡城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景武公楊素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好學善屬文願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一

一

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禮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命爲詔書下筆力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葉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

閩外春秋

卷三十一

二

人戰于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累官大將軍徐州總管封清河縣公及受禪加上柱國帝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艫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田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衝拔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岫繫欣別棚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岫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楫蔽江旗甲

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岬鑿巖綬鐵所三條橫絕上流以遇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賚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艘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以平陳功封越國公官其二子爲儀同爲郡公金寶粟物若干又賜陳主林及女妓十四人尋

隋外春秋

卷三十四

三

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討李稜擊朱莫問又擊顧世興鮑遷皆破之又擊葉略沈玄悅沈傑等平之又擊陸孟孫沈雪沈能拔之又擊高智慈汪文道蔡道人悉平之又破沈孝徹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餘寇前後百餘戰上以素久勞于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復乘傳至會稽密令泉州賊勢送智慧斬之江南大定上遣使至凌儀迎勞比到京師又拜一子爲儀同賜黃

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繚馬羊各若干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左僕射與高顯專掌朝政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臨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處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

隋外春秋

卷三十四

四

褒揚賜繚二萬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等官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禦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取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何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

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譏却故素頗爲士大夫所
此顧從焉仁壽初代高祖爲尚書左僕射
三百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塞討
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追躡至夜而及之將
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
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
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
復虜庭以功進二子官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
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褒賞別封一子爲公賜
田三十頃金銀鉢各一錦綉綾絹稱是漢王諒
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琕
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
於渭口背濟遲明擊敗天保琕子懼而以城降
有詔召還於是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
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
諒守素各以二千人廩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
衆十餘萬據絕徑路也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
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

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傷殺數萬進至清原
高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厚訶等十萬衆拒
戰又擊破之擒蕭厚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
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先是上賜王公以下射
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
賜之煬帝卽位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
持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
分野有大喪因收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
厭當之素寢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
然密問醫人惟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
肯服藥亦不將慎曰我豈須吏活耶卒官謚曰
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給
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羽葆鼓吹粟麥物各五
千鴻臚監護喪事

按越公行兵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只是御衆
嚴整應變無方不爲婦人之仁不爲自固之
道耳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
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以越公之凶險

權奇斯足術也

評曰。越公受阿摩許多金寶。遂爲阿摩盡許多計策。而奪嫡篡位矣。然相疑相猜。利其速死。觀越公臨沒之際。阿摩不以爲德。反以爲讐。則亦何益之有。吁。則雖成而僅斂其指。戒大巧之不可爲也。史稱楊素少而輕俠。似當不露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任。掃妖氣于斗牛。江海無波。

外春秋

卷十一 周將

七

權驍騎于龍庭。何奴遠遁。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官。陷君於奢侈。謀廢家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于亂階。墳土未乾。閭門祖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毒之謂歟。

外春秋

卷十一 周將

八

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王之得爲太子。素之謀也。及上不豫。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晏駕。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悲。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怒。欲召勇太子與素謀。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令宇文述等節度門禁。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然則素爲阿摩作何等事。而望久活乎。若太

又笑曰臣實無功但陛下在藩府時故屢屢下交臣卽無功於先帝不可謂無功於陛下陛下何不一回想耶信斯言也則奪嫡之謀合盤托出矣此可補正史之缺。

素以平陳功進爵郢國公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乃改封越焉豈知逆子倡亂至于丘墓發掘并朽骨之不保乎素嘗朝煬帝下殿忽一陣陰風撲面刮來只見文帝龍冠袞衣

外傳

卷五 開封

九

手執金越坐迫遠車上馬道弑君老賊朕欲立勇不聽吾言轉同廣日弑我奉鉞照頭砍來素躲不及跌在地下口鼻流血煬帝命衛士扶至家半胸醒來說道謀位之事發矣吾必死矣此可謂權臣欺君之戒

越公本以武功顯而文藻亦自錚錚曾作柳弘諫云山楊王弼風流長逝潁州荀彧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未絕梁園之賦長楊應詔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蕡州

劉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出亦爲一時盛作有集十卷行世

外傳

卷五

十

隋上柱國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前夏州

總管三州六鎮諸軍事上大將軍左前軍勇

猛中大夫涇南太守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

督輔國將軍新蔡郡威公達奚長儒

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處驍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

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

太祖引爲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大都督數有戰

外春秋

卷三 周將

二

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

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

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天和中除

渭南郡守遷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

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

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

圖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

七千乘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

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

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

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

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

接戰大破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斬春

郡公邑二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

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

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三千擊之遇於周

盛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慨懷神色愈烈爲

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

外春秋

卷三 周將

三

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

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

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長

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

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

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

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

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

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

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數月
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
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
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
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
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
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
祖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
管賀若誼等發卒備創。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

關外春秋

卷十一 關將

十一

衆出祁連山。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荊州
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
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
威子。尚大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按突厥素稱勦敵。擁衆十餘萬入寇。吾以中
國之兵禦之。法富審彼已。較多寡。權勞佚。衛
飢飽。然後鑿凶門而出。未可遽次也。富仁臣
恃膽烈。輕用二千人擊之。亦左驤率矣。周榮
之戰。五兵咸盡。士卒以奉殿之。至于見背。富

仁亦被重創。何其憊也。猶幸而士卒用命。虜
氣大沮。天實相之。烏可恃以爲常耶。
評曰。長儒結髮從戎。具驍雄之略。總統師旅。
擅禦侮之功。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
矢盡。勇氣彌厲。嗚呼壯哉。昔李陵以騎卒五
千。橫挑強胡。張空拳冒白刃。雖復屈節虜庭。
史猶稱其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古名將
不能過方之長儒。莫如也。

關外春秋

卷十一 關將

十四

魏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贈太尉都督相冀十州事扶風郡忠公王黑

黑字熊黑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

州郡著姓黑質直木強處物平當州間敬憚之

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

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黑雅相

欽挹亮後轉定州啓黑爲長史執政者恐黑不

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黑

爲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頗舉黑故當可用反

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魏書

十一

赴硤石黑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乃

拜黑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後以軍功封

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

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

乃遣黑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

黑乃煮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接甲

曹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

祐國家使箭中王黑黑不爾王黑須破賊屢經

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

縣公元顥入洛以黑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

以黑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

秦數叛以黑行南秦州事黑至州召其魁帥爲

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

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

又詔黑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

周文帝徵兵爲勤王之舉黑請前舉效命遂爲

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

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魏書

十六

宣潼關人懷危懼黑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

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

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出濟

襲黑黑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黑尚卧未

起聞開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

棒大呼而出謂曰老黑當遣卧貉子那得過敵

見驚進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

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

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通相告多被笞捶

以是人有逃散唯黠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讎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黠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黠曰何不早降黠乃大呼曰此城是王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魏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黠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受委於此以

蘭外春秋

卷三十一

四

七

死報恩諸人若異國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及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塗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黠議之黠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恒怯致此黠輕侮權貴守正不

同昔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黠性儉率不事邊幅罕有臺使至黠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黠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糧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黠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黠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黠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鞭屐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嘔其鄙碎黠舉

蘭外春秋

卷三十一

四

八

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與等十州事謹曰忠黠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

按王黠質直木彊人也非有磊落奇疑之表而刺史崔亮雅相欽挹上章推轂者不一口足朝廷以亮顯舉諒其才必堪驅策遂用之卒能平氏羗諸賊進爵封公中朝與關外之

呼吸無壅闕而相流貫也。若今日督撫按臺一人政府每票云該部知道而已。雖復邊事孔棘。不過票云該部即與議復而已。而曹掾且揀脂膏而哺嘜。悉皮之高闊矣。即有王黑之才。崔亮之薦。堂上老而不復記。司官冗而不暇問。馮唐易老。李廣難封。職此之故。是以奴酋內憂。叛弁反噬。流賊披猖。玩愒以至于陵夷。決裂而不可收拾矣。使賈傳而當此時。不知其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宜何如也。

外春秋

卷二十一

目錄

十九

評曰。王黑身矢石之衝。不損甲冑。而亦不被傷。天祐之也。刺秦州而腹心其魁帥。擊捕略盡。乃并魁帥而斬之。倘所謂兵不厭詐者乎。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以擊韓軌輩。而皆遁走。老黑恂是雄悍。沙苑之役。齊神武且不敵。其威猛必有過人者也。史稱奮節危城。抗辭勅敵。信非虛矣。天王有道。守在四夷。善禦敵者。不在張皇。而在鎮定。未有未見賊而書地以守京師者也。

蟾蜍寇河南。朝廷慮其深入。發士馬壅塞街巷。汲汲爲網羅之計。亦太周章矣。周僕射急而召黑議之。黑卧而不起。謂無子城中不宜作如此驚動。黑此言。不惟有膽。亦且有識矣。天啓庚申。奴酋入犯。喜事者建言欲於京城外別築一城。以自固。有一大老問余。余曾作駁城京師議答之。刻在藏稿中。從來天下本無事。只因當路者之經國遠識。蓄縮遷悞。所致。古今一轍也。應

外春秋

卷三十一

目錄

二十

唐二相國左光祿大夫幽州都督右武衛將軍

前假河內太守遼州刺史王君廓

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為狙獫無行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至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為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為謬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仗甲

國外春秋 卷二 開將 王

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卻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神請哀到老生為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下帳帳羅川二縣破世充將

擊糧道縑氏沈米艘三十柁進虜彭國公鎮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命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蕭相如叱羣王目背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遇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負以酬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誅君廓大給瑗使亂為已功乃從數騎候詔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詭詐曰有急變當白詭方沐握髮

國外春秋 卷二 開將 王

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右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收葬待其家如初按兵法有以少擊衆者蓋謂兩軍對壘旗鼓相望而出奇制勝若赤壁淝水之戰也未有擐甲躍馬以十許人而直衝敵之營壁者也東郡之功已覩君廓之勇何待發憤大呼鼻

耳出血而後見哉與老生隔淵語而一言過
去詐王洗出即斬之亦能開智非悻悻獨力
者

評曰世之治也豪傑之徒叩首以依光世之
亂也所施之士瞋目而語難隋失其政盜賊
蜂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臾主取
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機大呼則四海不
足定也君廓少而善盜亡命鳩衆破丁榮攻
魏隱擊突厥功莫大焉帝賜御馬命自延中
關外春秋 卷十一 開將 三

乘之以出亦一時之雄矣

唐上柱國翼國公左武衛大將軍贈徐州都督
改封胡國公秦瓊

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
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弔弔之吏恠曰士卒死
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
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
張須陁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
統纔千之十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陁曰
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

關外春秋

卷十一

開將

二十四

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
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陁委營遁明月悉兵追
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
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火焚
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陁回擊大破之又與孫
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陁
擊李密榮陽須陁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
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驍騎待之甚厚密
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盡馬潰死追兵至獨

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
程曉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至非
撥亂主也。以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願
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
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
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
勞曰卿不邱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
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
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

隋書

卷三十一

王世充

建德黑闇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
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
銳士震曜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
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
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
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
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
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
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圖

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
凌煙閣者凡七人微士廉瑊志弘基世南叔
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按胡公容貌瑰偉任俠輕財在山左有齊導
諸之名是以趨悍如敬德而美良川之戰角
而出其下其驍雄爲何如哉公自謂少長戎
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來護
兒嘗曰此子才而武非久處貧賤者足稱知
已

隋書

卷三十一

王世充

王世充

評曰叔寶雖武人而喜結納豪傑當時李玄
邃李藥師魏玄成李懋功程知節張公謹羅
士信徐洪客史大奈單雄信皆金蘭簿中人
也據小史叔寶與玄成雄信最契當貧困病
苦時二人之周旋調護者極其懇到其後諸
公皆爲唐室將相功臣而雄信歐誅死茂功
請以官爵贖不聽至割肉以啗之而叔寶竟
無一語相救援豈史闕文耶或雄信臨刑時
叔寶別遣而未得目擊耶看叔寶戰伐威

名當在敬德之右太宗嘗云卿不恤妻子而
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
作史者不甚張大其功蹟若抑之鄂公之左
何哉

叔寶所乘黃驃馬日行千里號忽雷駑常飲
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登越三領黑氍毹及叔
寶卒嘶鳴不食而死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萬均

唐沃沮道行軍總管左屯衛大將軍濟國公薛
萬均本煊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
爲涿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
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
永安郡公賁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
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廢兵阻水
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
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

閩外春秋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來攻兵已緣紫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入出地
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
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
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
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
乘之俘殺相籍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
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
旣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
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

均萬微各以百騎行前卒以虜遇萬均聞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殺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盟書勉勞還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趙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有所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

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卷

子九

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嘗賜群臣膜皮及萬微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

按萬均之拒建德初則廢兵阻水以誘之既而又出地道以掩之皆暗合兵法若討梁師都而預識城中之氣死討吐谷渾而儆備大風之折旗非徒勇者也

評曰唐太宗御將極嚴真撥亂之主也但大功如萬均而以清宮不謹下獄遂憂憤以卒豈所以待功臣乎雖復驚悼舉哀何益之有其後賜膜皮而誤呼其名因命取焚之則穆然有感傷之深思耳

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卷

子

唐上柱國蔚州總管北平郡王高開道。開道，滄州陽信人，世襲鹽爲生，少過勇，走及馬，隋大業末，依河間賊洛，謀未其奇之，會諸將共圍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解，謀得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于海曲，後出剽滄州，衆稍附，因北掠成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衆萬人，自號燕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

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道

王

命具供，與其徒襲殺命，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奉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竇建德圍擊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遣使請降，詔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置鏃，其

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浚食，皆厚遇之，藝悅，不爲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馬盛千，往請粟，開道悉留不遣，遂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易州，不克，遣將謝陵降於藝，請兵應援，藝衆至，陵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恒定，幽易等驍然懼患，頡利

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道

王

以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殺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衆益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閣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命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間，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既暇，金樹以其徒謀攻之，數人者抱刀稍出間，諸養子將搏戰，亡弓稍，君止舉火，外賊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頡

不允撥甲挺刀據堂坐與妻妾奏效飲酒金剛
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繼其妻妾及諸子而
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亦殺君立而
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鵞州詔以金
樹爲北燕州都督

按開公刮骨療毒作史者載之於書以爲有
丈夫氣槩選儒之徒舌吐而不收矣茲觀高
開道鑿頰置楔骨裂寸餘竟出矢鏃其剛決
倍徙關公焉詩不云乎蛟虺一螫手壯士立

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將

解脫夫豈不愛脫哉身與脫孰多於害之中
吾取小焉必有忍也其乃有濟鑿頰非不痛
忍之云爾

評曰從來仗劍制閭之雄皆養異姓之壯勇
者爲子故曰徙兒兄之者親之也五代時則
藩多爲此有賜之姓者有命名與已子同一
派者蓋將軍提兵境外野宿露處必籍此輩
爲牙距其督領又必心腹肅附之人烏可湯
不審擇而惜然託之伏莽乎開道養子至數

百豈不衆且勇歟而金樹噪攻于內君立舉
火于外諸養子欲前相搏而弓絕其弦刀稍
離其故處遂與妻子並死哀哉雖然開道亦
有死法也既已降唐賜李姓胡爲北連突厥
同黑闥入寇耶殆反覆人也足以及死

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將

十四

唐太常卿禮部二部尚書鄂晉二州刺史茂州

都督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徙封江夏郡

王李道宗

道宗字承範高祖卽位授左千牛備身略陽郡

公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

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堊謂道

宗曰賊怯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郊

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

久若堅壁以領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將

三五

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寂引去追戰滅

之出爲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

數萬傳于壘道宗開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

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彭有郤敵功道宗似之

因封任城王始突厥都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遂

出之震耀威武斥地贏千里太宗方經略突厥

復授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

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戶還爲刑部

尚書吐谷渾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

靖副賊聞兵且至走降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

道宗請窮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

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鬪道宗陰

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授

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

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采絕

域之玩海表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

爲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累賜

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將

三五

第明年召爲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刺史遷禮

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掌從容

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所以知必

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耻爲房李下官尚書

常鬱鬱不平既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

討高麗營州都督張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

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

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

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陳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

其路更走間道謝帝如期帝曰責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千斤絹千疋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遠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又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沒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闕攻安市城闕毀傳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

卷三十一

國將

王

帝斬其果毅傳伏受道宗既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辭劇就閑改太常卿高祖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無忌等得罪詔復爵邑

按道宗年十七而從戎真是乳虎有食牛之氣其用兵持重果毅謀定而後戰堅壁以摧武周伺隙以破師都離魂之黃鬚兒蔑以加

茲桐封任城後先可對峙也逐制射設輓輶利可汗窮追吐谷渾討高麗而以百騎往覽山川如期而還太宗稱其卽責育不能過也詎不信哉

評曰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人主惟宜舍容不宜梳剔彼出萬死爭一旦之命暇時須廣妓妾盛宮室曳羅綺茸梁肉放于聲樂以自娛非朱提何以部署武入之食實坐此耳道宗坐賊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吾甚爲

外春秋

卷三十一

國將

三八

太宗不滿焉古者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優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銖鉞故日記入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其所長而弃其所短奈何以小青而免大帥也及攻安

茲相封任城。後先可對峙也。逐郁射設。執顏利可汗。窮追吐谷渾。討高麗。而以百騎往。覽山川。如期而還。太宗稱其卽責。育不能過也。詎不信哉。

評曰。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人主惟宜含容。不宜梳剔。彼出萬死。爭一旦之命。暇時須廣效妾。盛宮室。曳羅紈。甘粱肉。放于聲樂。以自娛。非朱提何以部署。武人之貪。實坐此耳。道宗坐賊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吾甚爲

開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將

三十九

太宗不滿焉。古者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謬。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銖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辛。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其所長。而弃其所短。柰何以小青而免大師也。及攻安

此葉天圖配補

市。及爲所擄。乃曰。吾不如。然。則斯得將將之術矣。

唐初宗室。惟道宗孝恭爲最賢。一則接士大夫而不貴倨。一則寬恕退讓。而不矜伐。吾於是而知謙之爲美德也。是寧獨武將當然哉。

二直室新編

春秋

卷之三十一

七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卷之三十二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子皇甫 著

北齊太子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顯梁恒洽四州刺史前左廂大都督左衛將軍兼領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車騎征虜二將軍平秦郡公薛孤延

延，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韓樓之反，延隨衆屬焉，後與王懷等密計討樓，爲樓尉帥元弗醜所覺，力戰破醜，遂相率歸行臺，劉貴之表爲都督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二 關將

一

加征虜將軍，賜爵永固縣侯，後諱高祖爲都督，仍從起義，破爾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進爵爲公，轉大都督，從破四湖於韓陵，加金紫光祿大夫，從追爾朱兆於赤畿嶺，除第一領民酋長，孝靜立，拜顯州刺史，累加車騎將軍，太平四年，從高祖西伐，至蒲津，寶泰於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從征玉壁，又轉恒州刺史，從破周文帝於邛山，進爵爲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嘗問

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圓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燒面，延喝殺，繞浮圓走，火遂滅，延還，眉鬚及馬鬃，足俱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薛靈罰其勇法如此，又頻從高祖討破山胡，西攻玉壁，入爲左衛將軍，封平秦郡公爲左廂大都督，諸軍將討潁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州平，諸將還京師，議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後兼領軍，將露出爲滄

關外春秋

卷之三十二 關將

二

州刺史，別封溫縣男，邑三百戶，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天保二年，爲太子太保，轉太子太傅，八年，除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食洛陽郡幹，尋改食河間郡幹

按武人雖以驍武爲威，然未有如薛孤延之一日斫折十五刀，又能與霹靂鬪者也，宜大軍征討，常爲前鋒矣，乃以酒醉爲敵所襲，尉

饒甚焉亦何貴丁曉武哉

評曰西北之人多嗜酒而武將更豪四十年
前余嘗出塞見征西將軍李偏裨大獵輒席
地而飲每獲黃羊雉兔令庖人覲而鼓刀而
手拊其處割而啖之致足樂也若行軍出征
斷乎不可過飲萬一酩酊自頽安能勝介冑
而斬將奪旗乎畢竟當以浮白爲戒

陽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關將

三

梁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匡國軍節度使前
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鋒州刺史鄜州
留後邢州團練使元帥府都押衙行營排陣
使右千牛衛上將軍潞州都指揮使毫宿二
州刺史滑州牢城退後指揮使贈太師牛存
節

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英於
河陽與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
事之乃率其徒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

陽外春秋

卷之三十三 關將

四

疆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睢攻
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
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爲
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易乾甚
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
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牢城
退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
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輒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戰動輒。失期。存節獨破郛西甕城門。奪其漆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淠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州刺史。朱瑄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不必先攻宿。然宿清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時徐城下瑄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

關外春秋

卷之三

關將

五

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卽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有節戒士卒熱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

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完地道以攻之。存節還勇士數十。亦完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諒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賊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諒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

關外春秋

卷之三

關將

六

食。友諒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兵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瘡。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示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

及其他。贈太師。

按兵以糗糧爲先。故漢興。鄴侯轉運關中。論功爲第一。存節兵行乏食。至以金帛易乾菜充餉。必平日撫士有恩。能得士心。乃可耳。若

只圖向前廝殺而士不宿飽得無脫巾之虞乎我

朝浙江寧夏四川等鎮其呼庚癸而戕大帥者屢見告則足食之訓蓋可忽乎哉

評曰丈夫功名富貴皆定于立志之初存節嘗云天下洵洵當得英雄事之故寨棠歸梁惜乎朱三非真英雄也但存節審時量敵應機赴援悉中條理功蹟爛然於是君子取節焉爾若晉人穴地以攻存節亦穴地以應戰

閩外春秋

卷三十二

閩將

七

于隧中千古不數見也擇地穿井至八十皆其泉蓋亦有神助焉語曰心專則金石爲開然于然乎

遼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西南面招

討都監特加節鉞團場都太師陳昭襄

昭襄小字王九雲州人工譚韞勇而善射統和

中應祗炭郎君爲奚搜刺詳穩累遷教睦宮太

保兼掌團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

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

昭襄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

追射昭襄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襄終不墮地

伺便捷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卽日設

閩外春秋

卷三十二

閩將

八

宴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團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遷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留守歷西南面招討都監

按虎稱山君天下之至悍惡者也手搏且難

而況騎之乎陳王九捉其耳而騎之可謂猛

士

評曰昔李廣善射虎每爲虎所傷然未聞騎

虎軼山者也昭襄不惟騎之而且伺便殺之

其勇過李廣遠矣。然裴旻守北平一日射虎至三十餘山僧曰非虎也是爲山獺。稍北有真虎將軍遇之必敗。旻怒馬趨之有虎小而伏踞地大吼人馬辟易自是不敢射虎則昭寰所騎非真虎耳。卽是真虎亦不足多也。爲將者當以武略定天下何必逞雄心于一獸。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關將

九

斜軫

遼守太保山西路兵馬都統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字韓隱于越曷魯之孫性明敏不事生產保寧元年樞密使蕭思溫薦斜軫有經國才上曰朕知之第伏蕩豈可羈縻對曰外雖伏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罷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改河東南院大王乾亨初宋再攻從耶律沙至白馬嶺遇敵洲等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懾而退是年秋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與蕭討古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等青幟軍于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及高梁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石翼夾擊大敗宋軍統和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爲北院樞密使會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太后親帥師救燕以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代州屯斜軫至定安遇賀

今聞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書帛於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陰匿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區清美復以兵來斜軫逆于飛狐擊敵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藥伏兵于路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撻藥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軾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斜軾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斜軾歸闕以功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太后親爲哀臨仍給葬具

按武人多所弛而夷性更甚斜軾之佚蕩不羈無足怪也然占對剴切夷主卽罷重之其

開禧春秋

卷三十三

十一

投合蓋有機緣矣而斜軾卒能摧敵于河東立功于高粱被令圖虜楊業足稱健將焉評曰兵法變化無窮原非一局余觀奚底敗于清河北宋人已易之矣斜軾取其青幟以誘敵而反以楊業素號無敵而亦以孤軍被擒致復故作戰兢佯退伏發深通兵法矣說者曰夷人安知兵法只慣野戰狡諲有過人者耳吁淺之乎耶夷人矣獨恨楊業自知此行必不利而毅然尋死何哉

開禧春秋

卷三十三

十一

宋清遠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湖東福建

總管荆南副都統制前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虞侯贈檢校少保加少傅陳西郡侯王德

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

帥劉會全人入僞古軍懷澤間遣德謀之斬

一酋而還補進武技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

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占械姚獻于

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時

開外春秋

卷三十二

四

十四

遂呼德爲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勸王師倍道趨

闕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

世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見賊至蔡州上蔡

驛口僞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亂麾騎大呼曰

王師太至矣賊駭遁追殺其衆成奔新息收散

卒復戰賊見光世張益行陳不介冑知爲王帥

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校

武略大夫二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

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圖

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轉城下賊不意

其至大潰退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

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

江都之擾諸軍不窺則盜公可仗義夜渡大江

狗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

追擊諫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

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

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臣誦城斬苗瑒擒

馬柔古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

開外春秋

卷三十二

四

十四

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總管郴州時光世

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空頭寶教卽以便宜復

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

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納

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今經問吾宿

留必不爲僞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

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

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

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

葉金人收真陽縣郡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
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
揮刀迎之即墮馬衆驚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
計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勅德與戰千崇
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
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
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
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破焉青自縛
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伊殿問勞褒賞特異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關將

五

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
當移也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
口通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
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
曰知公好漢卿來繼介不足寘懷乃設酒盡歡
而別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爲行營
左護軍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
襲奪之追至桑根擒女真萬戶盧孛一人千戶
十餘人六年冬劉豫遣韓玘驅兵三十萬分

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殿帥湯
沂中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
敗玘兵于藕塘玘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
營遁德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
除武康軍承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
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
盟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鄆瓊副之
與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
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隸昌圖俊檄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六

德就取宿州德信追自壽春馳至新縣與敵游
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
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僞守馬
泰同知耶律溫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
濟步騎從之遙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
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
泰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泰諭以逆順
乃自縊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泰率溫降遣詣
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鄺瓊

屯亳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又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合肥人侵游騎及江使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首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禧

十七

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卽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布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阜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元本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其

持長斧如墻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其順亦以驍勇聞

關外春秋

卷三十一

開禧

十八

按子華勇鬚絕倫故有夜叉之號吾以爲是奪其氣耳有此氣而鼓之振之則可以平羣盜抗金兵遇苗劉之亂敗劉豫之衆兵法曰

朝氣銳于華衛是朝氣用事耳

評曰王德素有威略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遂以功名顯焉則擇木宜其然乎韓世忠以私意擊德殊失殉國之義及宣撫江淮而德迎馬頭請死世忠卽下馬執其手曰知公好漢鄉來纖介不足實懷吁可謂善補過者

軍中千變萬化總不出古法當須知己知彼耳曰單審燕人無備故以火牛取勝王德有

韓矢待敵。邵青安能得志耶。若云可一不可二。此英雄欺人語也。

宋太傅同安郡王衍營宿衛使同督江淮諸軍

事加昭慶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前少師恭

公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

揮使淮南西路制置使武恭和王楊存中

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

州縣人魁梧沈鬱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

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

用俯首爲腐儒哉於是學孫吳兵法善騎射

宜和末山東河北羣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

河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子

忠靖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存中與張俊

田師中從信德守臣梁楊祖以萬兵入援後隸

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

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

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久

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

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之

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

曰此賊膽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之

門祇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至賊將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都頭以全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爲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

開卷春秋 卷三十一 附卷

三十一

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諸盡戮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咸遂遁去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

初呂頤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

曰宿衛乏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瘁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廢修三年嚴州妖賊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加保信軍承宣使六年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

開卷春秋 卷三十一 附卷

卷三十一 附卷

三十一

世忠圍淮揚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密語俊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蓋令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麻諱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之猷之初人也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齊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去廬浚遣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

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
越家坊既而與貌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
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
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
脇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
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貌以首抵謀王李
愕曰適見將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
教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
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聞光州聞之皆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周將

重

拔若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
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口卿輩始知朕
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前殿都虞候尋兼領
馬步帥有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
獨總非故事也不允七年爲淮南西路制置使
將以撫定鄆境諸軍不果行九年遷殿前副都
指揮使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淮北
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
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欲即擊之

或以爲不可存中不聽留王湛肅以千騎守
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
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參
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於是
有謹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
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元末耻順昌
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於是
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戰于柘皋敗
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錡爲判官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周將

舌

王德爲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金人
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
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
人大敗退屯紫金山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
有云豫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
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宜化歸金陵楊太尉
則渡瓜洲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謀報金攻濠
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里
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憂此

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存後存中當居前鋒
日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
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
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
倭自以爲功謂鈞母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
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
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
策麾軍曰那回諸將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
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開禧

子五

軍至已無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
蓋錄柘臯之功而掄濠梁之敗也十四年存中
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
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况其他乎二十年封
恭國公後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久之罷爲太
傅體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時
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
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

乞免密賞代之未幾適慶日急九月詔存中爲
御營前衛使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
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
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
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
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起蹕因語宰相曰楊
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
復請和存中請拒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
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開禧

子五

好於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
隆興三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界
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
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襄
漢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
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盡
銳而後得願母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
同都督江淮事陸榘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
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

更相爲援帝親禮賜之曰諸帥儲和互相贊應
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
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
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
道初。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來祠。二年卒。年
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爲
之出涕。賻錢十萬。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
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
過。孝宗常呼郡王。而不名。嘗以克敵弓雖勁。而
人服其精。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字七

按存中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于朝。
父祖皆賜謚。賜廟。又以家廟祭罷。爲請。許祭。
五世。前所無也。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惟
選才勇。不私部曲之舊。朝議興屯田。存中卽
獻楚州私田三萬九千畝。李顯忠以罪斥。奏
爲統制官。後爲名將。此皆卓然可謂者也。乃
李浩陸游王十朋陳俊卿相繼排陷。吾欲投

之豺虎矣。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字八

存中雖武人。而儘知領略山川之勝。嘗居
鳳山。十年而就極。其暢美。後獻於朝廷。更築
室焉。又葺園亭於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水月
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
會之閣。余每閱其傳。爲之翛然神遠。
評曰。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
寵默隆。然頗能知幾。不貽禍敗。其亦有天幸
者與。夫存中廼世所倚望以成功者。奈何棧
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阻喪。不得如吉甫方
叔。授社振旅。以成中與之業。惜哉。
存中在建康。以美玉琢成二勝環。獻高祖。取
二聖並還之意。有一伶人在傍。帝指環示之。
此乃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
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帝爲之改色。此所謂
執藝事以諫者。惜乎帝之若罔聞也。
楊公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
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公無

事莫來見我史。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入臺中爲史。未幾。御史欲論公乾沒軍中費。數十餘萬。其人聞而告其父。其父奔告公。公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帝出公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公之眷日隆。公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亦不密矣。

明奉天靖難。捐調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武烈王朱公能。

能字士弘。鳳陽之定遠人。父亮從高皇帝起兵。積戰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能生而魁奇。怪偉。勇力異恒輩。旣代父官。爲燕王所愛重。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朵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詣大吏謀逮之。勢且迫。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玉丘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武。朝廷不察。乃以吳淞見擬。今諸究謀定矣。卽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菹醢也。王乃決而與能及張玉丘福謀。因三司入謝。晏伏兵執之。遂分率虎騎八百奪九門。緩撫城中。外三日大定。從王攻剡州。先登拔其城。虜其將都指揮馬宣等。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略地抵滦河。還從擊雄縣。復先登入東門。破長興侯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

虜其副帥都督楊松清忠等遂追藏餘衆於鄆州乘勝長驅至真定與長興侯之大軍遇能進丈八長矛圍二拱餘從敢死士二十餘騎突入其陣瞋目大呼所到皆辟易王麾衆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奔至海沱河敵餘衆尚數萬人能復大呼馳而瞋之遂潰生俘三千餘盡死王大悅賜書褒獎尋從援永平解其圍追敗江陰侯吳高之卒二十餘萬復從定大寧徇其扞命者挾壯士還而曹國公李景隆以五

關外表我

卷三二 關外

三

十萬衆攻北平晝夜不息能從王入援過於鄭村壩力戰大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急擊景隆兵之營九門者城中亦出兵夾擊敵遂潰去從略定廣昌蔚州大同敗其師而景隆悉鳩其亡散并未傳者號百萬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爲前鋒晨發而馳午至白溝河摧其都指揮平安軍及中復大敗其軍明日以左哨當敵府鋒復大敗之盡拔其寨柵窮追至濟南復大敗之復從下滄州先登出東門入圍首六萬獲其總帥

徐凱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勝負略相當王以數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爲王騎也悉深圍之短兵接戰不能出奮力翼王清圍而入我大軍遂進戰夾河能以奇兵爲軍鋒冠遂大敗盛庸兵又敗平安兵於薺城追奔至真定戰東門斬首萬餘乘勝略彰德及定州掩水西寨已而敗敵將李文於德州遂克東河進克東平揭汶上諸寨設伏敗平安之衆十萬餘轉戰至小河王兵不利與諸將議咸氣鬱請班

關外表我

卷三二 關外

三

師能獨進曰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旆者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復先登陷陣大破之虜平安及陳驊馬溥徐真等三十餘將進克泗州渡淮破盛庸兵遂取揚州渡江斬金川門闕而入遂定京師王卽大位而能已前積功遷至都督食事矣事封能爲第二人進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持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成國公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錢劄貂蟬冠朝服玉帶又明年立皇太子能遂爲其太傅再加歲祿一千石又明年而安南黎氏弑其主且拒皇命詔拜能征夷將軍統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及神機橫海驍騎游擊五將軍兵八十餘萬往討之上親禡旗於龍江宴饗能等既抵廣西而能病瘳以兵屬副將軍新城侯輔而卒上時已觀星象而怪之謂侍臣曰西帥其有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暑耳俄而薨制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上爲洒泣曰輔吾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嗣以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親爲文祭之辭甚哀官爲治葬追封東平王謚武烈能卒時年僅三十有七

按蜀志稱張桓侯手丈八蛇矛橫行三國中前無堅對後世詫其弗實今觀朱東平所運

卷三十二

關羽

三

予不減老張矣只此一人足以摧堅破敵李景隆盛庸非其敵也平安差足相當而敗北者數矣是其壯勇可與桓侯伯仲也評曰靖難之初起稱首功者成公能其一也然天子親爲大將每戰必在行而成公雖計畫血戰之績多曷能一仗節出號行罰哉受賑南北爲大將帥能薨于軍天寵薦被足矣其子勇虛有類面虬鬚之表而恒怯無它技徒以善事中貴人故得久其位握兵符者凡二十餘年土木之難死于陣本兵叅劾勇罪奪其封及上返正曲赦諸死事者追封平陰王予謚夫平陰失律乘輿蒙塵寵以真王不太子濫乎

卷三十二

關羽

三

明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總兵官劉遠創
李公成梁

成梁遼東鐵嶺衛人，世爲指揮。正德時，天下皆
有中貴人鎮守，遼東之鎮監某，善形家言，每見
往城有龜降氣，輒令石工斲之，欲其洩其靈。一
日至成梁祖塋所，登高遠眺，訖曰：此極貴宅也，
而欲刻其來龍數處，時乃祖某以軍餘隸麾下，
長踞博穎乞寬恩，鎮監曰：嘻，此壞大吉，三十年
後，當有玉帶十圍，爾何德以堪之？及隆慶初，而

關營春秋

卷三十二 關營

重

成梁以序築祖職累官至副帥，成梁生而猛壯，
膂力兼人，善騎射，每臨陣，被重甲而馳，趨捷異
常。隆慶三年四月，虜酋張擺失艾失哈等擁衆
寇離場孤山，成梁率中軍蘇承勛等出邊迎擊
之，而令參將督選鋒衝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
虜營，斬張擺失等一百六十五級，奪馬百餘匹，
賊遁去，捷聞，告廟如禮，遷成梁大帥。四年八
月，家鼎輩子谷酋長汪佐內英哥等從陽明臺入，
成梁部署偏裨趙完郭承恩安格等承祖柯萬

分馳遼陽虎皮奉集鮑屯平虜等處，而身同撫
軍張學顏壁清河，至卓山，擊破之，斬砲兒大賓
公提等五百八十八級。五年，速酋長佟鎖羅可
赤聚兵散羊谷，我師擊之于蓮花塢，斬四十四
級，虜復從靖安口入，我師截於柳河，斬佟鎖等
百有五十一級。十二月，虜寇河東，從酒墩入，成
梁率偏將趙完郭承恩等破之于卓山，斬首五
百八十餘級，內有酋二人，他夷罷無算。萬曆初，
卜言台周會妙花搶勞亥大入瀋陽，成梁率偏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外

三

將宋成恩等力戰於南靜九營，台周土蠻子也。
成梁等奮擊，斬勾茶戶等二百有七級。七月，成
梁鳩工築寬奠等六堡，寬奠者，北界王杲東鄰
元堂，去遼陽二百里，撫軍張學顏按視之，數十
首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
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鐵陽寬奠並有市，諸夷
亦覲。互易之利，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夷者，
兀堂制之，糜廩奉約東惟謹矣。二年，速把亥連
騎往仰加奴新寨索昏，王台又大會諸酋，自紅

螺山走遼城成梁提兵出塞會大風砂塵障天捕斬首虜四十三級上諭大司馬譚綸云云遼左報捷至云東虜屢次入犯逆酋王果誘殺我裨將大帥成梁與師同罪直搗紅方寨斬首一千一百東夷王台執送逆酋王果父子至境上詔磔果於藁街加台龍虎將軍有功將吏增民有差是時王台所部東盡灰扒元刺南盡湯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及台老死灰扒元刺等皆爲建州所奪四年成梁出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四將

五

北羅免去遼百里斬虜五十三級土蠻益恣遼人乃率黑石炭等三十萬窺十方寺丁字泊成梁率佟遷康元吉軍長定佟應科王朝龍軍新打營裴承祖高登軍小船城又檄李澄清徐維忠等從征虜走老營我兵追四十里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奈等四百七十六級督撫梁夢龍周詠以大捷聞告廟如禮賜成梁以下金蟒紵縠階有差十一月黃台吉擁老撒大會土蠻十餘萬欲犯廣寧於是分布泰得倚孔東儒介

大受徐國輔陶承魯凌雲各鎮要害適速把安連營遼河長四十里成梁率精兵令李如柏等出鎮安堡以蘇國賦等爲左軍劉承武等爲右軍直馳養善木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捷奏詔賜成梁封爵六年十月泰寧衛首逆把亥窺盜遼邊是月青把都哈卜懷大會土酋分犯寧前成梁直搗壁山去遼二百餘里斬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大捷奏至叙錄加等八年建州夷兀堂犯靈陽寬奠成梁逐之出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四將

五

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級土酋思報薊門之後合連酋營紅土城佯入海州而以一支犯錦以一支犯義於是備兵使李松張崇功洪濟遠周千德等十道並發成梁捕仗大清堡出塞二百里斬捕四百七十餘級王爵者比援例劉江之封廣寧伯以倭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以虜四五百級成梁先是破逆果至千二百餘級北虜級更宣倍之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勛其以原銜指攝併功世

襲伯爵給

話券爲寧遠伯十年速把孩入

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馳四門裨將周之望上
應策力戰死之偏將省思趙家分出北門西門
擊之虜奔凌河徐寬等各伏兵邀擊之成梁出
兵大戰斬捕二百四十級虜乃去初王台誅王
果某子阿台及仰奴逞奴皆誓服後二奴欺台
老遂叛阿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二奴各
夷皆颺去不受台羈縻矣南關勢蹙台竟憂死
二奴數掠孤山鐵嶺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于曹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元

子谷得一千三十九級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
炒花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成梁迎擊之其麾
下李丁胡射速把孩墜馬斬之炒花等大哭而
去提聞詔進輔臣張居正太師逞仰二奴窺
海西之隙來問而與土蠻約略遼瀋開原因略
廣寧成梁聞之卽伏中岡去開原可四十里使
崔九阜諭撫之二奴率騎二千詣鎮北關關吏
譙讓之以三百人詣關門撫軍李松四隅設伏
二奴至關門言語不馴白虎赤拔劍斬九阜九

阜及手擊一虜墜馬軍中咆吼伏將宿振武李
寧等大呼而出斬仰逞二奴等凡三百十有一
級復追於新寨捕斬一千二百五十餘級追至
其巢諸虜叩頭願從猛骨字羅約歸我漢人王
良富十三人自是海西警不敢動矣提聞告
郊廟班賜爵賞有差並狐狸糾炒花等犯塔山
再犯莊窠黑山備禦楊紹勛易之遇伏把總劉
進忠戰死紹勛中流矢復斫二虜而還成梁從
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里搗虜壁斬首三百四十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理

三級提至會上大關喜甚告郊廟賜
爵賞焉十一年太寧酋伯言把總糾炒花大及大
虜衆五萬騎入塞攻鎮靜堡成梁議於黑山大
出兵伴爲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靜爲內應
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射中
脾花大伯言叔也虜哭而去阿台來寇入瀋陽
成梁禦之戰于古勒寨射死阿台虜走遼河水
深不能渡成梁追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爲一
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令既定旦日出邊

一百五十里。虜望見來，迎成梁躬率一、字陣拔。火器弓弩齊發，李松促二字陣鼓行而前。虜奔我兵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王捨征字來等十三人，獲馬五萬餘疋，而軍士亡失者略相當。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燬烽臺，殺略甚衆，給事馬景隆等議書再至。上詔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爲調景隆以安。成梁遂陽，史士方維相等數百十人伏關上，書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三

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匱之戰，陽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撫即虎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王果隨述把亥猷送仰二奴斬阿入阿海皆萬世功。十三年，灰正大會東虜那彥伯西虜忙金兒等入寧遠前屯，李平胡馳斬卜兒武華等一百八級，已而大會炒花分鈔東西，一枝寇懿路，一枝寇洮河，裨將曾尚忠死之，略及鐵嶺焚燒亡算冬，東虜一克等引十萬騎來。

梁與疾出鎮邊堡行二百里，斬捕九百餘級。中有酋長虎兒處首二十四，蓋用李平胡義也。晝伏夜行，平胡乃帥降夷四十人先驅，大風飛砂中，及虜覺注矢而我兵已橫絕之矣。大司馬宣捷，賜成梁磨秩三級。十四年，速克兒引灰兒免等結西虜萬騎直抵蒲潘，殺略軍民游擊尉思孝逐出塞，河深虜騎不能渡，成梁密符游擊歸元功集船板繩索赴丁字泊治浮橋，出其不意，總督李松偕分巡任天祥兵備王緘親監軍

關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三

出邊，成梁迺布陣繼入，遂至打大夫邊一百五十里，虜迎戰，成梁躬帥一字二字陣鼓行而前，乘勝勇氣益奮，疾力戰，斬捕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字來乞搭把失等首凡十三級。二月，炒花化大復聚七蠻犯邊，撫軍顧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出塞二百里，成梁躬自力戰，自辰至未，不憊，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餘級，得名酋虎兒把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十六年

卜寨子加那林李羅如子加圍反商撫軍顧養謙

壁遼陽成梁壁海州三月十三日屯開原東郊

下出威遠堡至洛羅寨此關受其降時卜酋已

奔那酋同壁以險拒不聽降召又殺我軍士我

軍縱兵逼其大城旁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於是

成梁下令以大砲擊之凡再發砲而城壞中多

洞胸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五級成

梁從威遠出塞卜寨棄其衆遁入那林壁擊之

城破二酋窮蹙乞哀兵備成遂釋康古陸以存

聞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四三

反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并服康古陸死選

令北關卜寨那林南關猛骨反商兩相結釋其

憾並請貢反商遂與 婚十七年逆酋

克五十盜塞上 斬其頭並還南者總督張

國彥歎曰 忠順如是也疏請爵之加等初

祖父並從征阿台戰死成梁 及

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塔後稍蠶食

海色失諸酋漸雄長諸夷矣二十三年總兵董

一元襲虜於黑山斬其酋長卜勒亥等百有九

級督撫孫鎮李化龍賜養有差加 龍

虎將軍三十六年海西建州二酋入貢 首混

入猛酋領賞禮部按驗得實時 首缺貢二年

兵科宋一韓糾撫鎮棄地哨虜謂先年巡撫

張學顏同寧遠伯李成梁開拓寬奠等六城堡

延袤八百餘里二十三年軍民史仲義等各

佃雲頭迤裏大小松峪盤嶺等處任種二千二

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庫卷宗俱明至近年

廢將韓宗功者成梁婿也納建酋重賄樂作逆

聞外春秋 卷三十二 關將 四四

民給帖駁逐六萬四千餘家撫鎮等臣各論功

升賞未幾而 虜蹂躪至矣且當時加增犒幣

歲予舊賞五百金今 虜已阻貢不當給賞請

勘復之兵部奉行御史熊廷弼報云云今雲

頭裏喇喇泊等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強

坐成梁成梁必不服先是直指按遼者 命下

日成梁卽具黃白錦屬致賀是以蒞遼不復清

理遼帥軍事吞其餌故延弼雅以風力自負雖

受餽而暗鳴自如成梁於是思有以報之偵其

將拒遼預遣一麗人公署視壁中俟甲夜覩柙而出廷弼初疑爲妖蜩縮弗敢動諦听之美而艷亟呼符諫與臺莫有應者遂擁而通宵則廷弼宜若郵亭好姻緣而勘界之議竟朦朧結局而已一韓又疏高淮云賴營爲遼東稅監據鎮守之名陰蓄夷丁戰馬以數百計藉口交易參紹輪情外夷擅科文武大吏而獨託仗于李成梁宜撤成梁歸老亟罷斥淮於是少率楊順有

大司馬蕭大亨總督塞達撫劉四科及臺省交

卷三十二

四

章俱請撤稅監有旨召淮還京竟釀成遼禍而奴酋遂種南關又曠之上以便其窺北關之謀又賄西北嗜利之虜以廣其吞北關之力至四十六年四月中旬奴以入市爲名勒索三萬陷撫順城而遼事竟不可夫矣非成梁之罪也成梁父子折印橫玉所養腰金乘障者以百數而折節下士大夫絕不以勛貴自異先君嘗備兵寧夏仲子如栢充總兵成梁曾遣官卑禮來候先君亦循例報之會梁病呼使者入卧内而

狗狗語曰吾病弗能起今於場厠叩頭申謝幸爲我一二言之其謙謹如此長公如松隱易負奇力扼虎射命中居常率迹射之士自當一隊橫斷匈奴相戒不敢犯代父鎮遼以偵謀失實陷虜伏死焉天子哀憐賜謚立祠至今天下慕而說之先是成梁府前有石獅二每月夜輒人語而軟獻曰吾守李公府數十年無益今旣將至矣爾者以告成梁叱曰石獅何能言爾妄耳爾者云俟今夕請至公自聽當不妄已而果

卷三十二

四

然蓋二御與城外梵宮率堵波年久而神結爲昆華故每夕輒相往還而先知云明年而有如松殺師之事

按成梁之推

積穀至萬餘以彼之功使

遇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說者謂隆萬

之際運屏厄何難泥掃顧其積豈至與他

微侯等而精神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

少所見多所怪恒也又陋而不習掌故耳雖

然寧遠能有天幸乃叠笑殊勛詎知薪膽積

春於旃裘蛇豕。鵠交於旄鉞。權一。至萬衆。携心。六堡雖恢。二虜已穴。逐虎進狼。失於志滿。所以界石頻遷。老女多舌。七宗之憫。恨無因。四路之出師。可痛。夫使杜劉諸宿將。帶甲十數萬。厲氣循城。豈憂哉。而當事者不深維國家大計。第以夷虜突來。爲催官之星。因以征伐大事。作贈答之禮。遂將二百六十年之封疆。付之一擲矣。嗚呼。夫誰官明目張膽。引繩批根。掇求紅旗催戰之作。備者哉。

評曰萬曆初

卷三十二 國將

三

天子幼冲。大相張文忠公綜核功賞。自云渠心思。每日運天下一周。故九邊將吏皆矜奮。以取功名。而大相亦呵護而覆護之。是以戚繼光。李成梁。感激用壯。皆以戰功顯。成梁父子兄弟前後帥遼者。可三十年。故遼人稱成梁爲老將軍。老將軍年八十餘。復矍鑠登壇。尚能被重甲。躍馬突陣。虜遙望見。咋指而遁。余少時好談兵。每物色各邊名將。嘗入京。京營

偏裨有遠人極稱如松善大刀。曾在教場將跨馬。先舉刀拋之高丈。許徐上馬引手接刀。舞而馳。真萬人敵也。議者以弟栢楨之罪。而阻如松之封。斯失刑賞之公矣。夫如松死於陣。與畏敵失律者異。唐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若預爲勸栢楨者。既有血戰之功。又復捐軀而死。當十世宥之。而靳其封爵。何以勸勞臣。而作忠義之氣也。憶如松平呼劉之亂。制府露布有曰。不惜千金養

評曰萬曆初

卷三十二 國將

三

士。麾前盡是髑髏。惟拋一死。附思所向功成。日馬。堪承入長公行實。鐫於麗牲之碑。